漢語史與
中國古典文獻學
研究叢書

文子校注

彭裕商 著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漢語史與
中國古典文獻學
研究叢書

四川大學“九八五工程”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項目

ISBN 7-80659-844-8
定價：20.00圓

四川大學十五『211工程』重點建設學

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

文字校注

彭裕商 著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文子校注 /彭裕商著. —成都:巴蜀書社,
2006.6
(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)
ISBN 7-80659-844-8

Ⅰ.文… Ⅱ.彭… Ⅲ.①道家②文子—校勘③文子—注釋 Ⅳ.B223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6)第 046611 號

文子校注 彭裕商 著

責任編輯	李 蓓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:(028)86259397
網 址	www.bsbook.com
發 行	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經 銷	新華書店
印 刷	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:(028)85011398
版 次	2006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03mm×140mm
印 張	8.125
字 數	200 千
書 號	ISBN 7-80659-844-8/I·268
定 價	20.00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工廠調換

《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》
編委會

主　編：項　楚

編　委：周裕鍇　祝尚書　俞理明
　　沈伯俊　蔣宗福　張　勇
　　楊文全　段志洪　楊宗義

秘　書：劉長東

前　言

《文子》一書，唐天寶元年與《莊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庚桑子》同列爲道家四大經典，稱《通玄真經》，是道家的重要著作之一。

與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等道家經典相比，《文子》内容顯得較爲駁雜，其思想内容甚至有相互抵牾之處。如《精誠》云："道散而爲德，德溢而爲仁義，仁義立而道德廢矣。""是故聖人内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。"《自然》云："去恩惠，舍聖智，外賢能，廢仁義，滅事故，棄佞辯，禁奸僞，即賢不肖者齊於道矣。"對仁義是否定的。而《微明》又説："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，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，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，天下之尊爵也。""百言百當者，不若舍趨而審仁義。"《上義》云："治之本仁義也，其末法度也。""雖有智能，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。智能并行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。"又推崇仁義，這實在是使人摸不着頭腦。又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載，《文子》九篇，班固自注云："老子弟子，與孔子并時，而稱周平王問，似依託者也。"今本《文子》十二篇，書中爲文子問老子，篇數與内容均與《漢志》不合，故學者多指爲僞書。

1973年，河北定縣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墓出土竹簡本《文子》，以《道德》篇爲主，體裁爲平王與文子相問答，與《漢志》合，似今本之僞更可斷定。然經學者細心研究，發現簡本内容却與今本相合，僅今本將平王問文子改爲文子問老子[①]，則《文子》一書，不能全盤否定當無可疑。

其實，《文子》非後人僞作，書中尚有許多内證。

《文子》書中多有戰國古文。如《道德》"墅無百蔬"，《自然》"田墅辟而無穢"，"墅"即"野"之古文（《汗簡》卷下之二73頁）[②]。《上德》"天二炁即成虹，地二炁即泄藏，人二炁即生病"，《下德》"炁亂則智昏"、"萬物皆乘一炁而生，上下離心，炁乃上蒸……炁蒸於天地"，《上仁》"與天同炁"等，"炁"即"氣"之古文（《古文四聲韵·去聲》9頁）。《微明》"鏡大清者睨大明"、"睨於冥冥"，《上仁》"以天下之目睨"，"睨"即"視"之古文（《古文四聲韵·去聲》5頁）等等。作僞者都是假託古人而立言，并非要在文字上有什麽作爲，自然應使用當時通行的文字，很難想象在文字上也使用業已廢棄的戰國古文。并且戰國古文在西漢時認得的人已經非常少了，也不可能隨心所欲地用來僞造古書。

建國以後，隨着考古學的發展，新出古文字資料日增，使我們得以窺見先秦古書的真面貌。而《文子》在引用古書方面則多

---

① 國家文物局等：《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8期；《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〈文子〉的整理和意義》，《文物》1995年12期。

② 此所引《汗簡》、《古文四聲韵》均中華書局1983年版。

與出土古文字資料相合。如《老子》五章“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”，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、乙本均作“多聞數窮”，《文子·道原》引正作“多聞數窮”。《老子》四十七章“不出户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”之“見天道”，馬王堆帛書甲、乙本及少數傳本（如傅奕本）作“知天道”，可知作“知天道”是較早的傳本。《文子·精誠》引此章也作“知天道”，與馬王堆帛書同。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本不諱“邦”，抄於漢興以前，乙本也抄於漢初。

用詞方面，《文子》也是較早的。

《道原》：“以退取先。”前人或疑“退”當作“後”。“後”與“先”自然相對，但以“退”與“先”相對，則見於較早的典籍。今傳本《老子》七章“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”，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、乙本均作“退其身而身先”，可見以“退”與“先”相對是較早的説法。《文子》書中“退”與“先”相對不止一處，如《道德》：“卑則尊，退則先。”《上仁》：“不敢行者，退不敢先也。”

《符言》：“道曰：‘芒芒昧昧，從天之威，與天同氣。’”《上仁》云：“道之言曰：‘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天同炁。’”此句又見《吕氏春秋·應同》，云：“黄帝曰：‘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元同氣。’”《淮南子·繆稱》也引此句，作：“黄帝曰：‘芒芒昧昧，從天之威，與元同氣。’”《吕氏春秋》與《淮南子》均作“黄帝曰”，與《文子》不同。黄老之學盛行於戰國中晚期到漢

初，黄老學者多託黄帝立説，至有改《老子》文以爲黄帝之言者[①]，故《文子》作“道曰”，應是較早的。

《微明》：“言者禍也，舌者機也。出言不當，駟馬不追。”此又見睡虎地秦簡《爲吏之道》，云：“口，關也；舌，機也。一堵失言，四馬弗能追也。”《説苑·談叢》也有類同的語句，作：“口者，關也；舌者，機也。出言不當，駟馬不能追也。”睡虎地秦簡與《説苑》的説法近同，而《文子》的“言者禍也”，在意思上不如秦簡的“口，關也”，其説法當是較爲原始的。

馬王堆帛書《黄帝書》有《道原》一篇，《文子》也有《道原》篇，而《淮南子》篇名則作《原道》，唐蘭先生據此認爲《文子》當在《淮南子》之前，應爲先秦古籍[②]。

總之，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，《文子》應該是先秦典籍。

《文子》一書，自唐柳宗元謂之爲“駁書”，學者遂認爲其書乃雜抄戰國典籍凑合而成。其實所謂“駁書”，實際上并非亂抄一氣，而仍是有道理可言的。

先秦學術演變，孔子以後儒分爲八，墨子以後墨分爲三。道家也不例外，老子以後，也有不同流派之分。

綜觀《老子》一書，内容大致可分爲兩個方面。一是思想修養方面的，包括認識論。如“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”，“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”，“谷

---

① 如《列子·天瑞》：“黄帝書曰：‘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爲天地之根……’”即《老子》第六章文。

② 唐蘭：《馬王堆出土〈老子〉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75年1期。

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”，等等。另一方面是關於政治的，主要講取天下、治天下之道。如“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”，“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”，等等。故《漢書·藝文志》論道家云：“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術也。”後學承之，大别爲二。一派以莊子、列子爲代表，其學説主要强調修身養性，其最高境界有“形如槁木，心如死灰”之説，間或有論及政治方面的，如《莊子·天道》“本在於上，末在於下”一段，則當爲後學所增益。莊子爲宋蒙人，蒙地戰國時人魏。莊子書中記莊子與惠施交游，到過魏國，其活動範圍多在宋魏一帶。列子爲鄭人，戰國時鄭爲韓所滅。《戰國策·韓二》記史疾爲韓使楚，對楚王問，自言“治列子圃寇之言”，可知列子之學流傳於鄭韓一帶。由此觀之，莊列一派的道家當以北方中原鄭宋韓魏地區爲中心。道家另一派，即戰國至漢初盛行的黄老學派。這一學派包羅廣泛，涉及面很寬。其學説融合了當時的各家觀點，特點偏重在政治方面，多論治國之道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，於道家有如下描述：

>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贍足萬物。其為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。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

司馬談是學黄老之術的①，則其所描述的道家自然也就是黄老學派的特色。由這段話可以看出來，道家的黄老學派，其特點是以虚静的道德學説爲主，同時兼采包容了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各家的觀點，以此構成一個道家的治國學説。故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稱一些著名的法家人物如申不害、韓非等，其學均歸本於黄老。此一學派，李學勤先生已指出，雖與齊稷下之學有關，但其主流實爲以楚文化爲背景的南方道家傳統②。

目前所見黄老學派的著作，傳世典籍如《鶡冠子》，出土文獻有馬王堆帛書的《黄帝書》，共四篇，學者認爲應即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載的《黄帝四經》③。《文子》一書的思想體系，也屬這一學派。宋元學者業已指出，其書所論，多治國之道。如杜道堅《文子纘義·自序》謂《文子》一書“歸本老子之言，歷陳天人之道，時變之宜，萃萬古於一編，誠經世之樞要也。楚平王聘而問道……”黄石翁《序》云：“(文子) 親見聖人於衰周，懷至寶而不耀，嘗究觀天道人事强弱興廢自然之理，著書十有二篇。蠡用之平吴而霸越，又以其餘緒全身肥家，三積三散，保其令名。”《抱朴子·釋滯》也説文子“祖述黄老”。書中所言，以道家虚静的道德理論爲主，此外，尚包含有其他各家的學説。如

---

① 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言其父司馬談“習道論於黄子”。黄子，《集解》引徐廣説云：“《儒林傳》曰黄生，好黄老之術。”可知其父所學乃黄老之術。

② 李學勤：《再論楚文化的流傳》，《李學勤集》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，1989年。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記載樂氏之族樂臣公學黄帝、老子，其本師號河上丈人，其學流行於齊地高密、膠西一帶。

③ 唐蘭：《馬王堆出土〈老子〉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75年1期。

《精誠》“君子慎其獨也”，其説法源自《禮記·中庸》、《大學》。“夫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，故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抄自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章句。“故大人與天地合德，與日月合明，與鬼神合靈，與四時合信。”抄自《易·文言》。《道德》：“河出圖，洛出書。”見《易·繫辭》。“處大不溢，盈而不虧；居上不驕，高而不危。盈而不虧，所以長守富也；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。富貴不離其身，祿及子孫。”類同的説法見於《孝經·諸侯章》[①]。《道德》篇文子問德、仁、義、禮、聖、智，除德而外，其餘五者爲儒家思孟學派的“五行”，見於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和郭店楚簡《五行》。書中對“五行”的解釋雖與儒家有出入，但其本源於儒家是清楚的。《精誠》：“處於不傾之地，積於不盡之倉，載於不竭之府，出令如流水之源，使民於不争之官，開必得之門，不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處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復。”抄自《管子·牧民》。“夫召遠者，使無為焉；親近者，言無事焉；唯夜行者能有之。”抄自《管子·形勢》。《下德》：“人不兼官，官不兼事。”同於《韓非子·難一》。“農士工商，鄉别州異。”同於《管子·小匡》。《下德》：“明於施（禁）舍開塞之道。”“禁舍開塞”爲兵家術語，見《尉繚子·兵談》、《制談》等篇。其他與儒、法、兵諸家類同的觀點或語句書中尚有不少，此不備舉。書中往往涉及

① 《孝經·諸侯章》：“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；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。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；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也。富貴不離其身，然後能保其社稷，而和其民人。”

治國之術，特別是《自然》以下數篇，基本上都是論治術的。其中也不乏陰陽五行學説，如《精誠》“政失於春，歲星盈縮，不居其常”直至文末一段，《自然》“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”、“音氣不戾八風，詘申不違五度”，《下德》“帝者體太一，王者法陰陽，霸者則四時，君者用六律”，《上禮》“列金木水火土之性，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，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，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，察四時孟仲季之序，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”，以及《微明》篇所引“中黄子”學説，等等。

此外，唐蘭、李學勤等先生還舉出《文子》與馬王堆帛書《黄帝書》的許多類同的思想觀點和文句①，這些都足以窺見《文子》一書的性質。

關於《文子》的成書年代，《漢志》言文子與孔子同時，則當在春秋晚期。班氏自注謂“稱周平王問”，則年代不合，故前人以爲平王當爲春秋晚期之楚平王②。今所見定縣八角廊漢簡與傳世本《文子》均衹稱“平王”，無一例稱“周平王”，則“平王”蓋即楚平王。但“平王”爲謚稱，“文子”爲尊稱，都是後人的稱呼，應爲其弟子後學所記，則其書當成於平王、文子之後。其書抄《管子》、《易傳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經》等書，與《莊子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韓非子》等典籍類同的文句也隨處可見，可能是相互影響抄襲的結果。且由以下幾點觀之，其書

① 唐蘭：《馬王堆出土〈老子〉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75年1期；李學勤：《帛書〈道原〉研究》，《古文獻叢論》，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② 杜道堅：《通玄真經纘義·自序》；孫星衍：《問字堂集》等。

應經後人陸續增益而成，并非一時之作。一、《漢書・藝文志》言《文子》九篇，而今傳本爲十二篇，其間應有後人加工或增益的部分。二、李學勤先生指出，以八角廊漢簡《文子》與今傳本對照，見於簡本的一般是問答體的段落，而今傳本中“老子曰”起首的各章，基本上都不見於簡本，則非問答體的許多内容可能爲後人所摻入[①]。三、前已提到，《文子》書中多有前後觀點矛盾之處，則其作者當不祇一人，其中應存在年代上的差距，這與《墨子》、《莊子》的情況類似。因此，其書中章節可能有早晚之分，其中較早的材料可能到戰國早中期，或與文子生存年代接近，較晚的則當屬戰國晚期。又以《漢志》九篇，今十二篇觀之，該書東漢以後可能仍陸續有所增補和摻入，但總的來説，其書是先秦時期就業已存在的，書中多有戰國古文也證明了這一點。

王利器先生認爲《文子》書中諱邦諱盈，其成書當在漢惠帝之時[②]，其説可商。古人雖有“臨文不諱”之説[③]，但實際上是隨時因諱而改文。如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本不諱邦不諱盈，乙本則諱邦諱盈，不能據乙本而説《老子》成書於漢惠帝以後。又如郭店楚簡《緇衣》引《詩・文王》“萬邦作孚”，《禮記・緇衣》則避劉邦諱，改作“萬國作孚”，不能據此説《緇衣》作於漢興以後。《文子・精誠》“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”，《群書治要》作

① 李學勤：《試論八角廊簡〈文子〉》，《文物》1996年1期。
② 王利器：《文子疏義》6頁，中華書局，2000年。
③ 《禮記・曲禮上》。

"治人者"，今傳本明顯是避唐高宗李治之諱。故僅據避諱，祇能推斷某書的某一傳本抄於何時，不能推斷其成書年代。

《文子》一書，自北魏以來有李暹、張湛、徐靈府（默希子）、朱弁、杜道堅等人所注。今所存除徐靈府、杜道堅所注相對較爲完整而外，餘均亡佚或殘缺不全，其書原文也頗多訛誤。今人的注釋，早些時候，有李定生、徐慧君二位先生合著的《文子要詮》[①]，該書以臺灣《正統道藏》徐注本爲底本，參校杜道堅《文子纘義》、朱弁注七卷本及其他有關文獻，以校勘原文，注釋中也吸收了前輩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。今又在原書基礎上，整理而成爲《文子校釋》一書[②]，書中對《要詮》文字校勘方面的錯誤多有改正。近年，王利器先生又據徐注本以作《文子疏義》[③]，廣徵博引，多所發明。然其書所録原文沿襲徐本之誤，

① 李定生、徐慧君：《文子要詮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8年。
② 李定生、徐慧君：《文子校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。
③ 王利器：《文子疏義》，中華書局，2000年。

又加之時有錯舛[①]，故仍有不便學者之處，尤其是初學者。李學勤先生曾説，初學者更需要準確的知識[②]。筆者執教於高校，深感高校學子的確需要訛誤較少、訓釋簡明的古籍注本。宋杜道堅撰《文子纘義》，其所載原文較之徐注本，頗有勝處。《四庫提要》謂："蓋道堅生當宋季，猶見諸家善本，故所載原文，皆可正後來訛誤。"現本書即以《四庫全書》本《文子纘義》爲底本，并參照其他傳本及相關典籍，擇善而從，以校勘原文。又筆者從事於古文字研究，深感古文字學的成果在古書釋讀中的重要作用。故本書注釋，除參考以上諸書的成果而外，還儘量采用了古文字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新成果。本書以高校青年教師以及博士、碩士研究生爲主要讀者，故不務旁徵博引，而重在闡釋古書文義，力求要言不煩，以冀對《文子》之解讀有所裨益。

又《文子》一書，用字不很規範，書中往往有些字體與一般

---

① 如《文子疏義》14頁"柔弱者道之用也。用者，通也"，266頁"君子有酒，言其過量"，"用者通也"、"言其過量"均爲默希子注文；18頁"萬物并作，吾以觀其後"，後爲復之誤；19頁"夫神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"，神爲形之誤；31頁"音者，宫立而五音形矣"，宫爲宫之誤；46頁"後之剛不及"，剛爲則之誤；63頁"與四合信"，四字下脱時字；91頁"不居者即無處無形"，上"無"字當删；154頁"萬勢之勢"，上勢字爲乘字之誤；同頁"天之道仰高而舉下"，仰爲抑之誤；175頁"包裹天地"，裹爲裹之誤；177頁"失其所寧者，謂舍内寧而外求寧則困矣。失所治者，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矣"，"謂王有分而争奪生"，"物有美而見害，人希名而召禍"，200頁"非譽不能生，寵辱不能驚"，均爲默希子注文而誤爲正文，且"王有分"又爲"玉石有分"之誤；261頁"天二忠"、"地二忠"、"人二忠"，忠爲朿之誤；336頁"安其居，樂其業"爲注文而誤爲正文；397頁"以萬爲一同異"，本作"以萬異爲一同"；451頁"天地之氣，莫大於和"一段本見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，而注均誤爲《主術訓》；515頁"明於天道之道"，上道字爲地字之誤，等等。

② 李學勤：《古文字學初階·序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
常見的繁體字有異，兩者之間或僅僅衹是筆劃上的一點小差異，或相通用，如“強”之與“强”、“奇”之與“奇”、“蓋”之與“盖”、“搖”之與“摇”、“寧”之與“甯”、“莅”之與“蒞”、“閑”之與“閒”、“尸”之與“屍”等等，爲避免煩瑣，注文中均直接換成常見的繁體字，不一一加以説明。

目　錄

前　言……（1）

道　原……（1）
精　誠……（27）
九　守……（51）
符　言……（74）
道　德……（94）
上　德……（112）
微　明……（132）
自　然……（153）
下　德……（172）
上　仁……（193）
上　義……（211）
上　禮……（228）

附　錄　本書引用現當代學者著作及古文字材料著録書
……（245）

道 原

老子曰：有物混成[①]，先天地生，惟象無形[②]，窈窈冥冥[③]，寂寥淡漠[④]，不聞其聲。吾強為之名，字之曰道[⑤]。夫道者，高

① 此《老子》二十五章文。混成，混然而成，視之不清，道之不明之意，言道渾樸之狀態。

② 《老子》四十一章："大象無形。"是說最大的形象即沒有形象。此"惟象無形"猶"其象無形"，其形象就是沒有形象，意思與《老子》差不多。

③ 《莊子·在宥》："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。"窈窈冥冥，深遠不明之狀。

④ 《老子》二十五章："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。"寂謂無聲，寥謂無形。淡漠與寂寥同意，均無聲無形之狀。

⑤ 《老子》二十五章："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……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"字，動詞，為其命名之意。

不可極[①]，深不可測，苞裹天地，稟受無形[②]，原流泏泏[③]，沖而不盈[④]，濁以靜之徐清[⑤]。施之無窮，無所朝夕[⑥]。卷之不盈一握[⑦]，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柔而能剛，含陰吐陽而章三光[⑧]。山以之高，淵以之深，獸以之走，鳥以之飛，麟以之遊，鳳以之

---

① 極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"際"。李學勤先生云："'際'即帛書之'察'，比《文子》作'極'為好，揣想今傳本《文子》此處係後世因音近而誤。"（《帛書〈道原〉研究》，《古文獻叢談》165頁，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6年。）帛書《道原》即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書四篇之一。帛書《道原》："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，深而不可測也。"察，知曉之意，與下句"測"字義近，故作"察"義勝。

② 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"包裹天地，稟授無形。""苞裹"即《淮南子》之"包裹"。"受"、"授"古通。稟、授均給予之意，謂給予萬物以一切，此言化育萬物於無形之中。

③ "泏泏"，即"汩汩"，水出貌。此言道像水流湧出一樣，有本有源，不會枯竭。

④ 《老子》四章："道沖而用之或不盈。"沖，虛無。盈，滿盈，引申為窮盡。此承《老子》之意，言道體虛無，而其用不窮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"沖而徐盈"，則是另一種理解。

⑤ 《老子》十五章："孰能濁以靜之，徐清。"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、乙本均作"濁而靜之，徐清"。此言道體無常，雖濁而能清。《老子》今傳本加"孰能"二字以強調，言除道而外，無物能之。

⑥ 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"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。"高注："施，用也。用之無窮竭也，無所朝夕盛衰。"

⑦ "卷"原作"表"，俞樾《讀文子》謂當為"袞"字之誤，袞古與"卷"通，此讀為"卷"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"舒之幎於六合，卷之不盈於一握。"字正作"卷"，《文子疏義》據改，今從之。又以《淮南子》觀之，疑此句前後或脫"舒之"一句。

⑧ 含、吐猶言行、藏，謂使之相互推移。章，明，此作使動動詞，謂使之章明。三光，日、月、星。章三光，言使日、月、星發光。此句言陰陽均在道的作用下生成，日、月、星也在道的作用下發光。

翔，星歷以之行[①]。以亡取存，以卑取尊，以退取先[②]。古者三皇[③]，得道之統[④]，立於中央[⑤]，神與化遊[⑥]，以撫四方。是故能天運地增[⑦]，輪轉而無廢，水流而不止[⑧]，與物終始。風興雲蒸，雷聲雨降，並應無窮。已雕已琢，還復於樸[⑨]。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，無為言之而通乎道德[⑩]，恬愉無矜而得乎和[⑪]，有萬不同

---

① 此數句的“以”都是憑藉的意思，言萬物均憑藉道的作用運動生成。

② 此三句的“以”都是用什麼手段的意思，言用退讓的手段達到目的。本書《道德》：“卑則尊，退則先，儉則廣，損則大，此天道所成也。”郭店楚簡《老子》甲本：“江海所以為百谷王，以其能為百谷下，是以能為百谷王。”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、乙本第七章：“是以聖人退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不以其無私與？故能成其私。”都是這個意思。

③ 三皇，傳說中的古帝王，自漢代以來學者多以為指伏羲、女媧、神農。

④ 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得道之柄，立於中央。”柄謂根本。此“得道之統”與之同意，統指要領，謂掌握了道的要領。

⑤ 《莊子·達生》：“無入而藏，無出而陽，柴立其中央。”此同《莊子》之意，謂既不深藏，也不張揚，中道而立。也猶《符言》所說“不為禍先，不為禍始”、“不進而求，不退而讓”之意。

⑥ 遊，為伴為侶的意思。神與化遊，謂精神與自然造化相融合。

⑦ 增，靜止不動之意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滯”。古人認為天是運動的，地是靜止的。

⑧ 此二句輪、水均作狀語，謂像輪一樣的運轉，像水一樣的流動。

⑨ 雕、琢，指人為地加工修飾。樸，指自然狀態。句謂人類儘管不斷地對自然界進行加工修飾，但最終仍將返回到自然狀態。

⑩ “道”字原無，據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補。《莊子·天地》：“無為為之之謂天，無為言之之謂德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“無為為之而合於道，無為言之而通乎德。”無為之為讀去聲，謂不為什麼而為，不為什麼而言，所為所言均無目的。《莊子》的“天”和《淮南子》的“道”均謂自然。“生死”指生死自然之理，“道德”指自然規律，與“天”和“道”相同。合乎生死、通乎道德，指合於生死之理，通於自然規律。

⑪ 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高注：“恬愉，無所好憎也。無矜，不自大也。”和，和氣。

而便乎生[①]，和陰陽[②]，節四時，調五行[③]，潤乎草木，浸乎金石，禽獸碩大，毫毛潤澤，鳥卵不敗，獸胎不殰，父無喪子之憂，兄無哭弟之哀，童子不孤，婦人不孀，虹蜺不見[④]，盜賊不行，含德之所致也。天常之道[⑤]，生物而不有，成化而不宰，萬物恃之而生，莫之知德，恃之而死，莫之能怨。收藏畜積而不加富，佈施稟受而不益貧[⑥]。忽兮怳兮[⑦]，不可為象兮，怳兮忽兮，用不詘兮[⑧]，窈兮冥兮，應化無形兮[⑨]，遂兮通兮，不虛動兮[⑩]，與剛柔卷舒兮，與陰陽俛仰兮[⑪]。

老子曰：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淡然無慮，以天為蓋，以地為

---

① 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"有萬不同而便於性。"此"生"也即"性"字，"生"、"性"古今字。言天下雖物類繁多，各自相異，然均便於其本性而生存。

② 和，調和。

③ 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

④ 虹蜺，即虹。見，讀為"現"，古人認為虹為不祥之物。

⑤ 天常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、《四部叢刊·通玄真經》（徐注）本作"大常"，"天"、"大"古字通用。郭店楚簡《成之聞之》："天降大常，以理人倫。"大常指大經大法，也就是基本準則。

⑥ 這兩句加、益都是更加的意思，下句"受"即"授"字。"不加富"謂不會更加富有，"不益貧"謂不會更為貧乏。

⑦ 忽、怳都是無形無貌的意思，所以說"不可為象"。

⑧ 詘，竭盡。古書常作"屈"。

⑨ 默希子注云："窅冥之際，變化無方。""窈"、"冥"均有深遠莫測之意。應化無形，謂變化無常，沒有固定的形象可言。

⑩ 遂，讀為"邃"，深遠之意。通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"洞"，也是深邃的意思。不虛動，謂其運動必合規律。

⑪ 卷舒猶言屈伸。俛，同"俯"。俯仰猶言消長。

車，以四時為馬，以陰陽為禦，行乎無路，遊乎無怠，出乎無門①。以天為蓋，則無所不覆也。以地為車，則無所不載也。四時為馬，則無所不使也。陰陽禦之，則無所不備也。是故疾而不搖②，遠而不勞，四支不動③，聰明不損④，而照見天下者，執道之要⑤，觀無窮之地也。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⑥；萬物之變不可救也⑦，秉其要而歸之⑧。是以聖人內修其

① “行乎無路”三句，《莊子·在宥》：“處乎無響，行乎無方，拏汝遠復之撓撓，以遊無端，出入無旁，與日無始。”兩相比較，此“行乎無路，遊乎無怠，出乎無門”，分別相當於《莊子》的“行乎無方”、“以遊無端，出入無旁”。林希逸《莊子口義》云：“無方，無跡也。”“無端，無始也。無旁，四面皆無極也。”無跡，無蹤跡，即《文子》之“無路”。無端，《文子》作“無怠”。端，始也，此“怠”字亦當讀為“始”。“怠”、“始”均從台聲，可通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：“行無跡，遊無朕。”朕也是兆始、開端之意。無旁，無限制。此作“無門”，同意。行走本需要路，而今不需要路；出遊本有開始，而今沒有開始；出入本當由門，而今沒有門。此三句謂一切活動均在無形之中，無所謂開始，也無所謂終結。

② 疾，快。搖，搖動顛簸。此句言雖快而安穩，無顛簸傾覆之虞。

③ 四支即四肢。動，王念孫等學者謂當是“勤”字，誤寫成“動”，“動”、“勤”古時字形非常接近。勤，勞苦。四肢不勤，猶《論語·微子》的“四體不勤”。

④ 損，損傷。

⑤ 要，要領。執道之要，就是掌握了道的實質。

⑥ 為，做，此指人為地去做。推，行。此句是說天下的事不可人為地去做，一切當順隨自然而行。《老子》六十四章：“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”即此所本。

⑦ 救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究”，深究之意，是說萬物的變化不要去探究。此作“救”，為拯救之意，是說萬物的變化如生老病死、草木榮枯等，均自有其規律，不能人為地去企圖拯救改變，一切當隨自然而行。此句的“救”和上句的“為”意思都差不多。

⑧ 要，基本原則。歸，順。此謂掌握萬物變化的基本法則而順隨之，與上句“因其自然而推之”意思相近。

本，而不外飾其末。厲其精神[①]，偃其知見[②]，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[③]，無治而無不治也。所謂無為者，不先物為也[④]；無治者，不易自然也，無不治者，因物之當然也。

老子曰：執道以禦民者，事來而循之，物動而因之。萬物之化無不應也，百事之變無不耦也[⑤]。故道者，虛無、平易、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，此五者道之形象也。虛無者，道之舍也[⑥]；平易者，道之素也[⑦]；清靜者，道之鑒也[⑧]；柔弱者，道之

---

① 厲，即“激勵”之“勵”。此句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保其精神”，較容易理解。

② 偃，息藏，不用之意。

③ 無為，不故意去做什麼，也就是下文所說的“不先物為也”。無不為，順應自然而動，無所不為，也就是《淮南子》所說的“因物之所為”。比如天地，不故意做什麼，但四時自然代謝，萬物自然生長，雖無為，但卻是無所不為。下句“無治而無不治”意思相同。

④ 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“所謂無為者，不先物為也；所謂無不為者，因物之所為。”據《淮南子》，此應脫“所謂無不為者”一句。

⑤ 應，合拍、適應。耦，周合。適應萬物之化，周合百事之變。這幾句默希子注云：“言聖人禦天下，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，則萬民不得不化，百事不得不諧者也。”

⑥ 舍，居處。言道居於虛無，即道立足於虛無之意。

⑦ 素，默希子注：“質也。”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高注：“性也。”即本質、本性。平易乃道之本質。

⑧ 鑒，照見。道以清靜照見萬物。

用也[①]。易者，道之常也[②]；柔者，道之剛也；弱者，道之強也[③]；純粹素樸者，道之幹也[④]。虛者，中無載也；平者，心無累也[⑤]。嗜欲不載[⑥]，虛之至也；無所好憎，平之至也；一而不變[⑦]，靜之至也；不與物雜，粹之至也；不憂不樂，德之至也[⑧]。夫至人之治也，棄其聰明，滅其文章，依道廢智，與民同出乎公[⑨]。約其所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誘慕，除其嗜欲[⑩]，捐其思慮。約其所守即察[⑪]，寡其所求即得，故以中制外[⑫]，百事不廢，中能得之，則外能牧之[⑬]。中之得也[⑭]，五藏寧，思慮平，筋骨勁

---

① 用，作用。道以柔弱發揮作用。

② 易，即上“平易”之“易”。常，“綱常”之“常”。言平易是道不變的原則。“易”字默希子注本作“反”，可讀為“返”，謂回還往復乃道之原則。但此文乃層層對道進行解說，上文未出現“反”字，此似不應無故而對“反”進行解說，故應以“易”字為是。

③ 這兩句言柔弱乃正是道的剛強所在。道家認為柔弱勝剛強。

④ 幹，主幹，主體。

⑤ 累，束縛。

⑥ 載，《管子·侈靡》尹注、《文選·琴賦》李注均云：“生也。”

⑦ 一，專一。此謂專一於道。

⑧ 《莊子·刻意》：“故心不憂樂，德之至也；一而不變，靜之至也；無所於忤，虛之至也；不與物交，惔之至也；無所於逆，粹之至也。”即此“嗜欲不載”以下數句所本。

⑨ “出乎公”，以公為出發點。

⑩ “嗜欲”原作“貴欲”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、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文選》注、《淮南子》等均作“嗜欲”，今據改。又，有學者認為“貴”也可能是“貪”之誤，見李定生等著《文子要詮》35頁注②。

⑪ 即，則。《文子》一書多用即為則。察，明察，知曉。

⑫ 中，內心。外，外物。言以內心控制外物，則外之百事不會有失。

⑬ 牧，治理。此言內心能得道，則可治理外物。

⑭ 得，得道。以下至“耳目聰明”是內心得道的表現。

強，耳目聰明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返①。

老子曰：聖人忘乎治人，而在乎自理②。貴忘乎勢位，而在乎自得③，自得即天下得我矣④；樂忘乎富貴，而在乎和⑤。知大己而小天下⑥，幾於道矣⑦。故曰："至虛極也，守靜篤也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"⑧ 夫道者，陶冶萬物，終始無形；寂然不

① 坦坦，平易的樣子。往而復返，謂往返求之而不得。此言大道平易可求，就在身邊，如遠求之，反而徒勞往返而不得。《老子》四十七章："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；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"與此同意。

② 忘，不在乎，不看重。下"貴忘乎"、"樂忘乎"的"忘"同意。理，治理，此謂修身。言聖人不看重治人，而重視自身的修養。

③ 自得，高注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云："自得其天性也。"

④ 天下得我，天下得到我。此謂自得之人與天下融為一體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"夫天下者，亦吾有也，吾亦天下之有也，天下之與我，豈有間哉！夫有天下者，豈必攝權持勢，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？吾所謂有天下者，非謂此也，自得而已。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。吾與天下相得，則常相有已。"可為此文之注。

⑤ 和，平和，調和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"樂忘乎富貴，而在於德和"。"德和"即"得和"，言快樂不在於富貴而在於得到平和。

⑥ 大、小，均意動用法，看重、看輕的意思。此謂重視自身而輕視外物。

⑦ 幾，近，差不多。

⑧ 至，通"致"。《老子》十六章："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。"致，推致。守，持守。虛，空虛。靜，清靜。極，頂點。篤，厚，與極義近。"致虛極，守靜篤"猶"致虛之極，守靜之篤"，意謂使內心的虛靜達到頂點。作，興起。復，循環往復。此言使內心虛靜純一，乃能觀萬物循環往復之理，此道家虛靜觀物之認識論，重在自身修養以禦外物，故"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"、"知大己而小天下，幾於道矣"。此句郭店楚簡作"至虛恒也，守中篤也"，"恒"、"極"戰國古文字形極近，"中"與"靜"義近，從整句話的意思來看，並參照《文子》上下文，當以傳本為正。

動，大通混冥①；深閎廣大，不可為外；析毫剖芒，不可為內②；無環堵之宇，而生有無之總名也③。眞人體之④，以虛無、平易、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，不與物雜，至德天地之道⑤，故謂之眞人。眞人者，知大己而小天下，貴治身而賤治人。不以物滑和⑥，不以欲亂情，隱其名姓，有道則隱，無道則見，為無為，事無事，知不知也⑦。懷天道，包天心，噓吸陰陽，吐故納新⑧，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，與剛柔卷舒，與陰陽俯仰，與天同心，與道同體，無所樂，無所苦，無所喜，無所怒，萬物玄同⑨，無非無是。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，形究而神杜⑩；神傷於喜怒思

---

① 大通，無所不通。混冥，混沌幽冥。此言大道無所不通，而混沌幽邈，不可名狀。

② 不可為外、不可為內，猶《莊子·天下》"至大無外"、"至小無內"之意。

③ "總名"承上"夫道者"，言道乃"陶冶萬物"等等之總名。

④ 體，奉行。

⑤ "至德"，"德"通"得"，《文選·南都賦》注云："《文子》曰：'得天地之道，故謂之真人。'"《鵩鳥賦》注云："《文子》曰：'得天地之道，故謂之真人也。'"則此文"至"字當衍。

⑥ 滑，亂。和，內心之中和。此句謂不以外物亂中和之氣。

⑦ 為，做，施行。為無為，行無為之事。事無事，以無事為事。知不知，以不知為知，不知乃是知。

⑧ 《莊子·刻意》："吹呴呼吸，吐故納新。"

⑨ 玄同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"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，無所樂而無所苦，萬物玄同也。"高注："玄，天也。""天"為自然之意，則玄同者，自然相同而無分別，猶言"混同"。

⑩ 究，盡。下句"神盡"與此相對，"究"、"盡"義同。杜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"壯"，義勝。此句《俶真訓》作"形苑而神壯"，高注訓苑為"枯病"，此作"究"，有耗盡的意思，兩者義近，不必改此從彼。又，《詩·山有樞》"宛其死矣"，《毛傳》訓宛為"死貌"，蓋高注所本。此句言外形傷者，形耗盡但精神尚壯，然形既耗盡，即使精神尚壯，亦無用矣。

慮之患者，神盡而形有餘[①]。故眞人用心，復性依神，相扶而得終始[②]，是以其寢不夢，覺而無憂。

孔子問道，老子曰：正汝形，一汝視[③]，天和將至[④]。攝汝知，正汝度[⑤]，神將來舍[⑥]。德將為汝容，道將為汝居[⑦]。瞳兮若新生之犢，而無求其故[⑧]。形若枯木，心若死灰[⑨]。眞其實知，

---

① 此句言精神被喜怒思慮所傷者，精神耗盡但形體尚餘，然精神既已消亡，空餘形體亦無用。這兩句是說，形神當俱重，不可偏廢，傷其一，其餘也就無用了，《俶真訓》所謂“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”，故下文說真人“復性依神，相扶而得終始”。

② 復性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仗性”，義勝。仗與依義近，均依循之意。得終始，謂無先無後，猶《俶真訓》所謂“形神俱沒”。此言真人之用心，則順隨本性與精神，不以人事傷之，使本性與精神相扶而相終始，形神均不偏傷，存則俱存，沒則俱沒，不似眾人或傷形或傷神。

③ 正、一，均使動用法，言端正汝之形體，專一汝之視覺。

④ 天和，天然的和氣，言天然的和氣將降臨。

⑤ 攝，收斂。知，讀如“智”。正，端正。度，謀度、思慮。言收斂汝之智慧，端正汝之思慮。

⑥ 舍，居處。神將來舍，是說神明將會來到汝之心中。

⑦ 容，容貌，《莊子·知北遊》作“美”，同意。為，成為，此有修飾之意。言德將修飾汝之容貌，其意猶儒家經典《大學》所謂“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寬體胖”。居，處所。言道將成為汝居處之所。

⑧ 瞳，讀作“僮”，無知的樣子。《國語·晉語四》：“僮昏不可使謀。”注：“僮，無知也。”此字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作“蠢”，與“僮”義近。故，緣由。此句是說，像初生的牛犢那樣無知無識，不探求事物的緣由。

⑨ 形，形體。死灰，熄滅的灰燼。這兩句是形容得道之人，身心寂靜，與外界事物無涉。

而不以曲故自持，恢恢無心可謀①。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②？

老子曰：夫事生者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知時者無常之行③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④。書者言之所生也，言出於智，智者不知，非常道也。名可名，非藏書者也⑤。多聞

---

① 曲故，猶“智故”，機巧之意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“夫鏡水之與形接也，不設智故，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。”注云：“智故，巧飾也。”持，持守，此謂立身處事。此句謂得道之人將有真知，而不以機巧行事。恢恢，《莊子》作“晦晦”，昏暗不明的樣子。此言其心蒙昧，毫無心計，不可與謀事。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“醫缺問道乎被衣，被衣曰：‘若正汝形，一汝視，天和將至；攝汝知，一汝度，神將來舍。德將為汝美，道將為汝居。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。’言未卒，醫缺睡寐。被衣大說，行歌而去之，曰：‘形若槁骸，心若死灰，真其實知，不以故自持。媒媒晦晦，無心而不可與謀。彼何人哉！’”又見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

② 《老子》十章：“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”意謂聰明四達，能做到與無知無識一樣嗎？言外之意是說唯得道之人能如此。

③ 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：“事者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故知時者無常行。”知此句“夫事生者”當作“夫事者”，“無常之行”當作“無常行”。“常行”，固定的行為。此言凡事當應變而動，沒有固定不變的行為，一切當依具體情況而定。

④ 《老子》一章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常，恒，這裏有“真正”的意思。意謂凡是說得出來的道都不是真正的道，凡可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名都不是真正的名。真道真名是祇可意會，不可言傳的。

⑤ 此句“智者不知”以下恐有訛誤。《韓非子·喻老》：“王壽負書而行，見徐馮於周塗。馮曰：‘事者為也，為生於時，知者無常事。書者言也，言生於知，知者不藏書。今子何獨負之而行？’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僕之。故知者不以言談教，而慧者不以藏書篋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：“王壽負書而行，見徐馮於周。徐馮曰：‘事者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故知時者無常行。書者言之所出也，言出於知者，知者（不）藏書。’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。”《韓非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的意思是清楚的，此處“書者言之所生也”以下至此，應與之同意，是說智者應變而動，心知其意，沒有固定的言行，不會被書本所限，因而書是沒有用的。現此處文句不順，可能是後人傳寫訛誤所致。

數窮，不如守中[①]。絶學無憂[②]。絶聖棄智，民利百倍[③]。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[④]，感物而動，性之欲也，物至而應，智之動也。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，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[⑤]，不能反己[⑥]，而天理滅矣。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[⑦]，外與物化而内不失情[⑧]。故通於道者，反於清靜；究於物者，終於無為[⑨]。以恬養智，以漠

① 《老子》五章："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"《文子》作"多聞"，義勝。多聞，猶多學。數，屢次。守中，"中"指内心，謂守内心專一之道。默希子注："多聞力屈，守一無勞。"以"一"釋"中"，"一"即"專一"之"一"。此承上幾句，言多學知識反而陷入困境，不如執守内心專一之道。

② 此《老子》二十章文。絶，與下"絶聖棄智"之絶同意，拋棄、斷絶。道家講究以不學為學，故謂棄絶為學之道則可萬事無憂。《老子》六十四章："學不學，復衆人之所過。"與此同意。

③ 此《老子》十九章文。

④ 天，自然。"天之性"猶"自然之性"。此數句又見《禮記·樂記》、《史記·樂書》、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等，文句小有異。

⑤ 成形，表現出來。智出於外，《文子疏義》引於大成說，謂朱弁本、《續古逸》本、景宋本"出"並作"怵"。怵，誘也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"誘"，均謂智慧為外物所誘。

⑥ 反己，返回己之本性。

⑦ 人，人欲。天，天性。

⑧ 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"外與物化，而内不失其情。"高注："言通道之人，雖外貌與物化，内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。"與物化，隨物而化。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"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，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。"為《文子》所本。

⑨ 反，"返"之初文，返回。上文云"人生而靜"，故此言返回於清靜之本性中。究，窮也。言窮究於物理者，最終歸於無為。

合神，即乎無門[①]。循天者與道遊也，隨人者與俗交也[②]。故聖人不以事滑天[③]，不以欲亂情，不謀而當，不言而信，不慮而得，不為而成[④]。是以處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人不害[⑤]，天下歸之，奸邪畏之，以其無爭於萬物也，故莫敢與之爭。

老子曰：夫人從欲失性，動未嘗正也，以治國則亂，以治身則穢[⑥]。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其性；不通物者，不能清靜[⑦]。原人之性[⑧]，無邪穢，久湛於物即易[⑨]，易而忘其本，即合於若性[⑩]。水之性欲清，沙石穢之；人之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；惟聖人

---

① 以漠合神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以漠處神”，意思較為顯明。處，居處，猶養也。即乎無門，即上文“出乎無門”，指得道之人遊於無形之中。

② 循，順隨。天，自然。遊，交遊之遊，有不離開的意思。言順隨自然之人行動不離乎道。下句“隨”與“循”義同，“交”與“遊”義同。言逐於人欲者則與世俗打交道。

③ 事，人事。滑，亂。天，天性。言聖人不以人事亂自然之天性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不以人滑天”，“人”亦指人事。

④ “不謀而當”等四句，言均出自自然，無人為之事。

⑤ 重，壓迫。害，禍患。言聖人居上位而人民沒有受壓迫的感覺，處於民前而老百姓不覺得是禍患。《老子》六十六章：“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”

⑥ 從，縱之初文，放縱。動，行為舉止。未嘗，不曾，不會。正，端正，此指行為端正。穢，污穢。

⑦ 反其性，返歸其本性。通物，猶上文“究於物”，指通達於物理。

⑧ 原，推求、推究。

⑨ 湛，沉溺。易，改變。

⑩ 合，同，像……一樣。若性，如其本性。此言本性改變而不知，久而久之，則改變之性就像本性一樣了，所謂習慣成自然。

能遺物反己[①]。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，不以欲滑和[②]，其於樂不忻忻，其於憂不惋惋[③]，是以高而不危，安而不傾。故聽善言便計，雖愚者知說之[④]；稱聖德高行，雖不肖者知慕之。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，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，所以然者，掣於物而繫於俗[⑤]。故曰："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"[⑥] 清靜者德之至也，柔弱者道之用也，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[⑦]。三者行則淪於無形[⑧]，無形者一之謂

① 遺，棄，看輕。遺物反己，看輕外物，而返歸己之本性。

② 智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"身"，義勝。役物，役於物，被物所役使。此言聖人不以身為物役使，不因人欲而亂中和之氣。

③ 忻忻，猶欣欣，高興的樣子。惋惋，怨恨的樣子。此言聖人不受外界影響，處樂不喜，處憂不怨。

④ 便，便利之便。便計，好的謀劃。說，讀為"悅"。下"說之者衆"之"說"同。

⑤ 掣，牽。"牽"、"繫"均是被束縛、被牽制的意思。此言之所以悅慕者衆而行用者少，是因受外物與世俗牽制的原因。

⑥ 《老子》五十七章："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"

⑦ 祖，根本。

⑧ 淪，進入。言達到清靜、柔弱等即可進入無形之境。

也[①]。一者，無心合於天下也[②]，布德不溉，用之不勤[③]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無形而有形生焉，無聲而五音鳴焉，無味而五味形焉，無色而五色成焉[④]。故有生於無，實生於虛。音之數不過五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[⑤]；味之數不過五，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；色之數不過五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。音者，宮立而五音形矣[⑥]，味者，甘立而五味定矣，色者，白立而五色成矣，道者，

---

① 一，謂道之根本。

② 無心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無匹”，是。此句默希子注云：“正者，定也。言無定形，行於天下，周於萬物，而無窮也。”故知“無心”本作“無正”，“心”乃“正”之誤。《道藏》朱弁注七卷本作“無止”，“止”亦“正”之誤。唯“無正”又當為“無匹”之誤。“匹”誤為“正”，古書尚有他例，《禮記·緇衣》：“唯君子能好其正，小人毒其正。”鄭注：“正當為匹，字之誤也。匹謂知識朋友。”鄭說是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《緇衣》“正”正作“匹”，郭店楚簡《緇衣》作“駜”，“駜”從馬必聲，亦讀“匹”無疑。此“無匹合”猶言無與相配、無與倫比。本書《下德》：“夫一者至貴，無適於天下”，馬王堆帛書《道原》說“道”“獨立不偶”，義均同此。

③ 溉，讀為“既”，窮盡。勤，高注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“纖微而不可勤”云：“勤，猶盡也。”此言佈施德澤沒有窮盡，發揮作用沒有止境。

④ 無形、無聲、無味、無色，均指上文“無匹合於天下”的“一”，也即“道”。此言道生萬物。五音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；五味，甘、酸、鹹、辛、苦；五色，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。下文“五音”、“五味”、“五色”同此。

⑤ 變，變化。勝，窮盡。五音變化而產生之音是聽不完的，言其變化無窮。下“五味”、“五色”同此。

⑥ 宮是最基本的音調，也即音調之本，其他的音調都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。立，確立、確定。形，形成。此言宮調確定，五音也就形成了，下文“味”、“色”、“道”同此。

一立而萬物生矣。故一之理[①]，施於四海；一之嘏，察於天地[②]。其全也，敦兮其若樸[③]；其散也，渾兮其若濁[④]。濁而徐清，沖而徐盈[⑤]，澹然若大海，汜兮若浮雲，若無而有，若亡而存[⑥]。

老子曰：萬物之總，皆閱一孔；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[⑦]。故聖人一度循軌[⑧]，不變其故[⑨]，不易其常，放準循繩，曲因其

① 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"一之理，施四海。"高注："理，道也。"

② 嘏，它書作"解"，二字古音相近，同屬見母，韵部則魚（嘏）、支（解）旁轉。馬王堆帛書《十大經·成法》："一之解，察於天地；一之理，施於四海。"《管子·内業》、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也均作"解"。解，說也，與理相近。察，知曉。《原道訓》作"際"，即帛書的"察"字，二字古音相近，均月部字。

③ 全，整體未散。敦，淳厚。樸，未經加工的木材。言道之整體淳樸得就像未經加工修飾的木材。

④ 渾，渾濁。或作"混"，同義。言道分散開來施於天地萬物，就像混沌的濁水一樣，不能看得明白。

⑤ 沖，虛。盈，滿。濁而徐清，沖而徐盈，言道雖渾濁而能清明，雖空虛而能滿盈。《老子》十五章："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混兮其若濁，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動之徐生。"

⑥ 澹，安靜的樣子。《老子》二十章："澹兮其若海。"汜，漂浮不定的樣子。言道既安靜像大海，又漂動像浮雲，若有若無，不可捉摸。

⑦ 總，眾多。馬王堆帛書《十大經·成法》作"萬物之多，皆閱一空"，"多"即"總"。閱，總括。孔，通道，與"門"義近。出，產生。一孔、一門均指道。此言一切事物均由道產生。

⑧ 一，齊一。度，法度。一度，向法度看齊，即遵循法度。"循軌"與"一度"同義，"軌"也指法度。

⑨ 故，習慣，也即"常"。

常[①]。夫喜怒者，道之邪也，憂悲者，德之邪也[②]，好憎者，心之過也，嗜慾者，生之累也[③]。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[④]，薄氣發喑[⑤]，驚怖為狂[⑥]，憂悲焦心，疾乃積成，人能除此五者，即合於神明[⑦]。神明者，得其內也[⑧]。得其內者，五藏寧，思慮平，耳目聰明，筋骨勁強，踈達而不悖[⑨]，堅強而不匱[⑩]，無所太過，無所不逮[⑪]。天下莫柔弱於水，水為道也，廣不可極，深不可

---

① 放，依循。曲因其常，“曲”讀為“委曲”之“曲”，本是委細之意，此引申為“俱”、“全”的意思。默希子注：“各附所安，俱利其性，是曲因其常者也。”亦釋“曲”為“俱”。

② 邪，邪僻。然道不可能邪僻，故此處之“邪”應是背離的意思，言喜怒憂悲都是背離道德的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“夫喜怒者，道之邪也；憂悲者，德之失也。”高注：“道貴平和，故喜怒為邪也。德尚恬和，故憂悲為失。”高注也是說喜怒憂悲不合道德之標準，實也是背離道德之意。

③ 生，讀為“性”，指人之本性。累，束縛，妨害。

④ 墜，失。破、墜，都是傷害的意思。古人認為怒屬陰氣，喜屬陽氣，暴怒暴喜就會使人體的陰陽失衡，人就會生病。

⑤ 薄，急迫、暴躁。喑，啞，不能說話。言脾氣暴躁將引發暗啞之病。

⑥ 狂，狂躁不安。

⑦ 合於神明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通於神明”，義同。

⑧ 內，內心。得其內，指內心自得。上文言“中之得也，五藏寧，思慮平，筋骨勁強，耳目聰明”，“貴忘乎勢位，而在乎自得”，“中得”、“自得”，即此“得其內”。

⑨ 踈達，即疏達，通達之意。悖，乖亂。此言通達於事理而不乖亂。

⑩ 匱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“堅強而不轥。”高注：“轥，折。”“匱”與“轥”同從貴聲，故可互作，均是折斷的意思。

⑪ 不逮，不及，達不到。此言沒有什麼過分的，也沒有什麼達不到的。

測，長極無窮，遠淪無涯①，息耗減益，過於不訾②。上天為雨露，下地為潤澤，萬物不得不生，百事不得不成，大苞羣生而無私好，澤及蚊蟯而不求報③，富贍天下而不既，德施百姓而不費④，行不可得而窮極，微不可得而把握，擊之不創，刺之不傷，斬之不斷，灼之不熏⑤，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⑥。利貫金石，強淪天下⑦，有餘不足，任天下取與⑧，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⑨，無私無公，與天地洪同⑩，是謂至德。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，以其綽約潤滑也。故曰："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

---

① 極，達到。淪，入，至於。此言長達到無窮，遠至於無涯。

② 息，生息。耗，損耗。過於不訾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"通於不訾"。通，達，指達到何種程度。此"過"字可能是"通"字之誤。訾，高注："量也。"此言水之損益消長，無法計量。

③ 苞，即包，包括。私，偏私。蚊蟯，指小蟲。此言水公正無私，施德於萬物而不求報。

④ 贍，足。既，盡。費，"惠而不費"之"費"，支出，耗費。此言水能富足天下而用之不盡，德澤施於百姓而不耗費。

⑤ 灼，燒。熏，《詩·雲漢》："憂心如熏。"毛傳："熏，灼也。""灼"即燃燒，此言燒之不燃。

⑥ 綽約，柔弱的樣子。循，行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"遁"，同音通假，也是行的意思。靡散，散失，消耗。言柔弱流行而不可使之消散。

⑦ 利，"鋒利"之"利"。貫，穿透。強淪天下，《原道訓》作"強濟天下"，義勝。高注："水流蚀石，是其利也。舟船所載無有重，是其強也。濟，通也。"此言其鋒利能貫穿金石，其強大能浮載天下之物。

⑧ 任，任隨。不管是有餘者還是不足者，水均任其取與，言無所愛惜。

⑨ 稟受，即稟授，施予。言施予萬物以恩惠而沒有先後之分，意謂均平之至。

⑩ 洪同，猶大同，《原道訓》作"鴻洞"，高注："鴻，大也。洞，通也，讀'同異'之'同'。"與天地洪同，即與天地一樣。

入於無間。”① 夫無形者，物之太祖；無音者，類之大宗②；眞人者，通於靈府，與造化者為人③，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④。是故不道之道，芒乎大哉⑤！未發號施令，而移風易俗，其唯心行也⑥！萬物有所生，而獨如其根；百事有所出，而獨守其門⑦。故能窮無窮，極無極⑧，照物而不眩，響應而不知⑨。

---

① 此句陳鼓應先生釋云：“馳騁：形容馬的奔走，這裏作‘駕馭’講。‘無有’指不見形相的東西。‘無間’是沒有間隙。”“天下最柔軟的東西，能駕馭天下最堅硬的東西。無形的力量能穿透沒有間隙的東西。”（《老子注譯及評介》）

② “祖”、“宗”義近，均是根本的意思。類之大宗，“類”字不好講。默希子注云：“夫萬物生於無形，五音起於無聲；故至無者不生而能生，故無者為物之祖宗。”由默希子注觀之，此似應作“夫無形者，物之太祖；無聲者，音之大宗”。《禮記·樂記》：“聲成文，謂之音。”則音出於聲，與注文相合。《原道訓》：“無音者，聲之大宗也。”與今傳本《文子》合。總之，此“類”字應為“聲”或“音”字之誤。

③ 靈府，指心，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“不可入於靈府。”人，偶、伴侶。與造化者為人，即與造化者相偶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“彼且方與造物者為人。”《應帝王》：“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。”

④ 玄，深遠。玄德，猶言高深之德，即自然無為之德。《老子》十章：“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”化，感化。馳，行。言感化民眾如有神。

⑤ 不道之道，即不言之道，不能用言語表達的道。芒，浩大的樣子。

⑥ 心行，本指心理活動，《莊子·天下》：“語心之容，命之曰：心之行。”此指內心獨到的修養，《管子·形勢》：“四方所歸，心行者也。”注：“心行能不見，則四方歸之。”此言不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，祇有內心有獨到修養的人能辦得到，也即上文所說“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”。

⑦ 如，“知”字之誤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、朱弁注七卷本、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均作“知”。根，根本；門，通道；均指關鍵之處。朱弁注云：“靜能知物之本，順能守事之由。”言聖人能獨自瞭解、掌握萬物百事產生的根本法則。

⑧ 窮無窮，極無極，前“窮”字、“極”字均為動詞，即窮於無窮，極於無極。

⑨ 照，觀照，照鑒。眩，迷惑。不知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不乏”，義勝。不乏，不匱乏。《道藏》朱弁注七卷本作“不止”，“止”乃“乏”之誤。言聖人觀照萬物而不會迷惑，能抓住事物的本質；應物變化而不會匱乏，能應付裕如。

老子曰：夫道德者[①]，志弱而事強，心虛而應當[②]。志弱者，柔毳安靜[③]，藏於不取，行於不能[④]，澹然無為，動不失時。故貴必以賤為本，高必以下為基[⑤]。託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[⑥]，行柔而剛，力無不勝，敵無不陵[⑦]，應化揆時[⑧]，莫能害之。欲剛者必以柔守之，欲強者必以弱保之[⑨]，積柔即剛，積弱即強，觀其所積，以知存亡。強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[⑩]；柔勝出於己者[⑪]，其力不可量。故兵強即滅，木強即折，革強即裂，齒堅於舌而先斃。故柔弱者，生之幹也，堅強者，死之徒也[⑫]。

---

① 道德，《原道訓》作“得道”，義勝。“德”與“得”古通用。

② 志弱，心志柔弱。事強，事無不勝。虛，虛靜。應當，應付變化而得當。言得道者雖心志柔弱虛靜，無勝人之心，但其行事無不勝，應變無不當。

③ 毳，鳥獸細毛，以喻柔弱。

④ 取，“敢”字之誤，《道藏》朱弁注本及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均作“敢”。藏，指居處。行，指活動。行藏，泛指為人處事。言為人處事均以不敢不能為行動宗旨，此道家卑弱自持之意。《管子·勢》“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”，馬王堆帛書《十大經·順道》“立於不敢，行於不能”，義同。

⑤ 《老子》三十九章：“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”本，根本。基，基礎。

⑥ 託，依託。在，居處，與“托”義近。中，內部，中心。外，外部，四方。依託於小處以包容廣大，居處於中心以控制四方。

⑦ 力，力量。陵，制服。沒有什麼力量不被戰勝，沒有什麼敵人不被制服。

⑧ 應，順應。揆，測度。順應變化而測度時宜。

⑨ 守、保，均是保守之意。言欲剛強者，必須保守柔弱，方能致其剛強，即下文所言“積柔即剛，積弱即強”。

⑩ 格，匹敵，猶今言“對手”。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：“虎之與羊，不格明矣。”此言強者祇能勝不如己者，碰到與自己力量相同的人就遇到對手了，不能取勝。此句《原道訓》作“至於若己者而同”，“同”亦是匹敵之意。

⑪ 出，超過。

⑫ 幹，主幹，主體。徒，類，屬。《老子》七十六章：“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”“生之徒”、“死之徒”即生之類、死之類。

先唱者窮之路，後動者達之原①。夫執道以耦變，先亦制後，後亦制先②。何則？不失所以制人，人亦不能制也③。所謂後者，調其數而合其時④。時之變，則間不容息⑤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及，日迴月周，時不與人遊⑥。故聖人不貴尺之璧，而貴寸之陰，時難得而易失，故聖人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⑦。守清道，拘雌節⑧，因循而應變⑨，常後而不先，柔弱以靜，安徐以

---

① 唱，倡導。窮，困窮。原，根本。首先倡導的容易陷入困境，隨人而動纔是得志的根本。此即《老子》六十七章“不敢為天下先”之意。

② 耦，合，順應。先、後，指先發、後發。制，控制，駕馭。言如執道以應變化，則先發者可以控制後發者，後發者也可以控制先發者。

③ 所以制人，用以控制人的東西。亦，語辭，無義。掌握了駕馭人的東西，因而別人就無法駕馭他。

④ 調，合。數，情勢，與“時”義近。調其數，適合具體形勢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“所謂後者，非謂其底滯而不發，凝竭而不流，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。”論說較為清楚。合其時，高注：“時行則行，時止則止也。”此言後發並不是不能先發，後發的關鍵在於適合具體情況。

⑤ 間，縫隙。息，呼息。不容息，不能容納呼吸的時間，形容其極為短暫。

⑥ 迴、周，均指運轉。日月不停地運轉，時間不等人。

⑦ “隨”、“因”同義，均是順隨、依據之意。資，資源、條件。順隨時勢而舉事，依據現有條件而立功。

⑧ 拘雌節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、《路史·疏仡紀》等均作“抱雌節”，則此“拘”當為“抱”之誤。“抱”即“保”，與“守”義近。雌，高注：“柔弱也。”言保守清靜之道、柔弱之節。雌節、雄節為戰國黃老學派的術語，馬王堆帛書《十大經》有《雌雄節》一段，專門討論雌節、雄節的性質及吉凶，所謂雄節，強梁之謂，所謂雌節，柔弱之謂，前者凶，後者吉。

⑨ 因循，順隨。應變，變來方應之，不先物發，亦老子“不敢為天下先”之意。

定[①]，功大靡堅，不能與爭也[②]。

老子曰：機械之心藏於中，即純白之不粹[③]；神德不全於身者，不知何遠之能懷[④]？欲害之心忘乎中者，即饑虎可尾也[⑤]，而況於人乎？體道者佚而不窮，任數者勞而無功[⑥]。夫法刻刑誅者，非帝王之業也；箠策繁用者[⑦]，非致遠之御也。好憎繁多[⑧]，禍乃相隨。故先王之法，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；其禁誅，非所為也，所守也[⑨]。故能因即大，作即細；能守即固，為即敗。夫任耳目以聽視者，勞心而不明；以智慮為治者，苦心而無功。任一人之材，難以至治，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畝之宅。循道理之

---

① 兩“以”字同“而”。

② 功，讀為攻治之攻。靡，讀為“磨”，均加工、打磨之意。大，巨大。堅，堅硬，均指物體。攻大靡堅，加工打磨巨大堅硬的東西，比喻其能力超出一般，乃強者之事。意謂即使是此等強者，也不能與聖人相爭。此《老子》所謂“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”。

③ 機械，智巧。粹，純粹。《莊子·天地》：“有機械者必有機事，有機事者必有機心。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。”

④ 懷，懷柔，感化。神德不備於身，豈能懷遠？

⑤ 害，猶患，惡也。欲害之心，猶欲惡之心。中，內心。尾，跟隨。人心本有所欲，有所惡，如此則危，下文所謂“好憎繁多，禍乃相隨”。今內心無所欲，無所惡，神德全於身，即使是饑餓之虎也可跟隨而不會被傷害，何況是人呢？

⑥ 佚，即今“逸”字。數，通“術”，此指計謀。

⑦ 繁，多。

⑧ 好憎繁多，所好者多，所惡者亦多。

⑨ 作，人為地創造。因，遵循，此指遵循客觀規律。禁，制止。誅，懲罰。為，義近“作”。守，義近“因”。言先王的法典禁令不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，而是根據客觀規律制定出來的。

數，因天地自然，即六合不足均也[①]。聽失於非譽[②]，目淫於彩色[③]，禮亶不足以效愛，誠心可以懷遠[④]。故兵莫憯乎志，鏌鋣為下；寇莫大於陰陽，而枹鼓為細[⑤]。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，中寇藏於山，小寇遯於民間[⑥]。故曰：民多智能，奇物滋起[⑦]；法

① 三畝之宅，比喻一家。六合，天地四方。均，平，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："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也。""平"、"治"連言，"平"亦"治"也。此文上用"治"（治三畝之宅），下用"均"，行文避複。六合不足均，言治六合力尚有餘。專任一人之才智，一家之小，且治理不好，如順隨自然之理，六合之大，治之亦力尚有餘，此道家無為而治之意。

② 非，誹謗。譽，讚譽。

③ 淫，惑亂。

④ 亶，"豐"字之誤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："故禮豐不足以效愛，而誠心可以懷遠。"效，表示。禮儀豐厚不足以反映出愛心，祇有誠心纔能感化遠人。

⑤ 憯，厲害。志，心志。鏌鋣，傳說中的利劍。寇，入侵之敵。枹鼓，也作"桴鼓"，即鼓槌和鼓，代指軍隊。心志是最厲害的兵器，利刃算是其次的；陰陽是最大的敵寇，敵人的軍隊算是小的。意謂心志不正，受到的傷害甚於利刃；傷人的以陰陽為最，甚於入侵之敵。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："兵莫憯於志，鏌鋣為下；寇莫大於陰陽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"

⑥ 大寇伏屍不言節，不好講，默希子注云："凡欲利斯興，心將緣情，取捨之間，必有生殺之患，故大寇藏於胸掖，小寇藏於民間，故聖人自謹於內，制於外也。"是唐人所見似與今本不同，今本疑有訛誤。朱弁注云："教令之言不節，是害於民也。"可知宋時已與今本同，其注與下文"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"相照應，可備一說。中寇、小寇，依朱注，分別指占山為王的強盜與都邑中偷摸扒竊的小偷。總之，綜合舊注，並據上下文義，此句是說以智巧治國，其危害大於強盜小偷。

⑦ 奇物，不正常的事物。《老子》五十七章："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"

令滋章，盜賊多有；去彼取此[①]，天殃不起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德[②]。夫無形大，有形細；無形多，有形少；無形強，有形弱；無形實，有形虛。有形者，遂事也[③]，無形者，作始也[④]；遂事者，成器也[⑤]，作始者，樸也[⑥]。有形則有聲，無形則無聲[⑦]。有形產於無形，故無形者，有形之始也。廣厚有名，有名者貴全也[⑧]；儉薄無名，無名者賤輕也。殷富有名，有名者尊寵也；貧寡無名，無名者卑辱也。雄牡有名，有名者章明也；雌牝無名，無名者隱約也[⑨]。有餘者有名，有名者高賢也；不足者無名，無名者任下也[⑩]。有功即有名，無功即無

---

① 去彼取此，《老子》十二章："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"三十八章："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，處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"七十二章："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""彼"指代所不取者，如"為目"、"居薄、居華"、"自見、自貴"等。"此"指代所取者，如"為腹"、"處厚、處實"、"自知、自愛"等。這裏的意思是去智巧，取無為。

② 德，恩惠、福澤。《老子》六十五章："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"此"德"與"福"義近。

③ 遂，作成。

④ 作，創造。始，開端。

⑤ 成器，成為具體的東西。

⑥ 樸，本指未經加工的木材，此代指天地未分、萬物未生的混沌狀態。默希子注："樸散而為器也。"

⑦ 聲，名聲。

⑧ 名，世人所羨之名聲。貴全，應依朱弁注七卷本作"貴重"，下文"賤輕"與此相對。

⑨ 章明，顯赫。隱約，暗淡不顯。

⑩ 任，任事。下，位卑。

名。有名産於無名，無名者有名之母也[①]。夫道有無相生也，難易相成也[②]。是以聖人執道，虛靜微妙以成其德。故有道即有德，有德即有功，有功即有名，有名即復歸於道，功名長久，終身無咎[③]。王公有功名，孤寡無功名，故曰：聖人自謂孤寡，歸其根本，功成而不有。故有功以為利，無名以為用[④]。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[⑤]，貌不離情，言不出行[⑥]。行出無容，言而不文[⑦]。其衣煖而無采，其兵鈍而無刃。行蹎蹎，視瞑瞑[⑧]，鑿井而飲，

① 此數句是講廣厚、殷富、雄壯、有餘、有功等，人之所羨者，都是以儉薄、貧寡、雌牝、不足、無功等為基礎的，無後者，自然也無前者，後者為根本，前者為枝葉。聖人知此，故守其根本，卑弱自持，所以下文說聖人“自謂孤寡，歸其根本”以成其德，有德則可長久保有功名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道家“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術也”。

② 《老子》二章：“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。”

③ 雖有功名而弗居，復歸於虛靜之道，故能功名長久，而終身無咎。

④ 功勞有利於天下，而無名發揮作用。意謂功勞雖有利，然必賴無名方能發揮其作用。《老子》十一章：“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”

⑤ 童蒙，像童子一樣蒙昧。不知東西，不知道東方、西方，比喻其愚昧無知。

⑥ 離，違背。出，超出，與“離”義近。此言外貌與內心的真實感情一致，言行一致。

⑦ “容”、“文”均修飾之意。此謂言行質樸，沒有修飾。

⑧ 蹎蹎，質重遲緩的樣子。瞑瞑，視線模糊的樣子。都是形容質樸而不汲汲趨利之狀。

耕田而食。不布施，不求德[①]，高下不相傾，長短不相形[②]。風齊於俗可隨也，事周於能易為也[③]。矜偽以惑世，畸行以迷衆[④]，聖人不以為世俗。

① 德，恩惠。既不施捨與人，也不乞求別人的恩惠。

② 傾，應為“呈”，《老子》二章：“高下相傾。”“傾”或作“盈”，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也作“盈”，郭店楚簡《老子》作“涅”，古書中盈聲之字與呈聲之字相通之例甚多，如《左傳》襄公二十一年之“欒盈”，《史記·晉世家》、《十二諸侯年表》等則作“欒逞”，《周禮·輪人》：“桯圍倍之。”鄭注：“鄭司農云：‘“桯”讀如“丹桓宮楹”之“楹”。’”詳見《古字通假會典》49—50頁。此應參照郭店楚簡作“呈”，呈、形，均為表現、顯示之意。言高下長短均不相互顯示，無所謂高下長短，即無是無非之意。《老子》二章“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”，是說長短高下相互表現出對方，即無長也就無所謂短，無高也就無所謂下，此用意相反。

③ 風，風化。周，合，相稱。風化與世之習俗一致，易於遵從，事功與能力相稱，容易做到。

④ 矜，應為“飭”字之誤，飾也。矜偽，粉飾詐偽。畸行，不合常理的行為。

精　誠

老子曰：天致其高，地致其厚，日月照，列星朗，陰陽和，非有為焉[①]，正其道而物自然。陰陽四時，非生萬物也；雨露時降，非養草木也；神明接，陰陽和，萬物生矣[②]。夫道者，藏精於內，棲神於心，靜漠恬淡，悅穆胸中[③]，廓然無形[④]，寂然無聲。官府若無事，朝廷若無人[⑤]，無隱士，無逸民，無勞役，無冤刑[⑥]，天下莫不仰上之德，象主之旨[⑦]，絶國殊俗，莫不重譯

---

① 非有為，並不是有所為。默希子注："無為所致，非有欲也。"

② 此數句見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，然文字略有訛誤。

③ 悅、穆義近，均和悅之意。

④ 廓然，虛無的樣子。

⑤ 若無事，若無人，好像沒有事，好像沒有人。意謂官吏各司其職，順隨自然，無為而治。何寧《淮南子集釋·泰族訓》引《新語·至德》"君子之為治也，塊然若無事，寂然若無聲，官府若無吏，亭落若無人"，謂此當作"官府若無吏"，可供參考。

⑥ 逸民，隱居之人，與隱士同義。"冤"即"冤"字，古時又通"怨"。

⑦ 象，效法。謂效法人主之意旨，即一切遵從主上之意旨。

而至[①]。非家至而人見之也[②]，推其誠心，施之天下而已。故賞善罰暴者，政令也。其所以能行者，精誠也。令雖明，不能獨行，必待精誠。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[③]，精誠弗至也。

老子曰：天設日月，列星辰，張四時[④]，調陰陽[⑤]，日以暴之[⑥]，夜以息之[⑦]，風以乾之，雨露以濡之。其生物也，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[⑧]；其殺物也，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；此謂神明。是故聖人象之[⑨]，其起福也，不見其所以而福起[⑩]；其除禍也，

---

① 絕國，邊遠之國。殊俗，不同風俗，也是指邊遠之地。重譯，輾轉翻譯，如A國語言先譯成B國語言，再譯成C國語言，然後方能譯成中國所知曉的語言。

② 家至而人見之，每一家都去，每一人都見。這句是說，能取得這樣的政績，並不是挨家挨戶去教導每一個人的結果，而是推誠心以施於天下所致。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："君子之所謂孝者，非家至而日見之也，合諸鄉射，教之鄉飲酒之禮，而孝弟之行立矣。""家至而日見之"句之文義與此相比。

③ 總道，不好講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摠道"，何寧《淮南子集釋》引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下》"摠之無窮"師古曰"摠，布也"，謂"摠道猶施道"，可備一說。

④ 設、列、張，都是設置的意思。

⑤ 調，和調。

⑥ 暴，曬，後又加日旁作"曝"。

⑦ 息，休息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"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"

⑧ 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，沒有看見它有養育的行動而萬物已自然生長。下句"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"同此。

⑨ 象，效法。

⑩ 所以，同下句的所由，均指起福除禍的手段、行動等。《尸子·貴言》："天地之道，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，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。聖人之道亦然，其興福也，人莫之見而福興矣，其除禍也，人莫之知而禍除矣，故曰神人。"

不見其所由而禍除。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[①]，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[②]，寂然無聲，一言而大動天下，是以天心動化者也[③]。故精誠內形，氣動於天[④]，景星見[⑤]，黃龍下，鳳凰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波湧。逆天暴物[⑥]，即日月薄蝕[⑦]，五星失行，四時相乘[⑧]，晝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。天之與人，有以相通。故國之殂亡也[⑨]，天文變，世俗亂，虹蜺見。萬物有以相連，精氣有以相薄[⑩]，故神明之事，不可以智巧為也，不可以强力致也[⑪]，故大人與天地合德，與日月合明，與鬼神合

---

① 稽、察，義近，均是考察、檢驗之意。仔細考察，卻得不到什麼看得見、摸得着的具體東西，但檢驗之，其起福除禍的功績又並非虛無，而是確實存在的。

② 以日為單位來記算其功效，功效不明顯，但以年為單位來計算，其功效就綽綽有餘。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："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"成玄英疏："今我日計利益不足稱，歲計至功其有餘。蓋賢聖之人，與四時合度，無近功，故日計不足，有遠德，故歲計有餘。"

③ 動，感動。化，感化。天心，效法上天之心。此言聖人效法上天以感化天下，故一言而能使天下大為之感動而回應。

④ 形，表現出來。動，感動。精誠從內心表現出來，神氣就會感動上天，即下文所謂"精誠發於內，神氣動於天"。

⑤ 景星，祥瑞之星，與下黃龍、鳳凰、醴泉、嘉穀，均為祥瑞之物。見，讀為"現"。

⑥ 暴，糟蹋。《禮記·王制》："田不以禮，曰暴天物。"

⑦ 薄，迫近。日月相掩蔽而發生日食月食。

⑧ 乘，陵藉，干犯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四時干乖"，似以作"乖"義勝。乖，亂也。四時相乖，猶言四時乖亂。

⑨ 殂，死，與"亡"義近。

⑩ 薄，迫近，與上文"連"義近。

⑪ 神明，天為神，地為明。以，依靠，憑藉。致，達到目的。言天地之事不可以靠智巧去做，也不可以靠強大的力量達到目的。

靈，與四時合信[①]，懷天心，抱地氣，執沖含和[②]，不下堂而行四海[③]，變易習俗，民化遷善，若出諸己[④]，能以神化者也[⑤]。

老子曰：夫人道者[⑥]，全性保真，不虧其身，遭急迫難，精通乎天[⑦]，若乃未始出其宗者[⑧]，何為而不成。死生同域，不可脅陵[⑨]，又況官天地，府萬物，返造化，含至和，而已未嘗死生也[⑩]。精誠形乎內，而外喻於人心，此不傳之道也[⑪]。聖人在上，

---

① 《易·乾卦·文言》："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"為《文子》所本。

② "執"、"含"義近。"沖"、"和"義近。言大人執持中和之氣。

③ 堂，廟堂，即朝廷。大人不下廟堂而教化行於四海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："執中含和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。"

④ 民眾受到感化而從善，好像出自自身之本性。

⑤ 神，精神。神化，即精誠所感化。

⑥ 人道，朱注："斯人之常道也。"即為人之正道。

⑦ "遭"、"迫"義近，均遭遇之意。"急"、"難"義近，指危急情況。精，精誠。雖遭遇危急情況，祇要精誠通於上天，就能得天之助。

⑧ 若乃，承上啟下之語詞。出，偏離。宗，根本，指道。此在上文的基礎上，言從未偏離大道之人，又有什麼事不能辦成呢？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："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"

⑨ 域，境地。死生同域，將死生視為同一境地。脅陵，脅迫欺凌。將死生視為同一的人，是不可脅迫欺凌的。

⑩ 官，管，主宰。官天地，謂精神獨立，不受制於天地。府，藏，包羅。返，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作"友"，義勝。"返"本寫作"反"，與"友"字形相近，"反"可能是"友"字的誤書。友造化，與造化者為友，猶《道原》"與造化者為人"。未嘗死生，無所謂死，無所謂生。這幾句是說，將死生等同看待的人，不可脅迫欺凌，何況是主宰天地、包羅萬物、與造化為朋友、內心蘊含至和之氣，而從來就沒有生死概念的人呢？"官天地，府萬物"見《莊子·德充符》。

⑪ 形，表現出來。內，內心。喻，感知，感化。不傳，不可言傳。不傳之道，猶言不道之道。

懷道而不言[①]，澤及萬民。故不言之教，芒乎大哉[②]！君臣乖心，倍譎見乎天[③]，神氣相應徵矣。此謂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也[④]。夫召遠者，使無為焉，親近者，言無事焉[⑤]，唯夜行者能有之[⑥]。

---

① 懷，執持。言，教令。聖人在位，執大道以御天下，而行不言之教，無為而治，故澤及萬民。

② 芒，猶“芒芒”，廣大的樣子。

③ 倍譎，也作“背譎”，反常的天象。高注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：“日旁五色氣，在兩邊外出為背，外向為譎。”見，讀為“現”，表現。

④ 不道之道，不言之道。

⑤ 親近者，“親近”與“召遠”相對，“親”字使動用法，使近者親附。《文子疏義》云：“王念孫曰：‘親近者使無事焉，使當作言。無為、無事，猶今人言無用也。此言使不足以召遠，言不足以親近，唯誠足以動耳……《管子·形勢篇》曰：“召遠者使無為焉，親近者言無事焉，唯夜行者獨有之也。”（《形勢解》曰：民利之則來，害之則去，故欲民者先起其利，雖不召而民自至；設其所惡，雖召之而民不來也。故曰“召遠者使無事焉”。道之純厚，遇之有實，雖不言曰吾親民，而民親矣。道之不厚，遇之無實，雖言曰吾親民，民不親也。故曰“親近者言無事焉”。）’”王說是，此言召致遠人、親附近者，靠使喚、言詞是沒有用的，應有使其歸附親近之實。

⑥ 夜行，《管子·形勢解》：“所謂夜行者，心行也。能心行德，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。”所謂“心行”，指誠心以行之。《戰國策·魏四》：“夜行者能無為奸，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。”可知夜行不為人所見，易於為非，故須心之至誠，此近儒家慎獨之旨。此言唯心之至誠者方能召遠親近。

故却走馬以糞[①]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，是謂坐馳陸沈[②]。天道無私就也，無私去也[③]，能者有餘，拙者不足，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凶。是故以智為治者，難以持國，唯同乎太和[④]，而持自然應者，為能有之。

老子曰：夫道之與德，若韋之與革[⑤]，遠之即近，近之即

---

① 《老子》四十六章："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"卻，摒棄。走馬，善於奔跑之馬。糞，治田。天下有道，軍隊摒棄走馬，而將其用於農田。

② 坐馳陸沉，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"夫且不止，是之謂坐馳。"《則陽》："方且與世違，而心不屑與之俱，是陸沉者也。"《文子疏義》云："古書言無故而自如彼者，俱謂之'坐'。《文選》鮑明遠《蕪城賦》李善注：'無故而飛曰坐飛。'又陸士衡《長歌行》李善注：'無故自捐曰坐。'又張茂先《雜詩》李善注：'無故自凝曰坐。'又張景陽《雜詩》李善注：'無故自吟曰坐。'俱其證也。若由是推之，則《孟子·離婁》下：'千歲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'《風俗通義·愆禮篇》：'南陽張伯大、鄧子敬坐養聲價。'亦其比也。"王說是。則"坐"為自然而然之意。坐馳，謂自然而馳，不借人力。陸沉，居於陸地而沉。比喻不為人知之隱者。此文之"坐馳陸沉"，是指夜行者精誠形於內，外喻人心，自然而然感化天下。

③ 私就，私去，謂以一己之私為準則而決定去就。

④ 太和，《易·乾卦》："保合太和，乃利貞。"朱子注："太和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。"此"同乎太和"猶"保合太和"，均謂保持一致。與太和之氣保持一致，而執持隨自然而應變之術的人，方能有持國治政之術。

⑤ 韋、革，均為皮，衹是韋是經過加工製成的熟皮，革是生皮，二者雖有不同，但本質是一樣的，以喻道與德雖亦有區異但本質也是一樣的。道家認為，道是產生萬物的根本規律，是共性的，德是具體長成萬物的各種特殊規律，是個性的，道是整體，德是部分。所以《老子》說"道生之而德畜之"（五十一章），《管子·心術》說"虛而無形謂之道，化育萬物謂之德"，賈誼《新書·道德說》說"物所道始謂之道，所得以生謂之德"。

疏，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[①]。是故聖人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[②]，萬物不傷[③]。其得之也，乃失之也；其失之也，乃得之也[④]。故通於太和者，闇若醇醉[⑤]，而甘卧以游其中[⑥]，若未始出其宗，是謂大通[⑦]。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[⑧]。

老子曰：昔黄帝之治天下[⑨]，調日月之行，治陰陽之氣，節

---

① 這幾句說“道”不可捉摸，“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”已見上文。

② 將，送。藏，隱藏。物來，不有意迎接，物去，亦不有意追送，一切均順乎自然。像鏡子一樣，物來則應，物體是什麼形狀，鏡子反映出來就是什麼形狀，不會有什麼隱藏。比喻一切任隨自然，不懷私意。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：“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”

③ 此句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作“萬化而無傷”，此“萬物”當作“萬化”，言儘管千變萬化，也不會傷及聖人。

④ 此言有所得就有所失，有所失也有所得，得失是辨證統一的，這就是“道”。高注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云：“自謂得道，乃失道者也；自謂失道，未必不得道也。”然“自謂失道”不好講，且原文未有“道”字，高注添設。

⑤ 通於太和，同上章“同乎太和”。闇，即“暗”字，迷糊的樣子。醇，通“純”，厚。醇醉，大醉。

⑥ 甘，即“酣”字。初寫作“甘”，後加“酉”旁作“酣”。酣臥，熟睡。

⑦ 若未始出其宗，同上章“若乃未始出其宗者”。大通，無所不通，無所不至，即大徹大悟的意思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“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。此謂坐忘。”《秋水》：“無東無西，始於玄冥，反於大通。”

⑧ 假，借助。能，讀為“而”，以也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作“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”，蓋不知“能”讀為“而”，故又於“能”上多加一“而”字。此言借助不用而成其有用。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“大馬之捶鉤者，年八十矣，而不失毫芒。大馬曰：‘子巧與？有道與？’曰：‘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，於物無視也，非鉤無察也，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，以長得其用。’”是說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鉤上，不用於其他事物，以成就其捶鉤的功夫。《徐無鬼》和《外物》也說，天地廣大，人走路時所用踏足的地方很少，其餘的地方並沒有用，但正是由於有許多不用的地方，人纔能走得很遠，如果把無用的地方都挖掉，僅僅祇留足踩到的地方，人也就無法走路了。

⑨ 黄帝，傳說中的中華民族的祖先，為五帝之一，詳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。

四時之度，正律歷之數[①]，別男女，明上下[②]，使强不掩弱，衆不暴寡[③]，民保命而不夭，歲時熟而不凶[④]，百官正而無私，上下調而無尤[⑤]，法令明而不闇，輔佐公而不阿，田者讓畔，道不拾遺，市不預賈[⑥]。故於此時，日月星辰不失其行，風雨時節，五穀豐昌，鳳凰翔於庭，麒麟游於郊。虙犧氏之王天下也，枕石寢繩[⑦]，殺秋約冬[⑧]，負方洲，抱圓天[⑨]，陰陽所擁，沉滯不通者，竅理之[⑩]，逆氣戾物，傷民厚積者，絶止之[⑪]。其民童蒙，不知西東，視瞑瞑，行蹎蹎[⑫]，侗然自得[⑬]，莫知其所由，浮游

① 調、治、節、正，都是“調節”、“治理”的意思。

② 別，分別。明，彰明。為男女上下制定不同的禮儀，以顯示其分別和等級。

③ 掩、暴，都是欺淩的意思。

④ 夭，夭折。凶，穀物歉收。

⑤ 調，和調。尤，過錯。

⑥ 預賈，或作“豫賈”，抬高物價，“賈”讀為“價”。《荀子·儒效》：“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。”楊注：“豫賈，定為高價也。”

⑦ 繩，結草為繩，人寢其上，似今之草席。

⑧ 殺，斬刈，此指收穫。約，藏。殺秋約冬，猶言秋收冬藏。

⑨ 負，依靠。抱，面對。方州，大地。古人認為天圓地方，人依附大地，面對青天，故曰“負方州，抱圓天”。

⑩ 擁，通“壅”，阻塞。沉滯，沉積不通。竅，通也。陰陽之氣有所壅塞時，則通而理之。

⑪ 戾，乖戾，與“逆”義近，都是不順的意思。厚積，即積聚，厚亦積也。不順之氣，乖戾之物，有傷於民眾積聚財貨者，則絕止之。

⑫ 視瞑瞑，行蹎蹎，見上《道原》末章。童蒙，不知西東，都是形容質樸無智巧的樣子。

⑬ 侗，幼稚無知的樣子，《莊子·山木》：“侗乎其無識。”

汎然不知所本，自養不知所如往①。當此之時，禽獸蟲蛇，無不懷其爪牙②，藏其螫毒，功揆天地③。至黃帝要妙乎太祖之下④，然而不章其功⑤，不揚其名，隱真人之道，以從天地之固然⑥，何則？道德上通，而智故消滅也⑦。

老子曰：天不定，日月無所載；地不定，草木無所立⑧；身不寧，是非無所形⑨。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，其所持者不明，

---

① 《莊子·在宥》："浮游不知所求，倡狂不知所往"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："浮游不知所求，魁魁不知所往。"據此，俞樾《讀文子》謂此文"本"字乃"求"字之誤，"汎然"二字當為衍文，"自養"當為"罔養"，此本應作"浮游不知所求，罔養不知所往"。"罔養"、"魁魁"、"罔象"（《莊子·天地》）、"倡狂"，意思都差不多，均為徘徊不定、無所適從的樣子。"浮游"，漫無目的的遊蕩。此言其民一切順隨自然而動，沒有一定的目的，也即"童蒙不知西東"之意。

② 懷，與下文"藏"同義，收斂。

③ 揆，度量。言考量其功烈，可比天地。

④ 要妙，默希子注本、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、朱弁注七卷本均作"要繆"，朱注云："要繆，卑小之貌。"太祖，即上文之"虙犧氏"，言黃帝雖達到大治，天降祥瑞，但與虙犧氏相比，則又卑小而處下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錄此文，於黃帝治天下一段後，云"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"，與此同意。

⑤ 此下數句，主語均是"虙犧氏"。言黃帝與之相比，尚且卑小，而"虙犧氏"並未以此彰顯其功名，乃隱真人之道，以從天地之固然。

⑥ 隱，憑依，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"南郭子綦隱几而坐。"真人，得天地之道，謂之真人。從，順從。憑依真人之道，以順從天地自然不變之理。

⑦ 智故，巧詐。

⑧ 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："夫天不定，日月無所載，地不定，草木無所植。"高注："載，行也。植，立也。"行即運行。"所載"、"所植"，名詞結構，即運行、生長的基礎、依託。

⑨ 寧，寧靜。形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高注："見也。"即照見，辨明。身不寧靜，則不能辨明是非。

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[①]？積惠重貨[②]，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[③]，仁也；舉大功，顯令名[④]，禮君臣，正上下，明親疏[⑤]，存危國，繼絶世，立無後者[⑥]，義也；閉九竅，藏志意，棄聰明，反無識[⑦]，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事之際[⑧]，含陰吐陽，而與萬物同和者，德也。是故道散而為德，德溢而為仁義[⑨]，仁義立而道德廢矣[⑩]。

---

① 持，持有。所持，即所持有之知。明，明辨。不明辨，即無真知。如所持有之知不為真知，那怎麼知道其所謂知，不正是不知呢？

② 重，多，與積義近。貨，財貨，《文子疏義》引王叔岷說謂《御覽》四一九引此文“貨”作“厚”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相同。上章“傷民厚積者絶止之”，厚積連文，厚亦積也，也是指財貨。重貨，多積財貨。

③ 忻忻，自得的樣子。生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性”。樂其性，不好講，“性”也讀為“生”。

④ 令名，美名。

⑤ 禮、正、明，均為動詞，使君臣交際合乎禮制，端正上下關係，辨明親疏。

⑥ 立無後者，立絶後者的繼承人，與繼絶世同義。

⑦ 反，即“返”字，返回到無知無識的境界。

⑧ 際，本有“交會”、“達到”的意思，《呂氏春秋·知度》：“若何而治青北、化九陽、奇怪之所際？”高注：“際，至也。”陳奇猷《校釋》謂：“際猶間也。”此作名詞用，無事之際，即無事之間，也就是無事之境的意思。

⑨ 散，流佈。溢，溢出。均是派生的意思。道流佈而為德，德又派生出仁義。道是萬物賴以產生的普遍規律，德是具體長成萬物的各種特殊規律，所以說道散而為德。賈誼《新書·道德論》：“德生物又養物，則物安利矣。安利物者，仁行也，仁出於德，故曰：‘仁者，德之出也。’德生理，理立則有宜，適之謂義，義者，理也，故曰：‘義者，德之理也。’”所以說德溢而為仁義。

⑩ 仁義出自道德，道德為本，仁義為末，道德無為，仁義有為，所以仁義施行，道德也就隱而不見了。

老子曰：神越者言華，德蕩者行僞[①]，至精芒乎中，而言行觀乎外，此不免以身役物也[②]。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[③]，所守不定[④]，而外淫於世俗之風[⑤]。是故聖人內脩道德[⑥]，而不外飾仁義，知九竅四支之宜[⑦]，而遊乎精神之和，此聖人之遊也[⑧]。

老子曰：若夫聖人之游也，即動乎至虛[⑨]，遊心乎太無，馳於方外，行於無門，聽於無聲，視於無形[⑩]，不拘於世，不繫於俗[⑪]。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不過；賢人所以矯世俗者，聖

---

① 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："是故神越者其言華，德蕩者其行偽。"高注："越，散也。言不守也，故華而不實。蕩，逸。偽，不誠也。"越、蕩義近，都是散失的意思。華，浮華不實。

② 芒，即亡，無。觀，示，表現。以身役物，身體被外物所驅使。內心沒有精誠，靠言行在外面表現（掩飾），這樣就不免被外物所驅使了。所謂言行，就是上文所說的華言偽行。

③ 愁，通"湫"、"遒"、"酋"等字。《廣雅·釋詁》："湫，盡也。"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："遒，盡也。"《爾雅》、《詩·卷阿》毛傳："酋，終也。"都是"窮盡"、"終結"的意思。精有愁盡，即至精亡乎中。行無窮極，即言行觀乎外。此句文意與上下文不甚密合，以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觀之，其上下疑有脫文。

④ 守，持守。定，堅定。所守不定，猶上章"所持者不明"。

⑤ 淫，迷惑。風，風氣。此句下疑有脫文。

⑥ 道德，默希子注本、朱弁注本均作"道術"。

⑦ 四支，即四肢；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"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遊心乎德之和。"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："不知耳目之宜（宜），而遊於精神之和。"可知此句"知"字上脫一"不"字。不知九竅四支之宜，意謂不追求身體上的舒適。

⑧ 游，行為。

⑨ 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"若夫真人，則動溶於至虛"，《文子疏義》據此，疑《文子》此文"動"下當補"溶"字，與下句"遊心"相儷，"動溶"即《孟子·盡心下》"動容周旋中禮者"之"動容"，趙注云："動作容儀。"

⑩ 這幾句與《道原》"行乎無路，遊乎無怠，出乎無門"意思相同，均謂一切活動全在無形之中。

⑪ 拘、繫，均束縛之意。

人不觀[①]。夫人拘於世俗，必形繫而神泄，故不免於累[②]。使我可拘繫者，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[③]。

老子曰：人主之思[④]，神不馳於胸中，智不出於四域[⑤]，懷其仁誠之心[⑥]，甘雨以時，五穀蕃殖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月省時考[⑦]，終歲獻貢[⑧]，養民以公，威厲以誠[⑨]，法省不煩[⑩]，教化如神，法寬刑緩，囹圄空虛[⑪]，天下一俗[⑫]，莫懷姦心，此聖人之恩也。夫上好取而無量，即下貪功而無讓，民貧苦而紛爭，

---

① 過，過問，與下文“觀”同義，均是不留意、不屑的意思。聖人所為者，真人不去過問；賢人所為者，聖人不去過問。《莊子·外物》：“聖人之所以駴天下，神人未嘗過而問焉；賢人所以駴世，聖人未嘗過而問焉。”

② 繫，拘繫、束縛。泄，散逸。累，束縛，妨害。

③ 《莊子·山木》：“物之所利，乃非己也，吾命其在外者也。”“吾命其在外”，猶言“其在吾命之外”，也即不屬吾本分所有，乃身外之物。吾命，即吾受自天之本命，也即吾之本分。此句言使我可拘繫者，必為我本命以外之物。“必其命有在乎外者”，猶言“必其在乎命之外者”。

④ 思，用心。

⑤ 馳，躁動。出，超出，超越。四域，四方，代指人世。“智不出於四域”猶言無超人之智，即不賣弄智慧之意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“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。”

⑥ 懷，保有。

⑦ 省、考，都是考核的意思。時，四時，即春夏秋冬。

⑧ 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：“歲終獻功。”貢與功均從工聲，古時可通，“獻貢”即“獻功”。

⑨ “以誠”原作“不誠”，《文子疏義》據景宋本、景刻宋本校改，今從之。威，震懾，懲戒。厲，激勵。

⑩ 省，少。煩，苛細。

⑪ 囹圄，監獄，沒有犯罪的人，所以監獄空虛。

⑫ 一俗，民俗同一，沒有奇怪的言行。

事力勞而無功[①]，智詐萌生，盜賊滋彰[②]，上下相怨，號令不行。夫水濁者魚噞，政苛者民亂[③]，上多欲即下多詐，上煩擾即下不定，上多求即下交爭[④]。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，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。聖人事省而治，求寡而贍[⑤]，不施而仁，不言而信，不求而得，不為而成，懷自然，保至真，抱道推誠[⑥]，天下從之，如響之應聲，影之象形[⑦]，所修者本也[⑧]。

老子曰：精神越於外，智慮蕩於內者，不能治形[⑨]。神之所用者遠，則所遺者近[⑩]，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，不窺於牖以知天道，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[⑪]。此言精誠發於內，神氣動於天也[⑫]。

---

① 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："民貧苦而忿爭，事力勞而無功。""紛爭"即"忿爭"。力，勤苦。功，功效。事情勞苦而無功效。

② 滋，多。彰，顯著，也是多的意思。

③ 噞，同"喁"，魚出口於水面吸氣的樣子。苛，煩瑣苛刻。水濁缺氧，故魚噞。政令煩苛，故民亂。

④ 求，索取。交，互相。

⑤ 事，事務。省，簡約。贍，富足。

⑥ 懷、保、抱，都是懷有的意思。

⑦ 響，回聲。應，回應，應和。天下歸順聖人，就像迴響應聲音，影子像形體。

⑧ 修，治。本，根本。

⑨ 越，散失。外，外物。蕩，激蕩。精神散失於外而不能內守，智慮激蕩於胸中，這樣的人是不能調理其形體的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引楚白公勝謀亂，以至鞭梢的尖針刺破面頰，血流至地都不知的事，來說明此意，可參考。

⑩ 遺，亡失。近，指形體。精神考慮的範圍寬遠，則將不能顧及近在眼前的形體。

⑪ 《老子》四十七章："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"天道，指自然規律。不出門戶，可知天下事；不望窗外，能識天道。智慮越向外遠逐，知道得越少。

⑫ 神氣，精神之氣。動，感動。精誠發於內心，神氣將感動上天。

老子曰：冬日之陽，夏日之陰[①]，萬物歸之而莫之使[②]，極自然至精之感[③]，弗召而來，不去而往[④]，窈窈冥冥[⑤]，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。待目而照見，待言而使命[⑥]，其於治難矣。皋陶喑而為大理[⑦]，天下無虐刑，何貴乎言者也！師曠瞽而為大宰[⑧]，晉國無亂政，何貴乎見者也！不言之令，不視之見，聖人所以為師也[⑨]。民之化上，不從其言，從其所行[⑩]。故人君好勇，弗使鬬爭而國家多難[⑪]，其漸必有刼殺之亂矣[⑫]；人君好色，弗使風

---

① 陽，向陽處。陰，陰涼處。

② 莫之使，猶莫使之。之，代詞，指代萬物。《逸周書·大聚解》："冬日之陽，夏日之陰，不召而民自來。"

③ "極自然"三字冗贅，《群書治要》作"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也，至精之感，弗召自來，不去自往"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，故至精之象，弗招而自來，不麾而自往"，均無此三字，故此三字應為衍文。至精之感，至精的感化。

④ 去，使動用法，使之去。《群書治要》作"弗召自來，不去自往"。不召物來而物自然來，不使物去而物自然去。

⑤ 窈窈冥冥，深遠難知的樣子。

⑥ 待，依靠。言，政令。靠眼目來照見，靠政令來使令，對於治理國家來說，是困難的。

⑦ 喑，啞巴。大理，古時的大法官，也叫士師。

⑧ 瞽，瞎子。大宰，古時指卿相一類的大官，《周禮》六卿之首的冢宰即大宰，但有時也泛指一般的官吏，此用前一義。

⑨ 師，效法。不言之令，不視之見，這就是聖人被後人效法的原因。

⑩ 《禮記·緇衣》："下之事上也，不從其所令，從其所行。"此作"言"，《緇衣》作"令"，"言"即政令。

⑪ 弗使鬬爭，沒有使民眾相互爭鬬，即不提倡爭鬬。"使"字後省略賓語"民"或代詞"之"。

⑫ 漸，日積月累的意思，下文"積"字義同。

議而國家昏亂[①]，其積至於滔泆之難矣。故聖人精誠別於內[②]，好憎明於外[③]，出言以副情，發號以明指[④]。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[⑤]，殺戮不足以禁姦，唯神化為貴[⑥]。精至為神[⑦]，精之所動，若春氣之生，秋氣之殺[⑧]。故君子者猶射者也，於此豪末，於彼尋丈矣[⑨]，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[⑩]。

老子曰：縣法設賞，而不移風易俗者，誠心不抱也[⑪]。故聽其音，則知其風；觀其樂，即知其俗；見其俗，即知其化[⑫]。夫抱真效誠者[⑬]，感動天地，神踰方外[⑭]，令行禁止。誠通其道而

---

① 風議，即諷議，宣揚、誘導。此舉例說，祇要國君好勇好色，即使不提倡爭鬬，不宣揚淫亂，民眾也自然會爭鬬淫亂，最後導致國家危亡，以說明上文所謂民化上不從其言而從其行。

② 精誠別於內，不好講，《群書治要》引此作“精誠形於內”，“別”當為“刑”字之誤。刑，通“形”，形成。形於內，在內心形成。

③ 明，曉喻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：“精神形於內，而外論哀於人心，此不傳之道。”意同此。

④ 副，符合、相稱。指，即“旨”，意旨。“出言”與“發號”同意，均是發佈政令。發佈號令符合真實感情，表明真實意旨。

⑤ 移風，改變風俗。

⑥ 神，即下文“精至為神”之神。神化，即精誠感化。

⑦ 精至，猶至精，精誠達到頂點。

⑧ 動，感動、感化。春氣之生，秋氣之殺，意謂不可抗拒。精誠的感化作用，就像春氣生物、秋氣殺物一樣，不可抗拒。

⑨ 八尺為尋，十尺為丈。此以射為喻，於此僅差毫末，射到遠處就差得多了。

⑩ 理，治理，《群書治要》作“治”，今本《文子》蓋避唐高宗李治之諱而改。感，感化。

⑪ 抱，保有。誠心不抱，猶言沒有誠心。

⑫ 風，風俗。化，教化。

⑬ 抱，保。效，獻出。抱真效誠，猶上文之“抱道推誠”。

⑭ 神，猶化。方外，四方之外。其感化所及，逾越四方之外。

達其意，雖無一言，天下萬民、禽獸、鬼神與之變化①。故太上神化，其次使不得為非，其下賞賢而罰暴②。

老子曰：大道無為，無為即無有，無有者不居也③。不居者即處無形④，無形者不動，不動者無言也，無言者即靜而無聲，無形無聲者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是謂微妙⑤，是謂至神，緜緜若存，是謂天地之根⑥。道無形無聲，故聖人强為之形，以一字為名⑦。天地之道，大以小為本，多以少為始⑧。天子以天地為品⑨，以萬物為資，功德至大，勢名至貴，二德之美與天地

---

① 與，《詞詮》："隨也。"《淮南子·地形訓》："蛤蟹珠龜，與月盛衰。"與之變化，即隨之而變化。

② 太上，最高標準、最高境界。神化，以精誠感化。使不得為非，謂立禮義制度以約束之。賞賢罰暴，謂以賞罰治天下。

③ 無有、不居，都是不曾留意的意思。即認為四時代謝，萬物生長，一切均與己無關，於心中無絲毫存念。《老子》二章："萬物作而弗始，生而弗有，為而弗恃，功成而弗居。""弗恃"義同此"無有"。

④ 處，居處，此有達到什麼境界的意思。無形，虛無縹緲，沒有任何形象。

⑤ 微妙，幽微玄妙。《老子》十五章："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"

⑥ 緜緜，細微延續的樣子。若存，似乎存在着，意謂若隱若現看不真切。根，根本。《老子》六章："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緜緜若存，用之不勤。"

⑦ 形，亦即"名"。一字，即"道"字。道無形無聲，本無法為之命名，聖人勉强為之命名，叫做"道"。《老子》二十五章："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'道'，强為之名曰'大'。"

⑧ 《老子》三十九章："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"六十四章："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"均與此同意。

⑨ 品，法式。《漢書·梅福傳》："叔孫通遁秦歸漢，製作儀品。"《廣雅·釋詁》、《釋言》均云："品，式也。"

配[①]，故不可不軌大道[②]，以為天下母[③]。

老子曰：賑窮補急則名生[④]，起利除害即功成。世無災害，雖聖無所施其德；上下和睦，雖賢無所立其功。故至人之治，含德抱道[⑤]，推誠樂施，無窮之智[⑥]，寢說而不言[⑦]。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，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，非常名也[⑧]。著於竹帛，鏤於金石，可傳於人者，皆其粗也[⑨]。三皇五帝三王[⑩]，殊事而同心，異路而同歸[⑪]。末世之學者[⑫]，不知道之所體一，德

---

① 二德，指功德至大，勢名至貴。配，匹配。

② 軌，本指車轍，此作動詞用，遵循。賈誼《新書·道術》："緣法循理謂之軌。"

③ 母，本源。《老子》二十五章："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地母。"五十二章："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"

④ 急，窮迫。《論語·雍也》："君子周急不繼富。"補急，猶周急。名，高注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云："仁名也。"

⑤ 含、抱，均保有之意。

⑥ 無窮之智，文義未足，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引此作"含德懷道，抱無窮之智"，疑此"無窮之智"上脫一"懷"字或"抱"字。

⑦ 寢，止。

⑧ 《老子》一章："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"常道，不變之道，即《老子》所謂"先天地生"的道。常名，恒常不變之名，也即道之名。能用語言來表達的道，就不是恒常之道；能說得出來的名，就不是恒常之名。

⑨ 粗，糟粕。

⑩ 三皇五帝，傳說中的上古帝王，其說不一，三皇或謂是伏羲、女媧、神農，或謂是燧人、伏羲、神農。五帝多謂是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。三王，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。

⑪ 異路同歸，即殊途同歸，上句"殊事而同心"與此意同。二句言古時聖王之治天下，雖具體手段、方法不同，但宗旨是一樣的。

⑫ 末世，猶言晚世、衰世。

之所總要①，取成事之迹，跪坐而言之②，雖博學多聞，不免於亂③。

老子曰：心之精者，可以神化，而不可説道④。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，情甚於譹呼⑤。故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也⑥；同令而行，誠在令外也；聖人在上，民化如神，情以先之⑦。動於上，不應於下者，情令殊也⑧。三月嬰兒，未知利害，而慈母愛之愈篤者⑨，情也。故言之用者，變變乎小哉；不言之用者，變變乎

---

① 體一，何寧《淮南子集釋》（581頁）云："體，法也。道貴於一，故曰體一，與總要相對為文。"總，總括。要，精要。晚世學者，不知"道"所體現的"一"，"德"所總括的"要"，即不知道德之精髓。

② 成事之迹，已成之事跡。跪坐，即"正襟危坐"之"危坐"，端坐。

③ 末世之學者，不知道德之精髓，祇拿一些已成的事蹟，坐而論之，此無異於紙上談兵，故雖博學多聞，仍不免於亂。

④ 神化，精神感化。説道，用語言表達。

⑤ 情，誠。譹，即"叫"字。《文子疏義》云："《漢書·息夫躬傳》：'如使狂夫嗥諱於東崖。'師古曰：'嗥，古"叫"字。''譹'即'嗥'之俗別字。"古文字義近形符通用，故又寫作嗥。叫呼，大聲呼喊。聖人不下席而匡天下，其真誠感人勝過大聲呼喊。

⑥ 同言，同樣的政令。信，相信。同樣的政令，或此國見信於民，彼國則不見信於民，其見信於民者，是因為發佈政令以前已取信於民。下句"同令而行"，義同此。令外，在政令之外，猶令前。《顔氏家訓·序致》："夫同言而信，信其所親；同命而行，行其所服。"與此同意。

⑦ 情以先之，真情在化民之先。先以真情感之，而後民化如神。

⑧ 情，真實感情。真實感情和發佈的政令不相符。

⑨ 愈篤，《文子疏義》云："日本兩《治要》本'愈篤'俱作'喻焉'，是。此因字形相近而誤也。《繆稱篇》：'三月嬰兒，未知利害也，而慈母之愛諭焉者，情也。'《呂氏春秋·具備篇》：'三月嬰兒，軒冕在前，弗知欲也，斧鉞在後，弗知惡也，慈母之愛諭焉，誠也。'俱其證也。""愈"與"喻"均從俞聲，古字通。喻，知曉。三月嬰兒什麼都不知道，但能感覺到慈母的愛，是因為慈母的愛是發自内心的真情。

大哉[①]。信，君子之言，忠，君子之意[②]，忠信形於內，感動應乎外[③]，賢聖之化也。

老子曰：子之死父，臣之死君，非出死以求名也，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[④]。君子之憯怛，非正為也[⑤]，自中出者也，亦察其所行[⑥]。聖人不慙於景，君子慎其獨也[⑦]，舍近則遠塞矣[⑧]。

---

① 變變乎，形容詞，此既用於形容小，又用於形容大，相互衝突，可能有誤。《文子疏義》謂日本兩《治要》本均無“變變乎”三字，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：“故言之用者，昭昭乎小哉！不言之用者，曠曠乎大哉！”“變變”與“便便”可通，“便”有輕利之義，與“昭昭”義近，均可形容小，故推測形容大的“變變乎”可能有誤。總之，這兩句是說言的作用小，不言的作用巨大。所謂不言，即以誠感之。

② 此二句謂語前置，猶言“君子之言信，君子之意忠”。

③ 形，形成，即懷有的意思。感動，猶感化。內心懷有忠信，其感化作用自然就會在外面表現出來。

④ 死父、死君，為父而死，為君而死。違，逃避。難，患難。

⑤ 正，猶“止”，僅僅。非正為，並非祇是做做樣子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“君子之慘怛，非正為偽形也”，義較明，此或有脫文。偽形，虛假的樣子。君子的慘怛，並不是做給大家看的，是發自內心的。

⑥ 察其所行，慎其所施行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無此句。

⑦ 慙，即“慚”字。景，即“影”字初文，自己的影子。慎獨，於獨處時謹慎。人之常情，於人前易於持守操行，而一人獨處時則易苟且，故儒家提出“慎獨”，強調於獨處時最要謹慎，表裏如一，誠實無欺。不慚於影，也就是慎獨的意思，因為影子不僅人前跟隨自己，獨處時仍然跟隨自己，能不慚愧地面對自己的影子，也就是慎獨了。《禮記·中庸》：“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”《禮記·大學》：“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”

⑧ 近，自身。則，默希子注本、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、朱弁注本均作“期”。期，追求。遠，外界。塞，行不通。捨棄自身修養，而去追求外界的目標，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。

故聖人在上，則民樂其治，在下，則民慕其意，志不忘乎欲利人也[①]。

老子曰：勇士一呼，三軍皆辟[②]，其出之誠也。倡而不和，意而不載[③]，中必有不合者也[④]。不下席而匡天下者，求諸己也[⑤]。故説之所不至者，容貌至焉；容貌所不至者，感忽至焉[⑥]。感乎心，發而成形[⑦]。精之至者，可以形接，不可以照期[⑧]。

老子曰：言有宗，事有本[⑨]，失其宗本，技能雖多，不如寡言。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[⑩]，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。故匠人智為

---

① 在上、在下，指在位不在位。聖人無論在位不在位，均志在利人，故人皆悦慕之。

② 辟，即“避”字。

③ 倡，通“唱”，領唱。和，應和。意而不載，不好講，劉向《新序》引此作“唱而不和，動而不隨”，此句似有傳寫之誤。“動”從“重”，與“意”字形相近。載，行也，與隨義近。

④ 中，内心。合，融洽。

⑤ 求諸己，在自己身上下功夫，立足於自身修養。

⑥ 説，語言。容貌，表情。至，達到、表達，此指曉諭於人。感忽，精神。王念孫《讀書雜志·淮南内篇》云：“感忽者，精誠之動人者也。”語言達不到的，表情可以達到；表情達不到的，精神上的感動可以達到。

⑦ 形，表現。成形，在容貌上表現出來。

⑧ 形，即上文“發而成形”之“形”，朱弁注云“謂容貌”。照，通“詔”，告訴。期，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“詔”，也是告訴的意思。精誠之至，可通過容貌來曉諭，不可告以言辭。

⑨ 宗，主，與“本”同義。言論行事均有所應持守的根本。《老子》七十章：“言有宗，事有君。”“君”與“宗”、“本”同義。

⑩ 害衆者，講不通，《呂氏春秋·離謂》、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、《道應訓》引此文均作“周鼎著倕”，則“害衆”當為“周鼎”之誤。者，即“著”字，鑄也。倕，相傳為堯時技能超群的工匠。

不以，能以時閉，不知閉也，故必杜而後開①。

老子曰：聖人之從事也，所由異路而同歸。存亡定傾若一②，志不忘乎欲利人也。故秦楚燕魏之歌，異聲而皆樂；九夷八狄之哭，異聲而皆哀。夫歌者樂之徵，哭者哀之效也③。愔於中，發於外④，故在所以感之矣。聖人之心，日夜不忘乎欲利人，其澤之所及亦遠矣。

老子曰：人無為而治，有為也即傷⑤。無為而治者為無為⑥，為者不能無為也，不能無為者，不能有為也⑦。人無言而神⑧，

---

① 此文不好講，疑有脫誤。朱弁注本作“故匠人知為閉也，能以時閉，不知閉也，故必杜而後開”，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作“匠人知為門，能以門，所以不知門也，故必杜然後能門”，相互參校，徐本及《纘義》本“不以”後似有脫文，朱注本似脫“不以□”。且由行文觀之，“能”似讀為“而”。學者於此文多有解釋，但均未能令人滿意，究其原因，在此文涉及到匠人的專業知識，一般人不易知曉，故不必強解。總之，此文之大意應承上文，以說明言有宗，事有本，而智巧不可為之旨。

② 存、定，均為動詞，存其亡者，定其傾者。若一，用心是一樣的。所用之心，即下文所說的欲利人之心。

③ 徵、效，都是表現的意思。唱歌或哭泣是快樂或悲哀的表現。

④ 愔，默，此為鬱積之意。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：“憤於中則應於外。”“憤”亦訓鬱積。《群書治要》引此作“愔愔於中，而應於外”。

⑤ 《老子》六十四章：“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”道家講究無為而治，故有為則傷。傷猶敗。

⑥ 為無為，前“為”字動詞，行無為之事。

⑦ 《老子》四十八章：“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而無不為。”無為方能無不為，故不能無為，則亦不能有為。

⑧ 神，神妙莫測。

有言也即傷。無言而神者載無，言則傷有神之神者也①

文子曰：名可强立，功可强成②。昔南榮趎恥聖道而獨亡於己③，南見老子，受教一言④，精神曉靈，屯閔條達⑤，辛苦十日不食，如享太牢⑥。是以明照海内，名立後世，智絡天地，察分秋毫⑦，稱譽華語⑧，至今不休，此謂名可强立也。故田者不强⑨，囷倉不滿；官御不厲⑩，誠心不精；將相不强，功烈不成；

---

① 此文有誤，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作："無言而神者載無，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。"高注："載，行也，常行無言也。"載無，行無言之事。《說山訓》"之神者"三字，《淮南子直解》引許匡一說，認為是衍文。再參照上文"為者不能無為"句，則此文當作："無言而神者載無，言則傷其神者也。"原文衍"有神"二字，"之"即"其"字。

② 強，勉勵。強立、強成，即通過努力而獲得成功。

③ 南榮趎，見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，傳說是庚桑子的學生。亡，同無。亡於己，即己無有。

④ 一言，古人一字稱為一言，一句話也可稱為一言，此用後者。受一句話的教誨，喻受教不多。

⑤ 曉靈，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作"曉泠"，解悟的意思。屯閔，《修務訓》作"鈍閉"，遲鈍蒙昧的樣子。條達，通達。此二句即茅塞頓開之意。

⑥ 辛苦，默希子注本、朱弁注本均作"勤苦"，俞樾《讀文子》認為"勤"字衍文，"苦"為"若"之誤，"如"讀為"而"，此本當作"若十日不食而享太牢"。十日不食比喻饑餓之極。太牢，即大牢，與小牢相對。據殷墟甲骨文，殷商時代經過專門餵養而用於祭祀的牛稱大牢，羊稱小牢，沒有經過專門餵養的則稱為牛或羊，牢是專門養祭牲的地方。《大戴禮·曾子天圓》："諸侯之祭，牛，曰太牢。大夫之祭，牲羊，曰少牢。"就是指的這種情況。後來禮儀增繁，牛、羊、豕三牲全用叫太牢。此太牢比喻美食，南榮趎受老子一言之教，猶如饑餓之極而得美食。

⑦ 絡，包羅。察，明察。智慧包羅天地，明察秋毫。

⑧ 華語，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作"葉語"，高注："葉，世也。"稱頌他的話世代相傳。

⑨ 強，勉勵。

⑩ 官御，官吏。御本訓治理，此作名詞用，指治理的人，也即官吏。

王侯懈怠，後世無名。至人潛行[①]，譬猶雷霆之藏也，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[②]，進退無難，無所不通。夫至人精誠內形[③]，德流四方。見天下有利也，喜而不忘；天下有害也，怵若有喪[④]。夫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；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。故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[⑤]。聖人之法，始於不可見，終於不可及，處於不傾之地，積於不盡之倉，載於不竭之府[⑥]，出令如流水之源[⑦]，使民於不爭之官[⑧]，開必得之門，不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處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復[⑨]。大人行可說之政[⑩]，而人莫不順其命。命順則從小而致大，命逆則

---

① 潛行，隱匿行蹤。《莊子·達生》："至人潛行不窒。"

② 此二句已見《道原》第九章。

③ 精誠內形，已見本篇第三章。

④ 怵，憂慮的樣子。喪，喪失。

⑤ 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"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，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"

⑥ 載，《管子·牧民》作"藏"，義勝。府，倉庫。

⑦ 流水之源，流水的源頭，源源不斷，不會被阻礙。

⑧ 官，職業。不爭之官，不會發生爭訟的職業。《管子·牧民·士經》："使民於不爭之官者，使各為其所長也。"尹注："各長其所長，則順而悅，故不爭也。"意謂使民眾各自從事於自己專長的職業，所以不會發生爭訟。

⑨ 復，反復、重複。不可復，義近"不可久"。《管子·牧民·士經》："錯國於不傾之地，積於不涸之倉，藏於不竭之府，下令於流水之原，使民於不爭之官，明必死之路，開必得之門，不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處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復。錯國於不傾之地者，授有德也；積於不涸之倉者，務五穀也；藏於不竭之府者，養桑麻、育六畜也；下令於流水之原者，令順民心也；使民於不爭之官者，使各為其所長也；明必死之路者，嚴刑罰也；開必得之門者，信慶賞也；不為不可成者，量民力也；不求不可得者，不強民以其所惡也；不處不可久者，不偷取一世也；不行不可復者，不欺其民也。"

⑩ 說，悅。可悅之政，指政令順民心。

以善為害，以成為敗。夫所謂大丈夫者，内强而外明。内强如天地，外明如日月，天地無不覆載，日月無不照明。大人以善示人，不變其故[①]，不易其常，天下聽令，如草從風[②]。政失於春，歲星盈縮，不居其常。政失於夏，熒惑逆行。政失於秋，太白不當，出入無常。政失於冬，辰星不效其鄉。四時失政，鎮星搖蕩[③]，日月見謫，五星悖亂[④]，彗星出[⑤]。春政不失，禾黍滋。夏政不失，雨降時。秋政不失，民殷昌。冬政不失，國家寧康[⑥]。

---

① 故，原有的，也即下文的“常”。

② 《論語·顔淵》：“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”如草從風，像草隨風偃伏一樣。

③ 歲星、熒惑、太白、辰星、鎮星，均是古時星名，見於《史記·天官書》、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等典籍。歲星即木星，熒惑即火星，太白即金星，辰星即水星，鎮星即土星。

④ 五星，即歲星、熒惑、太白、辰星、鎮星。

⑤ 彗星，即掃帚星，古人認為彗星出現是不吉祥的。

⑥ 自“政失於春”至本篇結束，都是在講人事影響到了自然現象，即古人的天人感應之說，當然是迷信的。

九 守

老子曰：天地未形，窈窈冥冥[①]，渾而為一，寂然清澄[②]。重濁為地，精微為天[③]，離而為四時，分而為陰陽。精氣為人，粗氣為蟲[④]，剛柔相成，萬物乃生。精神本乎天，骨骸根於地[⑤]，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[⑥]？故聖人法天順地[⑦]，不拘於俗，不誘於人[⑧]，以天為父，以地為母，陰陽為綱，四時為紀。天靜以清，地定以寧，萬物逆之者死，順之者生。故靜漠

---

① 窈窈冥冥，幽深不明的樣子，見《道原》注③。

② 渾而為一，渾然一體不可分。《老子》十四章："視之不見，名曰夷，聽之不聞，名曰希，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""渾"與"混"通。寂然，無聲無息，不可得見的樣子。

③ 重濁，陰氣。精微，陽氣。《列子·天瑞》："清輕上為天，濁重者下為地。"精微即清輕，"精"、"清"均從青聲，"微"、"輕"義相近。

④ 蟲，泛指人以外的其他動物。

⑤ 骨骸，指形體。根，義同"本"。精神來自天，形骸受自地。

⑥ 門，天門，實即指天。精神入於天，形骸返於地，我也就不存在了。《列子·天瑞》："黃帝曰：'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'"

⑦ 法，效法。順，遵循，與"法"義近。

⑧ 拘，束縛。誘，迷惑。人，人欲。不被世俗束縛，不被人欲迷惑。

者，神明之宅[①]，虛無者，道之所居。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，骨骸者所稟於地也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[②]。

老子曰：人受天地變化而生，一月而膏[③]，二月而脈，三月而胚[④]，四月而胎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成形[⑤]，八月而動，九月而躁，十月而生。形骸已成，五藏乃分[⑥]：肝主目，腎主耳，脾主舌，肺主鼻，膽主口[⑦]。外為表，中為裏，頭圓法天，足方象地。天有四時、五行、九曜[⑧]、三百六十日，人有四支、五藏、九竅、三百六十節[⑨]。天有風雨寒暑，人有取與喜怒。膽為雲，肺為氣，脾為風，腎為雨，肝為雷[⑩]。人與天地相類，而心為之主，耳目者日月也，血氣者風雨也。日月失行，薄

---

① 靜漠，寧靜淡漠。宅，居處之所。

② 負、抱，均承受之意。沖氣，天地間之和氣。萬物稟陰陽二氣而生，而沖氣以調和之，使各得其所以生。《老子》四十二章："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"

③ 膏，脂肪，古人認為胎兒最初是脂肪狀。

④ 胚，即"胚"字。

⑤ 成形，成人形。

⑥ 五藏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。分，分別，謂五藏各成其形而可分別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作"五藏乃形"，義同。

⑦ 肝、腎等五藏所主五官，是中國古代的傳統說法，中醫學尤其重視。所謂"主"，據古代中醫學的解釋，是氣脈相通的意思，見於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等中醫學經典。

⑧ 九曜，說法不一。一說為九星，朱弁注本與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均作"九解"。解，分也。"九解"當為九個分野，對應地上的九州。總之，此文以天人相互對應，重在以天之"九曜"對應人之"九竅"，不必深求可也。

⑨ 節，骨節，古人認為人有大小三百六十個骨節。

⑩ 此與上文"肝主目，腎主耳"等一樣，是古時傳統的說法，不必深究。

蝕無光[①]；風雨非時，毀折生災；五星失行[②]，州國受其殃。天地之道，至閔以大[③]，尚由節其章光，愛其神明[④]。人之耳目，何能久燻而不息[⑤]？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[⑥]？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[⑦]。夫血氣者人之華也，五藏者人之精也[⑧]。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[⑨]，則胸腹充而嗜欲寡[⑩]，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，聽視聰達謂之明。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，則氣意勝而行不僻，精神盛而氣不散[⑪]。以聽無不聞，以視無不見，以為無不成。患禍無由入，邪氣不能襲[⑫]。故所求多者所得少，所見大者所知小[⑬]。

---

① 薄，迫，就是遮擋的意思。日月因相互遮擋而食。

② 五星，已見上《精誠》末章。

③ 以，而。

④ 由，通“猶”。愛，珍惜。

⑤ 久燻而不息，“燻”字不好講。《文子疏義》引王叔岷說，謂“燻”當為“勤”字之誤，可備一說。勤，勞累。《雲笈七籤》即作“勞”。

⑥ 馳騁，也是辛勞之意。《御覽》引作“久馳而不止”，“止”當為“乏”之誤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作“久馳騁而不既”。既，盡，與“乏”同義。

⑦ 內，指精神。外，指形體。

⑧ 華，朱弁注：“華猶顏色。”顏色即今所謂氣色。五藏，見前注⑥。此二句之意，是說血氣和五藏是人之精華。

⑨ 專，專一。越，散逸。

⑩ 充，充實，滿足。欲，原作“慾”，今依默希子注本改，以與下文一致。

⑪ 離，乖離。勝，強盛，居於主導地位。僻，邪僻。盛，旺盛。上文說“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”，所以這裏說五藏能歸屬於心而無乖離，則氣意強盛而行為不邪僻，精神旺盛而精氣不散溢。

⑫ 襲，侵入。《莊子·刻意》：“平易恬惔，則憂患不能入，邪氣不能襲。”與此文均是“襲”與“入”相對為文，二字義近。

⑬ 見，注視，與“求”義近，追求。

夫孔竅者，精神之户牖，血氣者，五藏之使候[①]。故耳目淫於聲色，即五藏動摇而不定，血氣滔蕩而不休，精神馳騁而不守，禍福之至，雖如丘山，無由識之矣[②]。故聖人愛而不越[③]。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[④]，無所誘慕，意氣無失，清淨而少嗜欲，五藏便寧[⑤]，精神内守形骸而不越，即觀乎往世之外，來事之内，禍福之間，何足見也[⑥]！故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[⑦]。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[⑧]。故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；五音亂耳，使耳不聰；

---

① 戶，單開門，此泛指門。牖，窗戶。使，使者。候，候人，主迎送賓客的官吏。《詩・候人》："彼候人兮，何戈與祋。"《國語・周語中》："敵國賓至，關尹以告，行理以節逆之，候人為導。"《周禮・夏官》也有"候人"一職。此"使候"指奔走服務者。

② 丘山，比喻巨大容易發現。由，以。禍福之來，雖如丘山之巨，也不能覺察到。

③ 愛，珍惜。越，散失。聖人珍惜其精神，使不越散於外物。

④ 玄達，遠達、通達。

⑤ 便，安，《淮南子・精神訓》作"定寧"，定亦訓安。

⑥ 往世，過去之世。來事，由上下文觀之，當為"來世"，未來之世。外、内，猶言前、後。往世之前，來世之後，意謂其範圍超出往世和來世。何足見，不足以觀察，意謂綽綽有餘。精神内守而不散失，則其觀照超出過去和未來，更何況是禍福之間的事呢？

⑦ 此《老子》四十七章文，已見上《精誠》篇。

⑧ 淫，散溢。

五味亂口，使口生創[①]。趣舍滑心，使行飛揚[②]。故嗜欲使人氣淫[③]，好憎使人精勞，不疾去之，則志氣日耗。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[④]。夫唯無以生為者[⑤]，即所以得長生。天地運而相通，萬物總而為一[⑥]。能知一，即無一之不知也[⑦]；不能知一，即無一之能知也。吾處天下，亦為一物，而物亦物也。物之與物，何以相物[⑧]？欲生不可事也，憎死不可辭也，賤之不可憎也，貴之不可喜也[⑨]。因其資而寧之，弗敢極也[⑩]。弗

---

① 創，通“瘡”。

② 趣舍，即取捨。滑，亂。飛揚，行為越軌。《老子》十二章：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畋獵，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”《莊子·天地》：“且夫失性有五：一曰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；二曰五聲亂耳，使耳不聰；三曰五臭薰鼻，困慢中顙；四曰五味濁口，使口厲爽；五曰趣舍滑心，使性飛揚。”

③ 淫，亂，即不得其正。

④ 生生，即養生，前一“生”字動詞。生生之厚，養生優厚，即過於看重養生。

⑤ 無以生為，不以養生為事，即不過分注重養生。

⑥ 一，指道，萬物總屬於一道。高注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云：“總，合也。一，同也。萬物合同，統於一道。”

⑦ 前“一”指道，後“一”指具體的事物。下文同。

⑧ “相物”之“物”，動詞，將其看成物，意即主宰之，支配之。此言吾處天下，實與萬物無異，不必把自己看得特殊。

⑨ 事，人為地去做。辭，辭去。憎，厭惡。不可，猶言“不必”。這幾句承上文，言一切當順乎自然，雖欲生而不追求，雖惡死而不躲避，處賤而不厭惡，處貴而不自喜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“欲生而不事，憎死而不辭，賤之而弗憎，貴之而弗喜。”

⑩ 因，依據。資，條件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作“天資”，天，自然。自然之條件，也即現有條件。寧，安。極，高注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云“急也”，即汲汲之意。此言根據現有條件而安處之，不敢汲汲有所為。

敢極，即至樂極矣①。

老子曰：所謂聖人者，因時而安其位，當世而樂其業②。夫哀樂者德之邪，好憎者心之累，喜怒者道之過③。故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④，靜即與陰合德，動即與陽同波⑤。故心者形之主也，神者心之寶也，形勞而不休即蹙，精用而不已則竭，是以聖人遵之，不敢越也⑥。以無應有，必究其理；以虛受實，必窮其節⑦；恬愉虛靜，以終其命⑧。無所疏，無所親⑨，抱德煬

① 極，至，盡。一切順乎自然而安之如命，則將盡享至樂。

② 因，順隨。當，遭逢。業，事業。順應時勢而安處其位，無論遭逢什麼世道都自樂其業。

③ 邪，邪僻，此作背離講。累，束縛。過，猶邪。喜怒哀樂偏離了道德，好憎的感情是心性的束縛。本書《道原》："夫喜怒者，道之邪也，憂悲者，德之邪也，好憎者，心之過也，嗜慾者，生之累也。"義同此。類似的說法又見《莊子·刻意》。

④ 天行，自然運行。物化，如物變化。天、物均為副詞。意謂其生如天道運行，其死似萬物變化。

⑤ 同波，合流，與"合德"義近，意謂動靜均與陰陽合拍。《莊子·天道》："知天樂者，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"《刻意》："聖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"

⑥ 蹙，《莊子·刻意》作"弊"，損傷。竭，盡。越，過，違背。

⑦ 無、虛，指聖人內心的精神狀態。有、實，指外界的一切實有事物。理，規律。節，度也，與"理"義近。聖人以內心的虛無來應對外界的實有事物，則必定會窮究外物的規律和法則。

⑧ 以終其命，猶言以盡天年。

⑨ 沒有疏遠的人，也沒有親近的人。

和①，以順於天。與道為際，與德為鄰②，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③，死生無變於己④，故曰至神。神則以求無不得也，以為無不成也。

守 無

老子曰：輕天下即神無累，細萬物即心不惑⑤，齊生死則意不懾，同變化則明不眩⑥。夫至人倚不撓之柱，行無關之途⑦，

---

① 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："故無所甚親，無所甚疏，抱德煬和，以順天下，此謂真人。"抱，讀"保養"之"保"。煬，《文子疏義》謂唐寫本《莊子》及《雲笈七籤》均作"養"。高注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、《精神訓》"抱德煬和"，均謂"'煬'讀'供養'之'養'"，陳鼓應《莊子今注今譯》也謂"煬和"即"養和"。是"煬"當讀為"養"。和，受於天地之和氣。"保"、"養"義近，聖人保養其道德與和氣，以順於天。

② 際，邊際，此引申為連接、融合。鄰，鄰接、相伴，與"際"義近。聖人與道德融合、相伴。

③ 始、先，均有招致、倡導的意思。意為不做善事以得福，不做惡事以召禍。《莊子·刻意》："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。"

④ 變，改變、變化。無論生死，均以常態處之，不會使自己產生任何變化。

⑤ 輕、細，均動詞，意動用法，以天下為輕，以萬物為細。下文"齊生死"、"同變化"同。累，束縛。

⑥ 齊，等同。齊生死，將生死等同看待。眩，迷惑。

⑦ 倚，依靠。撓，彎曲。關，關隘，阻礙。依靠不會彎曲的柱子，行走於沒有關隘的大道。

稟不竭之府，學不死之師[①]。無往而不遂[②]，無之而不通，屈伸俯仰，抱命不惑而宛轉[③]。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[④]。夫為義者，可迫以仁，而不可劫以兵；可正以義，不可懸以利[⑤]。君子死義，不可以富貴留也[⑥]，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，又況於無為者乎？無為者即無累，無累之人，以天下為影柱[⑦]，上觀至人之倫，深原道德之意[⑧]，下考世俗之行，乃足以羞也[⑨]。夫無以天下為者，學之建鼓也[⑩]。

---

① 稟，稟受。竭，究盡。府，府庫。不死之師，長生不死的老師。從學於不死之師，即同生死之意。

② 遂，順、成。

③ 抱，保持。命，受自天之命。宛轉，委曲順隨的樣子。

④ 患心，使內心憂患。《莊子·田子方》："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，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，夫孰足以患心。"

⑤ 懸，引誘。

⑥ 留，苟且偷生。君子為義而死，不可用富貴來使其偷生。

⑦ 影柱，虛無的影像，就是影子，或作"景柱"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："列子學壺子，觀影柱而知持後矣。"《俶真訓》："提挈天地，而委萬物，以鴻濛為景柱。"《原道訓》："照日光而無景。"高注："為日光所照，無景柱也。"《顏氏家訓·書證》："凡陰景者，因光而生，故即謂為景，《淮南子》呼為景柱。"

⑧ 至人之倫，《雲笈七籤》、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均作"至人之論"，作"論"是。"論"即學說。原，探究。

⑨ 羞，羞恥。以至人之論和道德之意來衡量世俗之行，就會對世俗之行感到羞恥。

⑩ 建鼓，大鼓，比喻學之大者。無以天下為，不把天下當回事，即看輕天下。看輕天下即至人之論，至人之論與《詩》、《書》文學相比，則是學之大者，故以建鼓喻之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"今夫窮鄙之社也，叩盆拊瓴，相和而歌，自以為樂矣。嘗試為之擊建鼓，撞巨鐘，乃始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。藏《詩》《書》，修文學，而不知至論之旨，則拊盆叩瓴之徒也；夫無以天下為者，學之建鼓也。"

守 平

老子曰：尊勢厚利，人之所貪，比之身則賤。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[①]，衣足以蓋形禦寒，適情辭餘[②]，不貪得，不多積[③]。清目不視，靜耳不聽，閉口不言，委心不慮[④]，棄聰明，反太素，休精神，去知故[⑤]，無好無憎，是謂大通[⑥]。除穢去累，莫若未始出其宗[⑦]，何為而不成。知養生之和者[⑧]，即不可懸以利；通內外之符者，不可誘以勢[⑨]。無外之外至大，無內之內至貴[⑩]，能知大貴，何往不遂[⑪]。

---

① 充，實。虛，空，此指空腹。接氣，接續氣息，即維持生命。

② 適，適宜。情，情實，指實際需要。只要符合實際需要就行了，辭去多餘的東西。

③ 積，積蓄貨物。

④ 委，放棄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："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"

⑤ 反，即返。太素，即樸素。知故，《精誠》作"智故"，巧詐。

⑥ 大通，無所不通，已見上《原道》（大通混冥）和《精誠》（若未始出其宗，是謂大通）。

⑦ 出，偏離。宗，根本，指"道"。詳見《精誠》"若乃未始出其宗者"注。

⑧ 和，適宜。知養生之和，即知養生之道。

⑨ 內外，即下文"無外之外，無內之內"，泛指宇宙間萬事萬物。符，征驗，此指情況。通內外之符者，即得道者。勢，利勢。通曉無內之內，無外之外的人，是不能用勢利來眩惑的。

⑩ 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"無外之外至大也，無內之內至貴也。"高注："言天無有垠外，而能為之外，論極大也。無內，言其小。小無內而能為之內，道尚微妙，故曰至貴。"

⑪ 大貴，即上文的"至大"、"至貴"，也就是"道"。遂，成、順。

守 易

老子曰：古之為道者，理情性，治心術，養以和，持以適，樂道而忘賤，安德而忘貧。性有不欲，無欲而不得；心有不樂，無樂而不為①。無益於性者，不以累德；不便於生者，不以滑和②。縱身肆意，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③。量腹而食，制形而衣④，容身而居⑤，適情而行，餘天下而不有，委萬物而不利⑥，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？夫若然者，可謂能體道矣⑦。

---

① 為，為樂，即得到樂。除非性有不欲，沒有欲而得不到的。除非心有不樂，沒有樂而不為樂的。《禮記·中庸》："有弗學，學之弗能，弗措也。有弗問，問之弗知，弗措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篤，弗措也。"句法與此類同。

② 滑，亂。和，中和，此指中和之氣。

③ 縱，放縱。縱身肆意，行為隨心所欲，不專門注意。儀，法則，標準。行爲雖隨心所欲，但其舉動可為天下儀則，此猶孔子所謂"從心所欲不踰矩"。

④ 制，當作"度"，與上句"量"義近。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、《精神訓》、《雲笈七籤》引此均作"度形而衣"。

⑤ 容，容納，居處之所祇求容身，不求廣大。

⑥ 餘，動詞，以……為多餘。有，持有，此有看重的意思。委，棄。以天下為多餘之物而不放在心上，委棄萬物而不以為利。

⑦ 體，身體力行之體，指切實施行。

守 清

老子曰：人受氣於天者，耳目之於聲色也，鼻口之於芳臭也[①]，肌膚之於寒温也，其情一也[②]。或以死，或以生，或為君子，或為小人，所以為制者異[③]。神者智之淵也，神清則智明。智者心之府也[④]，智公則心平。人莫鑒於流潦，而鑒於澄水，以其清且靜也。故神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[⑤]。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[⑥]。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，神清者嗜欲不誤也[⑦]，故心有所至，則神慨然在之[⑧]，反之於虚，則消躁藏息矣[⑨]，此聖人之遊也[⑩]。故治天下者，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[⑪]。

---

① 芳臭，應作“臭味”，分別對應鼻口。臭，氣味。味，味道。

② 情，實情、本性。

③ 制，制約。所以為制者，賴以制約他們的東西。

④ 淵，“淵源”之“淵”。府，“府藏”之“府”，均是“本源”的意思。

⑤ 形，照見。情，真實情況。

⑥ 假，借助。所用的，必定要借助於所不用的，猶言有所不為，然後能有所為。

⑦ 誤，惑亂。不被嗜欲惑亂。

⑧ 在，存在。此謂心有所至，則神隨之。慨然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喟然”，本來都是歎息的意思，但用於此不當，故學者多有辯說。總之，此用作狀語，修飾“在”，不必深究。

⑨ 躁，躁動。藏，閉藏，與“消”義近。息，滋長，此指滋長的人欲。

⑩ 遊，行為。

⑪ 達，通曉。情，真實情況。

守　眞

老子曰：所謂聖人者，適情而已。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[①]。故能有天下者，必無以天下為也[②]。能有名譽者，必不以越行求之[③]。誠達性命之情，仁義因附也[④]。若夫神無所掩，心無所載[⑤]，通洞條達[⑥]，澹然無事，勢利不能誘，聲色不能淫，辯者不能說，智者不能動，勇者不能恐，此眞人之遊也。夫生生者不生，化化者不化[⑦]，不達此道者[⑧]，雖知統天地[⑨]，明照日月，辯解連環[⑩]，辭潤金石，猶無益於治天下也，故聖人不失所守[⑪]。

---

① 節，節制，約束。

② 無以天下為，不把天下當一回事，即看輕天下之意。

③ 越行，超越常行。

④ 因，自然。附，依附。

⑤ 掩，遮蔽。載，負載，負擔。心無所載，即心不被外物所累之意。

⑥ 洞，也是貫通的意思。

⑦ 生生者、化化者，前一“生”字、“化”字均為動詞，生者，生長者，化者，變化者，均指萬物。生生者、化化者，指“道”。產生萬物的東西不會被產生，變化萬物的東西自身不會變化。

⑧ 達，通曉。

⑨ 知，讀為“智”。統，統攝，貫通。

⑩ 連環，比喻難題，雄辯能解開連環。《莊子・天下》：“連環可解也。”

⑪ 所守，即上文“生生者不生，化化者不化”之道。

守 靜

老子曰：靜漠恬淡，所以養生也[①]。和愉虛無，所以據德也[②]。外不亂内[③]，即性得其宜。靜不動和[④]，即德安其位。養生以經世，抱德以終年[⑤]，可謂能體道矣。若然者血脈無鬱滯，五藏無積氣，禍福不能矯滑，非譽不能塵垢[⑥]，非有其世，孰能濟焉[⑦]？有其才不遇其時，身猶不能脱，又况無道乎[⑧]！夫目察秋毫之末者，耳不聞雷霆之聲；耳調金玉之音者，目不見太山之

---

① 養生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養性”，“生”即“性”字。

② 據德，《雲笈七籤》作“處德”，義勝。朱弁注：“受物以虛，接事以和，德居此而為成。”亦以“居”釋“據”，“居”即“處”。

③ 外，外物。内，内心之本性。

④ 靜漠恬淡，則不會動搖和氣。

⑤ 養生，即上文“靜漠恬淡，所以養生也”之“養生”，“生”讀作“性”。經，同下文“今盆水若清之經日”之“經”，經歷、經過。經世，經歷所當之世，猶言處世，與下文“終年”對應。抱德，即保德，“保”與上文“養”義近。終年，盡享天年。

⑥ 矯滑，撓亂。非，指責。譽，讚譽。塵垢，作動詞用。

⑦ 世，世道，即社會環境，與下文“時”義近。濟，成。焉，代詞兼語氣詞，指代上文所說的“血脈無鬱滯，五藏無積氣，禍福不能矯滑，非譽不能塵垢”。如果沒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社會環境，誰能做得到這些呢？郭店楚簡《窮達以時》：“有其人，無其世，雖賢弗行矣。苟有其世，何難之有哉？”

⑧ 有其才，《雲笈七籤》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均作“有其人”，以郭店楚簡《窮達以時》“有其人無其世，雖賢弗行矣”觀之，作“有其人”義勝。脱，擺脱。雖有能體道之人，然不遇其時，則其身尚不能免，何況無道之人呢？

形；故小有所志①，則大有所忘。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②，攄取吾精，若泉原也③，雖欲勿稟④，其可得乎？今盆水若清之經日⑤，乃能見眉睫，濁之不過一撓，即不能見方圓也⑥。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，猶盆水也。

守　法

老子曰：上聖法天⑦，其次尚賢，其下任臣⑧。任臣者危亡之道也，尚賢者癡惑之原也⑨，法天者治。天地之道也，虛靜為主，虛無不受，靜無不持⑩，知虛靜之道，乃能終始⑪。故聖人以靜為治，以動為亂。故曰勿撓勿攖⑫，萬物將自清，勿驚勿

① 志，注意。

② 生，讀為“性”。

③ 原，同“源”。若泉源，謂擢拔吾生，攄取吾精之萬物不斷湧現，就像泉源一樣。

④ 稟，承受。

⑤ 經日，經歷整整一日。

⑥ 方圓，方形或圓形，此指物體的形狀。

⑦ 法天，效法天道。

⑧ 任臣，任用臣下。

⑨ 原，根源。

⑩ 受，接納。持，制約。《荀子·正名》：“引繩以持曲直。”楊注：“持，制也。”默希子注：“守清靜，故能維持天下，而萬物之主也。”

⑪ 終始，周而復始，喻應變無窮。

⑫ 撓、攖，均攪擾之意。《說文》：“撓，擾也。”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：“不以人物利害相攖。”成玄英疏：“攖，擾亂也。”

駭，萬物將自理，是謂天道也[①]。

守 弱

老子曰：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，以萬物為蓄[②]，懷天下之大，有萬物之多，即氣實而志驕[③]。大者用兵侵小，小者倨傲陵下[④]，用心奢廣，譬猶飄風暴雨[⑤]，不可長久。是以聖人以道鎮之，執一無為[⑥]，而不損沖氣[⑦]；見小守柔，退而勿有[⑧]，法於江海。江海不為，故功名自化[⑨]；弗強，故能成其王[⑩]；為天下

---

① 《老子》五十七章："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"此道家無為而治之宗旨，即《文子》所本。

② 蓄，通"畜"，畜養之物。

③ 實，滿盈。氣實，即氣盛。

④ 大者、小者，猶言大則、小則，其主語均是天子公侯。

⑤ 飄風，猶言暴風。飄風暴雨，猶言急風驟雨。

⑥ 《老子》三十七章："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""無名之樸"即道，也即"執一"之"一"。執一無為，猶言執道而無為。

⑦ 沖氣，中和之氣。

⑧ 見小，著眼於小，猶今言從小事做起。下文"見少"、"見下"、"見不足"與此同意。《老子》五十二章："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"勿有，視為外物，不留於胸臆。《老子》五十一章："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"

⑨ 不為，即無為。化，隨，從。功名自化，猶上文《守真》一段所言"仁義因附"，謂功名自然依隨。《雲笈七籤》引此作"江海弗為，百川自歸，故能成其大；聖人弗強，萬兆自歸，故能成其王"。意思較清楚，蓋為張君房所改寫。

⑩ 強，逞強。《老子》六十六章："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也，故能為百谷王。"

牝，故能神不死[①]；自愛[②]，故能成其貴。萬乘之勢[③]，以萬物為功名，權任至重[④]，不可自輕，自輕則功名不成。夫道，大以小而成，多以少為主[⑤]。故聖人以道莅天下，柔弱微妙者[⑥]，見小也，儉嗇損缺者[⑦]，見少也。見小故能成其大，見少故能成其美。天之道，抑高而舉下，損有餘補不足[⑧]。江海處地之不足[⑨]，故天下歸之奉之。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，見下也；虛心無有者，見不足也[⑩]。見下，故能致其高；見不足，故能成其賢。矜者不立，奢者不長[⑪]，強梁者死[⑫]，滿足者亡[⑬]。飄風暴雨不終日，小谷不能須臾盈[⑭]。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，故不能久而滅；小谷處

---

① 牝，雌，此指柔弱。神，變化莫測。不死，沒有窮盡。《老子》六章："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"

② 愛，珍視。

③ 勢，位勢。

④ 權，權勢。任，責任。

⑤ 主，根本。《老子》三十九章："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"同此義。

⑥ 微妙，隱晦不顯。《老子》十五章："古之善為道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"

⑦ 損缺，不追求圓滿，有所不足。

⑧ 《老子》七十七章："天之道，其猶張弓與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；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"

⑨ 不足，謂低窪之處。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："地不滿東南，故水潦塵埃歸焉。"不足即不滿。

⑩ 見下，著眼於下位，即居於下位之意。見不足，以不足自處，猶《論語》"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"之類。

⑪ 矜，自負，自恃。立，站立。不立，站不住足，即不會有成功之意。長，久長。《老子》二十四章："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"《雲笈七籤》引此作"跂者不立，矜者不長"，同《老子》。

⑫ 強梁，強暴，強盛。

⑬ 滿足，猶滿盈。朱弁注本、《雲笈七籤》等作"滿溢"。

⑭ 不終日，不能經歷一日，喻時間短。須臾盈，短時間的滿盈。

強梁之地①，故不得不奪。是以聖人執雌牝②，去奢驕，不敢行強梁之氣。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③，不敢奢驕故能長久。

老子曰：天道極即反，盈即損，日月是也。故聖人日損而沖氣④，不敢自滿。日進以牝⑤，功德不衰，天道然也。人之情性，皆好高而惡下，好得而惡亡⑥，好利而惡病，好尊而惡卑，好貴而惡賤。衆人為之，故不能成；執之⑦，故不能得。是以聖人法天⑧，弗為而成，弗執而得，與人同情而異道⑨，故能長久。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，命曰侑巵⑩。其沖即正，其盈即覆⑪。夫物

---

① 強梁之地，指地勢高，如人居高位。不得不奪，指不能積水。水勢就下，江海處卑，為百川所歸，故為百谷王，小谷處高，不能積水，故不得不奪。

② 執雌牝，猶言守柔弱。

③ 立，成就。

④ 日損，每日減少其人為之事。《老子》四十八章："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"而，讀為"以"。沖氣，沖，和，此用為動詞，和其氣。聖人日損以和其氣。

⑤ 牝，柔弱。

⑥ 亡，失。

⑦ 執，執持，此謂着意追求。《老子》六十四章："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"

⑧ 聖人效法天道，弗執弗為。

⑨ 與人同情，與常人性情相同。異道，行為不同，常人為之執之，聖人弗為弗執。

⑩ 侑巵，又名"宥坐"，是一種可以引起警戒的器物。《荀子·宥坐》："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，有欹器焉。孔子問於守廟者曰：'此為何器？'守廟者曰：'此蓋為宥坐之器。'孔子曰：'吾聞宥坐之器者，虛則欹，中則正，滿則覆。'"

⑪ 沖，虛、空。盈，滿。《荀子》所記宥坐之器是空虛的時候傾斜，注水至半而正，滿則傾覆，此則言空虛時則正，與《荀子》不同，蓋道家貴虛之旨。或"沖"讀為"中"，則與《荀子》同。

盛則衰，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，樂終而悲①。是故聰明廣智，守以愚②；多聞博辯，守以儉；武力勇毅，守以畏；富貴廣大，守以狹；德施天下，守以讓③。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天下也④。服此道者不欲盈，夫唯不盈，是以弊不新成⑤。

老子曰：聖人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，能至於無樂也，即無不樂也，無不樂即至樂極矣⑥。是以内樂外，不以外樂内⑦，故有自樂也，即有自志貴乎天下⑧。所以然者，因天下而為天下。[天下]之要也⑨，不在於彼而在於我，不在於人而在於身⑩，身

---

① 終，極。

② 守，持守，即自我定位。雖聰明廣智，然不用其才智而以愚自處，以長保其聰明廣智。下四句類此。

③ 《荀子·宥坐》："聰明聖知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讓；勇力撫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謙。"其意與此相同。

④ 守天下，即持天下。

⑤ 弊，損弊，此謂自我損弊。本書《上仁》："不敢積藏者，自損弊不敢堅也。"新，新鮮光潔。《上仁》："不敢清明者，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。"成，成就、成功。弊不新成，言自我損弊而不求新鮮和成功。此持虛之道，不欲盈者之所為。《老子》十五章："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"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乙本最後一句作"是以能弊而不成"。傅奕本《老子》同。

⑥ 至樂極，極，盡。無不樂，則將盡享至樂。

⑦ 内，内心。外，外界。"以内樂外"，以内心的快樂去感受外界之樂。"以外樂内"與此相反。

⑧ 此句《雲笈七籤》引作"即至貴乎天下"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"志遺於天下"。《七籤》的"至"即"志"字，古書"至"、"志"相通。"貴"即"遺"字，遺忘。志遺於天下，即忘懷於天下，不以天下累己。

⑨ 此句原作"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"。按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、《雲笈七籤》均作"因天下而為天下也。天下之要，不在於彼，而在於我。"故知此"天下"二字下當有重文符號，後之傳寫者脫之。要，緊要、關鍵。

⑩ 身，自身。

得則萬物備矣。故達於心術之論者，即嗜欲好憎外矣[①]。是故無所喜，無所怒，無所樂，無所苦，萬物玄同，無非無是[②]。故士有一定之論，女有不易之行[③]。不待勢而尊，不須財而富[④]，不須力而強，不利財貨[⑤]，不貪世名[⑥]，不以貴為安，不以賤為危，形神氣志，各居其宜。夫形者生之舍也[⑦]，氣者生之元也[⑧]，神者生之制也[⑨]，一失其位，即三者傷矣[⑩]。故以神為主者，形從而利，以形為主者，神從而害。其生貪鬢多欲之人[⑪]，顛冥乎勢利[⑫]，誘慕乎名位，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[⑬]，即精神日耗以遠，

---

① 心術，見本篇《守易》。論，學說。“達於心術之論者”，通曉於思想修養學說的人。外，不在乎。

② 這幾句已見《道原》篇。

③ 論，行為準則。一定之論，不變的行為準則。易，改變。

④ 待、須，均是依靠、憑藉的意思。

⑤ 利，動詞，以……為利。

⑥ 世名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、《雲笈七籤》均作“勢名”。勢名，指權勢名位。

⑦ 舍，處所，居宅。

⑧ 元，根本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作“氣者，生之充也”。“生”通“身”，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“氣，體之充也。”《管子·心術》：“氣者，身之充也。”充，充實、充滿，即支持之意。《文子》作“元”，謂氣是生命的本原，《淮南子》作“充”，謂氣是身體的支柱，均是說明氣的重要及與形、神的聯繫，意思是清楚的，不必據《淮南子》以改《文子》，也不必據《文子》以改《淮南子》。

⑨ 制，主宰。

⑩ 一，形、氣、神三者之一。形、氣、神三者之中，有一失其位，則形、氣、神三者俱傷。

⑪ 生，讀為“性”。

⑫ 顛冥，沉迷。《莊子·則陽》：“固顛冥乎富貴之地。”

⑬ 幾，希冀。知，讀為“智”。位，讀為“立”，確立，搏取。希望以超人的智力搏取高名於世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“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。”“植於高世”當作“植高於世”。

久淫而不還[①]，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[②]，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[③]。夫精神志氣者，靜而日充以壯，躁而日耗以老[④]，是故聖人持養其神，和弱其氣[⑤]，平夷其形[⑥]，而與道浮沈[⑦]。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，百事之變無不應也[⑧]。

守樸

老子曰：所謂眞人者，性合乎道也。故有而若無，實而若虛，治其內，不治其外[⑨]，明白太素，無為而復樸[⑩]，體本抱神[⑪]，以遊天地之根，芒然仿佯塵垢之外，逍遥乎無事之業[⑫]，

---

① 淫，沉迷。

② 形，形體。中，內心。閉，閉塞。拒，阻止。精神每日損耗而遠離形體，長久沉迷於外而不返還，最終形體閉塞，內心阻隔，精神也無法返回了。

③ 盲，愚昧。忘，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、《雲笈七籤》均作“妄”，狂妄，荒誕。自失，與自得相對，指精神不能內守。

④ 老，衰敗。

⑤ 和，調和。弱，柔弱，與“強梁”相對。

⑥ 平夷，平靜，安穩，與“躁動”相對。形，形體。

⑦ 浮沈，即“浮沉”，猶運轉，推移。

⑧ 偶，周合。應，合拍。此二句已見前《道原》三章。

⑨ 內，內心、本性。外，外物。修煉心性而忘懷於世事。

⑩ 太素，樸素。復樸，返樸歸真。

⑪ 體，持守。本，本性。抱，保持。神，精神。《莊子·天地》：“識其一，不識其二；治其內，而不治其外。夫明白入素，無為復樸，體性抱神，以遊世俗之間者，汝將固驚邪?”

⑫ 本書《精誠》：“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事之際。”詳彼注。

機械智巧不載於心①，審於無假，不與物遷②，見事之化，而守其宗③。心意專於內，通達禍福於一④，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⑤，不學而知，弗視而見，弗為而成，弗治而辯⑥。感而應，迫而動，不得已而往⑦，如光之燿，如影之效⑧，以道為循，有

① 載，產生。詳本書《道原》"嗜欲不載"注。

② 審，知曉，此謂持守。假，憑藉。審於無假，言處於獨立而無所憑藉的境界，即《莊子·逍遙遊》無所待之意。與，為（去聲）。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"得其心有道，所欲，與之聚之。""與之聚之"猶言"為其聚之"，此言不為外物而改變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"審乎無假，而不與物遷。"《天道》："審乎無假，而不與利遷。"

③ 見，通曉。宗，根本。通曉事物的變化，持守其根本，猶言"未始出其宗"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"命物之化，而守其宗也。"《天道》："極物之真，能守其本。"能讀為而。

④ 專，專一。通達，通曉。一，指"道"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"心志專於內，通達耦於一。"《雲笈七籤》："通達歸於一。"疑此"於一"上可能脫"耦"或"歸"字。

⑤ 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"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。"高注："言志意無所繫。"此言一切行為都順乎自然，沒有目的可言。《莊子·馬蹄》："夫赫胥氏之時，民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。"《庚桑楚》："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為，與物委蛇，而同其波。""兒子動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，而心若死灰。"

⑥ 辯，古與"平"通。《書·堯典》"平章百姓"，《尚書大傳》引作"辯章百姓"，《史記·五帝本紀索隱》："《古文尚書》作'平'……其今文作'辯章'。"《堯典》"平秩東作"、"平秩南訛"、"平秩西成"，《尚書大傳》、《周禮·馮相氏》鄭注均作"辯秩"。平，治也。《孟子·公孫丑》下"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"，"平"、"治"連言，"平"亦"治"也。弗治而辯，不治理就自然治理好了。

⑦ 感、迫，均指外界的感觸、逼迫。外界有所感觸、有所逼迫，然後乃應之動之，一切順乎外界之自然，即道家無為之意。《莊子·刻意》："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，感而後應，迫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起。"

⑧ 效，仿效。光之照耀，影之效形，一切均從主體，沒有獨立的動作。

待而然①。廓然而虛，清靜而無②，以千生為一化，以萬異為一宗③。有精而不使，有神而不用，守太渾之樸④，立至精之中。其寢不夢，其智不萌⑤，其動無形，其靜無體⑥，存而若亡，生而若死，出入無間⑦，役使鬼神，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者也⑧。使精神暢達，而不失於元⑨，日夜無隙，而與物為春⑩，即是合

---

① 循，遵循。待，須，憑藉。有所須待而然，並非出自自身，即上文“感而動，迫而應，不得已而往”之意。

② 廓然，空曠的樣子。清靜而無，《雲笈七籤》引作“清淨而無為”。

③ 千生，猶言“眾生”。化，變化，此指道化育萬物。萬異，猶言“萬物”、“萬類”，與“千生”義近。宗，根本、本源。眾生雖異，皆本於同一化育；萬類雖殊，均歸宗於同一本源。意謂把千變萬化的萬物萬類等同看待。

④ 渾，高注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“不散之貌也。”

⑤ 萌，萌生。真人無思無慮，故睡覺不做夢，智巧不萌生。

⑥ 動無形，靜無體，一切活動均在無形之中，猶《道原》所謂“行乎無路，遊乎無怠，出乎無門。”

⑦ 間，間隙，如門、窗等。常人有間隙方能出入，真人無間隙也能出入。《老子》四十三章：“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。”

⑧ 登，升。假，讀為“格”，到達。登假於道，上達於道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“彼且擇日而登假。”《大宗師》：“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。”

⑨ 元，根本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作“充”，高注：“充，實也。”餘詳上《守弱》“氣者生之元也”注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作“兌”，和悅之意。由上下文來看，此似依《莊子》作“兌”義勝，不失於兌，猶言不失和氣。

⑩ 日夜，狀語，像日夜一樣沒有間隙。春，春氣，生長之和氣。隨物所在而保持春和之氣。此句默希子注：“如春陽之照萬物，豈有邊際者也？”朱弁注：“和氣接物而無間息。”

而生時於心者也[①]。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[②]，以不化應化，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[③]。化者復歸於無形也，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[④]。故生生者未嘗生，其所生者即生；化化者未嘗化，其所化者即化[⑤]；此眞人之遊也[⑥]，純粹之道也[⑦]。

① 合，《莊子》作“接”，接觸。時，“四時”之“時”，此承上文“與物為春”，實指春氣。與外界接觸而能產生和氣於心。這幾句是說真人隨時隨地內心懷有春和之氣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“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於兌。使日夜無郤，而與物為春，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。是之謂才全。”

② 形，形體。靡，滅，猶死。化，變化。形體雖有死亡之時，但精神永存。

③ 不化應化，猶言以不變應萬變。極，盡頭。任物千變萬化而不化者未曾有窮盡。

④ 化者，指形骸。不化者，指精神。形體終歸消亡，精神與天地共存。此即上文“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”之意。

⑤ 生生者、化化者，指“道”。所生者、所化者，指萬物。道生萬物化萬物，而其本身不生不化，萬物則生則化。參見上《守真》“夫生生者不生，化化者不化”注。

⑥ 遊，行為。

⑦ 純粹，不與物雜。學者或謂“純粹”下脫“素樸”二字，本書《道原》：“故道者，虛無、平易、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，此五者道之形象也。”又云：“真人體之，以虛無、平易、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。”

符　言

老子曰：道至高無上，至深無下，平乎準，直乎繩，圓乎規，方乎矩[①]，包裹天地而無表裏[②]，洞同覆蓋而無所礙[③]。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[④]，其坐無慮，寤而不夢[⑤]，見物而名，事至而應[⑥]。

老子曰：欲尸名者必生事[⑦]。事生即舍公而就私，倍道而任己[⑧]，見譽而為善，立名而為賢[⑨]，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[⑩]。治

---

① 準，測量水準的工具，相當於後世的水平儀。繩，衡量曲直的工具。規，畫圓的工具。矩，取方的工具。乎，同“於”，比。平乎準，比準還平，下幾句同此。

② 無表裏，無所謂表裏，即沒有內外之分，猶言至大無外，至小無內。

③ 洞，貫通。同，混同。礙，阻礙。

④ 體，效法，奉行。

⑤ 體道者無思無慮，故能寤而不夢。

⑥ 名，命名。隨所見之物而命之以名。應，反應。隨所至之事而作出反應。都是順隨事物變化而無為之意。

⑦ 尸，主。尸名者，猶言逐名者。生事，生出事端。

⑧ 倍，通“背”，違背。任己，專任一己之私。

⑨ 譽，稱譽。名，名聲。做好事是為了搏取讚譽和名聲。

⑩ 不順理，不合理。不順時，不遵循時令。

不順理即多責，事不順時即無功。妄為要中[1]，功成不足塞責[2]，事敗足以滅身。

老子曰：無為名尸[3]，無為謀府[4]，無為事任[5]，無為智主。藏於無形，行於無怠[6]，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。始於無形，動於不得已，欲福先無禍，欲利先遠害。故求為寧者，失其所寧即危，求為治者，失其所治則亂。故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[7]。其文好者皮必剥，其角美者身必殺[8]，甘泉必竭，直木必伐[9]，華榮之言後為愆[10]，石有玉傷其山，黔首之患固在言[11]。

---

① 妄，胡來。要，通“邀”，求。中，得當。任意胡來以追求符合要求。

② 塞責，抵塞責任。

③ 尸，主。不做名譽的得主。

④ 府，府庫。謀府，計謀所出，即計謀的策源地。

⑤ 任，承擔者，此指責任者。事任，事情的負責人。

⑥ 藏，居處，與“行”相對。無怠，無始，沒有開始，即無所謂開始結束，詳本書《道原》“遊乎無怠”注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藏無形，行無跡”，意思較為清楚。蓋《淮南子》編者見“無怠”不好講，故改為意思淺顯的“無跡”。

⑦ 碌碌，形容玉之美。落落，或作“珞珞”，石頭粗劣的樣子。《老子》三十九章：“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，此非以賤為本邪？非乎？故至譽無譽。不欲琭琭如玉，珞珞如石。”由本書和《老子》上下文來看，這兩句是說不願像華美的寶玉，而願像粗劣的石頭。

⑧ 《逸周書·周祝解》：“文之美而以身剝。”“角之美，殺其牛。”

⑨ 這幾句都是說因其有材美，人將利之，所以自身反而遭殃。《莊子·山木》：“直木先伐，甘井先竭。”《逸周書·周祝解》：“甘泉必竭，直木必伐。”

⑩ 華榮之言，好聽的話。愆，過錯。

⑪ 此句“言”後原有一“前”字，今從《文子疏義》。《逸周書·周祝解》：“石有玉而傷其山，萬民之患在口言。”

老子曰：時之行，動而從，不知道者福為禍[①]，天為蓋，地為軫，善用道者終無盡；地為軫，天為蓋，善用道者終無害[②]。陳彼五行必有勝，天之所覆無不稱[③]。故知不知，上也，不知言知，病也[④]。

老子曰：山生金，石生玉，反相剥。木生蟲，還自食[⑤]。人生事，還自賊[⑥]。夫好事者未嘗不中[⑦]，爭利者未嘗不窮。善游者溺，善騎者墮，各以所好反自為禍。得在時，不在爭；治在道，不在聖[⑧]。土處下不爭高，故安而不危。水流下不爭疾，故

---

① 動而從，動而順時。《逸周書・周祝解》："時之行也勤以徙，不知道者福為禍；時之徙也勤以行，不知道者以福亡。""動"、"勤"，"從"、"徙"字形均相近。《道藏》朱弁注本與《周祝解》句數相同，但仍作"動以從"。

② 蓋，車蓋。軫，車底部後面的橫木，這裏指車。《周禮・考工記・輈人》："軫之方也，以象地也，蓋之圜也，以象天也。"《道原》："以天為蓋，則無不覆也；以地為車，則無不載也。"此言道如天地，用之不盡，動無患害。

③ 陳，列。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勝，克。天列五行，五行有相克之道，如金克木、木克土等。稱，相稱，得宜。所謂得宜，猶今言生態平衡。《逸周書・周祝解》："故天為蓋，地為軫，善用道者終無盡；地為軫，天為蓋，善用道者終無害；天地之間有滄熱，善用道者終不竭。陳彼五行必有勝，天之所覆無不稱。""滄熱"，郭店楚簡《太一生水》作"滄然"，學者或謂"滄"即為"寒"字。

④ 知不知，懂得不知的妙處，即以不知為知，猶言"學不學"，即以不學為學。言，語詞，猶"而"。不知言知，實不知而自以為知。《老子》七十一章："知不知，尚矣，不知知，病矣。"《莊子・知北遊》第一段也是講這個道理的，可參看。

⑤ 還，即"反"。

⑥ 賊，戕害。《淮南子・說林訓》："山生金，反自刻。木生蠹，反自食。人生事，反自賊。"

⑦ 《淮南子・原道訓》："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，爭利者未嘗不窮也。"高注："中，傷也。"

⑧ 時，時機。道，道術。聖，聖明。有所得在於遇到了好時機，而不在於爭鬥；治理天下在於道術，而不在於聖明。

去而不遲。是以聖人無執，故無失，無為，故無敗①。

老子曰：一言不可窮也②，二言天下宗也，三言諸侯雄也，四言天下雙也③。貞信④，則不可窮，道德，則天下宗，舉賢德，諸侯雄，惡少愛衆，天下雙。

老子曰：人有三死，非命亡焉⑤。飲食不節，簡賤其身，病共殺之；樂得無已⑥，好求不止，刑共殺之；以寡犯衆，以弱陵强，兵共殺之⑦。

老子曰：其施厚者其報美，其怨大者其禍深。薄施而厚望⑧，畜怨而無患者，未之有也。察其所以往者，即知其所以來矣⑨。

老子曰：原天命⑩，治心術⑪，理好憎，適情性，即治道通

---

① 《老子》六十四章："是以聖人無為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"

② 一言，一個字。有一個字做到了就可以達到不可窮的境界。以下三句同此。

③ 天下宗，猶言為天下主。諸侯雄，稱雄於諸侯。雙，兼，並。天下雙，猶言兼天下，即為天子之意。

④ "貞信"為二字，非一字，故當衍一字。俞樾《讀文子》："貞信則不可窮，衍'貞'字。信，一言也；道德，二言也；舉賢德，三言也；惡少愛衆，四言也。蓋以一字為一言。""貞信"二字義近，也可能原本只有"貞"字，"信"字為"貞"字注文而誤入正文者。

⑤ 命，正命，即自然規律。非命亡，死亡不是壽終而是自身原因造成的，猶言死於非命。

⑥ 樂，喜好。樂得無已，猶言貪得無厭。

⑦ 類似此節的文字又見《韓詩外傳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孔子家語》、《孔子集語》等典籍。

⑧ 望，期待，指望。

⑨ 此猶言觀其所為，則知其禍福。

⑩ 原，推究。

⑪ 心術，見《九守》"守易"。

矣。原天命即不惑禍福，治心術即不妄喜怒，理好憎即不貪無用，適情性即欲不過節[①]。不惑禍福即動静順理，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，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，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。凡此四者，不求於外，不假於人[②]，反己而得矣[③]。

老子曰：不求可非之行[④]，不憎人之非己；修足譽之德，不求人之譽己。不能使禍無至，信己之不迎也[⑤]；不能使福必來，信己之不讓也[⑥]。禍之至非己之所生，故窮而不憂；福之來非己之所成，故通而不矜[⑦]。是故閑居而樂，無為而治[⑧]。

老子曰：道者守其所已有，不求其所未得。求其所未得，即所有者亡；循其所已有，即所欲者至[⑨]。治未固於不亂，而事為治者必危[⑩]。行未免於無非，而急求名者必挫[⑪]。故福莫大於無禍，利莫大於不喪。故物或益之而損，損之而益[⑫]。夫道不可以

---

① 節，度。欲不過節，沒有過度之欲。

② 假，借助。

③ 反己而得，反求諸己而得。此段又見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及《韓詩外傳》等。

④ 求，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為”，是。可非之行，應該受到指責的行為。

⑤ 信，確信。不能保證無禍，但確信不是自己的行為召致的。

⑥ 讓，推卻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攘”。不能保證有福，但確信不是自己的行為阻礙的。

⑦ 矜，驕傲自滿。

⑧ 閑居，獨自居處。

⑨ 循，猶“守”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修”。只要守好了已經有的東西，想要的東西自然就會得到。

⑩ 固，必定。事，從事。治理之策尚未達到必定不亂的程度（意謂尚有不足），而急於追求達到治世者必危。此與下“行未免於無非”句同意。

⑪ 挫，挫敗。

⑫ 《老子》四十二章：“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”

勸就利者[①]，而可以安神避害。故常無禍，不常有福；常無罪，不常有功。道曰："芒芒昧昧，從天之威，與天同氣。"[②] 無思慮也，無設儲也[③]，來者不迎，去者不將[④]。人雖東西南北，獨立中央[⑤]。故處衆枉不失其直，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[⑥]。不為善，不避醜[⑦]，遵天之道。不為始，不專己[⑧]，循天之理。不豫謀，不棄時，與天為期[⑨]。不求得，不辭福，從天之則[⑩]。內無奇福，外無奇禍[⑪]，故禍福不生，焉有人賊[⑫]？故至德言同路，事同

---

① 勸，激勵。就利，猶言趨利。

② 此三句又見下《上仁》篇，作"道之言曰"。默希子注："道曰，道君也。"《呂氏春秋·應同》："黃帝曰：'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元同氣。'"高注："芒芒昧昧，廣大之貌。天之威，無不敬也。非同氣不協。"氣，天之精氣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、《泰族訓》均有類同的語句，均作"黃帝曰"。本書"與天同氣"，《應同》等均作"與元同氣"，作"天"義勝，"元"應為"天"之誤。

③ 設，置。儲，備。設儲，猶言預先準備。事來而應，沒有事先的安排。

④ 將，送。

⑤ 默希子注："身應物而無窮，道居中而獨運。"《莊子·達生》："無入而藏，無出而陽，柴立其中央。"

⑥ 枉，不直，與"直"相對。並流，同流。域，範圍，此指立足點、原則。雖與天下同流，但不會偏離其原則。

⑦ 避，躲避。不做好事，也不躲避壞事。

⑧ 專，專斷。不主觀獨斷。

⑨ 豫謀，預先謀劃。棄時，錯過時機。期，會，合。與天為期，合於天道。

⑩ 得，得利。辭，推辭。則，法則，規律。從天之則，順隨天道之規律。

⑪ 奇，同"奇"，意外。

⑫ 賊，傷害。人賊，猶言人禍。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："禍福無有，惡有人災也？"

福[①]，上下一心，無歧道旁見者[②]。遣退之於衷，開道之於善[③]，而民向方矣[④]。

老子曰：為善即勸，為不善即觀；勸即生責，觀即生患[⑤]。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，可以退而修身。故聖人不以行求名，不以知求譽[⑥]。治隨自然，己無所與[⑦]。為者有不成，求者有不得，人有窮而道無通[⑧]。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，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。有智若無智，有能若無能，道理達而人材滅矣[⑨]。人與道

---

① 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："故至德者，言同略，事同指。"文義較為清楚，《文子》可能有誤。略，本指疆界，此引申為範圍。指，意旨。略、指，均謂言、事的主旨。

② 旁，斜。歧道旁見，偏邪見解。

③ 遣退，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"遏障"，義近，均是擯除之意。道，即"導"字。擯除歪門邪道，引導民眾走上正道。

④ 向，嚮往。方，義方，即道義。向方，猶言嚮往道義。《論語·先進》："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"

⑤ 勸，勉勵。觀，察見，察覺。責，責任。做好事必自我勉勵，做壞事必被察覺；勉勵日久就成了本來應盡之責而不得脫身，壞事被察覺則必生禍患而遭殃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"為善則觀，為不善則議"，觀，察見。議，非議。意思與《文子》類同。道家以為，善不可為，不善亦不可為，當一切順乎本性自然，即下文"道不可以進而求名，可以退而修身"、"治隨自然，己無所與"之意。

⑥ 行，德行。知，即"智"字。

⑦ 與，參與。治理順乎自然，自己不參與其中而有所為。

⑧ 窮，困。道無通，當作"道無不通"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："人有窮而道無不通"，本書《下德》"人有窮而理無不通"，可證此"無"下當有"不"字。

⑨ 功，效果。德，德行。人材，人的聰明才智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"人偽"，即人的作為。這幾句是說，做到無為則大道行，而人的聰明才智也就自然消亡了，即《老子》"絕聖棄智"之意。

不兩明①，人愛名即不用道，道勝人則名息②，道息而名章即危亡③。

老子曰：使信士分財，不如定分而探籌④。何則？有心者之於平，不如無心者也⑤。使廉士守財，不如閉户而全封⑥。以為有欲者之於廉，不如無欲者也⑦。人舉其疵則怨⑧，鑑見其醜則自善，人能接物而不與己，即免於累矣⑨。

老子曰：凡事人者，非以實幣，必以卑辭⑩。幣殫而欲不

---

① 人，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名”，以下文觀之，均言“名”與“道”之對立，其義勝。

② 道勝人，大道勝過人欲，即道占上風。

③ 息，消亡。章，即“彰”字，顯赫。

④ 信士，誠實的人。探，取。籌，籌碼。探籌，猶今抽籤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：“天下非無信士也，臨貨分財，必探籌而定分。”探籌然後分乃定，應以《淮南子》為是。

⑤ 信士為人，人則有心；籌碼為物，故無心。

⑥ 封，閉鎖。全封，完善其閉鎖。或謂“全”當為“璽”字之誤，然“全封”與上“閉戶”相儷，“閉”、“全”均為動詞，作“璽”不倫。

⑦ 廉士為人，人則有欲；戶、封為物，故無欲。

⑧ 疵，瑕疵，即小缺點。

⑨ 與，參與，摻入。累，麻煩。人在接觸外物的時候，不摻雜自己的意見，就可以免除麻煩了。

⑩ 事，奉事。凡是奉事人的人，為了討好人，不用實幣，必用卑下的言辭。

厭[①]，卑體免辭，論說而交不結[②]，約束誓盟，約定而反先日[③]。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，而内修道德。修其境内之事，盡其地方之廣[④]，勸民守死[⑤]，堅其城郭，上下一心，與之守社稷。即為名者不伐無罪，為利者不攻難得[⑥]，此必全之道，必利之理。

老子曰：聖人不勝其心，衆人不勝其欲[⑦]。君子行正氣，小人行邪氣。内便於性[⑧]，外合於義，循理而動，不繫於物者[⑨]，

---

① 殫，竭盡。厭，滿足。

② 免，俞樾說“免”猶“俛”，“俛”即“俯”字，低下之意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婉辭”，婉，和順之意，與“俛”義近。論說，議論言說。交，交好。

③ 反先日，《荀子·富國》作“畔無日”，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反無日”，故“先”當為“無”字之誤。戰國文字“無”與“先”字形相近（何琳儀《戰國古文字典》614頁），故誤。無日，意思是沒有時間上的保證。反無日，即說不定哪天就要背叛之意。《荀子·富國》：“事之以貨寶，則貨寶單而交不結；約信盟誓，則約定而畔無日；割國之錙銖以賂之，則割定而欲無厭。”

④ 此句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盡其地力以多其積”，文義較清楚。此“方”蓋“力”字之誤。

⑤ 勸，激勵。

⑥ 為名者，為利者，“為”均讀去聲，為了名聲，為了利益。無罪，指與民同心，故為名者不得加之以罪而行討伐。難得，指堅其城郭，勸民守死，難於攻取。此二句言能如此，則為名者沒有伐罪的借口，為利者也不會來攻奪難於攻取的硬骨頭，此即必全之道、必利之理。《呂氏春秋·名類》：“治則為利者不攻矣，為名者不伐矣。”與此略同。

⑦ 勝，占上風。心，即理。不勝其心，心占上風，以理制欲。不勝其欲，欲占上風，以欲制理。

⑧ 便，適合。

⑨ 繫，牽制。

正氣也。推於滋味[①]，淫於聲色[②]，發於喜怒，不顧後患者，衰氣也。衰與正相傷，欲與性相害，不可兩立。一起一廢[③]，故聖人損欲以從性。目好色，耳好聲，鼻好香，口好味，合而說之，不離利害嗜欲也[④]。耳目鼻口，不知所欲，皆心為之制，各得其所[⑤]，由此觀之，欲不可勝亦明矣。

老子曰：治身養性者，節寢處，適飲食，和喜怒，便動靜，則在己者得[⑥]，而邪氣無由入。飾其外者傷其內[⑦]，扶其情者害其神[⑧]，見其文者蔽其真[⑨]。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，必困其性[⑩]；

---

① 推，通“敦”，二字古音極近（推，微部透母，敦，文部端母，文、微，陰陽對轉，端、透同系）。古書中從“隹”之字與從“敦”之字也相通，如《詩·北門》“王事敦我”，唐本《玉篇·言部》引“敦”作“譈”，《詩·采芑》“嘽嘽焞焞”，《漢書·韋賢傳》引“焞焞”作“推推”，詳《古字通假會典》。敦，厚也，《禮記·經解》“溫柔敦厚詩教也”，敦厚連言，“敦”亦“厚”也。此“推於滋味”猶言“敦於滋味”，即厚於滋味。“厚味”是古人習慣的說法，如《國語·周語下》“厚味寔腊毒”，《呂氏春秋·盡數》“凡食，無彊厚味，無以烈味重酒”，《吳越春秋》“口不嘗厚味”，《說苑·政理》“其為魚也，博而厚味”等。此句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重於滋味”，“重”亦“厚”也。

② 淫，過度。

③ 起，興起。廢，衰亡。正與邪不兩立，或正起邪廢，或邪起正廢。

④ 合，接觸。說，讀為“悅”。目之於色，耳之於聲，鼻之於香，口之於味，接觸到就會感到喜悅，這些都屬於利害嗜欲。

⑤ 以心制耳目鼻口，則各得其所而不為利害嗜欲所累。

⑥ 則在己者得，各本作“內在己者得”，《四庫全書》本據明刊本改正，今從之。

⑦ 外，外表。內，真性。

⑧ 扶，持，此謂放縱。情，嗜欲。神，精神。

⑨ 見，讀去聲，表現。文，文彩。真，本質。

⑩ 須臾，片刻。內心片刻不忘表現賢能，則必為賢之名所制，故其性必困。

百步之中，無忘其為容者，必累其形[①]。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，枝葉茂者害其根荄[②]，能兩美者[③]，天下無之。

老子曰：天有明，不憂民之晦也[④]；地有財，不憂民之貧也。至得道者若丘山，嵬然不動，行者以為期[⑤]。直己而足物，不為人賜[⑥]，用之者亦不受其德[⑦]，故安而能久。天地無與也，故無奪也；無德也，故無怨也。善怒者必多怨[⑧]，善與者必善奪，唯隨天地之自然，而能勝理[⑨]。故譽見即毀隨之，善見即惡從之[⑩]，利為害始，福為禍先，不求利即無害，不求福即無禍。

---

① 為，做出。容，容儀。僅僅祇走一百步路都不忘表現出容儀的人，一定會給他的身體帶來麻煩。

② 根荄，草木的根。分言之，根指樹木的根，荄指草根。

③ 兩美，羽翼與骸骨並美，枝葉與根荄並美。

④ 憂，擔心，過問。天雖有光明，然於民之晦暗也是不管的。下句同此。此二句意謂天地雖有明有財，然而無為，乃民自取之。

⑤ 至得道者，“至”字冗贅，疑衍。嵬然，山高大的樣子。期，目標。得道者如不動的高山，行道者以之為目標而追求之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：“君子引而不發，躍如也，中道而立，能者從之。”其意與此相近。

⑥ 直己，正己。所謂正己者，為所當為而已。足物，使物充足。不為人賜，不是為了賜予別人。

⑦ 德，恩惠。用其財物者，也不認為是受了恩德。

⑧ 善怒者，以上文“無德也故無怨也”觀之，當作“善德者”，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正作“喜德者必多怨”。

⑨ 勝，任，順隨。勝理，順隨道理。

⑩ 兩“見”字讀去聲，顯露出來。

身以全為常，富貴其寄也[①]。

老子曰：聖人無屈奇之服[②]，詭異之行，服不雜，行不觀[③]，通而不華，窮而不懾[④]，榮而不顯，隱而不辱[⑤]，異而不怪，同用無以名之，是謂大通[⑥]。

老子曰：道者直己而待命，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，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[⑦]，故聖人不進而求，不退而讓[⑧]。隨時三年，時去

---

① 常，根本。寄，依附。身體以不受傷害為根本，富貴只是依附於身的，可以有，也可以無，猶言身外之物。《韓非子·喻老》："邦以存為常，霸王其可也；身以生為常，富貴其可也。"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："故國以全為常，霸王其寄也；身以生為常，富貴其寄也。"以《韓非子》等觀之，此文"全"或當作"生"，與"死"相對，謂身體以活着為根本。

② 奇，同"奇"。屈奇，奇怪。屈奇之服，猶今言奇裝異服。

③ 雜，與"正"相對。雜服，猶言奇服。觀，注目。行為不引人注目，即行為無異於人。

④ 通，達，即得志。華，浮華。窮，困，不得志。懾，沮喪。

⑤ 榮，顯榮。隱，卑微不顯。

⑥ 同，與眾人同，即上文"服不雜，行不觀"等。用，因、而，語詞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"容而與眾同，無以名之"，"容"即此"用"字。無以名之，不能為其命名，即說不清楚是什麼行為。大通，無所不通。與眾人同而說不清楚是什麼行為，這就叫"大通"。

⑦ 迎，逆。返，返回。援，拉住。時至不可逆而使之返回，時去也不可追而拉住它。

⑧ 聖人不進而追求，也不故意退讓，一切順乎自然。

我走；去時三年，時在我後①。無去無就，中立其所。天道無親，惟德是與②。福之至，非己所求，故不伐其功；禍之來，非己之所生，故不悔其行。中心其恬，不累於德③。狗吠不驚，自信其情，誠無非分④。故通道者不惑⑤，知命者不憂。帝王之崩，藏骸於野，其祭也祀之於明堂，神貴於形也⑥。故神制形則從⑦，形勝神則窮⑧，聰明雖用，必反諸神⑨，謂之大通。

老子曰：古人之存己者⑩，樂德而忘賤，故名不動志⑪；樂

---

① 時去我走，"走"字應依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"先"，與下文"後"字相對。隨時，謂逐時。去時，與隨時相對，謂放棄而不逐時。此言逐時而時在先而不得，放棄不逐，而時反又在後，意謂人為的努力於事無補，故聖人不進而求，不退而讓，無去無就，中立其所。這兩句後來也用來表示力不從心、無可奈何之意，如楊萬里《誠齋集》卷六十六："今也聖主辟延之意，丞相旁招之勤，何獨不洋洋焉動其心乎？誠以年日益侵，病日益加，心往而形不隨，身行而力不應故也。古人云：'隨時三年，時去我走；去時三年，時在我後。'某之仕也，其不類此乎？"

② 與，"與人為善"之"與"，幫助。惟德是與，幫助有德者。《老子》七十九章："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"

③ 恬，恬靜。累，束縛。不累於德，不使道德受到影響。

④ 情，真情。誠，確實。非分，不正當的名分。朱弁注："自明無非，故不驚懼。"

⑤ 通，知曉。

⑥ 神，精神。形，形體。帝王死後，身體埋藏在野外，而其精神在廟中明堂受祭，所以說精神貴於形體。

⑦ 制，支配。從，順遂。精神支配形體則一切順遂。

⑧ 窮，困窮。

⑨ 反，歸結。雖然運用聰明，但必須要歸結到精神上來，以精神為制，也即"神制形"之意。

⑩ 存，立。存己，立身，即修身養性。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"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，而後存諸人。"成玄英疏："存，立也。古昔至德之人，虛懷而遊世間，必先安立己道，然後拯救他人。未有己身不存而能接物者也。"

⑪ 動，改變。不為名聲改變志向。

道而忘貧，故利不動心。是以謙而能樂，靜而能澹[①]。以數算之壽憂天下之亂[②]，猶憂河水之涸，泣而益之也[③]。故不憂天下之亂，而樂其身治者，可與言道矣。

老子曰：人有三怨：爵高者人妬之，官大者主惡之，禄厚者人怨之。夫爵益高者意益下，官益大者心益小，禄益厚者施益博[④]，修此三者怨不作[⑤]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[⑥]。

老子曰：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，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，既閽且聾，人道不通。故有閽聾之病者，莫知事通[⑦]。豈獨形骸有閽聾哉？心亦有之，塞也[⑧]。莫知所通[⑨]，此閽聾之類也。夫道之為宗也[⑩]，有形者皆生焉，其為親也亦戚矣[⑪]；饗穀食氣者皆壽焉，其為君也亦惠矣[⑫]；諸智者學焉，其為師也亦明矣[⑬]。人皆

---

① 謙，下，此指自我謙下。澹，恬靜，沒有什麼欲望。

② 數算之壽，算得出來的壽命，即有限的生命。

③ 泣，哭泣。益，增加。泣而益之，通過哭泣用眼淚來增加黃河水。

④ 下，謙下。小，謹慎。施，施捨。博，同“博”，廣博。

⑤ 作，起，產生。

⑥《老子》三十九章：“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”

⑦ 莫知事通，猶言不達事理。

⑧ 塞，堵塞，指心竅堵塞。

⑨ 通，通曉，指應通曉的道理。不知道本應通曉的道理，這就是心的堵塞。

⑩ 宗，主，根本。

⑪ 親，父母；戚，近，關係密切。有形體的東西皆由道產生，作為萬物的父母，關係是密切的。

⑫ 饗，吃，食氣，呼吸空氣。饗穀食氣，指人類。惠，仁愛。人類皆得其正壽，道作為君主，是仁愛的。

⑬ 諸，諸多。諸多智者均向道學習，道作為老師，是高明的。

以無用害有用，故知不博而日不足[①]。以博奕之日問道，聞見深矣[②]。不聞不問，猶闇聾之比於人也[③]。

老子曰：人之情，心服於德，不服於力[④]。德在與不在求，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，先貴人[⑤]；欲尊於人者，先尊人；欲勝人者，先自勝[⑥]；欲卑人者[⑦]，先自卑。故貴賤尊卑，道以制之[⑧]。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，以其身後人，即天下樂推而不厭，戴而不重[⑨]，此德有餘而氣順也。故知與之為取，後之為先，即幾於道矣[⑩]。

老子曰：德少而寵多者譏[⑪]，才下而位高者危，無大功而有

---

① 害，妨害。日，日益。不足，匱乏。人都是因無用的東西而妨害有用的東西，所以才智不廣博且日益匱乏。

② 博奕，下棋。問，學習。聞見，指學問。用下棋的時間來學習道，所知也就高深了。

③ 不聞不問，《道藏》朱弁注本作“問與不問”，義勝。問，即問道之問，學也。言問道與不問道相比，就像喑聾與正常人相比一樣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：“故不學之與學也，猶喑聾之比於人也。”

④ 力，武力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：“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。”

⑤ 貴於人，被人看重。貴人，尊重別人。先貴人，原作“先貴於人”，此從《道藏》朱弁注本。下“先尊人”同。

⑥ 自勝，戰勝自我。

⑦ 卑，下，此為使動用法，使人處於己下。

⑧ 制，裁制。道以制之，即以道制之。

⑨ 推，推舉。《老子》六十六章：“是以聖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”“戴而不重”，即《老子》“處上而民不重”。

⑩ 幾，近，差不多。知道與就是取，後就是先，就算差不多領悟道了。

⑪ 譏，非議，此指遭到非議。

厚禄者微[①]。故物或益之而損，或損之而益。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[②]，唯聖人知病之為利，利之為病。故再實之木[③]，其根必傷，多藏之家[④]，其後必殃。夫大利者反為害，天之道也。

老子曰：小人從事曰苟得，君子曰苟義[⑤]。為善者非求名者也，而名從之[⑥]。名不與利期[⑦]，而利歸之。所求者同，所極者異[⑧]，故動有益，則損隨之[⑨]。言無常是，行無常宜者，小人也。察於一事，通於一能者[⑩]，中人也。兼覆而並有之，技能而才使之者[⑪]，聖人也。

---

① 微，消亡，滅亡。

② 利利，享受利益。病病，憂慮禍患。前一“利”字、“病”字均為動詞。衆人只知道追逐利益，而不知憂慮利益之中包含的禍患。

③ 再實，結兩次果。此謂一年之中結兩次果。

④ 藏，貯藏，此謂貯藏寶貨。“多藏”與“再實”義相比。《老子》四十四章：“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”

⑤ 從事，做事。曰，說，這裏表示要求。苟，只要。小人做事只要求得利，君子做事只要求合乎道義。《論語·里仁》：“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”意思與此相近。

⑥ 從，隨。做好事並不是為了求名，而名自然會隨之而至。

⑦ 期，約。名並沒有期待利到來，而利自然來歸。

⑧ 所求者同，名利同為所求。極，終，此指結果。所極者異，得到的結果是不一樣的。君子以道義求名利，則名利得；小人不顧道義，以名利為目標，則反不得名利。

⑨ 動，行為。益，好處。行動得到好處，則必有損害隨之而至，故小人求利反不得利，而君子不求利反而得利。

⑩ 察、通，均是通曉之意。

⑪ 技能，動詞，考慮其技能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“度伎能”，“度”也是考慮的意思。才，才能。才使之，根據其才能而使之。《繆稱訓》作“裁”，與“才”通。

老子曰：生所假也，死所歸也[①]，故世治即以義衛身，世亂即以身衛義[②]。死之日，行之終也[③]。故君子慎一，用之而已矣[④]。故生所受於天也，命所遭於時也[⑤]，有其才，不遇其世[⑥]，天也。求之有道[⑦]，得之在命。君子能為善，不能必得其福；不忍為非，而未必免於禍[⑧]。故君子逢時即進，得之以義，何幸之有[⑨]？不時而退，讓之以禮[⑩]，何不幸之有？故雖處貧賤，而猶不悔者，得其所貴也[⑪]。

老子曰：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，心治則氣順，心亂則氣逆。心之治亂在於道，得道則心治，失道則心亂。心治即交讓[⑫]，心亂即交爭。讓則有德，爭則生賊[⑬]。有德即氣順，賊生即氣逆。

---

① 假，寄託。歸，返回根本。人活着柢是精神暫時寄存在形體上，死了魂是返回根本。

② 身柢是精神的寄託，死了魂是還歸本所，所以生為末，死為本，故不以末害義。

③ 行，旅行。古人認為活在世上柢是精神在旅行，死了魂是還歸本所，所以死的那天，就是旅行的終止。

④ 一，指“道”。默希子注：“依道而行，動不乖正。”

⑤ 遭，遭遇。生命是天給予的，命運則是遭遇於時世而形成的。

⑥ 世，世道，即時。雖有才能，但沒有趕上好世道，這就是上天的安排。郭店楚簡《窮達以時》：“有其人，無其世，雖賢弗行矣。苟有其世，何難之有哉？”

⑦ 道，方法，此指一定的準則，即下文“得之以義”的“義”。追求得志，有一定的法則，而是否能得志，就是命運決定的了。

⑧ 君子做好事，不一定能得福，不忍做壞事，也不一定能免禍，一切都有命運安排。

⑨ 幸，幸運。君子得志是靠道義，得所應得，有什麼幸運可言呢？

⑩ 以禮退讓。

⑪ 貴，看重。得其所貴，得到了他看重的東西，即道義。

⑫ 交，互相。交讓，互相謙讓。

⑬ 賊，傷害。

氣順則自損以奉人[①]，氣逆則損人以自奉。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[②]。天之道，其猶響之報聲也[③]，德積則福至，怨積則禍至[④]。宦敗於官茂[⑤]，孝衰於妻子[⑥]，患生於憂解，病甚於且瘉[⑦]。故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[⑧]。

老子曰：舉枉與直，如何不得；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。所謂同汚而異泥者[⑨]。

老子曰：聖人同死生，愚人亦同死生[⑩]。聖人之同死生，明

---

① 奉，給予。

② 制，制約。氣可以用道來制約，即上文所謂“心之治亂在於道”。

③ 響，回聲。報，回應。

④ 此句原作“禍積則怨至”，因果顛倒，今從《文子疏義》改。

⑤ 此句《鄧析子·轉辭篇》作“患生於官成”，《韓詩外傳》卷八作“官怠於有成”，《說苑·敬慎》、《孔子集語·曾子》、《曾子全書·外篇晉楚》均作“官怠於宦成”，則此“官茂”應作“官成”，即官事有成。宦，做官。官事無成，則小心謹慎，有所成功，則易麻痹大意，反而致敗。

⑥ 《荀子·性惡》：“妻子具而孝衰於親。”有了妻小對父母的孝心就少了。

⑦ 且瘉，將瘉。與這四句相似的說法又見上舉《鄧析子》等書。

⑧ 《老子》六十四章：“愼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”

⑨ 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：“舉枉與直，如何而不得？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。此所謂同汙而異途者。眾曲不容直，眾枉不容正。故人眾則食狼，狼眾則食人。”由《淮南子》觀之，枉指邪僻之人，直指正直之人。與，給予，此謂置之其中。舉枉與直，舉枉置於眾直之中，則以直為主。舉直與枉，舉直置於眾枉之中，則以枉為主。得，猶“能”。如何不得，有什麼不可以？遂，猶“果”。往，相處下去。以枉邪之人置於眾多正直者之中，有什麼不可以呢？以正直之人置於眾多枉邪者之中，則正直之人不要硬撐着與眾枉相處下去。此《淮南子》所謂“眾枉不容正”，“人眾則食狼，狼眾則食人”。正直者眾，雖有枉邪之人，不能為非，故“如何不得”。枉邪者眾，則邪氣盛而正直者將不為所容，故“勿與遂往”。同汚，謂處於同一環境。異泥，《淮南子》作“異塗”，“塗”即“泥”。直與枉雖同處，然各自之本質則異，直眾則勝枉，枉眾則勝直。

⑩ 聖人愚人均同樣有死有生。

於分理；愚人之同死生，不知利害之所在①。道懸天，物布地，和在人②。人主不和，即天氣不下，地氣不上，陰陽不調，風雨不時，人民疾饑。

老子曰：得萬人之兵，不如聞一言之當③；得隋侯之珠，不如得事之所由；得和氏之璧，不如得事之所適④。天下雖大，好用兵者亡；國家雖安，好戰者危⑤。故小國寡民，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⑥。

老子曰：能成霸王者，必德勝者也⑦。能勝敵者，必强者也。能强者，必用人力者也。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。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⑧。能自得者⑨，必柔弱者也。能勝不如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，柔勝出於若己者，其事不可度⑩。故能以

---

① 分，“名分”、“本分”之“分”。理，道理，即自然規律。分理，分定之理。不知利害所在，不知何為真利，何為真害，即不明分理。這幾句的意思是說，聖人與愚人雖均同死生，但各自有本質的不同。

② 布，放置。和，調和。人在天地之間，調和天地萬物。

③ 當，“得當”之“當”，合宜，正確。

④ 由，由來，即規律、必然性。得事之所由，瞭解事物的規律。適，適宜，猶言得當。隋侯之珠、和氏之璧，古時傳說的寶物。

⑤ “天下”句指天子而言，“國家”句指諸侯及卿大夫而言。

⑥ 器，即“器”。什伯之器，效率十倍百倍的器具。《老子》八十章：“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。”無論天子諸侯，雖武力強盛，但好戰者必危亡，故提倡小國寡民，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。

⑦ 德，古與“得”通。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、《泰族訓》均作“得勝”。得勝，猶言能勝。

⑧ 自得，自得其天性。

⑨ “能”字原無，依《文子疏義》補。

⑩ 能，本書《道原》作“強”，“能”也是“強”的意思。度，《道原》作“量”，“度”、“量”同意。此數句見《道原》，詳彼注。

衆不勝成大勝者①，唯聖人能之。

① 以，用，憑藉。依靠眾多的不勝，成就其最後的大勝。道家認為，正因為有眾多的不勝，纔能有最後的大勝。如常獲勝，最終將不能獲勝。此闡明“柔勝出於己者”的觀點。《莊子·秋水》：“‘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，然而指我則勝我，鰌我亦勝我。雖然，夫折大木，蜚大屋者，唯我能也。’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。（以眾小不勝）為大勝者，唯聖人能之。”

道　德

文子問道。老子曰：學問不精，聽道不深[①]。凡聽者將以達智也[②]，將以成行也，將以致功名也。不精不明，不深不達[③]。故上學以神聽，中學以心聽，下學以耳聽[④]。以耳聽者學在皮膚，以心聽者學在肌肉，以神聽者學在骨髓[⑤]。故聽之不深，即知之不明[⑥]。知之不明，即不能盡其精[⑦]。不能盡其精，即行之不成[⑧]。凡聽之理：虛心清靜，損氣無盛[⑨]，無思無慮，目無妄視，耳無苟聽，專精積稽，內意盈并。既以得之，必固守之，必

---

① 學問不精，則聽道不深。

② 達，動詞，達到。達智，達到智慧之境。

③ 不精則不明，不深則不達。

④ 上學，高明的學習方法。中學，其次者。下學，最差者。神聽，以精神去領會。心聽，通過思維去領會。耳聽，憑感官去領會。

⑤ 皮膚、肌肉、骨髓，指學習的深度。

⑥ 明，透徹。

⑦ 盡其精，盡得其精髓。

⑧ 行之不成，施行而不能獲得成功。

⑨ 盛，氣盛。損氣無盛，志氣謙恭不自滿。

長久之[1]。夫道者，原產有始[2]，始於柔弱，成於剛強；始於短寡[3]，成於衆長。十圍之木始於把，百仞之臺始於下[4]，此天之道也。聖人法之，卑者所以自下也[5]，退者所以自後也，儉者所以自小也，損者所以自少也。卑則尊，退則先，儉則廣[6]，損則大，此天道所成也。夫道者，德之元[7]，天之根[8]，福之門。萬物待之而生，待之而成，待之而寧。夫道，無為無形[9]，內以修身，外以治人，功成事立，與天為鄰[10]，無為而無不為[11]，莫知其情，莫知其眞，其中有信[12]。天子有道，則天下服，長有社稷。公侯有道，則人民和睦，不失其國。士庶有道，則全其身，保其親。強大有道，不戰而克。小弱有道，不爭而得。舉事有

---

① 以上均為聽之理。

② 原，動詞，推其本原。原產，推其產生之本原。有始，有一個開始。

③ 短寡，《道藏》朱弁注本作“寡短”，與下句“衆長”相對，義勝。

④ 把，一手把握，形容細小。《老子》六十四章：“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”

⑤ 自下，自動處下。聖人處卑位以自下。下文“自後”、“自小”、“自少”同義。

⑥ 《老子》七章：“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。”六十七章：“儉故能廣。”

⑦ 元，首要。

⑧ 根，根本。天之根，八角廊漢簡《文子》作“百事之根”，義勝。百事之根，即百事之根本原則。

⑨ 無為，沒有作為。無形，沒有形狀。

⑩ 鄰，近，猶言友。

⑪ 《老子》四十八章：“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而無不為。”

⑫ 信，信實，徵驗。《老子》二十一章：“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

道，功成得福。君臣有道則忠惠，父子有道則慈孝[①]，士庶有道則相愛。故有道則和，無道則苛[②]。由是觀之，道之於人，無所不宜也。夫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，盡行之天下服，服則懷之[③]。故帝者天下之適也[④]，王者天下之往也，天下不適不往，不可謂帝王。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，得人失道，亦不能守。夫失道者奢泰驕佚，慢倨矜傲[⑤]，見餘自顯自明[⑥]，執雄堅強[⑦]，作難結怨[⑧]，為兵主[⑨]，為亂首。小人行之，身受大殃。大人行之[⑩]，國家滅亡。淺及其身，深及子孫[⑪]。夫罪莫大於無道，怨莫深於無德，天道然也。

老子曰：夫行道者[⑫]，使人雖勇，刺之不入；雖巧，擊之不

---

① 忠惠，臣忠君惠。慈孝，父慈子孝。

② 苛，煩瑣，苛求。

③ 懷，歸向。《詩·泮水》："翩彼飛鴞，集於泮林，食我桑黮，懷我好音。"鄭箋："懷，歸也。"

④ 適，往，此指歸向。

⑤ 慢，傲慢。倨，傲。矜，自滿。

⑥ 見，應為"視"，讀為"示"，顯示。示餘，顯示有餘。自顯自明，"自顯"與"自明"同義，可能有衍文，《道藏》朱弁注本即無"自明"二字。自顯，自我標榜。

⑦ 執，執持。雄，強硬。堅強，剛強。執行強硬政策，用強於外。

⑧ 作，發起。

⑨ 主，主導者。馬王堆帛書《十大經·順道》："不為兵邦，不為亂首。""邦"與"主"古音極近，故朱聲之字與主聲之字相通。如《呂氏春秋·恃君覽》之"柱厲叔"，《說苑·立節》作"朱厲附"，《史記·天官書》"柳為鳥注"，《索隱》謂《漢書·天文志》"注"作"味"，等等，詳見《古字通假會典》。八角廊簡《文子》"主"作"始"，則與下文"首"字同義。

⑩ 小人，指平民百姓。大人，指公侯等統治者。

⑪ 此指禍亂所及。

⑫ 行，奉行。道，道術。

中。夫刺之不入，擊之不中，而猶辱也[①]，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，雖巧不敢擊。夫不敢者，非無其意也[②]；未若使人無其意。夫無其意者，未有愛利之心也，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。若然者，無地而為君，無官而為長，天下莫不願安利之[③]。故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[④]。

文子問德。老子曰：畜之養之，遂之長之，兼利無擇[⑤]，與天地合，此之謂德。何謂仁？曰：為上不矜其功，為下不羞其病[⑥]，於大不矜，於小不偷[⑦]，兼愛無私，久而不衰，此之謂仁也。何謂義？曰：為上則輔弱，為下則守節，達不肆意[⑧]，窮不易操，一度順理[⑨]，不私枉撓[⑩]，此之謂義也。何謂禮？曰：為上則恭嚴[⑪]，為下則卑敬，退讓守柔，為天下雌[⑫]。立於不敢，

---

① 辱，不光彩。雖然使人刺之不入，擊之不中，但仍然是不光彩的。意謂別人畢竟還是有傷害之心，祇是沒有能力而已，所以仍然覺得不光彩。

② 意，念頭。不敢並不是沒有這個念頭，祇是不敢而已。

③ 雖無地無官，但仍然享有君長的威望，意謂得到天下人的崇敬，如孔子稱素王。安，平安。利，得益。天下人皆希望其平安得益。

④ 《老子》七十三章："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"此段又見《呂氏春秋·順說》、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

⑤ 擇，選擇，此指區別。

⑥ 矜，自傲。病，勞苦。

⑦ 偷，苟且。

⑧ 達，得志。肆，放肆。

⑨ 易操，改變操守。一，齊，此謂遵循，與"順"義近。度，法度。

⑩ 枉撓，歪曲。不以私心歪曲義理。

⑪ 恭嚴，謹慎嚴肅。

⑫ 雌，與"雄"相對，謂卑弱。《老子》十章："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"二十八章："知其雄，守其雌。"

設於不能①，此之謂禮也。故修其德，則下從令；修其仁，則下不爭；修其義，則下平正；修其禮，則下尊敬。四者既修，國家安寧。故物，生者道也，長者德也②，愛者仁也，正者義也，敬者禮也。不畜不養，不能遂長③；不慈不愛，不能成遂；不正不匡④，不能久長；不敬不寵⑤，不能貴重。故德者民之所貴也，仁者民之所懷也，義者民之所畏也，禮者民之所敬也。此四者，文之順也⑥，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。君子無德則下怨，無仁則下爭，無義則下暴，無禮則下亂。四經不立⑦，謂之無道。無道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

老子曰：至德之世，賈便其市⑧，農樂其野，大夫安其職，處士修其道⑨，人民樂其業。是以風雨不毀折，草木不夭死，河

---

① 立、設，同義，都是“立足”的意思。立足於不敢不能。馬王堆帛書《十大經·順道》：“立於不敢，行於不能。”《管子·勢》：“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。”

② 道是產生萬物的根本原理，德是長成萬物的具體規律，所以說“生者道也，長者德也”。八角廊簡《文子》“長”作“養”。《老子》五十一章：“道生之，德畜之。”

③ 遂，成。

④ 匡，義近“正”，此謂糾正、規範。

⑤ 寵，榮耀。

⑥ 文，“文治”之“文”，治理。《老子》十九章：“三者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”“文”也是“治”的意思，謂以三者為治尚不足，故又使有所總屬。《群書治要》無此四字。

⑦ 經，根本原則，即德、仁、義、禮。

⑧ 賈，商人。

⑨ 處士，未做官的士人。

出圖，洛出書[①]。及世之衰也，賦斂無度，殺戮無止，刑諫者，殺賢士，是以山崩川涸，蠕動不息，野無百蔬。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，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。聖人和愉寧靜，生也[②]；志得道行，命也。故生遭命而後能行，命得時而後能明[③]，必有其世，而後有其人[④]。

文子問聖智。老子曰：聞而知之，聖也；見而知之，智也。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，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。聖人知天道吉凶，故知禍福所生。智者先見成形[⑤]，故知禍福之門[⑥]。聞未生[⑦]，聖也。先見成形，智也。無聞見者愚迷。

---

① 河，黃河。洛，洛水。相傳上古有龍馬負圖出於黃河，神龜負文出於洛水，古人稱之為河圖、洛書。《周易·繫辭》："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"北宋陳摶演其說：河圖，以一至十的數位按五行四方相配排列，即（北方）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；（南方）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；（東方）天三生木，地八成之；（西方）地四生金，天九成之；（中央）天五生土，地十成之。合於《繫辭》所說"天一、地二、天三、地四、天五、地六、天七、地八、天九、地十。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數二十有五，地數三十。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"。洛書，其數字為一至九，取神龜形體之象，即所謂"戴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為肩，六八為足"。按九宮順序與八卦相配，則為坎一、坤二、震三、巽四、五中、六乾、七兌、八艮、九離，即所謂後天八卦，也叫循環卦，以合《周易·說卦傳》"帝出乎震（左三，東），齊乎巽（四肩，東南），相見乎離（戴九，南），致役乎坤（二肩，西南），說言乎兌（右七，西），戰乎乾（六足，西北），勞乎坎（履一，北），成言乎艮（八足，東北）"之說。

② 生，讀為"性"。下文"生遭命"之"生"同此。

③ 明，彰顯，此指功業卓著。此句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"命得性而後能明"。謂既有得志之命，且又得聖人之性，方能彰顯於天下。

④ 世，世道，社會環境。有其世，即得時。

⑤ 先見成形，見於禍福成形之先。

⑥ 門，門徑，即來源。

⑦ 聞，知曉。未生，禍福尚未產生。禍福尚未產生即已知曉。

老子曰：君好智則信時而任己①，棄數而用惠。物博智淺，以淺贍博，未之有也②。獨任其智，失必多矣。好智，窮術也③；好勇，危亡之道也。好與則無定分④，上之分不定，則下之望無止⑤。若多斂，則與民為讎；少取而多與，其數無有⑥。故好與，來怨之道也。由是觀之，財不足任，道術可因⑦，明矣。

文子問曰：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⑧，為之奈何？老子曰：執一無為，因天地與之變化⑨。天下大器也，不可執也，不可為

---

① “智”或誤作“義”。信時，不通，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作“倍時”，是。倍，通“背”，逆反。“倍時”即逆時而動，與下文“棄數”義近。任己，專任一己之智慧。國君喜好智謀，就會逆時而動，專憑一個人的智慧來辦事，不顧自然規律而好施恩惠。

② 天下事物廣博，而一個人的智慧淺小。贍，滿足。以淺小的智慧而能滿足廣博事物的需要，這樣的事是沒有的。

③ 窮，困窘。術，道術，做法。喜好智謀，是要陷入困境的做法。下文“危亡之道”的“道”與“術”同義，即導致危亡的做法。

④ 分，標準。定分，明確的標準。喜好賜予，勢必就會當賞也賞，不當賞也賞，這樣一來，就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了。

⑤ 既無明確的賞賜標準，則下之人均望得賞，欲望就沒有止境了。

⑥ 要滿足下之人沒有止境的欲望，則需大量財物。如加重賦稅，則與民結仇；如不加重賦稅而又要廣為賜予，又沒有這麼多財物。

⑦ 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：“仁智勇力，人之美才也，而莫足以治天下。由此觀之，賢能之不足任也，而道術之可修（循），明矣。”則此“財”當讀作“才智”之“才”。任，依靠。因，依，與“任”義近。

⑧ 莅，同“蒞”，蒞臨，在上位的意思。蒞天下猶言君天下，治天下。

⑨ 一，即道。本書《九守》：“是以聖人以道鎮之，執一無為。”因，隨。以道蒞天下，主要原則為“執一”和“無為”，隨天地之變化而變化。下文即闡述“執一”和“無為”。

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①。執一者見小也②，見小故能成其大也。無為者守靜也，守靜能為天下正③。處大，滿而不溢④；居高，貴而無驕。處大不溢，盈而不虧；居上不驕，高而不危⑤。盈而不虧，所以長守富也；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。富貴不離其身，祿及子孫。古之王道具於此矣。

老子曰：民有道所同行，有法所同守⑥，義不能相固，威不能相必⑦，故立君以一之。君執一即治，無常即亂⑧。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⑨，所以無為也。智者不以德為事，勇者不以力為暴，仁者不以位為惠⑩，可謂一矣。一也者，無適之道也⑪，萬

---

① 執，把持。為，操作。《老子》二十九章："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不可執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"

② 此闡述"執一"。見小，從小處著眼。本書《九守·守弱》："見小，故能成其大。"

③ 《老子》四十五章："清靜為天下正。"此下八角廊簡《文子》有"平王曰：見小守靜奈何？文子曰……"等文句。

④ 溢，漫出來。八角廊簡《文子》作"大而不衰者，所以長守……"

⑤ 處大不溢，則雖盈滿而不會虧缺。居上位而不驕傲，則位雖高而不會有危險。《孝經·諸侯章》："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；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。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；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也。富貴不離其身，然後能保其社稷，而和其民人。"

⑥ 道所同行，共同行走的道路，此指通行的民俗習慣。法所同守，應共同遵守的法則。

⑦ 民眾雖有通行的習慣和應共同遵守的法則，但道義和威力不能使之一定同行同守，所以立君長來統一之，使之同行同守。

⑧ 一，根本大法，即"道"，下文所謂"一也者，無適之道也"。無常，沒有根本大法。

⑨ 有為，人為地操作。

⑩ 德，恩惠。為事，行事，指達到目的。力，武力。暴，強暴。惠，恩惠。

⑪ 適，通"敵"，匹敵。

物之本也。君數易法[①]，國數易君，人以其位達其好憎[②]，下之任懼不可勝理[③]。故君失一，其亂甚於無君也。君必執一，而後能羣矣[④]。

文子問曰：王道有幾[⑤]？老子曰：一而已矣[⑥]。文子曰：古有以道王者，有以兵王者，何其一也[⑦]？曰：以道王者德也，以兵王者亦德也[⑧]。用兵者五：有義兵，有應兵，有忿兵，有貪兵，有驕兵。誅暴救弱謂之義；敵來加己[⑨]，不得已而用之，謂之應；爭小故，不勝其心，謂之忿[⑩]；利人土地，欲人財貨，謂之貪；恃其國家之大，矜其人民之衆，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

---

① 數，屢次。易，改變。

② 達，滿足。人借助勢位使一己的好憎之欲得到滿足。

③ 任懼，不好講，《道藏》朱弁注本和《淮南子·詮言訓》均作"徑衢"。徑，小道。衢，大道，引申為門道。理，治理。不可勝理，無法治理，表示很多。國家不穩定，法律和國君隨時變更，權貴憑藉其勢位滿足其好憎的私欲，在下之人為了趨利避害，門道自然就很多了。

④ 羣，聚合，聚合民眾之謂君。《白虎通·德論上·號》："君之為言羣也。"《廣雅·釋言》："君，羣也。"《韓詩外傳》卷五："君者何也？曰：羣也。"均以羣訓君。

⑤ 王道，王天下之道。有幾，有幾種。

⑥ 一，一種。王天下之道祇有一種，即下文所言之"德"，有德則可王天下。

⑦ 古既有以道王天下者，也有以兵王天下者，怎麼說王天下之道祇有一種呢？八角廊漢簡《文子》"一"下有"道"字。

⑧ 不管是以道王天下，還是以兵王天下，都是以是否有德為原則的。以道王天下，如堯舜，固然有德。以武力誅暴禁亂，仍然有德，如湯武。

⑨ 加，以武力相加，即敵人打來了。

⑩ 小故，小事。不勝，忍不住。心，情緒。爭小事，忍不住憤恨的情緒而出兵，就叫忿兵。

驕[①]。義兵王，應兵勝，忿兵敗，貪兵死，驕兵滅，此天道也[②]。

老子曰：釋道而任智者危，棄數而用才者困[③]，故守分循理，失之不憂，得之不喜[④]。成者非所為，得者非所求，入者有受而無取，出者有授而無與[⑤]。因春而生，因秋而殺，所生不德，所殺不怨，則幾於道矣[⑥]。

文子問曰：王者得其歡心[⑦]，為之奈何？老子曰：若江海即是也。淡兮無味，用之不既[⑧]，先小而後大。夫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。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後之。天下必効其歡愛，進其仁義，而無苛氣[⑨]。居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衆不害，天下樂推而不厭[⑩]，雖絶國殊俗，蜎飛蠕動[⑪]，莫不親愛，無之而不通，無往

---

① 矜，誇耀。見，讀為“視”，通“示”，顯示。實，優勢，強盛。

② 此下八角廊簡《文子》尚有“故王道唯德乎！臣故曰一道。平王……”等文句。

③ 釋，放棄。任，用。數，理。才，才智。

④ 祇要守分循理，無論得失，均不足以左右情緒。

⑤ 有所成功並不是自己着意去做的；有所獲得也不是自己去追求得到的。得到的東西接受它，但不是主動去拿取的；給出的東西授予它，但不是主動給予的。一切順乎自然，沒有主觀願望。

⑥ 所生所殺，均指物。所生之物不感念恩德，所殺之物不產生怨恨。幾，近，差不多。

⑦ 其，代詞，指代天下人。

⑧ 既，窮盡。

⑨ 苛氣，煩瑣苛刻的風氣。

⑩ 重，“輕重”之“重”，壓迫的意思。害，患害。《老子》六十六章：“是以聖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”

⑪ 絕國殊俗，泛指不同種族的人。蜎飛蠕動，泛指昆蟲。此二句統指有生命之物。

而不遂[①]，故為天下貴。

老子曰：執一世之法籍，以非傳代之俗，譬猶膠柱調瑟[②]。聖人者應時權變[③]，見形施宜[④]。世異則事變，時移則俗易，論世立法，隨時舉事[⑤]。上古之王，法度不同，非故相反也[⑥]，時務異也。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為法者，與化推移。聖人之法可觀也，其所以作法，不可原也[⑦]。其言可聽也，其所以言，不可形也[⑧]。三皇五帝輕天下，細萬物，齊死生，同變化[⑨]，抱道推誠，以鏡萬物之情[⑩]，上與道為友，下與化為人[⑪]。

---

① 之，往。遂，順遂。

② 一世，某一時代。非，非議，批評。傳代之俗，世代相傳的習俗，猶言古今通用的原則。瑟，古樂器。柱，弦柱。瑟彈奏的時候要通過弦柱來調整弦的鬆緊，如弦柱被膠粘牢，就無法調弦，因而不能彈奏。

③ 權，權衡。《道藏》朱弁注本及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偶變”或“耦變”。偶，周合、適應的意思，與“應時”義近。

④ 見，讀為“視”，根據。形，形勢，情況。根據情況因地制宜。

⑤ 論，考究。世，社會環境。根據具體的社會環境而立法，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舉事，即一切措施都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定。

⑥ 故，故意。反，對立。上古之王法度不同，並不是故意要相互對立，而是時代不同、事務不同的原因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非務相反也”，“務”也是“故意”的意思。

⑦ 原，推究其本原。

⑧ 形，形象之形，即形象地描繪出來。

⑨ 輕、細、齊、同，均是意動用法，即“看輕”、“看小”、“看成一樣”的意思。

⑩ 鏡，照，觀察。

⑪ 化，造化者。人，即偶，相伴的意思，與“友”義近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“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。”《天運》：“久矣夫，某不與化為人。”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“與造化者相雌雄”，也是這個意思。

今欲學其道，不得其清明玄聖，守其法籍，行其憲令[1]，必不能以為治矣。

文子問政[2]。老子曰：御之以道[3]，養之以德，無示以賢，無加以力[4]，損而執一[5]，無處可利，無見可欲[6]，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[7]，無矜無伐[8]。御之以道，則民附[9]；養之以德，則民服；無示以賢，則民足；無加以力，則民樸。無示以賢者儉也，無加以力者不敢也[10]。下以聚之[11]，賂以取之[12]，儉以自全，不敢

---

① 玄，深遠。清明玄聖，指其精髓，即上文說的“所以為法者”。法籍、憲令，指其已成之法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：“今欲學其道，不得其清明玄聖，而守其法籍憲令，不能為治亦明矣。”

② 唐寫本作“文子問為政”。

③ 御，駕馭，即治理。以道治之。

④ 示，標榜。加，強加。不標榜賢能，不強加武力。

⑤ 損，損人為。《老子》四十八章：“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”執一，即執道，已見前注。

⑥ 可利，可以圖利。見，讀為“視”，通“示”，顯示。不要使其處於有利可圖的位置，不要顯示可以引起欲望的東西。《老子》三章：“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”

⑦ 割、劌，都是割傷的意思。廉，有棱角。《老子》五十八章：“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。”

⑧ 矜，自滿。伐，自傲。

⑨ 附，親附。

⑩ 不敢，不敢濫用武力。上文云：“立於不敢，設於不能。”

⑪ 下，處於下位。自處於下位以聚民。《老子》六十六章：“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。”

⑫ 賂，財貨。此作動詞，使之獲得財貨，猶富民政策，令其衣食無憂。取之，指賦稅之類。此與下文“弗養則背叛”相對，此則先使民富，即先養之，然後取之，則民不背叛。此“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”之意。

以自安[①]。不下則離散[②]，弗養則背叛[③]，示以賢則民爭，加以力則民怨。離散則國勢衰，民背叛則上無威，人爭則輕為非[④]，下怨其上則位危。四者誠修，正道幾矣。

老子曰：上言者下用也，下言者上用也；上言者常用也，下言者權用也[⑤]。唯聖人為能知權。言而必信，期而必當[⑥]，天下之高行。直而證父，信而死女[⑦]，孰能貴之？故聖人論事之曲

① 用“不敢”來獲得自身的安全。

② 不下，不肯處於民下。離散，人民離散。

③ 養，養民，使民衣食無憂。不使民衣食無憂則民背叛。

④ 輕，易，容易。為非，做壞事。

⑤ 上言，經典之言。“言”指政令。下言，權變之言。下用，民眾所用。上用，統治者所用。常用的一般政令，為民眾所用。權變的政令，是統治者根據特殊情況臨時使用的。俞樾《讀文子》謂“常用”、“權用”兩“用”字為衍文，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：“昔者《周書》有言曰：上言者下用也，下言者上用也。上言者常也，下言者權也。此存亡之術也。”以此四句為《周書》文。

⑥ 期，約。當，對，此謂踐約。

⑦ 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：“直躬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。”攘羊，羊來而取之，猶今言順手牽羊，屬非法佔有。證，指證，當眾指證其父的非法佔有行為。《論語·子路》：“葉公語孔子曰：‘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。’孔子曰：‘吾黨之直者異於是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’”尾生，魯國人，戰國時傳說的信士，與婦人約會於堤梁下，水至尚不離去，以至溺死。上文言講信用是天下之高行，然如不知權變，至於證父死女，也就不足貴了。《莊子·盜跖》：“直躬證父，尾生溺死，信之患也。”

直，與之屈伸，無常儀表[①]。祝則名君，溺則捽父，勢使然也[②]。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。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[③]，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，不知權者，善反醜矣[④]。

文子問曰：夫子之言[⑤]，非道德無以治天下。上世之王，繼嗣因業，亦有無道，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，何道以然[⑥]？老子曰：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，各自生活，然其活有厚薄[⑦]。天下時有亡國破家，無道德之故也。有道德則夙夜不懈[⑧]，戰戰兢兢，常恐危亡。無道德則縱欲怠惰，其亡無時。使桀紂修道行德，湯武雖賢，無所建其功也。夫道德者，所以相生養也，所以相畜長

---

① 屈伸，猶言增減，即權變。儀表，即法則。根據情況隨時變化，沒有一成不變的法則。

② 祝，祭祀活動中的祝禱。名，動詞，直呼其名。捽，揪，此指揪住頭髮。勢，情勢，即具體情況。人君尊貴，臣下不能呼其名，然於祭祀，祝者代其君向神祝禱，對神而言，君不為貴，故祝者雖為臣下，而得稱君之名。如《論語·堯曰》"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於皇皇后帝"，"履"即為成湯之名，而祝者稱之。父於子也為尊貴，然溺水時，則兒子不惜抓住父親的頭髮以施救。這些都是具體情況決定的。

③ 迕，逆，此謂處於逆境和不利地位。合，順遂。先處逆境，後得順遂，叫做懂得權變，反之就叫不懂權變。

④ 善，好事。醜，壞事。不懂得權變，好事反而做成了壞事。

⑤ 夫子，此指書中的老子，但書中文子問實均是楚平王問，故此夫子實為平王對文子的尊稱。。

⑥ 因，承襲。道，術，方法。平王問文子說，夫子說非道德無以治天下，但上世之王繼承祖業以王天下，也有無道者，而均得其善終無禍敗，是靠什麼方法達到的？

⑦ 厚薄，猶言優劣。人生有優劣猶國運有長短，無道而無禍者，其命厚也。然亡國者，必無道德者。

⑧ 夙夜，早晚，猶言隨時。懈，懈怠。

也[①]，所以相親愛也，所以相敬貴也。夫蠢蟲雖愚，不害其所愛[②]。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，禍災何由生乎？夫無道而無禍害者，仁未絶，義未滅也。仁雖未絶，義雖未滅，諸侯以輕其上矣[③]。諸侯輕上，則朝廷不恭，縱令不順[④]。仁絶義滅，諸侯背叛，衆人力政[⑤]，強者陵弱，大者侵小，民人以攻擊為業，災害生，禍亂作，其亡無日，何期無禍也[⑥]？

老子曰：法煩刑峻[⑦]，即民生詐；上多事，則下多態[⑧]。求多即得寡，禁多即勝少[⑨]。以事生事，又以事止事[⑩]，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。以智生患，又以智備之[⑪]，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。

老子曰：人主好仁，即無功者賞，有罪者釋[⑫]；好刑，即有功者廢，無罪者及[⑬]。無好憎者[⑭]，誅而無怨，施而不德[⑮]，放準

---

① 畜，養。

② 蠢蟲，無知的動物。無知的動物也不會傷害其所愛之物。

③ 上，指王，即天子。

④ 縱，即使。順，遵從。縱使天子有令，下之諸侯群臣也不遵從。

⑤ 力，武力。政，讀為征，殺伐。衆人以武力相殺伐。此衆人當指有權勢的統治者。

⑥ 何期，《文子疏義》引唐寫本“期”作“其”。何其，表疑問。

⑦ 煩，苛細。峻，嚴酷。

⑧ 態，姿態，此指人為做出的各種虛假情態。

⑨ 勝，達到目的。禁令雖多，但效果甚微。

⑩ 因作為某事生出事端，又另生一事以止此事。

⑪ 因智巧生出禍患，又憑智巧來加以防備。

⑫ 釋，開釋，赦免。

⑬ 廢，棄置不賞。及，遭禍，此指遭受刑戮。

⑭ 無好憎，沒有以一己之私為標準的好憎。

⑮ 德，恩德。此用為動詞，感恩。

循繩，身無與事①，若天若地，何不覆載。合而和之②，君也；別而誅之③，法也。民以受誅④，無所怨憾，謂之道德。

老子曰：天下是非無所定，世各是其所善，而非其所惡⑤。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，求合於己者也⑥。去非者非去邪也，去迕於心者⑦。今吾欲擇是而居之，擇非而去之，不知世所謂是非也⑧。故治大國若烹小鮮，勿撓而已⑨。夫趣合者，即言中而益親⑩，身踈而謀當即見疑⑪。今吾欲正身而待物，何知世之所從

---

① 與，參與。身無與事，不把自身的好惡參與到事情之中，一切依照準繩，當賞則賞，當罰則罰。

② 合，聚合。和，調和。聚合民人而調和之，就是君。

③ 別，區分。誅，責罰。區分其罪大小，而分別責罰之，即是國法。

④ 以，通"已"。

⑤ 是非無所定，是非沒有一定的標準。世，世俗之人。是、非，均動詞，認為對，認為不對。世俗之人認為自己喜歡的東西是對的，討厭的東西是錯的。

⑥ 是，正確。追求正確的人，並不是在追求真理，而僅僅祇是尋求與己意相合的東西。

⑦ "去非者"三字據《道藏》本《文子纘義》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補。去除錯誤的人也不是在去除真正的謬誤，而祇是在去除不合心意的東西。

⑧ 居，持守。不知世所謂是非也，不知道世俗的是非標準是什麼。很可能吾以為是，世俗以為非；吾以為非，世俗以為是。

⑨ 《老子》六十章："治大國若烹小鮮。"小鮮，小魚。烹小魚不能隨時翻動，不然就爛了，比喻治國也不能經常攪擾多事，當無為而治。撓，攪動。

⑩ 趣合，志趣相投。中，得當。益，更加。志趣相投者，說話得當就更加親近。

⑪ 踈，疏遠。疏遠者謀劃雖當而反被猜疑。俞樾《讀文子》謂此句當比照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"身疏者即謀當而見疑"，與上句相對。

規我者乎[①]？吾若與俗遽走[②]，猶逃雨，無之而不濡[③]。欲在於虛則不能虛[④]，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，此所欲而無不致也[⑤]。故通於道者，如車軸不運於己，而與轂致於千里[⑥]，轉於無窮之原也[⑦]。故聖人體道反至[⑧]，不化以待化，動而無為。

老子曰：夫亟戰而數勝者，則國必亡。亟戰則民罷[⑨]，數勝則主驕，以驕主使罷民，而國不亡者，則寡矣。主驕則恣[⑩]，恣則極物[⑪]；民罷則怨，怨則極慮[⑫]。上下俱極而不亡者[⑬]，未之有也。故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[⑭]。

---

① 正身，端正其身。待物，對待事物。規，即窺視之窺。所從窺我，用怎樣的眼光來看待我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："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，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？"

② 遽走，急速奔跑。

③ 之，往。濡，濕。

④ 欲，希望。希望虛無，反而不得虛無，猶《老子》所謂"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"。

⑤ 此所欲而無不致也，唐寫本作"此所欲而不能致也"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"此所慕而不能致也"。意謂不着意追求虛無而自然虛無者，乃得道者之為，是一般人所希望但不能達到的。

⑥ 運，轉。轂，輪轂。軸在轂中，轂隨輪轉但軸不轉，所以說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於千里。以喻通於道者執一無為，以不變應萬變。

⑦ 無窮之原，沒有窮盡的原野，形容廣大。

⑧ 體，效法。反至，唐寫本作"反生"，"反生"即"返性"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："故聖人體道反性，不化以待化，則幾於免矣。"不化以待化，即以不變應萬變。

⑨ 亟，數，多次。罷，疲憊。

⑩ 恣，肆意妄為。

⑪ 極物，窮盡事物，即窮奢極欲，走向極端。

⑫ 極慮，竭盡思慮，挖空心思以對付君上。

⑬ 上下俱極，上下都走向了極端。

⑭ 遂，成就。《老子》九章："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"

平王問文子曰①：吾聞子得道於老聃。今賢人雖有道，而遭淫亂之世②，以一人之權③，而欲化久亂之民，其庸能乎④？文子曰：夫道德者，匡邪以為正，振亂以為治⑤，化淫敗以為樸。淳德復生⑥，天下安寧，要在一人⑦。人主者，民之師也；上者，下之儀也⑧。上美之則下食之，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。下有仁義，則無淫亂之世矣。積德成王，積怨成亡，積石成山，積水成海。不積而能成者，未之有也。積道德者，天與之⑨，地助之，鬼神輔之。鳳凰翔其庭，麒麟遊其郊，蛟龍宿其沼。故以道莅天下，天下之德也；無道莅天下，天下之賊也⑩。以一人與天下為讎，雖欲長久，不可得也。堯舜以是昌，桀紂以是亡。平王曰：寡人敬聞命矣⑪。

---

① 平王，前人已指出應即楚平王。此段保持了《文子》一書的原貌，原因在於說明文子是老子的弟子，學道於老子，由於此段性質所定，故不得篡改。

② 遭，遇。八角廊簡《文子》作“王曰：人主唯（雖）賢，而遭淫暴之世”，較今傳本為優。

③ 權，權勢，力量。

④ 其，讀為“豈”。庸，也是“豈”的意思（《詞詮》453頁）。其庸，難道，表示反問。

⑤ 振，救，《說文》云：“舉救也。”八角廊漢簡《文子》自“文子曰”以下，作“臣聞之，王者蓋匡邪民以為正，振亂世以為治，化淫敗以為（樸）”。

⑥ 淳德，淳樸之德。

⑦ 要，關鍵。一人，指君王。

⑧ 儀，榜樣。八角廊簡《文子》作“儀法”。

⑨ 與，助，與下文“助”、“輔”同義。積道德者，八角廊簡《文子》作“有道之君”。

⑩ 德，福澤。賊，災害。

⑪ 命，“耳提面命”之“命”，教導。聞命，猶言受教。

上　德

老子曰：主者國之心也，心治即百節皆安[①]，心擾即百節皆亂。故其身治者，支體相遺也[②]；其國治者，君臣相忘也。

老子學於常樅[③]，見舌而守柔[④]，仰視屋樹，退而目川[⑤]，觀

---

① 節，骨節，此指肢體的各個部分。

② 遺，忘，指互不干擾，各幹各的事。

③ 常樅，老子師，《淮南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等作“商容”，音近字通用。

④ 《說苑·敬慎》：“常摐有疾，老子往問焉。曰：‘先生疾甚矣，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？’常摐曰：‘子雖不問，吾將語子。’……張其口而示老子曰：‘吾舌存乎？’老子曰：‘然。’‘吾齒存乎？’老子曰：‘亡。’常摐曰：‘子知之乎？’老子曰：‘夫舌之存也，豈非以其柔耶？齒之亡也，豈非以其剛耶？’常摐曰：‘嘻！是已。天下之事已盡矣，無以復語子哉！’”

⑤ 目，視。或作“因”，古文“目”字字形極近“因”字（《說文》）。默希子注此二句云：“惜光陰不駐也。”“歎逝者不息也。”但由上下句的結構來看，“退而目（因）川”應為“仰視屋樹”的結果，猶“守柔”為“見舌”的結果，“持後”為“觀影”的結果。然其說不傳，或原文有錯舛，今已不可知。

影而知持後[①]。故聖人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[②]，譬若積薪燎，後者處上[③]。

老子曰：鳴鐸以聲自毀[④]，膏燭以明自煎[⑤]，虎豹之文來射，猨狖之捷來格[⑥]。故勇武以強梁死[⑦]，辯士以智能困，能以智知，而未能以智不知[⑧]。故勇於一能，察於一辭，可與曲說，未可與廣應[⑨]。

老子曰：道以無有為體[⑩]，視之不見其形，聽之不聞其聲，謂之幽冥。幽冥者，所以論道，而非道也[⑪]。夫道者，內視而自

---

① 《列子·說符》："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。壺丘子林曰：'子知持後，則可言持矣。'列子曰：'願聞持後。'曰：'顧若影，則知之。'列子顧而觀影：形枉則影曲，形直則影正。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，屈申任物而不在我。此之謂持後而處先。"

② 因循，順隨事物而不作為。本書《道原》："因循而應變，常後而不先。"

③ 積，堆積。燎，燒。堆積柴薪燒燎，越後來的越在上面。

④ 鐸因為能發聲，所以被敲壞了。

⑤ 煎，《藝文類聚》引作"銷"，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"鐌"，"鐌"也是"銷"。

⑥ 文，花紋，此指皮毛上的花紋。來，招致。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："且也虎豹之文來田，猨狙之便、執斄之狗來藉。"《莊子·天地》："執留之狗成思，猨狙之便自出林來。""自山林來"，指猿猴從山林被人擒獲而來，供人玩樂。格，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"措"，《說林訓》作"乍"，不知本當爲何字，然由文意觀之，總之是被人擒獲一類的意思。

⑦ 強梁，強悍，橫暴。

⑧ 以智知，靠聰明才智知曉事物。以智不知，靠聰明才智不知曉事物，即懂得不用聰明才智之意。

⑨ 與，以。

⑩ 無有，虛無。體，本體。

⑪ 論，闡釋，形容。幽冥是用來闡釋道的，但並不是道本身。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"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於人之論者，謂之冥冥，所以論道，而非道也。"

反[①]。故人不小覺不大迷，不小慧不大愚[②]。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，以其内保之止，而不外蕩[③]。月望日奪光，陰不可以承陽[④]；日出星不見，不能與之爭光[⑤]。末不可以強於本，枝不可以大於榦。上重下輕，其覆必易[⑥]。一淵不兩蛟，一雌不二雄[⑦]。一即定，兩即爭。玉在山而草木潤，珠生淵而岸不枯[⑧]。蚯蚓無筋骨之强，爪牙之利，上食晞塊，下飲黄泉，用心一也[⑨]。清之為明，杯水可見眸子；濁之為害，河水不見泰山[⑩]。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[⑪]，舟浮江海，不為莫乘而沈，君子行道，不為莫知而止，性之有也[⑫]。以清入濁必困辱，以濁入清必覆傾[⑬]。天二炁

---

① 内視，向内看，自我照鑒内心。自反，自我反歸本原。

② 覺，覺悟。人有小覺，然後大迷；有小慧，然後大愚。

③ 内保之止，疑有訛誤，此與外蕩相對，意為保持不動，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作“人莫鑒於沫雨，而鑒於澄水者，以其休止不蕩也”，文意較清楚。蕩，動搖。

④ 月望，滿月，大致在每月十六日左右。月之光自日而來，月滿則虧，所以說“月望日奪光”。承，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作“乘”，義勝。乘，戰勝、壓倒的意思。

⑤ 眾星不能與日爭光。光，光明，光耀。

⑥ 覆，傾覆。

⑦ 一雌不二雄，《太平御覽》引《淮南子》作“一棲不兩雄”。棲，指棲息地，與上“淵”相應，義勝。

⑧ 《荀子·勸學》：“玉在山而草木潤，淵生珠而崖不枯。”

⑨ 晞，乾。晞塊，即乾土。《荀子·勸學》：“蟺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彊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黄泉，用心一也。”

⑩ 杯水，喻少。眸子，喻小。河水，黄河之水，喻多。泰山，喻大。清的明亮，一杯水就可照見眸子；濁的害處，以黄河之水也不能照見巍巍泰山。

⑪ 服，佩帶。芷蘭不會因為不佩帶就不香了。《荀子·宥坐》：“夫芷蘭生於深林，非以無人而不芳。”

⑫ 性之有，本性中所固有的，指蘭之香、舟之浮、君子之行道等。

⑬ 清濁不相容，以喻正邪不並立。

即成虹，地二炁即泄藏[①]，人二炁即生病。陰陽不能常，且冬且夏，月不知晝，日不知夜[②]。川廣者魚大，山高者木脩，地廣者德厚[③]。故魚不可以無餌釣，獸不可以空器召[④]。山有猛獸，林木為之不斬；園有螫蟲，葵藿為之不採；國有賢臣，折衝千里[⑤]。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，不運於己，與之致於千里，終而復始，轉於無窮之原也[⑥]。故舉枉與直，何如不得；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[⑦]。有鳥將來，張羅而待之，得鳥者羅之一目[⑧]。今為一目之羅，則無時得鳥。故事或不可前規[⑨]，物或不可預慮，故聖人畜道待時也[⑩]。欲致魚者先通谷，欲求鳥者先樹木[⑪]，

---

① 炁，同“氣”。二氣，陰陽二氣。陰陽二氣陽為主，陰輔陽，則二氣調和，不為災害。此所謂“二氣”，指二氣並大，不相統攝，猶一國之有二君，一家之有二主，則失調和。高注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云：“陰陽相干，二氣也。”虹，古人認為是不吉利的天象。泄，泄漏。藏，地之藏氣。泄藏，謂地氣泄漏。

② 常，經常，恒久。陰陽相合，乃生萬物，不能祇有陽或祇有陰。四時交替，日夜相代，缺一不可，不能祇有其中一種。

③ 脩，同“修”，高大。德，長養萬物的能力。

④ 召，招來。

⑤ 衝，衝車，一種攻城的戰車，此代指敵軍。折，毀壞。折衝，猶言破敵。國有賢臣，就能破敵於千里之外，意謂敵不敢來攻，即不戰而克。

⑥ 本書《道德》十八章：“故通於道者，如車軸不運於己，而與轂致於千里，轉於無窮之原也。”說見彼注。

⑦ 此已見本書《符言》二十八章，說見彼注。

⑧ 羅，網。目，網上的小孔。

⑨ 規，謀劃。前規，提前謀劃，與下“預慮”同義。

⑩ 畜，修養。道，道術。修養道術以等待時機。

⑪ 谷，川谷。樹，種植。

水積而魚聚，木茂而鳥集。為魚得者[①]，非挈而入淵也[②]，為猨得者，非負而上木也，縱之所利而已[③]。足所踐者淺，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；心所知者褊，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[④]。川竭而谷虛，丘夷而淵塞，脣亡而齒寒，河水深，其壤在山[⑤]。水靜則清，清則平，平即易，易即見物之形，形不可並，故可以為正[⑥]。使葉落者風搖之也，使水濁者物撓之也[⑦]。璧瑗之器，礛之功也[⑧]；鎮鄿之斷割，砥礪之力也[⑨]。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，

---

① 得，古通“德”，恩惠。下“為猨得”同。為，動詞，施行。為德，猶言施恩。

② 挈，提起，拿着。

③ 縱，放任。所利，對其有好處的環境。施行恩惠給魚的人，不是要拿着魚去放入深淵；施行恩惠給猿猴的人，不是要背着猿猴爬上樹木；祇需把它們放到對它們有利的環境中就行了。

④ 淺，少。待，憑藉，依靠。褊，即偏，不全，也是少的意思。明，明白知曉。足踩的地方很少，但正是借助不踩的地方纔能行走。心所知道的東西偏少不全，但正是借助不知道的東西纔能明白知曉。這裏的意思是說，一個人不能把所有的知識學完，正是借助了其他不學的知識，纔能精深於所學的知識。

⑤ 此謂事物有必然的因果平衡關係，如河水乾了，山谷自然就空虛，等等。河水之所以能深，也是因為土壤都堆到山上去了，意謂天地間如沒有高山，自然也就不會有深谷。

⑥ 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：“水靜則平，平則清，清則見物之形。弗能匿也，故可以為正。”此“易”也是“平”的意思，《淮南子》行文較為簡潔。此“形不可並”，《淮南子》作“弗能匿也”，故“並”當讀如“屏”，蔽也，即藏匿之意。形不可藏匿，故可以為正。正，校正之正。

⑦ 此言事物受外界的影響。

⑧ 璧瑗，玉器。礛，打磨玉的石頭。

⑨ 鎮鄿，寶劍名，此泛指精良的兵器。砥礪，磨。

無裹糧之資而不飢[①]。狡兔得而獵犬烹，高鳥盡而良弓藏，名成功遂身退，天道然也[②]。怒出於不怒，為出於不為[③]。視於無有，則得所見，聽於無聲，則得所聞[④]。飛鳥反鄉，兔走歸窟，狐死首丘，寒蟬得木，各依其所生[⑤]。水火相憎，鼎鬲在其間，五味以和；骨肉相愛也，讒人間之，父子相危也[⑥]。犬豕不擇器而食，愈肥其體[⑦]，故近死；鳳皇翔於千仞，莫之能致[⑧]。椎固百內，而不能自椓[⑨]；目見百步之外，而不能見其眥[⑩]。因高為山，

---

① 虻，吸血的蠅類昆蟲。虻附着在良馬的身上，吸取馬血，所以說不飛而致千里，不帶糧而不飢。此言善於借助外物而達到目的，猶人憑藉道術而得以成功。

② 狡兔死獵犬烹等說法，一般都是用以比喻君主薄待功臣，含有貶義。但道家認為，這些都是正常的，就像四時相代一樣，起到了應起的作用就應隱退。

③ 出，產生。怒是從不怒產生的，為是從不為產生的。即怒以不怒為本，不怒方能有怒；為以不為為本，不為方能有為。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："出怒不怒，則怒出於不怒矣；出為無為，則為出於無為矣。"

④ 無有、無聲，均謂虛無。能進入虛無之境，方能無所不見，無所不聞。

⑤ 反，返回。窟，洞穴。首，向。丘，山丘，洞穴所在之處。寒蟬，寒蟬，一種較小的蟬子。依，依戀。萬物各依戀其所生之地。

⑥ 憎，不相容。鼎、鬲，古代炊具，鼎底圜，鬲底分襠。和，調適。水火雖不相容，然以鼎鬲盛水，隔火燒之，則可調適五味。父子雖有骨肉之親，然有讒人間之，則相危。此以喻第三者的重要作用。

⑦ 愈，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作"偷"。"偷"，苟取之意。犬豕不擇器而食，祇顧把自己養肥，反而接近死亡。

⑧ 致，招致，引申為捉住。

⑨ 內，即"枘"字初文，《道藏》朱弁注本即作"枘"。枘，榫頭。百枘，喻數量眾多。固，動詞，使穩固，猶言敲緊。椓，《道藏》朱弁注本作"椓"，是。椎可以敲緊很多榫頭，但不能自我敲擊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作"椎固有柄"，則與下句"目見百步之外，不能自見其眥"不相應，失其旨矣。

⑩ 眥，眼眶。

即安而不危；因下為淵，則魚鼈歸焉[①]。溝池潦即溢，旱即枯[②]，河海之源，淵而不竭。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[③]，精於明也；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，精於聽也。混混之水濁，可以濯吾足乎！泠泠之水清，可以濯吾纓乎[④]。紈之為縞也，或為冠，或為紱，冠即戴枝之[⑤]，紱即足碾之。金之勢勝木，一刃不能殘一林；土之勢勝水，一掬不能塞江河；水之勢勝火，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[⑥]。冬有雷，夏有雹，寒暑不變其節[⑦]。霜雪麃麃[⑧]，日出而流。傾易覆也，倚易軵也，幾易助也[⑨]，淫易雨也。蘭芷以芳，不得見

① 此言因勢利導，則事半功倍。

② 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："宮池涔則溢，旱則涸。"則此"枯"當讀為"涸"。溝池無本源，故滿則溢，旱則涸。河海之源，則淵深而不竭。

③ 蔽，蒙蔽。

④ 泠泠，水清澈的樣子。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"有孺子歌曰：'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'孔子曰：'小子聽之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'"《楚辭·漁父》："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吾足。"一般把水清比作治世，水濁比作亂世，君子則根據世道決定自己的行為。

⑤ 紈，絹類織品。紱，襪子。戴枝，雙音節詞，"枝"當即"妓"字，也是"戴"的意思。《廣韻》卷四（五寘）："妓，妓戴物。"

⑥ 這幾句是說事物都有一定的相對性，沒有絕對的東西，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"金重於羽者，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？"與此義近。

⑦ 冬雷夏雹，雖不正常，但也不能改變大的氣候。比喻小出人不能改變大原則。

⑧ 麃麃，同"瀌瀌"，雨雪盛多的樣子。流，化為水而流走。《詩·角弓》："雨雪瀌瀌，見晛曰消。""雨雪浮浮，見晛曰流。"

⑨ 倚，斜。軵，推。傾斜的東西容易推倒。幾，微小。微小的東西容易救助。

霜；蟾蜍辟兵，壽在五月之望[①]。精泄者中易殘，華非其時者不可食[②]。舌之與齒，孰先弊焉[③]？繩之與矢，孰先直焉[④]？使影曲者形也，使響濁者聲也[⑤]。與死同病者，難為良醫；與亡國同道者，不可為忠謀[⑥]。使倡吹竽，使工捻竅，雖中節，不可使決，君形亡焉[⑦]。聾者不歌，無以自樂；盲者不觀，無以接物[⑧]。步於林者不得直道，行於險者不得履繩[⑨]。海內其所出[⑩]，故能大。日不竝出，狐不二雄，神龍不匹[⑪]，猛獸不羣，鷙鳥不雙。蓋非

---

① 蟾蜍，即蛤蟆。辟兵，古人認為蟾蜍有避免兵器傷害的功用，《抱朴子・仙藥》："肉芝者，謂萬歲蟾蜍。頭上有角，頷下有丹書八字，體重。以五月五日日中時取之，陰乾百日，以其左足畫地，即為流水。帶其左手於身，辟五兵。若敵人射己者，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。"望，月望時，即十五或十六日。高注《淮南子・說林訓》謂古人於五月望取蟾蜍作羹，故曰"壽在五月之望"。

② 泄，泄漏。殘，破敗。華，即花字，此指開花結果。精華泄漏於外，則內部容易敗壞。開花結果反常的東西不能食用。

③ 弊，毀損。牙齒比舌頭堅硬，但先毀損，此上文"見舌而守柔"之義。

④ 直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作"折"，是。朱弁七卷本注云："齒剛先弊，矢直先折。"也可證"直"本當是"折"字，二字古音相近。繩，指古時箭上的繳繩。

⑤ 此謂事物有主次。

⑥ 《韓非子・孤憤》："與死人同病者，不可生也；與亡國同事者，不可存也。"

⑦ 倡，古時稱歌舞藝人為倡。工，樂工，製樂器的人。捻，按。竅，竽上用以發音的孔。決，定，此指定音律。君，主宰。君形，起主導作用的東西，即心。使倡吹竽，而使樂工去按竽上的孔，即使吹出來的曲子能合節拍，但也不能用來確定音律，因為沒有一個起主導作用的東西來把握協調全局。

⑧ 接，接觸，此指看見。

⑨ 繩，也即"直"。

⑩ 內，讀為"納"。古人認為雨水出自海，又通過河流復歸於海，所以說"海內其所出"。

⑪ 匹，成對成雙。

橑不蔽日，輪非輻不追疾，蓋輪未足恃也①。張弓而射，非弦不能發，矢之為射，十分之一②。飢馬在廐，漠然無聲。投芻其旁，爭心乃生③。三寸之管無當④，天下不能滿；十石而有塞⑤，百斗而足。循繩而斷，即不過；懸衡而量，即不差⑥。懸古法以類，有時而遂；杖格之屬，有時而施⑦。是而行之，謂之斷。非而行之，謂之亂⑧。農夫勞而君子養，愚者言而智者擇⑨。見之明白，處之如玉石。見之黯晦，必留其謀⑩。百星之明，不如一

---

① 蓋，車蓋、傘蓋。橑，蓋架。"蓋輪未足恃也"，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作"然而橑輻未足恃也"，義勝。傘蓋沒有骨架不能遮擋陽光，輪子沒有輻條不能飛馳，但僅僅祇靠橑、輻，也是不能蔽日追疾的。

② 矢之為射，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作"弦之為射"，當從之。為射，作為射的組成部分。張弓而射，沒有弦是射不出去的。而弦作為射的組成部分，僅僅祇佔十分之一。此與上文"蓋輪未足恃也"意思相近。

③ 此言內因受外界的影響。

④ 當，底。

⑤ 石，古量詞，十斗為一石。塞，阻塞，即有底。

⑥ 繩，準繩。斷，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作"斫"。過，差錯。衡，衡器，即今之稱。遵循墨繩砍削就不會出差錯，用稱來稱量就沒有錯誤。此言行事當依準繩纔不會出錯。

⑦ 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："懸垂之類，有時而墜；枝格之屬，有時而弛。"可知此文有誤，當從《淮南子》。此文"遂"即"墜"字初文，"杖"即"枝"字之誤。枝格，樹木的枝條。"施"，通"弛"，落下。懸掛下垂的東西，有墜落的時候；樹木枝條一類的東西，有掉下來的時候。意謂世上沒有永恆不變的東西。

⑧ 是，正確。斷，決斷。非，錯誤。

⑨ 君子，指統治者。養，得其供養。農夫勤勞稼穡，君子因以得養。愚者言說己見，智者擇其中之善者而用之。

⑩ 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："見之明白，處之如玉石。見之暗晦，必留其謀。"高注："玉之與石，言可別也。暗晦，不明。留，猶思謀也。"玉和石，明白可辨，比喻沒有疑慮。留，同"留"，有遲疑的意思。此言如果事物看得明白，處置起來就不必疑慮。如果見事不明，處置起來一定要有所遲留。

月之光；十牖畢開，不如一戶之明[①]。蝮蛇不可為足，虎不可為翼[②]。今有六尺之席，卧而越之，下才不難；立而踰之，上才不易，勢施異也[③]。助祭者得嘗，救鬬者得傷[④]。蔽於不祥之木，為雷霆所撲[⑤]。日月欲明，浮雲蔽之；河水欲清，沙土穢之；叢蘭欲脩，秋風敗之；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[⑥]。蒙塵而欲無眯，不可得潔[⑦]。黃金龜紐，賢者以為佩[⑧]；土壤布地，能者以為富。故與弱者金玉，不如與之尺素[⑨]。轂虛而中立，三十輻各盡其力。使一輻獨入，衆輻皆棄[⑩]，何近遠之能至？橘柚有鄉，萑葦

---

① 牖，窗子。戶，單扇的門。

② 毒蛇猛獸不能使其具有更大的殺傷力。

③ 勢，情況。施，擺放。六尺的席子，平放着越過它，能力低的人也不難。如果豎直讓人跳過，能力強的人也難辦到，這是因為擺放的情況不同。

④ 嘗，食。古時祭祀，助祭者當分祭肉而食之。救，勸解，制止。助祭的人將得食物，勸解鬬毆的人要受誤傷。

⑤ 蔽，遮蔽，此謂躲避雷雨。不祥之木，不吉祥的樹木。撲，擊。

⑥ 脩，同“修”，長，茂盛。此言外界對內因的影響。本書《道原》：“水之性欲清，沙石穢之；人之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”

⑦ 眯，塵埃等入目中，使視不明。不可得潔，不好講，《群書治要》作“不可得也”，則此“潔”當為“也”字之誤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：“蒙塵而眯，固其理也。”意思與《文子》相同，祇是換了一種說法。

⑧ 黃金，即銅，此指銅璽印。紐，璽印上用以繫繩帶的部分，有各種形狀，龜形的叫龜紐。佩，佩帶，古時璽印常佩帶在身上。

⑨ 弱，讀為“溺”。溺者，落水的人。素，白色的絹。尺素，一尺長的素，比喻不長的一截絹。尺素即可拯救溺者。又，此“素”也有可能是“索”字之誤，繩索。“索”誤為“素”，古書不乏其例，如《禮記·中庸》“素隱行怪”即“索隱行怪”。救落水的人，給他金玉，不如給他一截繩子。此謂物各有所宜，宜於彼者，非必宜於此。

⑩ 棄，不用。此謂個別不能替代集體。

有叢，獸同足者相從游，鳥同翼者相從翔[①]。欲觀九州之地，足無千里之行；無政教之源[②]，而欲爲萬民上者，難矣。兇兇者獲，提提者射[③]，故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[④]。君子有酒，小人鞭缶，雖不可好，亦可以醜[⑤]。人之性便衣絲帛，或射之即被甲，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[⑥]。三十輻共一轂，各直一鑿，不得相人[⑦]，猶人臣各守其職也。善用人者若蚇之足，衆而不相害；若舌之與齒，堅柔相磨而不相敗[⑧]。石生而堅，芷生而芳，少而有之，長而逾明[⑨]。扶之與提，謝之與讓，得之與失，諾之與已[⑩]，

---

① 鄉，土，產地。叢，叢生。橘柚有共同的產地，萑葦叢生在一起。獸類足爪相同的走在一起，鳥類翅膀相同的在一起飛翔。這幾句即“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”之意。

② 源，或作原，根本。

③ 默希子注：“兇兇，惡也。提提，群也。言群惡相聚，必被中傷，為人誅獲也。”朱弁注：“謂其有勇有捷，來彼擒射。”則“兇兇”當指勇猛者，如虎豹之類。“提提”當指便捷者，如猿猴之類。獲，為人所獲。射，為人所射。此猶上文所言“虎豹之文來射，猨狖之捷來格。故勇武以強梁死，辯士以智能困”。

④ 《老子》四十一章：“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。”辱，讀為“黷”，黑垢。廣德，廣大之德。最潔白的好像是污黑的，廣大之德顯得似乎不足。此明哲保身之道，以應上“兇兇者獲，提提者射”。

⑤ 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：“君子有酒，鄙人鼓缶，雖不見好，亦不見醜。”《道藏》朱弁注本最後一句也作“亦不可醜”，義均較勝。好，賞識。醜，批評。君子以酒聚會，小人擊鼓取樂，雖不見得受到賞識，但也沒有什麼可指責的，亦各有所樂而已。

⑥ 被，披。所不便，指披甲。得其便，指得到防身的便利。

⑦ 直，讀為“值”，對應。鑿，用以安輻條的鑿孔。不得相人，輻條不得相互進入其他的鑿孔。

⑧ 蚇，百足蟲。敗，毀損。

⑨ 逾，讀為“愈”，更加。明，顯著，此謂本性越發顯著。

⑩ 扶，扶持。提，擲擊，攻擊。謝，道歉，認錯。讓，責備。諾，許可。已，拒絕。

相去千里。再生者不獲，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[①]。汙其準，粉其額[②]；腐鼠在阼，燒薰於堂[③]；入水而憎濡，懷臭而求芳；雖善者不能為工[④]。冬氷可折，夏木可結[⑤]，時難得而易失。木方盛，終日採之而復生，秋風下霜，一夕而零[⑥]。質的張而矢射集，林木茂而斧斤入，非或召之也[⑦]，形勢之所致。乳犬之噬虎，伏雞之搏狸，恩之所加，不量其力[⑧]。夫待利而登溺者，必將以利溺人矣[⑨]。舟能浮能沈，愚者不知足焉[⑩]。驥驅之不進，引之不止，人君不以求道里[⑪]。水雖平，必有波；衡雖正，必有差；尺雖

---

① 獲，收穫。重新發芽生長的植物不會有收穫，過早開花的植物等不到秋霜時節就會隕落。

② 準，鼻子。粉，粉飾，此指打扮。額，額頭。

③ 古時殿堂建在臺基上，阼是堂前的臺階。

④ 善者，能人。工，通“功”，功效。以上幾句是說，弄髒了鼻子卻去打扮額頭，腐臭的老鼠在臺階上卻去堂上燃燒香料驅除惡臭，下到水中卻又討厭濡濕，懷揣臭物卻又追求芳香，這些即使是能人也無法辦到的。

⑤ 折，讀為“坼”，裂解。結，終結，此謂凋零。冬冰雖堅，但會消融。夏木雖茂，但將凋零。所以下文說“時難得而易失”。

⑥ 零，凋零。此言事物興衰有其主要的原因。

⑦ 質的，箭靶。張，設置。或，有。

⑧ 乳犬，哺乳時期的母狗。伏雞，孵蛋的母雞。恩，愛。加，傾注。量，考慮。哺乳的母狗敢咬老虎，孵蛋的母雞敢與野貓搏鬥，這是因為它們把愛傾注在了後代的身上，而不考慮自己的力量。

⑨ 以利溺人，溺，動詞。“人”或作“之”。期待得利機去拯救落水者的人，也必將要因為利益的原因故意去溺人。以喻為了得利機去做好事的人，也必將因為利益的原因去做壞事。

⑩ 舟能浮能沉，以喻利害相生。愚者不知足，則物極必反，利反為害。

⑪ 引，退卻，此謂勒馬使止。道里，行程。求道里，即趕路。驥騏良馬，然如驅之進而不進，引之止而不止，則人君也不會用它來趕路。

齊，必有危①。非規矩不能定方員，非準繩無以正曲直，用規矩者，亦有規矩之心②。太山之高，倍而不見；秋毫之末，視之可察③。竹木有火，不鑽不熏④；土中有水，不掘不出。矢之疾，不過二里；跬步不休，跛鼈千里⑤。累凵不止，丘山從成⑥；臨河欲魚，不若歸而織網⑦。弓先調而後求勁，馬先順而後求良，人先信而後求能⑧。巧冶不能消木，良匠不能斲冰，物有不可如之何，君子不留意⑨。使人無渡河可，使河無波不可。無曰不

---

① 衡，稱。齊，齊同。危，讀為“詭”，出入，誤差。此言規矩準繩也有誤差，沒有絕對的東西。

② 心，觀念。使用規矩的人，也必然有規矩準繩的觀念。

③ 倍，讀為“背”，背對着。末，末梢。泰山再高，背對着也是看不見的，秋毫之末細微，注目而視也可以看得清楚。

④ 熏，冒出火煙。古時鑽木取火，所以說“不鑽不熏”。

⑤ 跬步，半步，比喻步子小。跛鼈，“鼈”讀為“蹩”。蹩，《說文》云：“踠也。一曰跛也。”《莊子·馬蹄》：“及至聖人，蹩躠為仁，踶跂為義，而天下始疑矣。”“蹩躠”是形容跛者走路吃力的樣子。則此“跛鼈”亦當與《莊子》同，為先秦古語。矢箭雖快，不過二里而止。小步跛行不休，千里能至。《荀子·勸學》：“騏驥一躍，不能十步；駑馬十駕，功在不舍。”與此同意。

⑥ 凵，即“塊”字，土塊。從，因此。

⑦ 此言羨慕不如行動。

⑧ 調，調適，好用。勁，有力。順，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作“馴”，是。馴，馴服。信，誠實。

⑨ 消，融化。不可如之何，指人力無法辦到的事。留，同“留”。留意，注意，仔細考慮。對人力無法辦到的事，君子不會去考慮的，如像消木斫冰之類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：“巧冶不能鑄木，工匠不能斲金者，形性然也。”《泰族訓》：“故良匠不能斲金，巧冶不能鑠木。金之勢不可斷，而木之性不可鑠也。”

辜，甑終不墮井矣[①]。刺我行者，欲我交；呰我貨者，欲我市[②]。行一棊不足以見知，彈一弦不足以為悲[③]。今有一炭然，掇之爛指[④]，相近也；萬石俱熏，去之十步而不死；同氣而異積也[⑤]。有榮華者，必有愁悴。上有羅紈，下必有麻[⑥]。木大者根瞿，山高者基扶[⑦]。

老子曰：鼓不藏聲，故能有聲；鏡不沒形，故能有形[⑧]。金石有聲，不動不鳴[⑨]；管簫有音，不吹無聲。是以聖人內藏，不

---

① 辜，罪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作“幸”。甑，陶制炊器，用以蒸食物。古人以瓶汲井，墜井的應該是瓶，甑乃炊器，沒有墜井的可能，比喻事物都有一個基本原則。不要說不走運，祇要是甑，最終還是不會墜落到井裏去的。

② 刺，批評，指責。行，行為，品行。交，交往，結交。呰，貶低。市，交易，做買賣。

③ 棊，今“棋”字。知，讀為“智”。走一步棋不能顯示智慧，彈一根弦不能表達悲哀。因為一步棋、一根弦不能顯示全貌，意謂不能以偏概全。

④ 一炭，一根炭。然，即“燃”字。掇，拾取。

⑤ 萬石，比喻多。熏，燃燒。去，離開。不死，不被燒死。氣，此指性質，如水、火等。積，積聚。同氣異積，同是火，性質相同，但是積聚的情況不同，或近或遠，其後果也不一樣。

⑥ 羅紈，精細的絲織品，此指好的衣服。麻，粗糙的麻布，以喻劣質的服裝。上、下，猶言先、後或前人、后人。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：“有羅紈者，必有麻蔽。”意思較清楚。此言事物相互轉化，物極必反之理，猶《老子》所謂“禍福相依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先後相隨”，等等。

⑦ 瞿，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作“攫”，指樹木根系廣佈。基，基礎。扶，《文子疏義》謂當作“扶”，引《說文》云：“‘扶，扶疏，四布也。’……山高基扶者，謂山之高大者，其基礎廣廓四佈也。”

⑧ 藏、沒，都是隱匿的意思。鼓擊之則發聲，鏡照之則見形，所以說不藏聲，不沒形。

⑨ 動，敲動。《莊子·天地》：“金石有聲，不考不鳴。”考，讀為“叩”，敲擊。

為物唱[①]，事來而制[②]，物至而應，天行不已，終而復始，故能長久[③]。輪復其所轉，故能致遠；天行一不差，故無過矣[④]。天氣下，地氣上，陰陽交通[⑤]，萬物齊同，君子用事[⑥]，小人消亡，天地之道也。天氣不下，地氣不上，陰陽不通，萬物不昌[⑦]，小人得勢，君子消亡，五穀不殖，道德内藏[⑧]。天之道，衰多益寡[⑨]；地之道，損高益下；鬼神之道，驕溢與下[⑩]；人之道，多者不與。聖人之道，卑而莫能上也[⑪]。天明日明，而後能照四方；君明臣明，域中乃安[⑫]。域有四明[⑬]，乃能長久。明其施明

---

① 内藏，内守。唱，提倡，帶頭。

② 制，斷，猶言應對。

③ 天行不已，終而復始，仍承上“聖人内藏”句，謂聖人順時應變，如天之運行沒有窮盡，終而復始，故能長久。

④ 復，反復。行，運行。一，不變。不差，沒有差錯。

⑤ 此即《易·泰卦》所謂“天地交而萬物通也”。

⑥ 用事，指執政、掌權。

⑦ 昌，昌盛。

⑧ 内藏，隱晦不顯。

⑨ 衰，削減。

⑩ 溢，溢滿。與，幫助。驕溢與下，溢滿者驕之，卑下不足者助之。

⑪ 上，超過。聖人之道是沒有什麼學說能超過的。《易·謙卦》：“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謙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，君子之終也。”

⑫ 域，即國。

⑬ 四明，即天明、日明、君明、臣明。

者，明其化也[①]。天道為文，地道為理[②]，一為之和，時為之使[③]，以成萬物，命之曰道。大道坦坦，還，同“遠”。去身不遠[④]。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[⑤]；脩之於物，其德不絶。天覆萬物，施其德而養之，與而不取，故精神歸焉。與而不取者，上德也，是以有德[⑥]。高莫高於天也，下莫下於澤也，天高澤下，聖人法之，尊卑有敘，天下定矣[⑦]。地載萬物而長之，與而取之，故骨骸歸焉[⑧]。與而取者下德也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[⑨]。地承天，故定寧。地定寧，萬物形[⑩]；地廣厚，萬物聚。定寧無不載，廣厚無不容。地勢深厚，水泉人聚；地道方廣，故能久長。聖人法之，德無不容。陰難陽[⑪]，萬物昌；陽服陰，萬物湛[⑫]。物昌無不贍也[⑬]，物湛無不樂也，物樂無不治矣。陰害物，陽自屈。陰進陽退，小人得勢，君子避害，天道然也。陽氣動，萬物緩而得

---

① 明其施明者，不好講，恐有訛誤。疑下“明”字為衍文，本當作“明其施者，明其化也”。施，施於天下之施。言明其施於天下者，乃明其化天下之道也。

② 古人認為天垂象而成文章，故天稱“文”。地有山川原隰，各有條理，故地稱“理”。《易·繫辭》：“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。”

③ 一，即道。和，調和。使，驅使，服役者。

④ 去，離。遠，同“遠”。去身不遠，就在身邊。

⑤ 《老子》五十四章：“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。”

⑥ 《老子》三十八章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”

⑦ 《易·繫辭》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”《莊子·天道》：“天尊地卑，神明之位也。”

⑧ 古人認為精神無形，故上歸於天。骨骸有形，故下歸於地。

⑨ 《老子》三十八章：“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”

⑩ 形，成形，即產生。

⑪ 難，畏憚。陰，同“陰”。陰難陽，即陰畏陽，朱弁注云：“陰為陽所制。”

⑫ 湛，安樂的樣子。

⑬ 贍，充足。

其所[①]，是以聖人順陽道。夫順物者，物亦順之；逆物者，物亦逆之，故不失物之情性。洿澤盈，萬物節成；洿澤枯，萬物節荐[②]。故雨澤不行，天下荒亡。陽上而復下[③]，故為萬物主；不長有[④]，故能終而復始。終而復始，故能長久。能長久，故為天下母[⑤]。陽氣蓄而後能施，陰氣積而後能化，未有不蓄積而能化者也[⑥]，故聖人慎所積。陽滅陰，萬物肥[⑦]；陰滅陽，萬物衰。故王公尚陽道[⑧]，則萬物昌；尚陰道，則天下亡。陽不下陰，則萬物不成；君不下臣[⑨]，德化不行。故君下臣則聰明，不下臣則闇聾[⑩]。日出於地，萬物蕃息；王公居民上，以明道德。日入於地，萬物休息，小人居民上，萬物逃匿[⑪]。雷之動也萬物啓，雨之潤也萬物解。大人施行，有似於此。陰陽之動有常節，大人之動不極物[⑫]。雷動於地，萬物緩；風搖樹，草木散。大人去惡就

---

① 緩，緩解。陰氣盛，萬物閉藏。陽氣動，萬物緩解。

② 洿澤，沼澤。成，長成。荐，《文子纘義釋音》云："荐，音孚。物不榮也。"即凋敝之意。節成，節荐，多加一"節"字，可能是古時成語或方言。

③ 復，又。上，指位高。下，指德謙。朱弁注云："位高而德謙也。高則物奉，謙則物親，故可為之主矣。"

④ 有，保有萬物。不長有，即萬物變化不息。

⑤ 母，生成萬物之本。《老子》二十五章："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"

⑥ 以上文觀之，"化"字上應有"施"字。

⑦ 肥，壯實。

⑧ 尚，崇尚。

⑨ 下，謙下。陽雖處上，當謙下於陰。君雖處尊，當謙下於臣。

⑩ 闇，即暗，不明。

⑪ 逃匿，猶言消亡。

⑫ 極物，窮盡事物，即走到極端。本書《道德》："主驕則恣，恣則極物。"

善，民不逐徙。民有去就也，去尤甚，就少愈[①]。風不動，火不出，大人不言，小人無述[②]。火之出也必待薪，大人之言必有信。有信而真，何往不成。河水深，壤在山；丘陵高，下人淵[③]。陽氣盛，變為陰；陰氣盛，變為陽，故欲不可盈[④]，樂不可極。忿無惡言，怒無作色[⑤]，是謂計得[⑥]。火上炎，水下流，聖人之道，以類相求[⑦]。倚陽，天下和同[⑧]；倚陰，天下溺沈。

老子曰：積薄成厚，積卑成高，君子日汲汲以成煇，小人日

---

① 少，緩慢之意。愈，好，處境改善，此指民加多。就，來。民眾是有去就的，去時走的人特別多，來時卻是緩慢地增加。

② 述，傳述。《論語·陽貨》："子曰：'予欲無言。'子貢曰：'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'"

③ 此言事物的因果聯繫，詳本書116頁注④。

④ 盈，滿。

⑤ 作，變。色，指臉色。作色，猶今言變臉。

⑥ 計得，即得計，得安身之計。

⑦ 《易·乾卦·文言》："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水流濕，火就燥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睹。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，則各從其類也。"

⑧ 倚，默希子注及《道藏》本《文子纘義釋音》均音"依"，即"依"字，朱弁注本則徑直作"依"，親近之意。古人認為陽代表生養之氣，代表君子。陰代表刑殺之氣，代表小人。此承上"以類相求"句，言在上者如與陽親近則天下和同，如與陰相親則天下溺沉。"倚陽"上或有"聖人"二字，當為衍文。聖人依陽則可，如依陰，何以為聖人？

怏怏以至辱[①]。其消息也，離朱未能見[②]。故見善如不及，宿不善如不祥[③]。苟向善，雖過無怨[④]；苟不向善，雖忠來惡。故怨人不如自怨，勉求諸人，不如求諸己。聲自召也，類自求也，名自命也，人自官也，無非己者[⑤]。操銳以刺，操刃以擊，何怨於人[⑥]？故君子慎其微[⑦]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[⑧]。和居中央[⑨]，是以木實生於心，草實生於英[⑩]，卵胎生於中央。不卵不

---

① 汲汲，勤勉的樣子，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"孳孳"，即"孜孜"，與"汲汲"同意。煇，即"光輝"之"輝"。怏怏，怨恨不服的樣子，原作"快快"，《文子疏義》據《繆稱訓》改，今從之。辱，困辱。

② 離朱，即離婁，古時傳說中眼力最好的人。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"離婁之明，公輸子之巧。"此句原作"雖未能見"，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"離朱弗能見也"，《文子疏義》據改為"離朱弗能見"，今從之。又，"朱"、"未"字形相近，推測傳抄過程中脫"朱"字，故保留"未"字不改。

③ 如不及，好像趕不上，急切的意思。宿，留止一宿，喻時間短。"宿不善"，當作"宿善"，《墨子·公孟》："宿善者不祥。"《荀子·大略》："無留善，無宿問。"明人葉山《葉八白易傳》卷十一引《文子》此文正作"宿善不祥"，可知"不"字衍文。此言見了善事急切地去做，就像趕不上一樣。見了善事而稍緩未做，就感到不吉祥。

④ 過，過失，此謂有過失。

⑤ 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同聲是自己招來的，同類是自己求得的，名稱是自己起的，職位是自己取的。事物之來，根本原因都在自己身上。

⑥ 銳，銳利的武器。既已操持武器以攻擊人，又何怨於人之傷害自己。此亦是禍福自召之意。

⑦ 微，細小。君子謹慎於細微之事。於細微之處謹慎，方能避免釀成大禍。

⑧ 此句已見本書《九守》，詳該篇注。

⑨ 和，和氣。

⑩ 英，朱弁注："英亦草心。"此原作"荚"，依《文子疏義》改。

胎，生而須時[①]。地平則水不流，輕重均則衡不傾[②]，物之生化也，有感以然[③]。

老子曰：山致其高，而雲雨起焉；水致其深，而蛟龍生焉；君子致其道，而德澤流焉[④]。夫有陰德者，必有陽報；有隱行者[⑤]，必有昭名。樹黍者不穫稷，樹怨者無報德[⑥]。

---

① 時，當和氣之時。既不卵生也不胎生者，則當隨和氣而生。朱弁注云："自濕自燥而化生者，須伺春秋濕燥之節以感生也。斯亦與和俱生耳。"

② 水往低處流，地平則無處可流。兩端輕重相等，天平就不會傾斜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作"地平則水不流，重鈞則衡不傾"。

③ 生，產生。化，變化，指消亡。感，動。物之產生與消亡，均是有感使之然。如無感，則如地平而水不流，重均而衡不傾，一切均保持固定形態而無變化。

④ 《荀子·勸學》："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水成淵，蛟龍生焉；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備焉。"

⑤ 隱行，不為人知的德行。

⑥ 樹，種植。此言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種黍的不會收穫稷，結怨的也不會有善報。

微　明

老子曰：道可以弱，可以彊；可以柔，可以剛；可以陰，可以陽；可以幽，可以明；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[①]。知之淺，不知之深[②]；知之外，不知之内；知之粗，不知之精。知之乃不知，不知乃知之。孰知知之為不知，不知之為知乎？夫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

① 無方，沒有固定的形式，即應對無窮。

② 之，代詞，指“道”。自以為懂得道的人其實很粗淺，實際上是不懂得道的。不言道的人纔是精深的，纔是真正領悟了道的。下幾句意同此。

也[①]。孰知形之不形者乎[②]？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，斯不善矣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[③]。

文子問曰：人可以微言乎[④]？老子曰：何為不可？惟知言之謂乎[⑤]！夫知言之謂者，不以言言也[⑥]。爭魚者濡，逐獸者趨，非樂之也[⑦]。故至言去言，至為去為[⑧]。淺知之人，所爭者末

---

① 不可聞，沒有聲音。不可見，沒有形象。不可言，不能用語言來表述。凡是聽得到，看得見，可以用語言來表述的，都不是道。

② 形之不形，《莊子・知北遊》作“形形之不形”，前一“形”字為動詞，形形，創造形體。不形，無形體，指道。創造形體的是沒有形體的道。道無形體，故不可聞見言說。《莊子・知北遊》：“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：‘子知道乎？’無窮曰：‘吾不知。’又問乎無為。無為曰：‘吾知道。’曰：‘子之知道，亦有數乎？’曰：‘有。’曰：‘其數若何？’無為曰：‘吾知道之可以貴，可以賤；可以約，可以散。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’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：‘若是則無窮之弗知，與無為之知，孰是而孰非乎？’無始曰：‘不知，深矣；知之，淺矣。弗知，內矣；知之，外矣。’於是泰清仰而歎曰：‘弗知乃知乎？知乃不知乎？孰知不知之知？’無始曰：‘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知形形之不形乎？道不當名。’”《知北遊》第一段知問道於無為謂、狂屈、黃帝等等說法，也與此相近。

③ 《老子》二章：“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”五十六章：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”

④ 微言，隱微之言，猶今言隱語。此事見《呂氏春秋・精諭》、《列子・說符》、《淮南子・道應訓》等書，均以為楚白公與孔子問答。

⑤ 言之謂，語言的真正含義。

⑥ 言言，前“言”字名詞，語言；後“言”字動詞，說話。不以言言，不用語言來說話。

⑦ 非樂之也，並不是喜歡這樣做，而是隨着具體情況自然產生的現象。以喻“不以言言”、“至言去言”，也不是喜歡這樣做，而是隨着語言發展到最高境界，自然產生的現象。

⑧ 最高境界的語言就是不用語言，最高境界的作為就是不作為。

矣[①]。夫言有宗，事有君，夫唯無知，是以不吾知[②]。

文子問曰：為國亦有法乎？老子曰：今夫挽車者，前呼邪許[③]，後亦應之。此挽車勸力之歌也，雖鄭衛胡楚之音，不若此之義也[④]。治國有禮，不在文辯[⑤]。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[⑥]。

老子曰：道無正，而可以為正[⑦]，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[⑧]。材不及山林，山林不及雲雨，雲雨不及陰陽，陰陽不及和，和不

---

① 爭，謂注意力所在。末，細小。

② 宗，主，與君同義，都是根本宗旨的意思。說話做事祇要抓住了根本宗旨，就可以心領神會，做到上文所說的“至言去言，至為去為”。一般人不懂得這個道理，注意力在於“言”、“為”等細末，所以也就不瞭解我。《老子》七十章：“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唯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”

③ 挽車，《呂氏春秋·淫辭》：“今舉大木者，前呼輿謣，後亦應之，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。”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：“今夫舉大木者，前呼邪許，後亦應之，此舉重勸力之歌也。”《文子疏義》據此認為“挽車”當作“挽重”，可參考。但挽車也通，不必據彼改此。邪許，象聲詞，以象挽重車時的呼聲。

④ 鄭衛，鄭國衛國的音樂。胡楚，《文子疏義》謂當作“激楚”，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此句作“激楚”。又，《原道訓》“揚鄭衛之浩樂，結激楚之遺風”，《楚辭·招魂》“宮庭震驚，發激楚兮”，《後漢書·邊讓傳》“揚激楚之清宮兮，展新聲而長歌”，均作“激楚”，其說是。鄭衛激楚之音都是古時悅耳動聽的音樂。義，通“宜”，適宜。

⑤ 禮，禮法。文，文彩。辯，高妙的言論。

⑥ 滋，愈。彰，彰顯，森嚴。法令越森嚴，盜賊越多。《老子》五十七章：“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”

⑦ 正，讀為“政”。道不直接涉及到政事，但卻可用於政事。《呂氏春秋·執一》：“田駢以道術說齊（王），齊王應之曰：‘寡人所有者齊國也，願聞齊國之政。’田駢對曰：‘臣之言無政，而可以得政。譬之若林木，無材而可以得材。’”

⑧ 材，木材。山林沒有現成的木材，但可以產出木材。

及道[①]。道者所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也[②]。無達其意[③]，天地之間，可陶冶而變化也。

老子曰：聖人立教施政，必察其終始，見其造恩[④]。故民知書而德衰，知數而仁衰，知券契而信衰，知機械而實衰[⑤]。瑟不鳴於己，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；軸不運於己，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[⑥]。弦有緩急，然後能成曲[⑦]；車有勞佚[⑧]，然後能致遠。使

---

① 不及，趕不上，不能相比之意，此指所生者不能與生之者相比。木材出自山林，山林生木材，故木材不能與山林相提並論。山林之茂源於雲雨滋潤，故山林不能與雲雨並。雲雨出自陰陽，故雲雨不能及陰陽。陰陽乃和氣所生，故陰陽不能與和氣相提並論。和氣源於道，故不能與道相比，道是“無匹合於天下”的。此言道為萬物之本。

② 道是沒有形狀的形狀，沒有物體的形象。《老子》十四章：“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”

③ 無達其意，不好講，《文子疏義》疑當作“違”。今按之《古文四聲韻》，戰國古文違、達二字字形近同，可備一說。又，郭店楚簡“達”字與“遠”字字形很接近，郭店楚簡《老子》甲本第10簡“為之者敗之，執之者失之”，“失”字寫成了“遠”字，其字形與同篇第8簡“徼妙玄達”的“達”字非常接近，故此“達”字也有可能是“失”字之誤。無失其意，即無失道之本意。

④ 見其造恩，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“見其造而思其功”。造，起始。看到事物的起始就考慮到它最終的功用。此“見其造恩”可能有脫誤，蓋“恩”為“思”之誤，又脫去數字。

⑤ 數，術數。書、數，指各類知識。券契，某種利益的憑據，即約書。機械，古時用以提高勞動效率的各種工具。實，樸實。

⑥ 瑟本身不發聲，而是瑟上的二十五弦發聲相互應和。車軸不運轉，而是集中於車軸上的三十根輻條用力旋轉。

⑦ 緩急，猶言鬆緊。曲，曲調。

⑧ 勞佚，指作用的大小。車子各部分所起作用的大小不同，然後纔能致遠。

有聲者，乃無聲也。使有轉者，乃無轉也[①]。上下異道[②]，易治即亂[③]。位高而道大者從，事大而道小者凶[④]。小德害義，小善害道，小辯害治，苛峭傷德[⑤]。大正不險，故民易導；至治優遊，故下不賊[⑥]；至忠復素[⑦]，故民無偽匿[⑧]。

老子曰：相坐之法立，即百姓怨；減爵之令張，即功臣叛[⑨]。故察於刀筆之迹者[⑩]，不知治亂之本；習於行陳之事者，

---

① 使，支配，控制。無聲，指瑟本身。無轉，指車軸。

② 道，原則，方法。上下異道，指君臣處事的原則不一樣，君道無為，臣道有為。

③ 易，改變。治，治事，此指治事的原則。易治，即君行臣道而有為，臣行君道而無為。此句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“上下異道則治，同道則亂”。

④ 道，道術，學說。從，順遂。地位高而道術高深的就順遂，任事大而道術淺薄的就兇險。

⑤ 苛峭，煩瑣刻削。

⑥ 正，即政字。大政、至治，都是指最良好的政治。險，狡詐。導，遵循。優遊，寬裕，不急功近利。賊，相互爭鬥殘害。

⑦ 復素，返歸樸素。

⑧ 偽，欺詐。匿，邪惡。

⑨ 相坐之法，即連坐法，一家有罪，相鄰數家若不舉報，則均連坐。減爵之令，削減爵祿的法令。古籍記載，商鞅為秦立連坐之法，吳起為楚設減爵之令，參見《史記》商鞅、吳起列傳及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等。

⑩ 察，通曉，熟悉。刀筆，古時用以書寫的工具。古時字寫在竹木簡上，筆用以書寫，寫錯時就用刀削去錯字另寫，刀是改錯的工具。刀筆之迹，代指法律條文。通曉法律條文的人，是不知道治亂的根本的。

不知廟戰之權①。聖人見福於重閎之內，慮患於冥冥之外②。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，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，得於此而忘於彼③。故仁莫大於愛人，智莫大於知人。愛人即無怨刑④，知人則無亂政。

老子曰：江河之大溢，不過三日⑤。飄風暴雨，日中不出須臾止⑥。德無所積而不憂者，亡其及也⑦。夫憂者所以昌也，喜者所以亡也⑧。故善者以弱為强，轉禍為福。道冲而用之，又不滿也⑨。

老子曰：清靜恬和，人之性也。儀表規矩，事之制也⑩。知

---

① 行陳，指軍隊。廟戰，廟堂上的戰爭，指朝廷採取的英明政策，使人不敢來攻，即不戰而服人。權，謀略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："故廟戰者帝，神化者王。所謂廟戰者，法天道也；神化者，法四時也。修政於境內，而遠方慕其德。制勝於未戰，而諸侯服其威。內政治也。"此言熟悉行兵佈陣的人，不會懂得安居廟堂即屈人之兵的謀略。此與《上義》篇所謂"修正廟堂之上，折衝千里之外"同意。

② 見福，或誤作"先福"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作"見福"，《群書治要》作"先見福"，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見禍福"，今據改正。重關，重重關隘。重關、冥冥，均指深遠幽暗處，常人不能見知者，唯聖人能於此見知禍福。

③ 忘，讀為"亡"，失也。《群書治要》和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均作"亡"。

④ 怨，讀為"冤"，二字古通用，《群書治要》正作"冤"。

⑤ 溢，滿。不過三日，三日之內水必消退。

⑥ 日中不出，即不出日中，時間不超過日中。須臾，片刻。暴風雨的時間不會超過日中，片刻而止。本書《九守·守弱》："飄風暴雨不終日。"

⑦ 亡，滅亡。其，表示推測，將要。及，趕上。亡其及，將要滅亡。

⑧ 昌，興盛。此《孟子》"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"之意。

⑨ 冲，空虛。滿，盈滿。不滿，用不完，不會窮盡。道體虛無，但其作用無窮。《老子》四章："道冲而用之或不盈。"或，古與"又"、"有"均通。如郭店楚簡《老子》甲本"或令之或乎屬"，即"又令之有乎屬"。

⑩ 制，法度。

人之性，即自養不悖[①]。知事之制，則其舉措不亂。發一號，散無竟，總一管，謂之心[②]。見本而知末，執一而應萬[③]，謂之術。居知所以[④]，行知所之，事知所乘[⑤]，動知所止[⑥]，謂之道。使人高賢稱譽己者，心之力也；使人卑下誹謗己者，心之過也[⑦]。言出於口，不可禁於人。行發於近，不可禁於遠[⑧]。事者難成易敗，名者難立易廢。凡人皆輕小害，易微事，以至於大患[⑨]。夫禍之至也，人自生之；福之來也，人自成之。禍與福同門，利與害同鄰，自非至精，莫之能分[⑩]。是故智慮者，禍福之門户也；動靜者，利害之樞機也[⑪]；不可不慎察也。

---

① 悖，違逆，此指違背人之本性。

② 竟，本作“競”，今依明刊本改。竟，邊界。號，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作“端”，緒也。發一端，發於某一端緒，此指思緒。散無竟，流佈於無窮。管，本意是鑰匙，此指關鍵器官。總一管，言思緒雖流佈無窮，然總屬於一個關鍵器官，這就叫“心”。

③ 本，開始。末，結束。一，不變的原則，即“道”。以不變應萬變。

④ 以，為。《論語·為政》：“視其所以。”居處時知道在做什麼。《道藏》朱弁注本、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均作“為”，“為”、“以”同義。

⑤ 乘，憑依。行事知道依據的原則。

⑥ 止，結果。行動知道最終的結果。

⑦ 高、賢，均動詞，指推崇、讚賞。心，己之心。力，可能是“功”字的殘損。與下“過”相對。過，過錯。此言受人推崇或被人鄙夷，均己之所為。

⑧ 言行出於自身，不能阻止別人的評論，善則受稱譽，過則遭非議。也是上文禍福由己之意。

⑨ 輕、易，均是輕視的意思。微事，細微小事。眾人都對小害小事不重視，以至發展成大禍患。

⑩ 同門、同鄰，比喻沒有明顯的分界，求福可能反得禍，求利可能反得害。精，精純，精湛。禍福利害沒有明顯的分界，如非道術至精純者，是不能分辨的。

⑪ 門戶，猶言路徑，禍福由此而來。樞機，關鍵。

老子曰：人皆知治亂之機，而莫知全生之具①。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，權事而為之謀②。聖人能陰能陽，能柔能剛，能弱能强；隨時動靜，因資而立功③；睹物往而知其反，事一而察其變④；化即為之象，運則為之應⑤；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。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，或可行而不可言者，或易為而難成者，或難成而易敗者。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，取捨也⑥。可言而不可行者，偽詐也⑦。易為而難成者，事也⑧。難成而易敗者，名也。此四者，聖人之所留心也，明者之所獨見也⑨。

老子曰：道者敬小慎微⑩，動不失時，百射重戒⑪，禍乃不

---

① 機，關鍵。具，器具，此指措施。人都知道治亂的關鍵，但不知道保全自身的措施。

② 論，推論，分析。世，具體社會情況。權，權衡。分析具體社會情況而制定措施，權衡具體事宜而確定謀略。

③ 本書《道原》："故聖人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。"詳彼注。

④ 反，即"返"字。"往"猶開始，"返"猶結束。一，開始。《列子·天瑞》："一者，形變之始也。"察，知曉。看到事物的開始就知道其結果和變化。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"物動而知其反，事萌而察其變"，意思較為清楚。以例此文，"事一"之上應有"觀"等一字的脱文，或上句"睹"字為後人所加。

⑤ 化，變化。象，形態。隨着自然變化而表現出相應的形態。運，運移，與化義近。應，反應。隨自然界的運動而作出相應的反應。

⑥ 事之取捨關乎安危，重在行動，有不可言之處。

⑦ 偽詐者以言相欺，不可付諸實施。

⑧ 易為，容易着手做。容易着手做但不容易成功的是事。

⑨ 留心，注意，也即獨見之意。以上四種情況，唯聖明者能獨見之。

⑩ "慎"字原無，《文子疏義》據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補，今從之。

⑪ 射，豫，備。戒，戒備。百豫、重戒，同義。

滋[①]。計福不及，慮禍過之[②]。同日被霜，蔽者不傷[③]；愚者有備，與智者同功。夫積愛成福，積憎成禍[④]。人皆知救患，莫知使患無生。夫使患無生易，施救於患難[⑤]。今人不務使患無生，而務施救於患，雖神人，不能為謀[⑥]。患禍之所由來，萬萬無方[⑦]。聖人深居以避患，靜默以待時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，動而陷於刑，雖曲為之備[⑧]，不足以全身。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，先逺辱而後求名。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，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[⑨]，是以禍患無由至，非譽不能塵垢[⑩]。

老子曰：凡人之道，心欲小，志欲大，智欲圓，行欲方，能欲多，事欲少。所謂心小者，慮患未生，戒禍慎微，不敢縱其欲也。志大者，兼包萬國，一齊殊俗[⑪]，是非輻輳[⑫]，中為之轂

① 滋，滋生。

② 不及，未達到應考慮之數。過之，超過應考慮之數。此言對福寧可少考慮，對禍寧可多考慮。《呂氏春秋·原亂》："慮福未及，慮禍（過）之。"

③ 蔽者，有遮蔽者。同時被霜打，有遮蔽的就免於傷害。

④ 積，積累。積累愛成為福，積累恨形成禍。

⑤ 使患無生，指提前預防。作預防工作比禍患已生而作補救工作容易。

⑥ 為謀，為其出主意，想對策。

⑦ 萬萬，比喻多。無方，沒有一定的規律可尋。萬萬無方，即無法防備。

⑧ 曲，周遍。

⑨ 外猶言前，內猶言後。聖人常在事物尚未成形之前即已着手，而不把注意力放在事物已成之後。

⑩ 塵垢，猶言污辱、中傷。

⑪ 一，統一。齊，齊同。

⑫ 是非輻輳，未詳。古書一般作"四方輻輳（湊）"，如《史記·叔孫通傳》、《貨殖列傳》、《鹽鐵論·雜論》等，不知此"是非"是否為"四方"之誤。

也[①]。智圓者，終始無端，方流四逴[②]，淵泉而不竭也[③]。行方者，立直而不撓，素白而不汙，窮不易操，達不肆志也[④]。能多者，文武備具，動靜中儀[⑤]，舉措廢置，曲得其宜也[⑥]。事少者，秉要以偶衆[⑦]，執約以治廣，處靜以持躁也[⑧]。故心小者，禁於微也[⑨]。志大者，無不懷也[⑩]。智圓者，無不知也。行方者，有不為也。能多者，無不治也。事少者，約所持也[⑪]。故聖人之於善也，無小而不行[⑫]；其於過也，無微而不改。行不用巫覡，而鬼神不敢先[⑬]，可謂至貴矣。然而戰戰慄慄，日慎一日[⑭]，是以無為而一之誠也[⑮]。愚人之智，固已少矣，而所為之事又多，故

---

① 中，中心。像輪轂一樣處於中心部位。

② 方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旁”，都是廣遠的意思。逴，同“遠”。四遠，四方之邊遠。

③ 淵泉，狀語，像淵泉一樣。

④ 易操，改變操守。肆志，即肆意、放縱的意思。

⑤ 儀，法則、標準。中儀，合符標準。

⑥ 舉措廢置，即舉止行為。曲，盡。

⑦ 要，簡約。偶，應對。秉執簡約的基本原則去應對眾多的事物。

⑧ 治、持，都是駕馭的意思。躁，動。

⑨ 禁，禁止，杜絕。微，細微，此指事物尚在萌芽狀態。禁於微，將禍患制止在萌芽狀態。

⑩ 懷，包容。

⑪ 約，簡約。持，執。簡約所執持之事，即守其要。

⑫ 沒有因為小就不做的，即小善也必為之。

⑬ 此句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行不用巫祝，鬼神弗敢祟”，此“先”字應是“祟”字之誤。

⑭ 謹慎的態度，一天勝過一天。

⑮ 一之誠，《道藏》朱弁注本和《群書治要》均作“有成”，即有所成功。

動必窮[①]。故以正教化，其勢易而必成；以邪教化，其勢難而必敗[②]。舍其易而必成，從事於難而必敗，愚惑之所致[③]。

老子曰：福之起也緜緜，禍之生也紛紛[④]，禍福之數，微而不可見[⑤]。聖人見其始終，故不可不察。明主之賞罰，非以為己，以為國也。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，不施賞焉；逆於己而便於國者，不加罰焉。故義載乎宜[⑥]，謂之君子；遺義之宜[⑦]，謂之小人。通智得而不勞[⑧]，其次勞而不病，其下病而益勞[⑨]。古之人味而不舍也，今之人舍而不味也[⑩]。紂為象箸而箕子唏[⑪]，魯

---

① 窮，困厄。

② 此承上文。正，指聖人之道，即行善改過不息，日夜戒懼謹慎。邪，指愚人之道，即智淺事多，動而必窮。

③ 所致，造成的。

④ 緜緜，細微的樣子。紛紛，《文子疏義》引王念孫說，謂當作"介介"。介，"纖介"之"介"，微小之意，與上"緜緜"義近。

⑤ 數，理數，即規律。微，細微。

⑥ 義，宜也。宜，即合乎時宜之宜。載，始，以……為基礎。行義以合乎時宜為基礎。

⑦ 遺，不顧，丟棄。

⑧ 通智，上等智慧。

⑨ 益，更加，越發。

⑩ 味，品味，此指深究、探研。舍，同"舍"，居。默希子注云："古人味道而不居，今人無道而自伐也。"意為古人能領悟道，卻不以得道自居。今人以得道自居，卻未曾領悟道。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"舍"作"貪"，意謂古之人重在領悟探究而不在貪多，今之人則貪多而不注重領悟探究。

⑪ 象箸，象牙筷子。唏，哀歎。《韓非子·喻老》："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，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，必將犀玉之杯。象箸玉杯，必不羹菽藿，必旄象豹胎。旄象豹胎，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，則錦衣九重，廣室高臺。吾畏其卒，故怖其始。"

以偶人葬而孔子嘆[①]，見其所始，即知其所終。

老子曰：仁者人之所慕也，義者人之所高也。為人所慕，為人所高，或身死國亡者，不周於時也[②]。故知仁義，而不知世權者[③]，不達於道也。五帝貴德，三王用義，五伯任力[④]。今取帝王之道，施五伯之世，非其道也[⑤]。故善否同，非譽在俗；趨行等，逆順在時[⑥]。知天之所為，知人之所行，即有以經於世矣[⑦]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即無以與俗交[⑧]；知人而不知天，即無以與道

① 偶人，木俑或陶俑。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："孔子謂為芻靈者善，謂為俑者不仁，不殆於用人乎哉?"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"仲尼曰：'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?'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"孔子認為，以偶人殉葬勢必就要發展到以生人殉葬，故歎。

② 周，合。

③ 世，具體社會情況。權，權變。

④ 五帝，傳說的上古帝王。三王，夏禹、商湯、周文武。五伯，即五霸，指春秋時的齊桓晉文等。伯，本是年長的意思，引申為首長之意。"霸"從月，本義是指月亮有光的部分，古時以音借為"伯"字。"伯"是本字，"霸"是借字。任力，倚仗武力。

⑤ 帝王貴德義，五霸任力，所以取帝王之道在五霸之世施行，是不合適的。

⑥ 否，音"鄙"，不善。趨行，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作"趨舍"，即取捨，指行為上的取捨。此"趨行"也是指行為志趣。善或不善的情況相同，是受到非議還是得到稱譽，取決於世俗的具體情況。志趣行為相同，行得通還是行不通，取決於當時的實際情況。

⑦ 天之所為，即天道。人之所行，即人事。總言之即規律、原則。經，治理。

⑧ 俗，世俗。交，交流，即打交道。

游[①]。直志適情，即堅强賊之；以身役物，即陰陽食之[②]。

得道之人，外化而内不化[③]。外化所以知人也，内不化所以全身也。故内有一定之操，而外能屈伸[④]，與物推移，萬舉而不陷[⑤]。所貴乎道者，貴其龍變也[⑥]。守一節，推一行，雖以成滿猶不易，拘於小好，而塞於大道[⑦]。道者寂寞以虚無[⑧]，非有為於物也，不以有為於己也[⑨]。是故舉事而順道者，非道者之所

---

① 游，交遊，即相通。

② 直，順。適，調和。直志適情，指注重内心修養，調適本性。以身役物，指注重外在利益，為外物奔走勞形。此二句源於《莊子・達生》的寓言，《達生》云："魯有單豹者，岩居而水飲，不與民共利，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。不幸遇餓虎，餓虎殺而食之。有張毅者，高門縣薄，無不走也。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。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，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，此二子者，皆不鞽其後者也。"

③ 外，外表，形式。内，内心，精神。此謂外表從眾而内心守道。《莊子・知北遊》："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，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。"

④ 内有一定之操，即内不化。外能屈伸，即外化。

⑤ 陷，陷入困境。

⑥ 龍，傳說善於變化之物。龍變，像龍一樣地變化。

⑦ 守，持守。節，節操。推，奉行。行，德行。成滿，不好講。《淮南子・人間訓》云："今捲捲然守一節，推一行，雖以毀碎滅沉，猶且弗易者，此察於小好，而塞於大道也。"由此觀之，此文"成滿"可能是"滅沉"之誤。此謂持守某一節操，奉行某種德行，雖由此而遭到破滅，猶且不改，這就是拘泥於小善而不懂得大道。

⑧ 以，而。

⑨ 非有為於物，一切順乎自然，無故意的作為。不以有為於己，《淮南子・俶真訓》作"物以有為於己"，"己"指物。意謂道並非有所作為於萬物，而是萬物自行變化。物，戰國文字作"勿"，如郭店楚簡《老子》"萬勿"、《緇衣》"上好此勿"、"君子言有勿"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《民之父母》篇"勿之所至"，等等，"勿"即"物"字。"勿"與"不"字形相近，此"不"當為"勿"字之誤。

為，道之所施也[①]。天地之所覆載，日月之所照明，陰陽之所煦[②]，雨露之所潤，道德之所扶[③]，皆同一和[④]。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[⑤]，鏡太清者視大明[⑥]，立太平者處大堂[⑦]，能游於冥冥者[⑧]，與日月同光。無形而生於有形[⑨]，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[⑩]，而歸居於物之初[⑪]。視於冥冥，聽於無聲[⑫]。冥冥之中，獨有曉焉；寂寞之中，獨有照焉[⑬]。其用之乃不用，不用而後能用之也；其知之乃不知，不知而後能知之也[⑭]。道者物之所道也，德

---

① 施，流行。非道者之所為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非道之所為”。舉事順乎道，並不是道有什麼作為，而是道流行於天地的自然效果。

② 煦，通“呴”，吐氣，此指陰陽以氣養育萬物。

③ 扶，持，長養之意。《老子》五十一章：“道生之，德畜之。”

④ 同，歸總。和，和氣。

⑤ 圓，同“圓”。大圓，指天。大方，指地。默希子注：“謂人戴天履地。”

⑥ 鏡，照。太清，太虛。鏡照於虛無的太空方能明察秋毫。

⑦ 立，開創，創立。太平，太平盛世。大堂，高顯處，此指地位高顯。開創太平盛世的人處於高顯之地位。

⑧ 冥冥，深遠幽暗的樣子，即道之所在。

⑨ 此句“於”字當為衍文，道家的觀點是有形生於無形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此句也作“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”。

⑩ 託期於靈臺，不好講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託其神於靈府”。推測此文“期”應即“其”字，戰國文字二字相通，而脫一“神”字。靈臺，即靈府，指心，古人認為心主思維。將精神寄託於內心。

⑪ 物之初，指原始狀態。歸居於物之初，即反樸歸真之意。

⑫ 冥冥，幽暗不明，此指無形。視聽於無形無聲之中。

⑬ 曉，明。照，與“曉”義近，此指有所聞。體道之人，於幽暗不明之中能獨見其明，於寂寞無聲之中能獨聞其聲。《莊子·天地》：“視乎冥冥，聽乎無聲。冥冥之中，獨見曉焉；無聲之中，獨聞和焉。”和，指中和之聲。

⑭ 不用，不能用。用之者乃不能用，不用才能用。自以為知，實際上並不知，不知才能是真知。本書《精誠》：“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。”《九守·守清》：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。”

者生之所扶也，仁者積恩之證也，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[①]。道滅而德興，德衰而仁義生[②]。故上世道而不德，中世守德而不懷，下世繩繩，惟恐失仁義[③]。故君子非義無以生，失義即失其所以生。小人非利無以活，失利則失其所以活[④]。故君子懼失義，小人懼失利。觀其所懼，禍福異矣[⑤]。

老子曰：事或欲利之，適足以害之；或欲害之，乃足以利之。夫病濕而强餐之熱，病渴而强飲之寒[⑥]，此衆人之所養也，而良醫所以為病也。快於目，說於心[⑦]，愚者之所利，有道者之所避。聖人者先迕而後合，衆人先合而後迕[⑧]。故禍福之門，利

---

① 所道，所由，即萬物產生的規律。扶，持，依靠。證，徵驗。比，適合。合，符合。適，適宜，即利益。道是萬物產生的規律，德是萬物生長的依靠，仁是積累惠澤的徵驗，義是適合人心而符合大眾利益的。本書《道德》："物生者道也，長者德也，愛者仁也，正者義也。"《上義》："義生於衆適，衆適合乎人心。"

② 滅，消亡，即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而失去作用了。道不起作用了，就興起了德，德不能適應需要而衰敗了，就產生了仁義。"道""德"行於世，即《禮記·禮運》記載孔子所描繪的"大同"社會，"仁""義"行於世，即《禮運》記載孔子所說的"小康"社會。下文的論述也是這個意思。

③ 懷，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"壞"。壞，猶下文"失"，即失去。繩繩，小心戒慎的樣子。上世、中世、下世，也就是《禮運》所說的"大同"、"小康"社會，祇是後者祇劃分了兩個層次，《文子》則劃分了三個層次。

④ 君子，統治者。小人，平民。《論語·里仁》："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"統治者應注重道義，小民則靠獲取利益為生。

⑤ 禍福異矣，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作"知各殊矣"，義勝。觀察各自害怕丟失的東西，就知道君子與小人的不同了。

⑥ 病濕，因寒濕而引起的疾病。渴，《淮南子·說林訓》、《人間訓》均作"暍"，中暑。因寒濕而生病不能吃燥熱的食物，中暑的人不能立即飲用冰冷的飲料。

⑦ 說，讀為"悅"。

⑧ 迕，同"忤"，違逆，不合。

害之反[①]，不可不察也。

老子曰：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，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。故仁義者，事之常順也，天下之尊爵也[②]，雖謀得計當，慮患解，圖國存[③]，其事有離仁義者，其功必不遂也[④]。言雖無中於策[⑤]，其計無益於國，而心周於君[⑥]，合於仁義者，身必存。故曰：百言百計常不當者，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[⑦]。

老子曰：教本乎君子，小人被其澤；利本乎小人，君子享其功[⑧]。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，即通功易事而道達矣[⑨]。人多欲即傷義[⑩]，多憂即害智。故治國樂所以存，虐國樂所以亡[⑪]。水下

---

① 反，讀為“返”，轉化。利害相互轉化，即欲利反害，欲害反利。

② 爵，本為盛酒的禮器，後用為爵位之稱。尊爵，猶言高貴的地位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“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”

③ 《群書治要》作“慮患而患解，圖國而國存”，文義較清楚。

④ 遂，成。

⑤ 策，策略，謀略。其言於謀略無當。

⑥ 周，合。

⑦ 百言百計常不當者，《群書治要》作“百言百當”，是。趨，猶“取”。舍，同“舍”。舍趨，即取捨。審，弄明白，即講求之意。舍趨而審仁義，在取捨上講求仁義，即以仁義為標準來決定取捨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作“擇趨而審行”。擇，選擇。行，所當行，即道義。在選擇所取的問題上講求道義。

⑧ 本，根本、立足的意思。政教立足於君子而非小民，但小民能得到政教的惠澤。利益的謀求本來是以小民為對象的，而君子也能同時享有其成果。

⑨ 通功易事，即取長補短，互通有無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子不通功易事，以羨補不足，則農有餘粟，女有餘布。子如通之，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。”

⑩ 義，道義。多欲之人不願道義而苟取，故傷義。

⑪ 虐國，暴虐無道之國。治理安定的國家喜歡使國家得以保存的東西，暴虐無道的國家喜歡使國家滅亡的東西。

流而廣大，君下臣而聰明[①]。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[②]。故君，根本也；臣，枝葉也。根本不美，而枝葉茂者，未之有也。

老子曰：慈父之愛子者，非求其報，不可內解於心[③]。聖主之養民，非為己用也，性不能已也[④]。及恃其力，賴其功，動而必窮[⑤]，有以為即恩不接矣[⑥]。故用衆人之所愛，即得衆人之力；舉衆人之所喜，即得衆人之心。故見其所始，即知其所終。

老子曰：人以義愛，黨以羣强[⑦]。是故德之所施者博，即威之所行者遠；義之所加者薄，即武之所制者小[⑧]。

老子曰：以不義而得之，又不布施，患及其身。不能為人，又無以自為[⑨]，可謂愚人，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[⑩]。故持而盈之，

---

① 下，謙下。君對臣謙下則聰明。

② 君行君道，臣行臣道，君道無為，臣道有為，故君不與臣爭。

③ 解，解脫。愛子之情結於心中，不能解脫。

④ 已，止。《群書治要》作“非求為己用”，義勝。聖主養民，並不是為了能為己所用，而是出自本性，不能抑止。

⑤ 動，本作“勳”，據《道藏》朱弁注本改。恃、賴，均是有所憑藉的意思。恃其力，賴其功，則有所圖，動機不純，則民不親，故動而必窮。

⑥ 有以為，即有所圖，亦就是“恃其力，賴其功”之類。接，感知。有所圖則其恩意就不能被民衆所感知。

⑦ 以，因為。黨，“鄉黨”之“黨”，古時五百家為黨。人因有道義，故能相互愛護。鄉黨因人口衆多，故強大。

⑧ 制，控制。此言德義廣厚，方能懷遠制大。

⑨ 不能為人，指“以不義得之”。無以自為，指“又不布施”。

⑩ 梟，貓頭鷹。古時傳說梟鳥長大以後就吃掉母鳥，以喻不義得人國家財貨，最後反受其害。獸希子注：“取之不義，積而不散，則謂養虎自齧，育梟自禍也。”

不如其已。揣而鋭之，不可長保[①]。德之中有道，道之中有德，其化不可極[②]；陽中有陰，陰中有陽，萬事盡然，不可勝明[③]。福至祥存，禍至祥先[④]。見祥而不為善，即福不來；見不祥而行善[⑤]，即禍不至。利與害同門，禍與福同隣[⑥]，非神聖，莫之能分。故曰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[⑦]？人之將疾也，必先甘魚肉之味[⑧]，國之將亡也，必先惡忠臣之語。故疾之

---

① 持，執持，保有。盈，滿。已，止，放棄。揣，捶打。保持不失而使之盈滿，不如放棄。捶打而使之尖鋭，不可長期保持尖鋭的狀態（鋭易折）。《老子》九章："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鋭之，不可長保。"

② 道生物，德長物，道德共同作用於萬物，所以說德中有道，道中有德。極，窮盡。

③ 勝，盡，全部。明，說明白。

④ 祥，預兆。存，存在。福至必有預兆，禍來也先現兆頭。

⑤ 不祥，不好的兆頭。

⑥ 隣，同"鄰"。同門、同鄰，意謂同處一域，不能明確區分。

⑦ 倚，依存。伏，潛伏。極，終極，指弄清其究竟。禍之中依存着福，福之中潛藏着禍，誰能知道其究竟呢？《老子》五十八章："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，孰知其極？"

⑧ 人將疾而甘魚肉之味，不通，魚肉之味固為人所甘。宋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卷十引《文子》作"人之將疾，必先厭魚肉之味；國之將亡，必先惡忠臣之語"（又見明唐順之《稗編》卷六十九）。《越絕書·德序外傳記》（卷十四）："傳曰：人之將死，惡聞酒肉之味；邦之將亡，惡聞忠臣之氣。"所言與《文子》此文類同。則此"甘"當作"厭"甚明。《說文》"厭"從甘，戰國古文"厭"字從口或從甘，古文字"甘"、"口"通用。此"甘"應為"厭"之壞字。《群書治要》引作"不甘"，《劉子》卷六、《藝文類聚》卷二三引《晏子》、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三八引《尹文子》、卷四五九引《晏子》，文略同，均作"不甘"。蓋不明"甘"本為"厭"之壞字，而以意補一"不"字以通其文義。默希子注云"人病者甘其口"，則所據本已誤。

將死者，不可為良醫；國之將亡者，不可為忠謀[①]。修之身，然後可以治民；居家理，然後可移於官長[②]。故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[③]。民之所以生活[④]，衣與食也。事周於衣食則有功[⑤]，不周於衣食則無功。事無功，德不長[⑥]。故隨時而不成，無更其刑；順時而不成，無更其理[⑦]；時將復起，是謂道紀[⑧]。帝王富其民，覇王富其地[⑨]，危國富其吏，治國若不足，亂國若有餘；存國困倉實[⑩]，亡國困倉虛。故曰：上無事而民自富，上無為而民自化[⑪]。起師十萬，日

---

① 不可為良醫，即良醫不能救。不可為忠謀，即忠謀不能存。默希子注："人將死者，醫雖良而莫救；國將亡者，忠雖盡而難存。"本書《上德》："與死同病者，難為良醫；與亡國同道者，不可為忠謀。"與此同義。

② 理，治理，此指治理得好。居家而家治，方可以治家之道移於為官。

③ 餘、豐，義近，饒裕的意思。《老子》五十四章："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於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於邦，其德乃豐；修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"

④ 以，賴，依靠。

⑤ 周，合。

⑥ 德，恩澤。長，久遠。

⑦ 刑、理，均指治世之法度、原則，即上文所說的"事周於衣食"。

⑧ 紀，法度，規律。道紀，道的規律。時有廢興，不在於人，故雖順隨天時而無所成，也不要改變法度原則，以待時之復起，這就叫"道紀"。《老子》十四章："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"

⑨ 富其民，民為邦本，本固邦甯，故富民者為帝王。富其地，猶言疆土廣大。

⑩ "亂國若有餘，存國困倉實"二句本無，《文子疏義》據《太平御覽》補，今從之。治國節用，所以好像不足。亂國奢侈，所以好像有餘。

⑪ 《老子》五十七章："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"

費千金①，師旅之後，必有凶年②。故兵者不祥之器也，非君子之寶也③。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奈何其為不善也④？古者親近不以言説，來遠不以言使⑤，近者悅，遠者來⑥。與民同欲即和，與民同守即固，與民同念即知⑦。得民力者富，得民譽者顯。行有召寇，言有致禍⑧。無先人言，後人而已。附耳之語，流聞千里⑨。言者禍也，舌者機也，出言不當，駟馬不追⑩。昔者中黃

---

① 每日有千金之巨的耗費。

② 凶年，災荒之年。《老子》三十章：“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”

③ 《老子》三十一章：“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”

④ 和，和解。餘怨，遺留的小怨。奈何，怎麼辦。大怨雖和解了，必然還會遺留一些小怨，對於這種不好的局面怎麼辦呢？意謂遇事當慎之於始，不使怨生，及其有怨，則難為善矣。《老子》七十九章：“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”

⑤ 以言說，“說”通“悅”，歡悅，以言語使其歡悅。以言使，使，使令，召喚，以言語召喚。上句明刊本脫“說”字（據《四庫全書考證》），以至文氣不順。下文云“近者悅”，足證此當有“說”字。

⑥ 默希子注：“近悅遠來者，在德不在言。”

⑦ 念，慮也。知，讀為“智”。“即知”原作“者知”，今據《群書治要》及《道藏》朱弁注本改。

⑧ 致，招致。

⑨ 附，貼近的意思。附耳之言，猶今言“悄悄話”。此言即使是最隱蔽的話，也會被人知曉的，即“欲使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”的意思。

⑩ 機，本指弓弩上的扳機，引申為關鍵的意思。不追，不能追，即趕不上。睡虎地秦簡《為吏之道》：“口，關也，舌，機也，一堵失言，四馬弗能追也。”《說苑·談叢》：“口者關也，舌者機也，出言不當，四馬不能追也。”秦簡的“一堵”即“一旦”的意思。

子曰①：天有五方②，地有五行③，聲有五音④，物有五味⑤，色有五章⑥，人有五位⑦。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⑧。上五有神人、真人、道人、至人、聖人，次五有德人、賢人、智人、善人、辯人，中五有公人、忠人、信人、義人、禮人，次五有士人、工人、虞人⑨、農人、商人，下五有衆人、奴人、愚人、肉人⑩、小人。上五之與下五，猶人之與牛馬也。聖人者，以目視，以耳聽，以口言，以足行。真人者，不視而明，不聽而聰，不行而從，不言而公。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未嘗過焉⑪。賢人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未嘗觀焉⑫。所謂道者，無前無後，無左無右，萬物玄同⑬，無是無非。

---

① 中黄子，以下文觀之，當為陰陽五行家人物，《文子纘義》云："古之真人與?"

② 五方，東西南北中。

③ 五行，金木水火土。

④ 五音，宫商角徵羽。

⑤ 五味，甘苦辛酸鹹。

⑥ 五章，青黄赤白黑。

⑦ 五位，其說不一。默希子注云："五常"，蓋指"五倫"，即"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"。朱弁注云："五臟。"即心肝脾肺腎。或作"五情"，見《文子疏義》。"五情"指喜怒哀樂怨。

⑧ 二十五人，即二十五等人。

⑨ 虞人，默希子注："掌山澤曰虞。"

⑩ 肉人，即行屍走肉之人。

⑪ 動，變動，感動。過，過問，猶言留意。聖人用以感動天下的手段，真人是不會去關心的。

⑫ 矯，糾正。《莊子·外物》："聖人之所以駴天下，神人未嘗過而問焉；賢人所以駴世，聖人未嘗過而問焉；君子所以駴國，賢人未嘗過而問焉；小人所以合時，君子未嘗過而問焉。"

⑬ 玄同，自然相同而無分別，猶言"混同"。本書《道原》四章："萬物玄同，無非無是。"詳彼注。

自　然

老子曰：清虛者天之明也，無為者治之常也[①]。去恩惠，舍聖智，外賢能，廢仁義，滅事故，棄佞辯，禁姦僞，即賢不肖者齊於道矣[②]。靜即同，虛即通，至德無為，萬物皆容。虛靜之道，天長地久[③]，神微周盈，於物無宰[④]。十二月運行，周而復始。金木水火土，其勢相害，其道相待[⑤]。故至寒傷物，無寒不可[⑥]；至暑傷物，無暑不可，故可與不可皆可[⑦]。是以大道無所不可，可在其理[⑧]。見可不趨，見不可不去[⑨]，可與不可，相為

---

① 清虛，清明虛無。常，猶“經”，大法，原則。

② 外，摒棄。齊，同。齊於道，齊同於道之中。

③ 天長地久，如天之長，如地之久。

④ 微，妙。盈，滿。神妙莫測而周遍於天地萬物。宰，主。無宰，猶言無為，任物生死而無為。馬王堆帛書《道原》：“神微周盈，精靜不熙。”

⑤ 待，須。相待，謂相生。相害，謂相克。金木水火土五行，既相克又相生。

⑥ 至，極。寒到極點會傷害萬物，但無寒也是不行的。

⑦ 可與不可，是根據自身利益而作出的人為判斷，但對自然規律來說，都是需要的，這就像五行一樣，相反相成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“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。”

⑧ 理，道理，規律。大道之所以無所不可，是因為合乎事物的規律。

⑨ 趨，就。見所謂可，不趨而就之，見所謂不可，不避而去之。

左右，相爲表裏。凡事之要，必從一始[①]，時為之紀[②]，自古及今，未嘗變易，謂之天理[③]。上執大明[④]，下用其光。道生萬物，理於陰陽[⑤]，化為四時，分為五行，各得其所，與時往來[⑥]，法度有常。下及無能，上道不傾，羣臣一意。天地之道，無為而備，無求而得，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[⑦]。

老子曰：樸至大者無形狀[⑧]，道至大者無度量。故天圓不中規[⑨]，地方不中矩。往古來今謂之宙，四方上下謂之宇，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[⑩]，故其見不遠者[⑪]，不可與言大；其知不博者，不可與論至[⑫]。夫稟道與物通者，無以相非[⑬]。故三皇五帝，法籍殊方[⑭]，其得民心一也。若夫規矩勾繩[⑮]，巧之具也，而非所

---

① 一，萬物之開端。《老子》四十二章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”本書《道原》：“道者，一立而萬物生矣。”

② 紀，法度。時為之紀，即順時生滅之意。

③ 天理，天道。

④ 大明，如日月之明。《莊子·在宥》：“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。”成疏：“至人應動之時，智照如日月，名大明也。”

⑤ 理，分。於，為。此言道分而為陰陽。下二句的主語也均是道。

⑥ 與時往來，即順時消長之意。

⑦ 《老子》四十三章：“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”

⑧ 樸，本是未加工的木材，此指道。

⑨ 中，符合。

⑩ 所，指具體的位置。道存在於宇宙之中，但又不知其具體所在。

⑪ 見，目光。遠，同“遠”，遠大。

⑫ 至，即道。

⑬ 稟，執持。通，貫通。相非，猶言非之。執道以貫通萬物的人，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。

⑭ 籍，典籍，此也指法。

⑮ 規矩勾繩，均為工具，規取圓，矩取方，勾取曲，繩取直。

以為巧也[①]。故無弦，雖師文不能成其曲[②]，徒弦即不能獨悲[③]。故弦，悲之具也，非所以為悲也。至於神和[④]，遊於心手之間，放意寫神[⑤]，論變而形於弦者[⑥]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於父，此不傳之道也。故蕭條者形之君也[⑦]，而寂寞者音之主也。

老子曰：天地之道，以德為主，道為之命，物以自正[⑧]。至微甚內[⑨]，不以事貴[⑩]。故不待功而立，不以位為尊，不待名而顯，不須禮而莊，不用兵而強。故道立而不教，明照而不察[⑪]。道立而不教者，不奪人能也；明照而不察者，不害其事也[⑫]。夫教道者，逆於德，害於物。故陰陽、四時、金木水火土，同道而

---

① 以，賴，依靠。所以為巧，指賴以為巧的技術。下文“所以為悲”與此同。

② 師文，古時的著名樂師，見於《呂氏春秋·君守》、《列子·湯問》以及《莊子·齊物論》成玄英疏。

③ 徒，祇有。師文無弦不能成曲調，而祇有弦沒有師文，也不能獨自彈出感人之聲。

④ 和，和諧，協調。神和，內在的精神與和氣，即所以為悲者。

⑤ 放，通“仿”。放、寫，都是描述、抒發的意思。

⑥ 論變，變化。形，表現。

⑦ 蕭條，原作“肅”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蕭條”，《文子疏義》據改，今從之。蕭條，虛靜的樣子。君、主，同義，即根本的意思。蕭條者無形，而為形之君。寂寞者無聲，而為聲之主。

⑧ 命，作始之意。德長養萬物，故以德為主，而道乃生物，故道為之命。物以自正，天地無為而萬物自得其正。《老子》五十一章：“道生之，德畜之。”

⑨ 至、甚，都是極點的意思。微，小。甚內，即至小無內之意。

⑩ 事，“從事”之“事”，有為之意。道至微無形而自貴，不以有所為而貴。

⑪ 立，存。明，道之明。察，知曉。不教、不察，即無為之意。默希子注：“道存則教遺，明極則無察，然後能任所重，事無有害。”

⑫ 害，妨害。

異理，萬物同情而異形①。知者不相教，能者不相受②，故聖人立法，以道民之心③，各使自然。故生者無德也，死者無怨也④。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⑤。夫慈愛仁義者，近狹之道也⑥。狹者入大而迷，近者行遠而惑，聖人之道，入大不迷，行遠不惑，常虛自守，可以為極⑦，是謂天德。

老子曰：聖人天覆地載，日月照臨，陰陽和，四時化⑧，懷萬物而不同⑨，無故無新，無踈無親，故能法天者⑩。天不一時，地不一財，人不一事⑪，故緒業多端，趨行多方⑫。故用兵者，或輕或重，或貪或廉，四者相反，不可一也⑬。輕者欲發，重者

---

① 道、情，均指事物的基本規律和性質。理，指事物的具體特殊規律。

② 受，讀為“授”。不相教，不相授，以順其自然。

③ 道，讀為“導”。

④ 德，恩德，此指感恩。活着的沒有感恩的想法，死了的也沒有怨恨。

⑤ 不仁，沒有故意的仁慈舉動，即任隨自然而無為的意思。芻狗，用草紮的狗，用於祭祀，祭祀完了以後，就棄置不顧，以喻無心於物，任其自生自滅。為者敗之，正是由於天地聖人的“不仁”，萬物和百姓纔得以遂其本性而不被傷害。《老子》五章：“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”

⑥ 近狹，淺近狹小。

⑦ 極，中，即準則。

⑧ 以上都是言聖人的德行。像天一樣覆蓋，像地一樣承載，像日月一樣照臨，像陰陽一樣調和，像四時一樣化育。

⑨ 懷，包羅的意思。不同，指萬物各異，聖人兼懷之。

⑩ 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“故能法天”，是，此“者”字當為衍文。

⑪ 時，季節，即四時。財，通“材”。材，材用，如金木水火土。事，職業。天不是祇有一種季節，地不是祇有一種材用，人不是祇有一種職業。

⑫ 緒、業，同義，都是職業的意思。趨、行，同義，從事某種事業的意思。方，向。多方，也即多端。

⑬ 四者，即“輕”、“重”、“貪”、“廉”。不可一，不可祇持其一種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“不可一無也”，即缺一不可之意。

欲止，貪者欲取，廉者不利非其有也[①]。故勇者可令進鬬，不可令持堅[②]；重者可令固守，不可令凌敵[③]；貪者可令攻取，不可令分財；廉者可令守分[④]，不可令進取；信者可令持約[⑤]，不可令應變。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[⑥]。夫天地不懷一物[⑦]，陰陽不產一類，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，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[⑧]，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[⑨]。夫守一隅而遺萬方[⑩]，取一物而棄其餘，即所得者寡，而所治者淺矣[⑪]。

老子曰：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之所照[⑫]，形殊性異，各有安樂。樂其所為樂者，乃所以為悲也[⑬]；安其所為安者，乃所以為危也。故聖人之牧民也，使各便其性，安其居，處其宜，

---

① 利，動詞，以之為利。非其有，不屬於自己的東西，即非分之物。

② 持堅，猶堅守。

③ 淩，攻擊，進犯。

④ 分，本分。守分，安守本分。

⑤ 約，約定，盟約。

⑥ 材，能。材使之，根據其具體才能而使用之。《論語·子路》："子曰：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，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。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"器之，即材使之。

⑦ 不懷一物，不僅僅衹包羅一種物類。下句同義。

⑧ 枉、橈，都是彎曲的意思，指不成材的樹木。

⑨ 負薪，打柴草的人，指卑賤者。

⑩ 一隅，一個角落。萬方，眾多方面。

⑪ 淺，少，與"寡"同義。

⑫ 此指天所覆、地所載、日月所照之萬物。

⑬ 所以，所由。某一物類引以為樂的，對其他物類也可能就是引以為悲的。下文同義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："廣廈闊屋，連閣通房，人之所安也，鳥人之而憂；高山險阻，深林叢薄，虎豹之所樂也，人人之而畏；川谷通原，積水重泉，鼉鼈之所便也，人人之而死；《咸池》《承雲》《九韶》《六英》，人之所樂也，鳥獸聞之而驚；深谿峭岸，峻木尋枝，猨狖之所樂也，人上之而慄。形殊性詭，所以為樂者，乃所以為哀；所以為安者，乃所以為危也。"

為其所能①，周其所適②，施其所宜，如此則萬物一齊，無由相過③。天下之物，無貴無賤，因其所貴而貴之，物無不貴；因其所賤而賤之，物無不賤④。故不尚賢者，言不放魚於木，不沈鳥於淵⑤。昔堯之治天下也，舜為司徒，契為司馬，禹為司空，后稷為田疇，奚仲為工師⑥。其導民也，水處者漁，林處者採，谷處者牧⑦，陸處者田。地宜其事，事宜其械⑧，械宜其材，阜澤織網⑨，陵阪耕田，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⑩，以所工易所拙⑪，以所長易所短。是以離叛者寡，聽從者衆，若風之過籟，

---

① 為其所能，做力所能及的事。

② 周，合。

③ 齊，等。一齊，猶言平等。萬物之生，各有其理，故彼此平等，沒有理由是此非彼。

④ 天下之物，本來並沒有絕對的貴賤，人們覺得它有值得寶貴之處而寶貴它，天下之物就沒有不寶貴的。人們覺得它沒有價值而輕賤它，天下之物就沒有不輕賤的。《莊子·秋水》："以道觀之，物無貴賤。以物觀之，自貴而相賤。以俗觀之，貴賤不在己。"

⑤ 尚，崇尚。所謂不崇尚賢能的意思，是說不放魚於木，不沉鳥於淵，一切順乎自然，萬物各得其所安，也就不需要賢能來作人為的治理了。

⑥ 契，傳說商人的先祖。后稷，傳說周人的先祖。奚仲，傳說中發明車的人。工師，主管百工的長官。

⑦ 採，採樵。谷，山間谷地。

⑧ 械，器械，即工具。

⑨ 阜，沼澤。織網，用以漁。

⑩ 得，能。民各得其宜，物資自然充足，故能相互以其所有交換其所無。

⑪ 工，擅長。拙，不擅長。如工擅長為器而拙於為稼，農擅長為稼而拙於為器等等。下文"長"、"短"同義。

忽然而感之，各以清濁應[①]，物莫不就其所利，避其所害[②]。是以鄰國相望，鷄狗之音相聞，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，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，皆安其居也[③]。故亂國若盛，治國若虛，亡國若不足，存國若有餘[④]。虛者非無人也，各守其職也。盛者非多人也，皆徼於末也[⑤]。有餘者非多財也，欲節而事寡也。不足者非無貨也，民鮮而費多也[⑥]。故先王之法，非所作也，所因也[⑦]；其禁誅，非所為也，所守也[⑧]。上德之道也[⑨]。

老子曰：以道治天下，非易人性也，因其所有而條暢之[⑩]。

---

① 籟，管樂器。古時的籟編排長短竹管為之，大的二十三管，小的十六管。風吹過籟管而感動之，長短籟管各自感應而奏出清濁不同的聲音。清，高音。濁，低音。

② 言萬物均得其所。

③ 《老子》八十章："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"《莊子·胠篋》："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……足跡接乎諸侯之境，車軌結乎千里之外，則是上好知之過也。"老、莊的思想是要退回到沒有階級的原始社會，退回到原始社會，就物得其所安了。

④ 若，好像，感覺到。亂國好像很興盛，治國似乎很空虛，將亡之國感到財用不足，保全之國覺得財貨有餘。

⑤ 徼，追求。末，虛華的東西。治國各守其職，互不干涉，所以顯得空虛。亂國人皆棄其本職而追求虛華末利，所以顯得人多而興盛。

⑥ 貨、財，同義。鮮，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均作"躁"，浮躁而不安本分之意。

⑦ 作，創造。因，遵循。先王的法典不是主觀創造出來的，而是遵循事物的規律制定出來的。

⑧ 禁，禁止。誅，懲罰。所為，即"所作"。所守，即"所因"。先王所要禁止和懲罰的，也不是主觀上的什麼作為，而是遵守客觀規律的結果。

⑨ 上德，猶至德。

⑩ 易，改變。條暢，猶言疏通。以道治理天下，並不是要改變人的本性，而是根據人性所具有的特點而疏通之。

故因即大，作即小[①]。古之瀆水者[②]，因水之流也；生稼者，因地之宜也；征伐者，因民之欲也。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。物必有自然[③]，而後人事有治。故先王之制法，因人之性而為之節文[④]。無其性，不可使順教；有其性無其資[⑤]，不可使遵道。人之性有仁義之資，其非聖人為之法度，不可使向方[⑥]。因其所惡以禁姦，故刑罰不用，威行如神。因其性即天下聽從，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[⑦]。道德者，功名之本也，民之所懷也[⑧]，民懷之則功名立。古之善為君者，法江海。江海無為，以成其大，窅下以成其廣[⑨]，故能長久。為天下谿谷[⑩]，其德乃足。無為，故能取百川[⑪]，不求故能得，不行故能至，是以取天下而無事[⑫]。不自貴故富，不自見故明，不自矜故長，處不有之地，故為天下王。不

---

① 因，遵循，此指遵循事物的客觀規律。作，人為的創造。

② 瀆，溝渠，此作動詞，疏導的意思。

③ 自然，指客觀規律。物必有其自然規律，然後人方能循其自然規律而有所治理。

④ 節文，猶言條理、章程。為之節文，猶言制定章程。

⑤ 資，條件，此指使之遵道的條件。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均作"養"，指教養。

⑥ 方，義方，道義所在。向方，即懂得道義。

⑦ 張，設。用，遵從。拂人之性，法度雖設而民不遵從。

⑧ 懷，歸。

⑨ 窅，同"窪"，低下。《老子》六十六章："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"

⑩ 谿谷，窪下之地，喻處於下位。《老子》二十八章："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溪。為天下溪，常德不離。""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。"

⑪ 取百川，為百川所歸往。

⑫ 而，通"以"。《老子》五十七章："以無事取天下。"

爭，故莫能與之爭①，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②。江海近於道，故能長久，與天地相保。王公修道，功成不有③。不有即強固，強固而不以暴人。道深即德深，德深即功名遂成，此謂玄德。深矣，遠矣，其與物反矣④。天下有始，莫知其理⑤，惟聖人能知其所以⑥。非雄非雌，非牝非牡，生而不死，天地以成，陰陽以形，萬物以生⑦。故陰之與陽，有圓有方，有短有長，有存有亡⑧。道為之命，幽沈而無事⑨，於心甚微，於道甚富⑩，死生同

---

① 《老子》二十二章："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"六十六章："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"

② 《老子》六十三章："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"

③ 不有，不居。

④ "深矣"上當有"玄德"二字，即上句"玄德"二字下應有重文符號。反，讀為"返"，與物返，與萬物循環往復而無窮盡。《老子》六十五章："常知稽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，遠矣，與物反矣。"

⑤ 此句默希子注云："天地有始者，謂道也。"則"天下"當作"天地"。理，規律。

⑥ 所以，緣由，究竟。

⑦ 自"非雄非雌"至此均是描寫"道"。

⑧ "之"字據《道藏》本《文子纘義》補。此陰陽泛指具有陰陽性質之萬物，如地陰天陽、月陰日陽、女陰男陽等等。萬物各具形態，消長循環。此文有韻，"陽"、"方"、"長"、"亡"，陽部字。

⑨ 道生萬物，故曰道為之命。幽沉，幽深不可得見。無事，沒有故意的作為，任物自生，猶言無為。此言道生物於無聲無息之中。

⑩ 甚微，言不易感知。甚富，言包羅萬物。富，默希子注本及《道藏》本《文子纘義》均作"當"，"當"不如"富"義勝。且從叶韻而論，上文的"事"，下文的"理"均之部字，"富"職部字，之、職，陰入對轉，作"當"失韻。

理。萬物變化，合於一道，簡生忘死①，何往不壽？去事與言②，慎無為也。守道周密，於物不宰③，至微無形，天地之始。萬物同於道而殊於形，至微無物，故能周恤；至大無外，故為萬物蓋④；至細無内，故為萬物貴⑤。道以存生，德以安形。至道之度⑥，去好去惡⑦，無有知故⑧，易意和心⑨，無與道迕。夫天地專而為一，分而為二⑩，反而合之⑪，上下不失⑫。專而為一，分而為五⑬，反而合之，必中規矩⑭。夫道，至親不可疏，至近不可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反⑮。

---

① 簡、忘，都是忽略的意思。簡生忘死，不過於看重生死。萬物生滅變化，都是符合道的原則的，人祇要認識到了這一點，對死生不特別看重，怎麼會不長壽呢？此文“道”、“壽”，幽部字。

② 去，拋棄。言，政教。

③ 宰，主，指管理。不宰，即任其自然，不作人為干擾。《老子》十章：“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”

④ 蓋，同“蓋”，覆蓋。

⑤ 至細無内，即無形。無形出入於有形，故為萬物貴。《老子》四十三章：“無有入於無間。”

⑥ 度，準則。

⑦ 好、惡，均讀去聲。

⑧ 知故，即智故，巧詐也。

⑨ 易，和悅，與“和”同義。

⑩ 專，讀為“摶”，聚也。天地未分，道立於一。分而為二，指天地。

⑪ 反，別也。合，成也。反而合之，猶言相反相成，既有區別，又互為表裏。

⑫ 上下不失，指天地之間各得其正。

⑬ 五，默希子注謂五行。

⑭ 中，合符。規矩，法則。五行相生相剋，必合於道。

⑮ 本書《道原》：“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返。”詳彼注。

老子曰：帝者有名，莫知其情[①]。帝者貴其德，王者尚其義，覇者通於理[②]。聖人之道，於物無有[③]。道狹然後任智，德薄然後任刑，明淺然後任察[④]。任智者中心亂，任刑者上下怨，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即弊[⑤]。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，其德乃天覆而地載。道之以時[⑥]，其養乃厚，厚養即治，雖有神聖，夫何以易之[⑦]？去心智，省刑罰，反清靜，物將自正[⑧]。道之為君如尸，儼然玄默，而天下受其福[⑨]。一人被之不褒，萬人被之不褊[⑩]。是故重為惠，重為暴，即道迮矣[⑪]。為惠者布施也，無功而厚賞，無勞而高爵，即守職者懈於官，而游居者亟於進矣。夫暴者妄誅，無罪而死亡，行道者而被刑[⑫]，即修身者不勸善，而

---

① 名，即帝之名。情，實，實質情況。帝所以叫做帝，常人是不知其中奥妙的。

② 理，事物之規律。通於理，瞭解事物的規律，根據實際情況隨機應變。

③ 無有，猶言無宰，無心於物。

④ 狹、薄、淺，同義，都是衰落的意思。察，察知。

⑤ 善，美善，即政跡。在下之人着意追求政跡以討好上邊。弊，讀為“蔽”，蒙蔽。

⑥ 道，讀為“導”。導之以時，猶不奪農時。

⑦ 易，改變。

⑧ 反，讀為“返”。《老子》五十七章：“我好靜，而民自正。”

⑨ 君，主，即萬物之主。尸，古代祭祀時代表死者受祭的人，不言不動，以像死者。福，本指祭肉，祭祀完畢後祭者及助祭者均分而食之，此指利益。

⑩ 褒，大。褊，小。

⑪ 重，慎重。惠，恩惠。暴，誅罰。迮，當為“達”字之誤。戰國古文字“達”字上部字形與“午”字相同，如郭店楚簡《老子》甲本“微妙玄達”，以及《古文四聲韻》所收“達”字字形等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是故重為惠若重為暴，則治道通矣”。“通”即“達”。若，讀為“而”，表示並列。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引《文子》此文也作“達”。此言不輕易施恩，不輕易誅罰，則達於道矣。

⑫ 行，奉行。行道，猶言修行。

為邪行者輕犯上矣。故為惠者即生姦，為暴者即生亂，姦亂之俗，亡國之風也①。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，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②。誅者不怨君，罪之當也。賞者不德上，功之致也。民知誅賞之來，皆生於身，故務功修業，不受賜於人③。是以朝廷蕪而無迹，田塗辟而無穢④，故太上，下知而有之⑤。王者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清靜而不動，一度而不搖⑥，因循任下，責成而不勞⑦。謀無失策，舉無過事⑧，言為文章，行為儀表⑨，進退

① 風，風氣。

② 與，介入。無論誅者賞者，均由其自身之功罪而定，君主不介入其事，故下文云“誅者不怨君”，“賞者不德上”。

③ 賜，恩惠。人人着眼於自身的行為，不希冀得到別人的恩惠。

④ 蕪，本指田地荒蕪，此指喪失作用。無迹，沒有人走動。政治清明，朝廷無事，人民安生，爭訟不起，故朝廷無人而荒廢不用。塗，即“野”字古文。辟，開墾。穢，荒穢。無穢，稼穡繁茂。默希子注云：“若修其業而竭其力，故朝廷無爭訟，田野滋稼穡。”

⑤ 太上，最高境界，此指治民。《老子》十七章：“太上，下知有之。其次，親而譽之。其次，畏之。其次，侮之。”是說治民的最高境界，是下之平民百姓祇知有君在上而已，不知君有何作為，即無為而天下治，所謂“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”。下一個層次是平民百姓親近而稱譽其君，則其君必有為惠之舉。再下一個層次是百姓畏懼其君，說明其君以強力峻法服人。再下的層次就是百姓侮慢輕蔑其君，則君將不君矣。

⑥ 一，專一。度，志度，志意。專一其志意而不動搖。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“攝汝知，一汝度，神將來舍。”

⑦ 因循，順隨。順隨事物而不作為，責求臣下以成功而己不煩勞。

⑧ 過，過失。

⑨ 文章、儀表，均是表率的意思。

應時①，動靜循理。美醜不好憎，賞罰不喜怒②，名各自命，類各自以③，事由自然，莫出於己。若欲挾之，乃是離之；若欲飾之，乃是賊之④。天氣為魂，地氣為魄⑤，反之玄妙，各處其宅⑥，守之勿失，上通太一⑦。太一之精，通合於天⑧，天道默默，無容無則⑨，大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常與人化，智不能得⑩。運轉無端，化遂如神⑪，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⑫。其聽治也⑬，

---

① 應，順應。

② 美，同“美”，讚譽。醜，批評，譴責。美醜，猶言是非。讚譽和譴責都不出自一己之好憎。當美則美，當非則非，當賞則賞，當罰則罰，均與己意無關，即下文所謂“事由自然，莫出於己”。

③ 以，因，相從。名是自己起的，類是自己相從的。

④ 飾，修飾。賊，傷害。

⑤ 古人認為人的魂魄為天地二氣所生，魂為天氣所生，屬陽，魄為地氣所生，屬陰。《禮記·郊特牲》：“魂氣歸於天，形魄歸於地。”

⑥ 反，返歸。玄妙，莫知莫測之境，猶言根本。默希子注：“魂魄是天地之至精，故曰‘玄妙’。”宅，處所。返歸魂魄於其根本，使其各得其所。

⑦ 太一，天地未分時混沌之元氣。《呂氏春秋·大樂》：“萬物所出，造於太一。”高注：“太一，道也。”又云：“道也者，至精也。不可為形，不可為名，彊為之（名），謂之太一。”

⑧ 通合，相通相合。

⑨ 默默，無聲無息的樣子。容，形狀。則，規律。

⑩ 得，得其情實。智不能得，靠人的智慧是不能弄清楚天道的。

⑪ 端，開端。運轉無端，運轉周而復始，沒有開端。化，化育。遂，成。如神，猶言不可捉摸。化育生成萬物而不可捉摸。

⑫ 因循，順隨事物而不作為。即上文“因循任下”之意。本書《道原》：“因循而應變，常後而不先。”《上德》：“故聖人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。”

⑬ 其，指上文所說的“王者”。自上文“王者處無為之事”至本段結束，均是講王者之治。

虛心弱志，清明不闇[①]，是故羣臣輻湊並進[②]，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盡其能。君得所以制臣[③]，臣得所以事君，即治國之所以明矣[④]。

老子曰：知而好問者聖[⑤]，勇而好問者勝。乘衆人之智者，即無不任也[⑥]；用衆人之力者，即無不勝也。用衆人之力者，烏獲不足恃也[⑦]；乘衆人之勢者，天下不足用也[⑧]。無權不可為之勢，而不循道理之數[⑨]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。故聖人舉事，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[⑩]。有一功者處一位，有一能者服一事[⑪]。力勝其任，即舉者不重也；能稱其事[⑫]，即為者不難也。聖人兼

---

① 闇，昏暗。

② 輻湊，如車輪的輻條向輪轂集聚。

③ 制，控制，駕馭。

④ 此句《群書治要》作“即治國之道明矣”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治國之道明矣”，義勝。《文子》“所以”二字當為“道”字之誤。

⑤ 知，讀為“智”，《群書治要》作“智”。

⑥ 乘，憑藉，借助。任，勝任。

⑦ 烏獲，古時傳說的力士。恃，仗恃，依靠。

⑧ 用，擁有其利。不足用，與“不足恃”義近。祇要憑藉衆人的勢力，天下之大也不足以依靠。此句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則天下不足有也”，“不足有”，謂可以輕鬆地擁有。

⑨ 權，衡量。無權，不衡量。勢，情勢，即實際情況。不可為之勢，實際情況不允許的事情。道理，客觀規律。不衡量實際情況不允許的事，不遵循事物的客觀規律，就是神聖人也不能取得成功。“無權”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夫推”。推，施行。夫推不可為之勢，即強行去做實際情況不允許的事情，亦通。又，本篇下文云“推自然之勢”，則此“無權”似又為“夫推”之誤。

⑩ 資，實際可利用的條件。

⑪ 服，擔任。

⑫ 稱，相稱。能力與其擔任的事情相稱。

而用之，故人無棄人，物無棄材①。

老子曰：所謂無為者，非謂其引之不來，推之不去，迫而不應②，感而不動，堅滯而不流，捲握而不散③。謂其私志不入公道，嗜欲不挂正術④，循理而舉事⑤，因資而立功，推自然之勢⑥，曲故不得容⑦，事成而身不伐，功成而名不有。若夫水用舟，沙用鮭，泥用輴，山用樏⑧。夏瀆冬陂⑨，因高為山⑩，因下為池，非吾所為也⑪。聖人不恥身之賤，惡道之不行也；不憂命

---

① 兼，並。兼而用之，即並用之。棄，棄置，浪費。聖人各方面的人才都使用，所以沒有棄置的人才和物資。

② 迫，迫近，逼迫。

③ 堅滯，凝滯。流，流動。捲握，緊握。散，舒展。這兩句也都是僵化而不靈活的意思。

④ 挂，同“掛”，妨礙。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均作“枉”。枉，撓也。

⑤ 循，遵循。理，事物的規律。

⑥ 推，行，即依自然之勢而行之意。

⑦ 曲故，即智故，巧詐也。

⑧ 舟、鮭、輴、樏，都是古時的交通工具，除舟而外，今已不詳其形制。或說鮭、輴屬橇板一類，便於通行沙地、泥地。樏為肩輿，可能屬滑杆一類，用於通行山路。

⑨ 瀆，溝渠，此用為動詞，指疏通溝渠。陂，本指坡阪，此應指坡堤一類的人工建築。

⑩ 山不是人所為，故張雙棣《淮南子校釋》（1957 頁注二四）謂“山”當作“臺”，“臺”與下“池”相對，均是人所為。

⑪ 非吾所為也，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作“此非吾所謂為之”，則此似應作“非吾所謂為也”。

之短，憂百姓之窮也。故常虛而無為，抱素見璞，不與物雜[①]。

老子曰：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養其欲也；聖人踐位者，非以逸樂其身也；為天下之民，强陵弱，衆暴寡，詐者欺愚，勇者侵怯；又為其懷智不以相教[②]，積財不以相分，故立天子以齊一之[③]。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内[④]，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。為絶國殊俗不得被澤[⑤]，故立諸侯以教誨之。是以天地四時，無不應也[⑥]。官無隱事，國無遺利[⑦]，所以衣寒食飢[⑧]，養老弱，息勞倦，無不以也[⑨]。神農形悴，堯瘦臞，舜黧黑，禹胼胝[⑩]，伊尹

① 抱素見璞，《老子》十九章作“見素抱樸”。見，郭店楚簡《老子》甲本作“視”，讀為“示”。抱，保。郭店楚簡《老子》甲本作“保”。雜，雜糅，聖人純粹樸素，沒有異物攙雜其間。《莊子·刻意》：“故素也者，謂其無所與雜也。”

② “智”下原有“詐”字，《文子疏義》據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刪，今從之。

③ 齊一，平衡，協調。

④ 為，因為。

⑤ 絶，遠。絶國殊俗，邊遠風俗不同之地。

⑥ 《群書治要》作“是以地無不任，時無不應”。任，用也。

⑦ 隱事，不能公之於衆的事。遺，遺漏，棄置。

⑧ 衣、食，均作動詞用，讀去聲。

⑨ 以，用。凡是衣寒食飢、養老弱、息勞倦的各種手段，沒有不使用的。

⑩ 悴，憔悴。臞，也是瘦的意思。黧黑，黑中帶黃，指皮膚，長期辛勞於外所致。胼胝，手上和足上長的繭。

負鼎而干湯①，吕望鼓刀而入周②，百里奚傳賣③，管仲束縛④，孔子無黔突，墨子無煖席⑤，非以貪位慕祿，將欲起天下之利⑥，除萬民之害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四體不勤，思慮不困，於事求贍者⑦，未之聞也。

老子曰：所謂天子者，有天道以立天下也⑧。立天下之道，執一以為保，反本無為⑨，虛靜無有，忽怳無際⑩，遂無所止⑪。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是謂大道之經。

---

① 負，背。鼎，炊具。傳說伊尹善於烹調，曾背着鼎干求商湯，以求進用。

② 吕望，即姜太公。傳說吕望曾在朝歌作屠夫，所以說“鼓刀”。後由殷入周，見周文王而為太師。

③ 百里奚，春秋時秦穆公的宰相。原為虞國大夫，虞國滅亡後被俘，被晉國作為陪嫁到秦國的奴僕。奚逃亡，被楚國捉獲，秦穆公聞其賢，用五張羊皮將其買到秦國，所以說“傳賣”。後秦穆公委以國政，稱為“五羖大夫”。

④ 管仲，春秋時政治家，初事公子糾，參與齊國君位爭奪的鬬爭，公子糾失敗後，逃往魯國，被魯國捆綁送歸齊國，所以說“束縛”。後齊桓公用為相，齊國稱霸。

⑤ 黔，黑。突，煙囪。無黔突，無煖席，是說孔子、墨子汲汲於施行道術，以振救天下，來不及把煙囪燒黑，把坐位坐暖。

⑥ 起天下之利，“起”字上原有“事”字，“事起”，不好聽。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及《群書治要》均無“事”字，且“起天下之利”，與下“除萬民之害”相對，故今據刪。

⑦ 思慮不困，猶言不殫精竭慮。贍，滿足，圓滿。

⑧ 立，讀為“莅臨”之“莅”。下“立天下之道”同。“天道”，《文子疏義》謂以本章末句觀之，當作“大道”。

⑨ 本書《道德》：“文子問曰：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，為之奈何？老子曰：執一無為，因天地與之變化。”“執一無為”即此文之“執一以為保，反本無為”。保，持守。

⑩ 忽怳，即忽恍，不可捉摸的樣子。《老子》十四章：“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”無際，沒有邊界。

⑪ 止，止境。

老子曰：夫道者，體圓而法方①，背陰而抱陽，左柔而右剛②，履幽而戴明③，變化無常，得一之原④，以應無方⑤，是謂神明。天員而無端，故不可得而觀其形；地方而無涯，故莫能窺其門⑥。天化遂⑦，無形狀；地生長，無計量⑧。夫物有勝，惟道無勝⑨。所以無勝者，以其無常形勢也⑩。輪轉無窮，象日月之運行，若春秋之代謝，日月晝夜，終而復始，明而復晦。制形而無形⑪，故功可成。物物而不物⑫，故勝而不屈⑬。廟戰者帝，神化者王⑭。廟戰者法天道，神化者明四時⑮。修政於境內，而遠

① 體、法，同義，均是效法的意思。圓，指天。方，指地。

② 陰，同“陰”。背陰抱陽，左柔右剛，意謂包含陰陽剛柔之氣。

③ 幽，無光，指地。明，有光，指天。

④ 一，指道。原，本原，精神實質。

⑤ 以應無方，即應變無方。無方，沒有固定的模式，猶言無窮。

⑥ 門，門徑，緣由，即情況。莫能窺其門，猶言莫知其情，與上句“不可得而觀其形”同義。

⑦ 化遂，即化育。

⑧ 無計量，無數無量。

⑨ 勝，讀爲“朕”。“勝”從“朕”聲，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作“朕”。朕，兆跡，痕跡。

⑩ 常，固定不變的。形勢，情態，形態。

⑪ 制，主宰，駕馭。形，有形，指萬物。無形，指“道”。道無形而制有形。

⑫ 物物，前“物”字爲動詞，主宰的意思。不物，不為物類。主宰萬物而自身不為物類，此與上“制形而無形”同義。《莊子·山木》：“物物而不物於物，則胡可得而累耶？”

⑬ 屈，窮盡。

⑭ 廟，朝廷。廟戰，指朝廷制定的英明政策，不戰而勝。本書《微明》：“習於行陳之事者，不知廟戰之權”，詳彼注。神化，以精神感化。

⑮ 明，當作“則”，二字字形相近。則，效法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作“法”。“則四時”與上“法天道”相對。

方懷德；制勝於未戰，而諸侯賓服也[①]。古之得道者，靜而法天地，動而順日月，喜怒法四時，號令比雷霆，音氣不戾八風，詘申不違五度[②]，因民之欲，乘民之力[③]，為之去殘除害。夫同利者相死[④]，同情者相成，同行者相助，循道而動，天下為鬬[⑤]。故善用兵者，用其自為用，不能用兵者，用其為己用[⑥]。用其自為用，天下莫不可用；用其為己用，無一人之可用也[⑦]。

---

① 賓，同“賓”。賓服，歸服。

② 戾，違逆。八風，八方之風。詘，通“屈”。屈伸，即行動。五度，五行之法度。古人喜好以人事比附五行，如《鶡冠子·天權》：“下因地利，制以五行。左木，右金，前火，後水，中土。營軍陳士，不失其宜。五度既正，無事不舉。”

③ 因、乘，都是借助的意思。

④ 相死，以死相為。

⑤ 循，遵循，順隨。為，讀去聲。順道而動的人，天下都會為他去戰鬬。

⑥ 自為用，自己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鬬。為己用，為君主的私利而戰鬬。己，指在上而用兵者。

⑦ 如使人人均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鬬，則天下沒有不可用之人。如果為君主的私利而戰鬬，那天下就找不到一個可用的人了。

下　德

老子曰：治身，太上養神，其次養形。神清意平，百節皆寧[①]，養生之本也；肥肌膚，充腹腸，供嗜欲，養生之末也。治國，太上養化，其次正法[②]。民交讓爭處卑，財利爭受少，事力爭就勞[③]，日化上而遷善[④]，不知其所以然[⑤]，治之本也；利賞而勸善[⑥]，畏刑而不敢為非，法令正於上，百姓服於下，治之末也。上世養本，而下世事末[⑦]。

老子曰：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可與治之臣不萬一[⑧]，以不世出求不萬一，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[⑨]。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。順

---

① 節，骨節。百節，指肢體的各個部分。本書《上德》："心治即百節皆安。"
② 養化，養成德化。正法，嚴正法令。
③ 事力，事務與力役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力事"。
④ 日化上，逐日被上所感化。
⑤ 不知其所以然，於不知不覺中遷善。
⑥ 利賞，利，動詞，以賞為利。
⑦ 養本，修養根本。事末，從事末務。
⑧ 不萬一，達不到萬分之一。不世出、不萬一，都是非常稀少的意思。
⑨ 至治，指至治之世，治理得最好的世道。

其善意，防其衷心，與民同出一道[①]，即民可善[②]，風俗可美。所貴聖人者，非貴其隨罪而作刑，貴其知亂之所生也。若開其鋭端[③]，而縱之放僻淫泆，而棄之以法[④]，隨之以刑，雖殘賊天下，不能禁其姦也。

老子曰：身處於江海之上，心在於魏闕之下者，即重生[⑤]，重生即輕利矣。猶不能自勝，即從之，神無所害也[⑥]。不能自勝而强不從，是謂重傷[⑦]，重傷之人無壽類矣。故曰：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强[⑧]，是謂玄同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[⑨]。

---

① 同出一道，與民同循善道而不變。

② 民可善，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均作“民性可善”，是。

③ 開其鋭端，《群書治要》無此句，這一節作“若縱之放僻淫逸，而禁之以法，隨之以刑，雖殘天下，不能禁其姦矣”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：“若不修其風俗，而縱之淫辟，乃隨之以刑，繩之以法，雖殘賊天下，弗能禁也。”

④ 棄，不顧念。棄之以法，以法繩之而不顧。

⑤ 魏闕，古時宮廷正門處兩邊的突出建築，是公佈法令的地方，也稱“觀”。因其兩邊突出似缺，故稱魏闕，後用以指代朝廷。心在魏闕之下，向慕榮華富貴的意思。重生，看重自己的生命。如身處江湖而心慕榮華，最好的辦法就是看重自己的生命，這樣就會看輕外在的利益，而不會因得不到榮華而苦惱傷身。

⑥ 自勝，戰勝自己。從，讀為“縱”。如果重生的道理仍然不能戰勝自己嚮慕榮華的欲望，那就乾脆放縱自己去逐利，這樣至少可以不會因過分抑制欲望而使精神受到傷害。以上見《莊子·讓王》、《呂氏春秋·審爲》，所記為中山公子牟與瞻子的問答。

⑦ 重，讀為“重複”之“重”。

⑧ 和，諧和。常，經，猶言基本原則。益生，不順乎自然，而人為厚養。祥，讀為“恙”，病也。心，意念。強，強梁。心宜空虛，如使氣而有所為，則為強梁，強梁者死。《老子》五十五章：“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”

⑨ 《老子》五十二章：“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”

老子曰：天下莫易於為善，莫難於為不善。所謂為善易者①，靜而無為，適情辭餘②，無所誘惑，循性保真，無變於己，故曰為善易也。所謂為不善難者，篡弒矯詐，躁而多欲，非人之性也，故曰為不善難也。今之以為大患者，由無常厭度量生也③。故利害之地，禍福之際，不可不察也。聖人無欲也，無避也④。事或欲之，適足以失之；事或避之，適足以就之。志有所欲，即忘其所為矣⑤。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，適受與之度⑥，理好憎之情，和喜怒之節。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，受與適即罪不累也⑦，好憎理即憂不近也，喜怒節即怨不犯也。體道之人不苟得，不讓禍⑧。其有不棄，非其有不制⑨。恒滿而不溢，常虛而易贍⑩。故自當以道術度量⑪，即食充虛，衣禦寒，足以温飽七

① 原作“所謂為善者”，今據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補“易”字。

② 適，適宜。餘，多餘。適合實際情況而已，辭去多餘的東西。

③ 無常厭度量，語句不通順。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“嗜慾無厭，不循度量”，《文子》可能有誤。

④ 聖人沒有什麼想要得到的，也沒有什麼想要躲避的。

⑤ 忘其所為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即不明白所作所為的性質。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：“齊人有盜金者，當市鬻之時，至掇而走。勒問其故，曰：‘而盜金於市中，何也？’對曰：‘吾不見人，徒見金耳。’志所欲，則忘其為矣。”又見《呂氏春秋·去宥》、《列子·說符》等篇。

⑥ 適，動詞，使之適宜。受與，猶言取捨。

⑦ 累，隨，與下文“近”義同。

⑧ 體，效法，奉行。讓，躲避。

⑨ 制，控制，把持，即據為己有之意。屬於自己的東西不丟棄，不是自己的東西也不據為己有。

⑩ 恒，常。溢，溢出，傾覆之意。贍，滿足。

⑪ 當，疑為“常”字之誤。

尺之形。無道術度量，而以自要尊貴[①]，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，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。故聖人心平志易[②]，精神内守，物不能惑。

老子曰：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强[③]。能强者，必用人力者也。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。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[④]。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，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。故為治之本，務在安民。安民之本，在於足用。足用之本，在於勿奪時。勿奪時之本，在於省事。省事之本，在於節用。節用之本，在於去驕。去驕之本，在於虚無[⑤]。故知生之情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[⑥]。知命之情者，不憂命之所無奈何[⑦]。目悦五色，口肥滋味[⑧]，耳淫五聲，七竅交爭，以害一性[⑨]。日引邪欲，竭其天和[⑩]，身且不能治，奈治天下何。所謂得天下者，非謂其履勢位，稱尊號也，

---

① 要，追求。

② 平、易，義同，平靜，恬然自得的意思。

③ 能戰勝別人的是有力，能戰勝自己的是強者。《老子》三十三章："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强。"

④ 自得，自得其天性。本書《符言》："能强者，必用人力者也。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。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。"

⑤ 虚無，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反性"，反於本性即虚無。

⑥ 生，讀為"性"。以，憑藉、依據的意思，"無以為"也就是辦不到的意思。

⑦ 無奈何，無可奈何，與"無以為"同義。知曉本性實質的人，不去做本性辦不到的事。瞭解性命實情的人，不憂慮無可奈何的事。《莊子·達生》："達生之情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；達命之情者，不務知之所無奈何。"又《人間世》："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"

⑧ 肥，厚也。口肥滋味，口厚於滋味。肥，《群書治要》作"欲"。

⑨ 一性，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其性"，較為通順。疑此"一"為"其"字之誤，戰國古文"其"作"丌"，易誤為"一"。

⑩ 天和，本性中受自天之和氣。

言其運天下心，得天下力也[①]。有南面之名，無一人之譽[②]，此失天下也。故桀紂不為王，湯武不為放[③]。天子得道，守在四夷[④]；天子失道，守在諸侯[⑤]。諸侯得道，守在四境[⑥]；諸侯失道，守在左右[⑦]。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，恃吾不可奪也[⑧]。行可奪之道，而非篡弒之行，無益於持天下矣[⑨]。

老子曰：善治國者，不變其故[⑩]，不易其常。夫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爭者人之所亂也。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治人之所亂[⑪]，逆之至也。非禍人不能成禍[⑫]，不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

---

① 運，用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“運天下之力，而得天下之心”，義勝。

② 譽，稱讚。無一人之譽，得不到一個人的稱讚。

③ 放，放逐犯上。桀紂不是真正的王，湯武取代桀紂也不是放逐犯上。

④ 四夷，四方邊裔少數民族。守在四夷，四遠賓服，為天子看守疆土。

⑤ 四夷不服，有內侵之患，天子由諸侯拱衛，故曰“守在諸侯”。

⑥ 諸侯得道，國治民安，四境無事，故曰“守在四境”。

⑦ 守在左右，人民不服，為其出力的人僅在左右親信而已。

⑧ 恃，依靠，指望。不要指望別人不來奪取我的勢位，而是依靠我自己的勢位是不可奪取的。

⑨ 非，非議，指責。自己走的是一條能夠被別人奪取勢位的道路，卻指責別人的篡弒行為，這是無益於保有天下的。

⑩ 故，故習，也即“常”。本書《道原》：“故聖人一度循軌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。”

⑪ 治，當為“始”，肇始，作始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作“始”。

⑫ 禍人，禍害別人。不禍害別人也就不會給自己招來禍害。

和其光，同其塵[①]。人之情性，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[②]。願賢己則爭心生，疾不及人即怨爭生，怨爭生即心亂而氣逆[③]。故古之聖王退爭怨，爭怨不生，即心治而氣順。故曰：不尚賢，使民不爭[④]。

老子曰：治物者不以物，以和[⑤]。治和者不以和，以人[⑥]。治人者不以人，以君[⑦]。治君者不以君，以欲。治欲者不以欲，以性。治性者不以性，以德。治德者不以德，以道[⑧]。以道本[⑨]。

---

① 挫，磨去。銳，鋒芒。解，擯除，超脫。紛，紛擾，指塵世之紛擾。和、同，同義。光、塵，同義。光，自然光照，如日光、月光。同其光，即與世俗同處。塵，塵世。磨去鋒芒，超脫紛擾，同處世俗，混跡塵世，此道家韜光養晦之意。《老子》五十六章："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"前四句又見《老子》四章。

② 賢，勝。賢己，自己勝過別人。疾，患，憂。不及人，不如人。

③ 逆，不順，也是暴亂的意思。

④ 尚，尊崇。不尊崇賢能，則天下齊同，人民自然就不會發生名利爭鬥了。《老子》三章："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"

⑤ 治，治理，修養。和，和諧，調和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"睦"。治理事物不在事物本身，而在使事物調和。

⑥ 要做到調和，不在調和本身，而關鍵在人的素質修養。

⑦ 治理人的素質修養，不在人本身，關鍵在人君。君為民之表率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"君子之德風也，小人之德草也，草尚之風必偃。"

⑧ 治理人君的關鍵，不在人君本身，在治理其欲望。治理欲望的關鍵，不在欲望本身，在修養其本性。治理本性的關鍵，不在本性，在修養其德行。修養德行的關鍵不在德行本身，在道術。《呂氏春秋·貴當》："治物者不於物於人，治人者不於事於君，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，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，治欲者不於欲於性。性者，萬物之本也。"

⑨ 以道本，此承上文，言所有治理、修養之事均以道為根本，即一切統於道之意。下文即闡明道的重要性。此句相當於《呂氏春秋》的"性者萬物之本也"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"本"作"原"，下屬"人之性"，"以道"二字下當脫重文符號。

人之性，無衰穢，久湛於物即忘其本①，忘其本即合於若性②。衣食禮俗者，非人之性也，所受於外也。故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③，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④。有以自鑒即不失物之情，無以自鑒即動而惑熒⑤。夫縱欲失性，動未嘗正，以治生即失身，以治國即亂人⑥。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性。古之聖人能得諸己⑦，故令行禁止。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，神清意平，物乃可正。聽失於非譽，目淫於采色⑧，而欲得事正，即難矣，是以貴虛⑨。故水激則波起，炁亂則智昏，昏智不可以為正，波水不可以為平。故聖王執一，以理物之情性⑩。夫一者至貴，無適於天下⑪，聖

---

① 湛，浸泡，此指沉溺。

② 合於若性，許慎注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："合於他性，自若本性也。"意思是後天產生的物欲之性代替了本性，就像其本性一樣了。

③ 本書《道原》："水之性欲清，沙石穢之；人之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"《上德》："叢蘭欲脩，秋風敗之；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"

④ 遺物反己，遺棄外物而反歸己之本性。

⑤ 鑒，照見。有以自鑒，有用以自我見知之道，即不喪失本性的意思。物之情，外物之實情。惑熒，迷亂。

⑥ 治國即亂人，不很通順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"以治身則危，以治國則亂"，本書《道原》："夫人從欲失性，動未嘗正也，以治國則亂，以治身則穢。""治國則亂"與《淮南子》同。

⑦ 得諸己，謂自得其天性。

⑧ 失，過失，差錯。非譽，非議與讚譽。淫，惑亂。

⑨ 貴虛，崇尚虛無。虛無則神清意平，而不為非譽采色所蔽。

⑩ 一，即"道"。本書《九守》："是以聖人以道鎮之，執一無為。"《道德》："執一無為，因天地與之變化。"理，治理。

⑪ 適，讀為"敵"，匹偶的意思。無敵於天下，天下無雙，唯道獨尊。本書《道原》："一者，無匹合於天下也。"

王託於無適，故為天下令[①]。

老子曰：陰陽陶冶萬物，皆乘一炁而生[②]。上下離心，炁乃上蒸[③]。君臣不和，五穀不登[④]。春肅秋榮[⑤]，冬雷夏霜，皆賊炁之所生[⑥]。天地之間，一人之身也；六合之內，一人之形也[⑦]。故明於性者，天地不能脅也；審於符者，怪物不能惑也[⑧]；聖人由近以知遠，以萬異為一同[⑨]。炁蒸乎天地[⑩]，禮義廉耻不設，萬民不相侵暴虐[⑪]，猶在乎混溟之中也[⑫]。廉耻陵遲[⑬]，及至世之

---

① 託，依託，立足。令，政令。為天下令，令從所出，即天下承命之意。《呂氏春秋·為欲》："執一者至貴也，至貴者無敵。聖王託於無敵，故民命敵焉。"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："夫一者至貴，無適於天下。聖人托於無適，故民命繫焉。"

② 乘，憑藉。炁，同"氣"。一氣，陰陽之和氣。

③ 上蒸，向上蒸發而離去。上下離心離德，和氣乃去。

④ 登，成熟。

⑤ 肅，凋零。榮，開花。

⑥ 賊炁，害物之氣，即邪氣。

⑦ 六合，天地四方，義同"天地之間"。此謂天地宇宙的結構和運行原理與人體相同，故下文云"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"。

⑧ 脅，脅迫，驚恐。符，徵驗，指事物的必然徵驗，即規律。怪物，異常的事物。惑，迷亂。瞭解人體本性的人，天地的變化不能使之驚恐。通曉事物規律的人，怪異的事物不能使之迷惑。

⑨ 近，指本身。遠，指外物。聖人由其本身推及外物，將不同之萬物視為同一。

⑩ 蒸，浸潤。和氣浸潤於天地之間。

⑪ "不"上原有"莫"字，今從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刪，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"萬民莫相侵欺暴虐"，則此"侵"下又當據補"欺"字。

⑫ 混溟，指無知無識、無是無非的純樸境界。

⑬ 陵遲，衰落。

衰，用多而財寡[①]，事力勞而養不足[②]，民貧苦而忿爭生，是以貴仁[③]。人鄙不齊[④]，比周朋黨[⑤]，各推其與[⑥]，懷機械巧詐之心，是以貴義[⑦]。男女羣居，雜而無別，是以貴禮[⑧]。性命之情，淫而相迫[⑨]，於不得已即不和[⑩]，是以貴樂[⑪]。故仁義禮樂者，所以救敗也，非通治之道也[⑫]。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，而心反其初[⑬]，即民性善。民性善即天地陰陽從而包之，即財足而人贍[⑭]，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。仁義不用，而道德定於天下，而民不淫

---

① 用，費用。衰世費用多而財貨少。

② 力，勤苦。事務勤苦勞累而給養不足。

③ 貴，崇尚。

④ 人，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仁”，是。“人”與“仁”古通。古人“仁”“鄙”對言，如《本經訓》云“禮義廉恥不設，毀譽仁鄙不立”，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“性命之情，或夭或壽，或仁或鄙”，《論衡·命祿篇》“仁鄙在時不在行，利害在命不在智”，等等。仁，指仁厚。鄙，顏師古注《董仲舒傳》云：“謂不通也。”所謂“不通”，就是閉塞而不明禮義的意思。不齊，不相同，有的仁，有的鄙。

⑤ 比周朋黨，拉幫結派。

⑥ 與，同黨。

⑦ 機械，也即巧詐。義，道義。

⑧ 無別，沒有各自的行為準則。禮用以別尊卑、定制度、防淫邪，故制禮以別男女，使各有行為準則。《孝經·廣要道》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。”

⑨ 淫，過度。迫，窘迫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脅”，也是“迫”的意思。性命的特點，是過了度就會窘迫。

⑩ 不得已，不能自我控制。和，調和。

⑪ 貴樂，崇尚樂。用樂來調和、疏通人的感情。

⑫ 所以，所用。通，達。

⑬ 神明，此處指道。定，立。反其初，返歸到初始的狀態，即純樸無偽的狀態。

⑭ 包，容。人處天地陰陽之中，所以說“包之”。贍，足，此指財用足。

於采色[①]。故德衰然後飾仁義[②]，和失然後調聲[③]，禮淫然後飾容[④]。故知道德，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。知仁義，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[⑤]。

老子曰：清靜之治，和順以寂寞[⑥]，質直而素樸，閑靜而不躁，在內而合乎道，出外而同乎義[⑦]，其言畧而循理，其行悅而順情[⑧]，其心和而不偽，其事素而不飾[⑨]。不謀所始，不議所終[⑩]，安即留，激則行[⑪]，通體乎天地，同精乎陰陽[⑫]，一和乎四

---

① 淫，迷亂。采色，紛繁的顏色，此指奢靡浮華的東西。不淫於采色，指人性質樸，不為浮華所迷惑。

② 飾，修治，義與“飭”通。

③ 和，和諧。調，調整。調聲，指作樂。和諧失去，然後作樂。

④ 淫，煩亂。容，容貌，此指儀節。飾容，指作禮。禮節繁亂然後人為地修治儀節以為禮。以上幾句都是說仁義禮樂都是德、和、禮喪失以後，衰世出現的以救敗的產物。也就是上文所說的“仁義禮樂者，所以救敗也，非通治之道也”。

⑤ 脩，也是施行的意思。這幾句是說能以道德治天下，就無須仁義了。能以仁義治天下，就無須禮樂了。

⑥ 清靜之治，即無為之治。以，猶“而”。寂寞，無為的意思。

⑦ 在內，指心志。出外，指踐行。義，高注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謂或作“德”。

⑧ 悅，同“悅”，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悅”，高注：“簡易也。”高說是。此“悅而順情”與上“略而循理”義相比。

⑨ 偽，虛詐。素，樸素。飾，粉飾。

⑩ 謀、議，都是考慮、安排的意思。不謀所始，不議所終，意即動靜行止均隨遇而安，沒有事先的考慮和安排。

⑪ 安，靜止不動。激，變動。此謂物靜而靜，物動而動，一切順隨外界之動靜，而無主觀之意念。

⑫ 通，即“同”。體，形體。精，精神。形體與天地相同，精神與陰陽相通，即形體精神均融合於天地陰陽之中。

時，明照乎日月①，與道化者為人②，機巧詐偽莫載乎心③。是以天覆以德，地載以樂④，四時不失序，風雨不為虐，日月清靜而揚光，五星不失其行⑤，此清靜之所明⑥。

老子曰：治世之職易守也⑦，其事易為也，其禮易行也，其責易償也⑧。是以人不兼官，官不兼事，士農工商，鄉別州異⑨。故農與農言藏⑩，士與士言行，工與工言巧，商與商言數。是以士無遺行，工無苦事⑪，農無廢功，商無折貨⑫，各安其性⑬。異

---

① 一，齊同。和氣同四時，明照同日月。

② 人，匹偶、朋友的意思。本書《道德》："上與道為友，下與化為人。"

③ 載，產生。本書《九守·守樸》："機械智巧不載於心。"

④ 德，同"德"，恩澤。天地以恩澤喜樂覆載萬物。此以下至本段末，都是講"清靜之治"所取得的效果。

⑤ 不失其行，運行合乎規律，無異常現象。

⑥ 明，著。所明，所取得的彰著效果。

⑦ 治世，治理得好的社會。

⑧ 責，通"債"。償，償還。其責易償，治世不尚奢華，人取所需，故其償易償。

⑨ 士農工商，四種職業的國民。鄉別州異，指四種職業的國民各自集中居住，不相雜處。古時有的政治家認為這樣可以使同行相互切磋，且便於父子相傳，有利於專業技能的提高，即下文所謂"農與農言藏，士與士言行"等，詳見《國語·齊語》、《管子·小匡》等典籍。

⑩ 言，討論，切磋。

⑪ 遺，失。遺行，失檢的行為。苦，粗劣。苦事，粗製濫造之事。

⑫ 廢功，無用的勞作。折，打折。折貨，打折的貨物，猶言虧本買賣。以上言士農工商各精其業，均勤而有功，賴其技以安生。

⑬ 性，讀為"生"。

形殊類，易事而不悖[①]，失業而賤，得勢而貴[②]。夫先知遠見之人，才之盛也，而治世不以責於民[③]；博聞强志，口辯辭給之人，知之溢也，而明主不以求於下[④]。敖世賤物，不汙於俗，士之伉行也，而治世不以為民化[⑤]。故高不可及者，不以為人量[⑥]；行不可逮者[⑦]，不以為國俗。故人才不可專用，而度量道術可世傳[⑧]。故國法可與愚守也，而軍旅可與整同也[⑨]，不待古之英偉，而人自足者，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[⑩]。末世之法，高為量而罪不

---

① 悖，亂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："胡人便於馬，越人便於舟，異形殊類，易事而悖。"是說各自所習不同，變易其事就會亂套。此承上幾句而來，故作"不悖"講不通，當依《淮南子》刪去"不"字。

② 勢，原作"志"，《文子疏義》據景宋本、景刻宋本、日本《群書治要》本等改，今從之。得勢，得其優勢，即其擅長得以發揮，與"失業"相對。

③ 才之盛，猶言才之高。責，要求。有先知遠見的人，是世之高才，治世不用這個作標準來要求普通民眾。

④ 志，通"識"，記。口辯辭給，能言善辯。知，讀為智。溢，盛美。知識廣博，記誦超群，能言善辯，是智慧過人之人，明主不用這個作標準來要求臣下。

⑤ 敖，即"傲"字。賤，輕視。賤物，輕視外物，與"傲世"義相近同。伉，讀為"亢"。伉行，高亢之行。民化，原作"化民"，今據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改。民化，即民俗。高傲自負，輕視外物，不被流俗所汙，這是士人的高行，但治世不以此作為民俗。

⑥ 量，度量，即標準。人量，為人的標準。

⑦ 逮，及，達到。行不可逮，其行為一般人不可達到。

⑧ 專用，獨用，完全依賴的意思。人才不可過分依賴，而標準、方法是可以世代相傳的。意即治國的立足點是在道術度量，而不是出類拔萃的人才。

⑨ 軍旅可與整同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及默希子注本均作"軍旅可以法同"，"整"即"法"。同，齊一。國法可同愚昧無知的人相守，軍旅可用法制來整齊。意謂不依賴於傑出的人才。

⑩ 並用，充分利用。不需如古之英俊一樣的人物出現，人才就自然夠用，是因為充分利用了現有人才的緣故。

及也①，重為任而罰不勝也，危為難而誅不敢也②。民困於三責③，即飾智而詐上，犯邪而行危④，雖峻法嚴刑，不能禁其姦。獸窮即觸，鳥窮即啄，人窮即詐，此之謂也。

老子曰：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，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⑤，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，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⑥，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，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。夫至大，天地不能函也；至微，神明不能見也⑦。及至建律歷，別五色，異清濁，味甘苦⑧，

---

① 末世，衰亂之世。罪，動詞，問罪，誅罰。末世的法典，標準定得很高，而問罪於達不到的人。

② 危為難，本作“危為其難”，《群書治要》、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均作“危為難”，與“高為量”、“重為任”句法一致，今從之。難，人性所難之事，如疆之格鬥之類。任務定得很重，而懲罰不能勝任的人。犯難之事充滿危險，而誅殺不敢去做的人。《莊子·則陽》：“匿為物而愚不識，大為難而罪不敢，重為任而罰不勝，遠其塗而誅不至。”《呂氏春秋·適威》：“煩為教而過不識，數為令而非不從，巨為危而罪不敢，重為任而罰不勝。”同此義。

③ 三責，三種責難，即上文的“高為量”等三項。

④ 犯邪，敦煌卷子作“犯禁”（《文子疏義》408頁），即冒犯禁令，比較好講。

⑤ 象，摹仿，表現。知，瞭解。象，知，義近，都是知曉的意思。古人認為，音樂與陰陽二氣相通，雷霆風雨乃陰陽二氣所生，故可借助鐘鼓音律以知雷霆風雨。

⑥ 量，度量，即知曉之意。蔽，裁斷，也引申為知曉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高注：“蔽，或作‘察’。”察，知曉。下二句“調”、“別”與“量”、“蔽”義近，也都是知曉的意思。

⑦ 函，包含。見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、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領”，高注：“領，理也。”

⑧ 清，商聲。濁，宮聲。清濁，泛指音樂。味，與上“建”、“別”、“異”等均為動詞，指辨其味。

即樸散而為器矣①。立仁義，脩禮樂，即德遷而為偽矣②。民飾智以驚愚，設詐以攻上③，天下有能持之，而未能有治之者也④。夫智能彌多，而德滋邪⑤，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⑥。夫至人之治，虛無寂寞，不見可欲⑦，心與神處，形與性調⑧，靜而體德，動而理通⑨，循自然之道，緣不得已矣⑩。漠然無為而天下和，淡

---

① 樸，指“道”。器，具體的器用，此應指“建律歷”、“別五色”、“異清濁”、“味甘苦”等治天下之器。道本至大至微，及至人世有所為，則道散而為具體的器用。《老子》二十八章：“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。”舊釋器為萬物，似不切。

② 遷，變化。偽，人所為，與上“器”字義近。《荀子·性惡》：“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偽也。”楊注：“偽，為也，矯其本性也，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，皆謂之偽。”講求仁義，修治禮樂，則淳厚之德也就變成人為的治具了。

③ 飾，修飾。修飾才智以驚駭愚俗。《莊子·達生》：“飾知以驚愚，脩身以明汙。”攻，欺騙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巧”，高注：“欺上也。”

④ 持之，以法持之。治之，以道治之，以至大治。之，代詞，指天下。世多詐偽，天下有能以法強行維持的，而未有能將其治理好的。

⑤ 彌、滋，都是“愈”、“益”的意思。

⑥ 淳樸不散，守道而不失。

⑦ 見，當為“視”字。戰國楚簡文字“見”、“視”二字字形極近，唯一的區別在“見”字作跪坐形，“視”字作站立形，故易致誤，如《老子》十九章：“見素抱樸”，郭店楚簡《老子》作“視素保樸”。視，示也，顯示的意思。《老子》三章：“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”

⑧ 處，相依不離。調，協調一致。

⑨ 體，效法。理，道也。理通，與道相通，即遵道而動之意。

⑩ 循、緣，都是遵循的意思。不得已，指順隨外物而動，沒有主觀的作為。《莊子·刻意》：“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，感而後應，迫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起。”《庚桑楚》：“動不得已謂之德。”“不得已之類，聖人之道。”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：“不先風吹，不先雷霆，不得已而動。”

然無欲而民自樸，不忿爭而財足，施者不德，受者不讓[①]，德反歸焉，而莫之惠[②]。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，若或通焉，謂之天府[③]。取焉而不損，酌焉而不竭，莫知其所由出[④]，謂之搖光[⑤]。搖光者，資糧萬物者也[⑥]。

老子曰：天愛其精，地愛其平[⑦]，人愛其情。天之精，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；地之平，水火金木土也；人之情，思慮聰明喜怒也。故閉四關，止五遁[⑧]，即與道淪[⑨]。神明藏於無形，精氣

---

① 德，恩惠。施與者不認為是有德於人，接受施與的人也不辭讓，都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。

② 反，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交”，是。交歸，相互得到的意思。惠，動詞，以為惠。甲受乙之德，乙亦受甲之德，天下之民互惠以德，而均不認為是受了對方的恩惠。

③ “不道”之“道”，言說。或，有。通，通曉。天府，天之府庫，包羅萬物而無窮，即下文所謂“取焉而不損，酌焉而不竭”。如有能通曉不言之辨，不道之道的，就可謂之為天府，包羅萬物而無窮。

④ 由出，由來。莫知其所由出，不知道緣由的意思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“孰知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，若有能知，此之謂天府。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來。”

⑤ 搖光，《莊子·齊物論》作“葆光”，有各種解釋，推測可能是當時道家的術語。

⑥ 資糧，動詞。資糧萬物，猶言長養萬物。

⑦ 愛，珍視。精，精氣。平，高注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云：“正也。”此指下文“水火金木土”五行，五行為五正，故高注以正訓之。

⑧ 四關，四官，即下文所說的“目”、“耳”、“口”、“心”。遁，流遁，指本性因誘於外物而流失。五遁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遁，即因過分追求五行之享受而流遁其本性。故下文云：“聖人節五行，即治不荒。”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有“遁於木”（如廣建宮室）、“遁於水”（如追求池湖之美、泛舟之樂）、“遁於土”（如築臺建苑，追求觀賞馳騁之樂）、“遁於金”（如追求鐘鼎等金器的華美）、“遁於火”（如烹調燒煆無度）之說，詳見彼文。

⑨ 淪，入，融合的意思。

反於真[①]，目明而不以視，耳聰而不以聽，口當而不以言[②]，心條通而不以思慮[③]。委而不為，知而不矜[④]，直性命之情[⑤]，而知故不得害[⑥]。精存於目，即其視明；存於耳，即其聽聰；留於口，即其言當；集於心，即其慮通。故閉四關，即終身無患，四肢九竅[⑦]，莫死莫生[⑧]，是謂真人。地之生財，大本不過五行[⑨]，聖人節五行[⑩]，即治不荒[⑪]。

老子曰：衡之於左右，無私輕重，故可以為平[⑫]。繩之於外

---

① 反，返歸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精氣反於至真”。無形，至真，均指初始的純樸狀態，即上文所謂“與道淪”。

② 當，得當。下文云：“留於口，即其言當。”

③ “目明而不以視”至此，即上文所謂“閉四關”。

④ 委，順隨。知，指上文所言之“目明”、“耳聰”、“口當”、“心條通”。矜，自大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和而不矜”。和，平和。

⑤ 直性命之情，不好講。“直”當是“慎”字之誤。“慎”與“順”古通，例證甚多，如《易·升卦·象傳》“君子以順德”，《釋文》：“順，本又作慎。”本書《上仁》“使之以時而敬慎之”，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作“使之以時而敬順之”，等等，詳見《古字通假會典》。此“慎”亦當讀為“順”，順性命之情，故知故不能害之。此句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真性命之情”或“冥性命之情”，“真”、“冥”亦均當是“慎”字之誤。《淮南子》抄自《文子》，蓋其成書時，《文子》此字尚作“真”，僅脫去心旁。在其後的傳寫中，“真”又誤為“冥”。

⑥ 知故，本書《精誠》等篇又作“智故”，巧詐。

⑦ 此句疑有脫文，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百節莫苑”，高注：“苑，病也。”此當為四肢九竅無病痛之意。

⑧ 莫死莫生，無所謂死，無所謂生，即生死無別之意。

⑨ 大地生成的財貨，其性質都在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範圍內。

⑩ 節，節制，不過度的意思，也就是上文所說的“止五遁”。

⑪ 荒，敗亂。

⑫ 衡，衡器，即天平。天平對於左右兩邊，都沒有出自私心的輕重。“平”與下文的“正”，都是準則的意思。

内[①]，無私曲直，故可以為正。人主之於法，無私好憎，故可以為命[②]。德無所立，怨無所藏[③]，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[④]。故為治者，知不與焉[⑤]。水戾破舟，木擊折軸，不怨木石，而罪巧拙者，知不載也[⑥]。故道有智即亂，德有心即險，心有目即眩[⑦]。夫權衡規矩，一定而不易，常一而不邪[⑧]，方行而不留[⑨]，一日

---

① 繩，正曲直的工具。外內，所度量的不同部位。

② 命，政令，或作“令”。

③ 德，恩惠。立，表現出來。沒有彰著的恩惠，也沒有隱伏的怨怒，即無德無怨的意思。

④ 合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釋”，義勝。此“合”當為“舍”字之誤，舍、釋古通用，詳《古字通假會典》。釋，棄置。任用道術而棄置人心，即上文所謂“衡之於左右，無私輕重……繩之於內外，無私曲直……人主之於法，無私好憎”等說法。

⑤ 知，讀為“智”。與，參與。知不與，即不用智之意。此承上文，言為治者，當任道而無須運用人為的智慧。《老子》六十五章：“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”

⑥ 戾、擊，都是撞擊的意思。巧拙，指駕馭舟車者之巧拙。載，含有，具有。激流撞破船隻，樹木撞折車軸，不怨恨樹木水流，而怪罪撐船駕車者技術的優劣，是因為樹木水流沒有意識。

⑦ 有智、有心、有目，都是有主觀意識的意思。亂、險、眩，都是惑亂的意思。

⑧ 一，永恆不變。邪，偏邪。權衡規矩，一旦制定出來，就不會變更，常久保持永恆的狀態而不出現偏邪。

⑨ 方，他書或又作“旁”，都是廣大的意思。“方行”即廣為施行。留，通“流”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流”。流，差錯的意思。此謂權衡規矩廣為施行而沒有差錯。《易·繫辭上傳》：“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。”注：“應變旁通，而不流淫也。”孔疏：“旁行而不流者，言聖人之德，應變旁行，無不被及，而不有流移淫過。”

形之[1]，萬世傳之，無為之為也[2]。人之言曰：國有亡主，世無亡道[3]。人有窮而理無不通。故無為者道之宗也[4]，得道之宗，並應無窮[5]。故不因道理之數[6]，而專己之能，其窮不遠也[7]。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，因物以識物，因人以知人也[8]。故積力之所舉[9]，即無不勝也；衆智之所為，即無不成也。千人之衆無絶糧，萬人之羣無廢功[10]。工無異伎，士無兼官，各守其職，不得相干，人得所宜，物得所安，是以器械不惡，職事不慢也[11]。夫債少易償也，職寡易守也，任輕易勸也[12]。上操約少之分[13]，下效易為之功，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[14]。

---

① 形，形成。一日形之，一旦形成。

② 無為之為，一切遵循規矩準繩而行，不自有所作為。

③ 國家有敗亡之主，而世上沒有敗亡之道。意謂祇有人不用道而敗亡者，而道本身是沒有問題的，即下文所謂“人有窮而理無不通”，故主張無為而遵道。

④ 宗，根本。

⑤ 並，廣遍。

⑥ 因，遵循。數，規則。

⑦ 窮，困厄。遠，同“遠”。不遠，近在眼前的意思。

⑧ 因物識物，因人知人，謂以類推之，由近及遠。《老子》四十七章：“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”本書《精誠》：“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，不窺於牖以知天道。”

⑨ 積，“積聚”之“積”，衆多的意思。

⑩ 絶糧，沒有食物。廢功，沒有辦成的事。祇要有千人之衆，就不會斷炊。有萬人之衆，就沒有辦不成的事。糧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梁”或“良”，無義，均當讀為“糧”。

⑪ 惡，粗劣。慢，懈怠。

⑫ 勸，勉勵。

⑬ 操，持守，猶言制定。分，職分。約少之分，事務少的職分。

⑭ 厭，惡。

老子曰：帝者體太一[①]，王者法陰陽，霸者則四時，君者用六律[②]。體太一者，明於天地之情，通於道德之倫[③]，聰明照於日月，精神通於萬物，動靜調乎陰陽，喜怒和乎四時[④]。覆露皆道[⑤]，博洽而無私，蜎飛蠕動，莫不仰德而生[⑥]，德流方外[⑦]，名聲傳乎後世。法陰陽者，承天地之和，德與天地參[⑧]，光明與日月並照，精神與鬼神齊靈。戴圓履方，抱表寢繩[⑨]，內能治身，外得人心，發號施令，天下從風。則四時者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取與有節，出入有量[⑩]，喜怒剛柔，不離其理[⑪]。柔而不脆[⑫]，剛而不折，寬而不肆，肅而不悖[⑬]，優柔委順[⑭]，以養羣

---

① 體，與下文的“法”、“則”同義，都是效法的意思。太一，即“道”。

② 律，法。六律，即六法。所謂六法，即下文所說的“生之與殺”，“賞之與罰”，“與之與奪”。

③ 通，通曉，與上文“明”同義。倫，理。

④ 調、和，都是順應的意思。

⑤ 覆，蔭庇。露，潤澤。皆道，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照導”，謂光照引導，與“覆露”均為動詞。

⑥ 蜎飛蠕動，本指昆蟲，此泛指各種生物。德，恩惠。各種生物均仰其恩惠而生。

⑦ 方外，四方之外。

⑧ 與天地參，猶言與天地相配。

⑨ 圓，指天。方，指地。抱、寢，都是持有、遵循的意思。表、繩，都是標準、法則的意思。

⑩ 取與、出入，義近，指收取與付出。節、量，都是法度的意思。取與出入都有法度可循。

⑪ 理，即“道”。

⑫ 脆，弱。

⑬ 肆，緩慢。肅，急。悖，亂。寬緩而不緩慢，急速而不亂。

⑭ 優柔，從容。委順，猶言委隨、順隨的意思。從容順隨於物之性。

類。其德含愚而容不肖①，無所私愛也②。用六律者，生之與殺也，賞之與罰也，與之與奪也，非此無道也③。伐亂禁暴，舉賢廢不肖，匡邪以為正，攘險以為平，矯枉以為直④，明於施舍開塞之道⑤，乘時因勢⑥，以服役人心者也⑦。帝者體陰陽即侵，王者法四時即削，霸者用六律即辱，君者失準繩即廢⑧。故小而行大，即窮塞而不親；大而行小，即狹隘而不容⑨。

老子曰：地廣民衆，不足以為强；甲堅兵利，不足以恃勝；城高池深，不足以為固；嚴刑刻殺，不足以為威。為存政者，無

---

① 含，包含，與“容”同義。

② 沒有出自私心的愛。

③ 道，方法、手段。非此無道，除了生殺等六種方法而外，沒有其他的手段。

④ 攘，排除。矯，匡正。

⑤ 舍，同“舍”。施舍，當作“禁舍”。開塞，或作“開閉”。禁舍開塞，是戰國秦漢間的流行說法，指用以治理的措施。“禁”與“舍”相對，“開”與“塞”相對，大意是指應該做什麼，不應該做什麼。《尉繚子·兵談》：“明乎禁舍開塞。”《制談》：“然不能濟功名者，不明乎禁舍開塞也。”《逸周書·文傳解》：“不明開塞禁舍者，其如天下何？”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：“明於禁舍開閉之道。”《兵略訓》：“明於禁舍開塞之道。”

⑥ 乘、因，都是順應、憑藉的意思。

⑦ 服、役，都是駕馭、驅使的意思。

⑧ 侵，侵陵。削，削弱。辱，受辱。廢，廢黜。都是遭到失敗的意思。準繩，也即六律。上文言帝者體太一，王者法陰陽，故帝者體陰陽則是行王者之道，故有侵陵之禍。後幾句意思相同，都是說大小所行各有所宜，行非所宜則亂。

⑨ 大小，指治理的範圍，也即地位的高下。帝大於王，王大於霸，霸大於君。小行大，指君行霸道，霸行王道之類。大行小，指帝行王道，王行霸道之類。窮塞，行不通。不親，不為下所親附。狹隘不容，迫隘局促而不能廣為包容。

小必存；為亡政者，無大必亡[①]。故善守者無與禦，善戰者無與鬬[②]，乘時勢，因民欲，而天下服。故善為政者，積其德；善用兵者，蓄其怒[③]。積德而民可用也，蓄怒而威可立也。故文之所加者深，則權之所服者大[④]；德之所施者博，則威之所制者廣[⑤]，廣則我强而敵弱。善用兵者，先弱敵而後戰[⑥]，故費不半而功十倍。千乘之國，行文德者王；萬乘之國，好用兵者亡。王兵先勝而後戰[⑦]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，此不明於道也。

---

① 存政，使國家得以保存的政治措施。亡政，使國家滅亡的政治措施。無小必存，無大必亡，沒有因其小而不保存的，沒有因其大而不滅亡的。此兩“無”字獸希子注本作“雖”，比較好講。

② 與，為。無與禦，無與鬬，沒有為其防禦的人，沒有為其戰鬬的人，即無須防禦，無須戰鬬的意思。

③ 蓄，積聚。

④ 文，文治。權，威勢。大，廣大，眾多。文治施行得深入，服從於威權的人就眾多。

⑤ 制，控制，駕馭。

⑥ 弱敵，使動用法，使敵弱。上文所說的“文之所加者深”、“德之所施者博”，就是強我弱敵的措施。

⑦ 先勝後戰，戰之前已確定必勝的形勢。

上 仁

老子曰：君子之道，靜以修身，儉以養生[①]。靜即下不擾，下不擾即民不怨。下擾即政亂，民怨即德薄。政亂，賢者不為謀；德薄，勇者不為鬬[②]。亂主則不然，一日有天下之富，處一國之勢，竭百姓之力，以奉耳目之欲，志專於宮室、臺榭、溝池、苑囿、猛獸、珍怪。貧民饑餓，虎狼厭芻豢[③]；百姓凍寒，宮室衣綺繡[④]。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，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[⑤]。

老子曰：非淡漠無以明德，非寧靜無以致遠，非寬大無以并覆，非正平無以制斷[⑥]。以天下之目眡[⑦]，以天下之耳聽，以天

---

① 儉，儉約，節儉。

② 為謀、為鬬，“為”讀去聲。

③ 芻豢，指牛羊犬豕之類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”朱熹注：“草食曰芻，牛羊是也；穀食曰豢，犬豕是也。”虎狼，即上文所言之“猛獸”，為亂主所養而觀賞者。

④ 宮室，指宮室裏服役的人，如奴婢等。

⑤ 不安其性命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不安其性”。“性”讀為“生”，不安其生，比較好講。

⑥ 制斷，裁決明斷。

⑦ 眡，戰國古文“視”字。

下之心慮，以天下之力爭，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①，百官修達，羣臣輻湊②。喜不以賞賜，怒不以罪誅③，法令察而不苛④，耳目聰而不闇，善否之情，日陳於前而不逆⑤。故賢者盡其智，不肖者竭其力，近者安其性，遠者懷其德⑥，得用人之道也夫！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。使言之而是，雖商夫芻蕘⑦，猶不可棄也；言之而非，雖在人君卿相，猶不可用也。是非之處⑧，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。其計可用，不羞其位⑨；其言可行，不責其辯⑩。闇主則不然，羣臣盡誠效忠者，希不用其身也，而親習邪枉，賢者不能見也，踈遠卑賤，竭

---

① 究，貫徹。

② 修達，《群書治要》、《韓非子・難一》、《管子・任法》均作“修通”，《叢刊》本作“條達”，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作“修同”。“通”、“達”、“同”均可通。修，治也。達，通也。修達，指官事修治而臣情上聞，此承上句“號令下究而臣情上聞”而言。湊，聚合。輻湊，如輻條聚合於輪轂，言群臣均歸向於君主。

③ 因功而賞，因過而罰，不因喜怒而賞罰。

④ 察，明白。苛，煩瑣。

⑤ 否（pi），不善。逆，違逆，差錯。善與不善之情為上察知，沒有差錯。意謂善者不被逃掩，不善者無所逃隱。此句承上“耳目聰而不闇”而言。

⑥ 性，讀為“生”。安其生，猶言安居樂業。懷，歸向。

⑦ 商夫，不好講，可能有誤。《群書治要》作“匹夫”，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作“褐夫”。褐夫，穿粗布衣的人，指卑賤者，與“芻蕘”同義。芻蕘，割草打柴的人，即樵夫。

⑧ 是非之處，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作“是非之所在”，“處”即“所在”。

⑨ 不羞其位之卑。羞，或誤作“差”。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均作“羞”，作“羞”是。

⑩ 責，本作“貴”，今從《文子疏義》。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亦作“不責其辯”。責，要求。辯，能說會道。言可行則行之，不要求說得頭頭是道。

力盡忠者不能聞也[①]。有言者窮之以辭，有諫者誅之以罪，如此而欲安海內，存萬方，其離聰明亦以遠矣。

老子曰：能尊生[②]，雖富貴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[③]。今受先祖之遺爵，必重失之，生之所由來久矣，而輕失之[④]，豈不惑哉？貴以身治天下，所以寄天下。愛以身治天下，所以託天下[⑤]。

文子問治國之本[⑥]。老子曰：本在於治身。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，身亂而國治者，未有也。故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[⑦]。道之所以至妙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於父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，非常名也[⑧]。

文子問曰：何行而民親其上？老子曰：使之以時，而敬慎

---

① 此數句不好講，應有誤，不便妄作推測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夫人主之情，莫不欲總海內之智，盡眾人之力，然而群臣志達效忠者，希不困其身……暗主則不然，所愛習親近者，雖枉邪不正，不能見也；疏遠卑賤者，竭力盡忠，不能知也"。大意是暗主蔽於親習邪枉者，而使疏遠卑賤者不能竭力盡忠。

② 尊，貴，看重。

③ 養，養生之物。累，妨害。《莊子·讓王》："能尊生，雖富貴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"也見《呂氏春秋·審為》。

④ 遺爵，世襲的爵位。重失之，把丟失爵位看得很重。輕失之，把丟失生命看得很輕。

⑤ 貴、愛，都是珍視的意思。祇有用珍視自身的態度來治天下，纔能擔當起託付天下的重任。意即祇有重視自身勝過天下的人，纔能治理天下。《老子》十三章："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"

⑥ 治國之事，乃國君所為，文子無由問及此。《列子·說符》、《呂氏春秋·執一》、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等所記，均楚王或楚莊王所問，足見此所謂文子問實乃楚平王所問。

⑦ 真，純真。《老子》五十四章："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。"

⑧ 此引《老子》一章語，又見本書《道原》第六章，說詳彼。

之。如臨深淵，如履薄氷。天地之間，善即吾畜也[①]，不善即吾讐也。昔者夏商之臣，反讐桀紂而臣湯武，宿沙之民，自攻其君歸神農氏[②]。故曰：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[③]。

老子曰：治大者道不可以小，地廣者制不可以狹[④]，位高者事不可以煩，民衆者教不可以苛[⑤]。事煩難治，法苛難行，求多難贍[⑥]。寸而度之，至丈必差；銖而稱之，至石必過[⑦]。石稱丈量，徑而寡失[⑧]。大較易為智，曲辯難為慧[⑨]。故無益於治，有益於亂者，聖人不為也。無益於用，有益於費者，智者不行也。故功不厭約[⑩]，事不厭省，求不厭寡。功約易成，事省易治，求

---

① 畜，友好。

② 宿沙，傳說的古國。相同的記載又見《呂氏春秋·用民》、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、《說苑·政理》等篇。

③ 《老子》二十章："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美之與惡，相去若何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"阿，讀為"呵"。"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"，郭店楚簡《老子》乙本、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乙本均作"人之所畏，亦不可以不畏人"，人之所畏者，君也。君為人所畏，然君亦不可不畏人。此即上文所謂使民當"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"，"善即吾畜，不善即吾讐"之意。《老子》此上幾句所言，也是說唯與呵，美與惡，相去無幾，並非一成不變。唯者美者，服從擁戴之意，呵者惡者，不服仇叛之意。擁戴與反叛，極易相互轉化，故民既畏君，君亦不可不畏其民。今本《老子》奪句末"人"字，致使後人誤解其意，其實老子的意思仍是說人之所畏者（即君），也不能沒有畏懼。

④ 大，大國。道，道術，與"制"義近，指治國的措施、制度。小、狹，義近，都是煩瑣的意思。

⑤ 苛，細小，煩瑣。

⑥ 贍，滿足。

⑦ 銖、石，都是古時的重量單位，銖小石大。

⑧ 徑，徑直，簡捷。

⑨ 曲，周詳。慧，智慧。從大處入手容易運用智慧，處處計較，聰明難以發揮。

⑩ 功，事，如土功之類。約，簡約。不厭，不滿足，儘量的意思。

寡易贍。任於衆人則易。故小辯害義，小義破道[①]。道小必不通，通必簡[②]。河以逶迤故能遠，山以陵遲故能高，道以優游故能化[③]。夫通於一伎，審於一事，察於一能[④]，可以曲說，不可以廣應也[⑤]。夫調音者小弦急，大弦緩[⑥]，立事者賤者勞，貴者佚。道之言曰："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天同炁。"[⑦] 同炁者帝，同義者王，同功者霸，無一焉者亡[⑧]。故不言而信，不施而仁，不怒而威，是以天心動化者也[⑨]。施而仁，言而信[⑩]，怒而威，是以精誠為之者也。施而不仁，言而不信，怒而不威，是以外貌為之者也[⑪]。故有道以理之，法雖少[⑫]，足以治。無道以理之，法雖衆，足以亂。

---

① 小辯、小義，與"大辯"、"大義"相對，指注重於偏小枝節而忘忽道義的根本。

② 簡，簡約。

③ 逶迤，彎曲延續。陵遲，寬緩的斜坡。優遊，從容寬緊的樣子。

④ 通、審、察，都是通曉的意思。伎，古與"技"通，技能。

⑤ 曲說，作某一個方面的辯說。廣應，涉及面廣泛的應對。《管子·宙合》："是故辯於一言，察於一治，攻於一事者，可以曲說，而不可以廣舉。"

⑥ 急，急促。緩，寬緩。

⑦ 此已見本書《符言》篇，作"道曰"，詳彼注。炁，戰國古文"氣"字。

⑧ 炁，同"氣"。同氣、同義、同功，均謂與天同。無一焉，既不同氣，亦不同義，亦不同功。默希子注："同氣者無德而稱，同義者救時之危，同功者與民同利，無一於此，以至危亡也。"

⑨ 動化，感化。此句已見本書《精誠》第二章，詳彼注。"天心"或作"無心"，"無"，戰國古文作"无"，與"天"字形相近。

⑩ 言，政令。政令為民所信從。

⑪ 外貌，祇有形式，沒有內在的精誠。

⑫ 道，道術，治國之大道。理，治理。法，具體的法令。

老子曰：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，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①，則制於有司。以無為持位，守職者以聽從取容，臣下藏智而不用，反以事專其上②。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，則智日困而自負責③。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④，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⑤。智不足以為治，威不足以行刑，則無以與下交矣⑥。喜怒形於心，嗜欲見於外⑦，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，有司枉法而從風⑧。賞不當功，誅不應罪⑨，則上下乖心，君臣相怨，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⑩，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。非己之失而反自責，則人主愈勞，人臣愈佚，是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者，希有不傷其手矣⑪。與

---

① 所守，指為君之道。君道無為，臣道有為。凡事，君當任用臣下而為之，君如自為之，則是與臣下爭事。君如事事自為，則不僅不能駕馭臣下，反被臣下所制。

② 以無為持位，不好講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有司以無為持位"，《文子疏義》謂上句"有司"下當脫重文符號，其說是。《呂氏春秋·任數》："人主以好暴示能，以好唱自奮；人臣以不爭持位，以聽從取容；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。"言人君與臣爭事，則臣下將不與君爭以保持其位，聽從君上以苟且取容，於事無所用心，反而以事務專任君上，不承擔任何責任了。"專其上"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轉任其上"，"轉任"即"專任"。

③ 人君者，不很通順，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均作"君人者"，是。自負責，自己承擔責任。

④ 數，術，指君主的統御之術。數窮於下，意謂君主不能有效地駕馭臣下。申、理，義近同（《廣雅·釋詁》），申理，即治理。君上不能有效地駕馭臣下則不能治理其國。

⑤ 墮，失。行墮於位，行動與地位不相稱。持制，掌握控制其國家。

⑥ 與下交，原作"與天下交"，今依《群書治要》刪。下，指臣下。交，打交道。

⑦ 見，表現出來。

⑧ 離，違離。正，正道。"離正"與"枉法"義相比，"阿上"與"從風"義相比。

⑨ 當、應，都是相符的意思。賞罰與功罪不相符。

⑩ 解，消除。指消除百官煩亂的情況。

⑪ 《老子》七十四章："夫代大匠斫者，稀有不傷其手矣。"

馬逐走①，筋絶不能及也；上車攝轡，馬服衡下②，伯樂相之，王良御之，明主乘之，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③，善乘人之資也④。人君之道，無為而有就也，有立而無好也⑤。有為即議，有好即諛⑥；議即可奪，諛即可誘。夫以建而制於人者⑦，不能持國。故善建者不拔，言建之無形也⑧。唯神化者物莫能勝，中欲不出謂之扃，外邪不入謂之閉⑨，中扃外閉，何事不節⑩？外閉中扃，何事不成？故不用之不為之，而有用之，而有為之⑪。不代之

---

① 逐走，賽跑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競走”。

② 服，駕，馬駕於衡下。衡，車轅前端的橫木，用以駕馬。

③ 御相之勞，即上文所謂“伯樂相之，王良御之”。相，視，此指相馬。

④ 乘，借助。善於借助他人的資才。

⑤ 就，“去就”之“就”，有所持守的意思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有守”，同義。立，有所建立，指建制立法之類。人君之道，無為但有所持守，有所建制而無私心偏好。

⑥ 議，論議。人君有為則容易引起臣下的論議，臣下論議則對主上治國有所影響，故下云“議則可奪”。此二句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有為則讒生，有好則諛起”。意謂君上有為，臣下將生讒佞以邀功；君上有好，臣下將阿諛奉承以迎合君上之欲。

⑦ 此句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”，此作“建”不好講，當依《淮南子》作“利”。

⑧ 拔，拔除，移動。善於建樹的人（所建樹的東西）是不可拔除的。《老子》五十四章：“善建者不拔。”建之無形，建樹於無形之中。

⑨ 中欲，內心的欲望。外邪，外物的誘惑。

⑩ 節，正，與“成”義近。何事不節？何事不得其正？《禮記·哀公問》：“節醜其衣服。”孔疏：“節，正也。醜，類也。又正其民衣服，使得其類也。”

⑪ 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：“弗用而後能用之，弗為而後能為之。”

言①，不奪之事，循名責實，使自有司②。以不知為道，以禁苛為主③，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④。

老子曰：食者民之本也，民者國之基也，故人君者，上因天時，下盡地理⑤，中用人力。是以群生以長，萬物蕃殖，春伐枯槁⑥，夏收百果⑦，秋蓄蔬食，冬取薪蒸⑧，以為民資，生無乏用，死無傳尸⑨。先王之法，不掩群而取夭⑩，不涸澤而漁，不

---

① 代，本作伐，《文子疏義》據王念孫《讀書雜志》改，今從之。之，代詞，指代臣下。君不代臣言，不奪臣事。不奪臣事，即不與臣爭事。

② 循，因，根據。責，求。根據其名責求其實。使自有司，使臣下各自有所執掌。《呂氏春秋·知度》："不伐之言，不奪之事，督名審實，官使自司。""官使自司"，即此"使自有司"。

③ 以禁苛為主，不好講。《呂氏春秋·知度》作"以奈何為實"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以奈何為實"，"實"與"實"字形相近，當以《淮南子》為是。奈何，猶如何，詢問他人的意思，自己不作主張。上言以不知為治國之道，此言以不自作主張為實，二者義相比。則此"禁苛"當為"奈何"之誤；"主"為"實"之誤。蓋戰國古文"實"從"缶"，"主"從"宀"，二者字形相近。且此文"道"、"實"、"考"協韻，均幽部字。"主"則在侯部。

④ 考，成。

⑤ 人君者，《群書治要》引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君人者"，是。下盡地理，猶言下盡地利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下盡地財"。

⑥ 枯槁，枯死的樹木。春天砍伐沒有發芽的枯死樹木。

⑦ 百果，指各種果實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果蓏"，指草木的果實。

⑧ 薪蒸，薪柴，舊說柴草大的叫薪，小的叫蒸。

⑨ 尸，同"屍"。傳屍，棄屍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轉屍"，高注："轉，棄也。""轉"、"傳"古通。《逸周書·大聚解》："生無乏用，死無傳屍。"

⑩ 掩，盡。掩群，圍其群而盡捕取之。夭，正在成長中的幼獸。

焚林而獵[①]，豺未祭獸，罝罘不得通於野[②]，獺未祭魚[③]，網罟不得入於水，鷹隼未擊，羅網不得張於皋[④]，草木未落，斤斧不得入於山林，昆蟲未蟄，不得以火田[⑤]，育孕不殺，鷇卵不探[⑥]，魚不長尺不得取，犬豕不期年不得食。是故萬物之發生，若蒸炁出。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，富國利民之道也，非目見而足行之也[⑦]，欲利民不忘乎心，則民自備矣。

老子曰：古者明君取下有節，自養有度。必計歲而收，量民

---

① 不涸澤而魚，不焚林而獵，也即不掩群的意思。

② 豺，猛獸。舊說，深秋十月，豺多殺獸以儲備冬天的食物，將所殺之獸四面擺放，有似於人類陳列物品而祭祀，所以叫“豺祭獸”。下面“獺祭魚”同義。豺祭獸表示深秋季節，獸已停止生長，到了可以捕殺之時。又，高亨先生以為“祭”當是“殺”字（《呂氏春秋校釋》6頁引）。今按：“祭”、“蔡”古通，“蔡”、“殺”古為一字。又，《呂氏春秋·季秋紀》、《禮記·月令》等均記“豺則祭獸戮禽”，“祭”與“戮”當為同義詞，戮，殺也。本篇下文又說“鷹隼未擊”，擊，搏殺，而《呂氏春秋》、《禮記》等均作“鷹乃祭鳥”。如此，則高說似可從。罝罘，捕獸的網。

③ 舊說，獺捕殺魚在孟春正月，其時冰凍解，可捕魚。《呂氏春秋·孟春紀》：“獺祭魚。”《季秋紀》：“豺則祭獸戮禽。”又見《大戴禮·夏小正》、《禮記·月令》等。《禮記·王制》：“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，豺祭獸然後田獵。”

④ 擊，搏殺，鷹隼搏殺其他鳥類。皋，同“皐”，本指水澤邊，此泛指野外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溪谷”。《呂氏春秋·孟秋紀》、《禮記·月令》等均於孟秋之月（七月）記“鷹乃祭鳥”。

⑤ 蟄，蟄伏於地下。火田，放火燒荒。

⑥ 探，取。

⑦ 目見足行，指具體地去巡視落實。先王富國利民之道，並不是要親自去各處巡視，逐項落實，祇要希望民獲利的想法不忘於心，人民的給養就自然齊備了。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：“君子之所謂孝者，非家至而日見之也，合之鄉射，教之鄉飲酒之禮，而孝弟之行立矣。”“家至日見”，是說每日挨家挨戶去教化訓誡，與此“目見足行”義相近。

積聚，知有餘不足之數，然後取奉，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①，而離於飢寒之患。其憯怛於民也②，國有飢者，食不重味③；民有寒者，冬不被裘。與民同苦樂，即天下無哀民。闇主即不然，取民不裁其力④，求下不量其積，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，力勤財盡，有旦無暮⑤，君臣相疾⑥。且人之為生也，一人蹠耒而耕，不益十畝⑦，中田之收，不過四石⑧，妻子老弱，仰之而食。或時有災害之患，無以供上求，即人主愍之矣⑨。貪主暴君，涸漁其下⑩，以適無極之欲，則百姓不被天和、履地德矣⑪。

老子曰：天地之炁，莫大於和，和者陰陽調，日夜分⑫。故萬物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。生與成，必得和之精。故積陰不生，積陽不化⑬，陰陽交接，乃能成和⑭。是以聖人之道，寬而栗，

---

① 承，亦即受。得承所受，能夠得到所受於天地的東西，即各得其所的意思。

② 憯怛，憂傷哀痛。

③ 重味，“重”讀平聲，兩種味道，也即兩種食物。食不重味，祇吃一種食物。

④ 裁，與下文“量”同義，度量。

⑤ 有旦無暮，古時一日兩餐，稱為“朝食”和“夕食”，此即吃了朝食沒夕食的意思。

⑥ 疾，怨恨。

⑦ 益，過。

⑧ 中田，中等的田地。石，古時重量單位，一百二十斤為一石。

⑨ 愍，憂鬱無樂的樣子。人主愍之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人之生憫矣”，義勝。

⑩ 涸漁，猶言竭澤而漁，盡行收刮的意思。

⑪ 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：“若貪主暴君，撓於其下，侵漁其民，以適無窮之欲，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。”高注：“天和，氣也。地德，所生植也。”不被天和、履地德，猶言不得其所受於天地。

⑫ 和，和氣。和氣使陰陽得以調和，日夜得以劃分。

⑬ 積，聚積。積陰、積陽，猶言祇有陰、祇有陽。化，化育。

⑭ 和，中和之氣。陰陽交融，纔能形成化育萬物的中和之氣。

嚴而温，柔而直，猛而仁[①]。夫太剛則折，太柔則卷[②]，道正在於剛柔之間[③]。夫繩之為度也[④]，可卷而懷也，引而申之，可直而布也，長而不橫，短而不窮，直而不剛，故聖人體之[⑤]。夫恩推即懦[⑥]，懦即不威；嚴推即猛，猛即不和；愛推即縱，縱即不令；刑推即禍，禍即無親；是以貴和也[⑦]。

老子曰：國之所以存者道得也，所以亡者理塞也[⑧]。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[⑨]，德有昌衰，風為先萌[⑩]。故得生道者，雖小必大，有亡徵者，雖成必敗。國之亡也，大不足恃，道之行也，小不可輕。故存在得道，不在於小；亡在失道，不在於大[⑪]。故亂

---

① 栗，嚴肅。寬容而嚴肅，嚴厲而溫和，柔和而正直，威猛而仁愛。這幾句都是說剛柔相濟，有似於陰陽交接以成物。

② 卷，彎曲。

③ 剛柔之間，得剛柔之中，既不太剛，亦不太柔。

④ 度，法度。繩之為度，繩作為一種法度器具。

⑤ 橫，讀為“君子以此橫於天下”（《禮記·孔子閒居》）之“橫”，充滿的意思，與下“窮”相對。物體長者多粗大阻塞，而繩則雖長而不阻塞，雖短而不窮盡。體，效法。

⑥ 推，施行。施恩於人則顯得軟弱，軟弱就沒有威嚴。

⑦ 猛，威猛。縱，放縱。不令，無人聽命。禍，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“虐”，比較好講。此言恩、嚴、愛、刑均不能獨任以為治。和，寬猛剛柔相濟，效法陰陽交接以成物。

⑧ 道得，原作“得道”，《文子疏義》據日本尾張本《群書治要》改，今從之。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“道德”，“德”亦讀為“得”。“道得”與下“理塞”結構相同。理，也即“道”。塞，不通，猶失。

⑨ 化，風化。徵，徵兆。聖人觀風化以見興衰之徵兆。

⑩ 德，上之德行。風，風氣。萌，萌芽，兆頭。社會風氣是德行盛衰的兆頭。

⑪ 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：“存在得道，而不在於大也；亡在失道，而不在於小也。”義勝。總之，這幾句是說存亡在得道與否，而不在國之小大。

國之主，務於廣地[①]，而不務於仁義；務在高位，而不務於道德。是舍其所以存，造其所以亡也[②]。若上亂三光之明，下失萬民之心，孰不能承[③]。故審其己者，不備諸人也[④]。古人之為君者，深行之謂之道德，淺行之謂之仁義，薄行之謂之禮智[⑤]，此六者，國家之綱維也。深行之則厚得福，淺行之則薄得福，盡行之天下服[⑥]。古者，修道德即正天下，修仁義即正一國，修禮智即正一鄉。德厚者大，德薄者小。故道不以雄武立[⑦]，不以堅强勝，不以貪競得。立在天下推己，勝在天下自服，得在天下與之，不在於自取。故雌牝即立，柔弱即勝，仁義即得，不爭即莫能與之爭[⑧]。故道之在於天下也，譬猶江海也[⑨]。天之道，為者

① 廣地，原作“地廣”，《文子疏義》據《群書治要》改，今從之。“廣地”與下“高位”結構相同。

② 造，就，猶取，與上文“舍”相對。

③ 三光，日月星辰。孰不能承，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“孰弗能奪”，意思比較清楚。

④ 審其己者，當作“審其在己者”，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“今不審其在己者，而反備之於人”。審，審慎。在己者，指己之德行。備，防備。此言君主當務在審慎己之德行，而不是防備他人的篡奪。

⑤ 深行、淺行、薄行，猶今言層次。古之人君用以治理天下者，最高層次是道德，其次是仁義，其次是禮智。層次越高，所治越廣，下文所謂“修道德即正天下，修仁義即正一國，修禮智即正一鄉”。

⑥ 本書《道德》：“夫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，盡行之天下服。”

⑦ 以，因。不以雄武立，不因雄武而立，下兩句同此。

⑧ 《老子》二十二章：“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”六十六章：“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”

⑨ 《老子》三十二章：“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於江海。”道對於天下萬物來說，就像江海與川谷一樣，為萬物所歸。

敗之，執者失之[①]。夫欲名之大，而求之爭之，吾見其不得已[②]。而雖執而得之，不留也[③]。夫名不可求而得也，在天下與之。與之者歸之，天下所歸，德也。故云：上德者天下歸之，上仁者海内歸之，上義者一國歸之，上禮者一鄉歸之，無此四者，民不歸也。不歸用兵，即危道也[④]。故曰：兵者不祥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殺傷人，勝而勿美[⑤]。故曰死地，荆棘生焉[⑥]。以悲哀泣之，以喪禮居之[⑦]，是以君子務於道德，不重用兵也。

文子問：仁義禮何以為薄於道德也？老子曰：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，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[⑧]。四海之内，哀樂不能遍，竭府庫之財貨，不足以贍萬民[⑨]。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，因天地之性，萬物自正，而天下贍，仁義因附[⑩]。是以大丈夫居其厚，不

---

① 《老子》二十九章："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（不可執也。）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"六十四章："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"

② 《老子》二十九章："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"

③ 執，競，猶爭。留，保有。雖爭而得之，也不能長期保有。

④ 民不歸服而使用武力以強服，則為危亡之道。

⑤ 《老子》三十一章："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恬澹為上，勝而不美。"

⑥ 《老子》三十章："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。"

⑦ 泣，讀為"蒞"，處也。《老子》三十一章："殺人之衆，以悲哀泣之；戰勝，以喪禮處之。"蒞、處、居，同義，都是處理、對待的意思。

⑧ 論，應是"喻"字之誤（楊樹達：《楊樹達文集·淮南子證聞》）。喻、明，義同，都是曉喻的意思。哀樂，指哀樂之情，哀民之哀，樂民之樂。講究仁道者必定要通過哀樂之情來表達仁道，提倡道義者必定要以取與來章明道義。

⑨ 贍，滿足。四海之内當哀當樂者甚衆，一人不能遍哀樂之。天下萬民，當取當與者無數，盡府庫之財，不能滿足之。

⑩ 因附，自然依附。祇要修道行德，萬物自正而天下贍足，仁義自然也就包含在裏面了。本書《九守·守真》："誠達性命之情，仁義因附。"

居其薄①。夫禮者實之文也，仁者恩之效也②。故禮因人情而制，不過其實，仁不溢恩③。悲哀抱於情④，送死稱於仁。夫養生，不强人所不能及，不絶人所不能已⑤，度量不失其適，非譽無由生矣⑥。故制樂足以合歡，不出於和⑦，明於死生之分，通於侈儉之適也。末世即不然，言與行相悖，情與貌相反，禮飾以煩，樂擾以淫⑧，風俗溺於世，非譽萃於朝，故至人廢而不用也⑨。與驥逐走，即人不勝驥。託於車上，即驥不勝人。故善用道者，

① 厚，指道德。薄，指仁義。默希子注："故知道德深厚，而仁義淺薄。故聖人居其厚，不處其薄也。"《老子》三十八章："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不居其薄；處其實，不居其華。"

② 文，表面的修飾，也即表現形式。效，徵驗，表現。禮是實質的形式，仁是恩愛的表現。

③ 溢，超過。仁不應超過相應的恩愛範圍。

④ 抱，保，持有，與下"稱"義近，相稱的意思。悲哀與真實感情相合，送死與仁愛相符。

⑤ 絕，阻止。不能已，不能止。

⑥ 非譽，猶言是非。度量順乎人情，自然就沒有是非了。

⑦ 制，制定。出，超過。和，和適，和調。制樂足以合歡就行了，不超過和適的限度而至於淫濫。

⑧ 以，而。煩，煩瑣。擾，煩亂。淫，過度。禮注重修飾而煩瑣，樂煩亂而過度。

⑨ 溺，沉淪。萃，聚集。社會上風氣沉淪，朝廷中充滿是非。"至人"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"聖人"。

乘人之資以立功①，以其所能，託其所不能也②。主與之以時③，民報之以財。主遇之以禮④，民報之以死。故有危國無安君，有憂主無樂臣。德過其位者尊，祿過其德者凶。德貴無高，義取無多⑤，不以德貴者竊位也，不以義取者盜財也。聖人安貧樂道，不以欲傷生，不以利累己⑥，故不違義而妄取。古者無德不尊，無能不官，無功不賞，無罪不誅。其進人也以禮，其退人也以義。小人之世，其進人也若上之天，其退人也若內之淵⑦，言古者，以疾今也。相馬失之瘦，選士失之貧。豚肥充厨，骨骴不官⑧，君子察實，無信讒言。君過而不諫，非忠臣也；諫而不聽，君不明也。民沉溺而不憂⑨，非賢君也。故守節死難，人臣之職也；衣寒食饑，慈父之恩也。以大事小謂之變人，以小犯大

---

① 乘，借助。資，資材，條件。

② 託，依託。所能，能辦到的，如能造車而托於車上。所不能，不能辦到的，如與驥逐走。用能辦到的來依託不能辦到的，也即善於借助外物來彌補不足的意思。《呂氏春秋·不廣》："北方有獸，名曰蹶。鼠前而兎後，趨則跲，走則顛，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。蹶有患害也，蛩蛩距虛必負而走，此以其所能，託其所不能。"

③ 與之以時，不奪民時的意思。

④ 遇，對待。

⑤ 無高、無多，不覺得高，不覺得多。以德而貴，位再高人也不覺得高。以義而取，取得再多人也不覺得多。意即祇要是以德而貴，就不存在位高的問題；祇要是以義而取，就不存在取多的問題。

⑥ 累，妨害。

⑦ 內，讀為"納"。若上之天，若納之淵，進人唯恐其不高，退人唯恐其不卑，都是極端的意思，猶言"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"。

⑧ 骴，瘦瘠。骨骴，猶言骨瘦如柴。官，用。默希子注："馬在良，雖瘦可以致遠。臣在忠，雖貧可以成事。"

⑨ 沉溺，陷於困苦之中。

謂之逆天[①]，前雖登天，後必入淵[②]。故鄉里以齒，老窮不遺；朝廷以爵，尊卑有差[③]。夫崇貴者，為其近君也[④]；尊老者，為其近親也；敬長者，為其近兄也。生而貴者驕，生而富者奢。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，而能無為非者，寡矣。學而不厭，所以治身也；教而不倦，所以治民也。有賢師良友，舍而為非者寡矣[⑤]。知賢之謂智，愛賢之謂仁，尊仁之謂義，敬賢之謂禮，樂賢之謂樂。古之善為天下者，無為而無不為也。故為天下有容[⑥]，能得其容，無為而有功。不得其容，動作必凶。為天下有容者，豫兮其若冬涉大川，猶兮其若畏四鄰[⑦]，儼兮其若容[⑧]，渙兮其若氷

① 變，改變。人，人情。人情莫不以小事大，今以大事小，是改變人之常情的做法，故曰“變人”。天，天理，即自然之理。小當事大以為順，今以小犯大，是違背天理的做法，故曰“逆天”。

② 登天，成功的意思。入淵，失敗的意思。不順人情物理，前雖能有所成功，然後必失敗。

③ 齒，年歲。遺，遺棄。爵，祿位。差，等級。

④ 近，似，象。默希子注：“因君以崇貴，因親而敬老，因禮而敬長也。”

⑤ “有”字原無，據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補。舍，同“舍”，棄置。《說苑·談叢》：“賢師良友在其側，詩書禮樂陳於前，棄而為不善者鮮矣。”此言有賢師良友在其側，棄去而為非者鮮少，猶《荀子·勸學》所言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”。

⑥ 為天下，治理天下。容，面貌，形象。所謂治天下的面貌，即下文所謂“豫兮其若冬涉大川”等等。

⑦ 此引《老子》十五章語，詳後。豫、猶，義近，遲疑警惕的樣子。若冬涉大川，若畏四鄰，形容有所畏懼，不敢輕舉妄動。

⑧ 容，應依《老子》作“客”。儼兮其若客，端莊謹慎，好像作客。

之液[①]，敦兮其若樸，混兮其若濁，廣兮其若谷[②]，此為天下容。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，不敢行也。猶兮其若畏四鄰者，恐自傷也。儼兮其若容者，謙恭敬也。渙兮其若氷之液者，不敢積藏也。敦兮其若樸者，不敢廉成也[③]。混兮其若濁者，不敢明清也。廣兮其若谷者，不敢盛盈也。進不敢行者，退不敢先也。恐自傷者，守柔弱不敢矜也[④]。謙恭敬者，自卑下尊敬人也。不敢積藏者，自損弊不敢堅也。不敢廉成者，自虧缺不敢全也。不敢明清者，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[⑤]。不敢盛盈者，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[⑥]。夫道，退故能先，守柔弱故能矜，自卑下故能高人[⑦]，自損弊故實堅，自虧缺故盛全，處濁辱故新鮮，見不足故能

---

① 液，《老子》作“釋”。液、釋古音相近。從“夜”從“睪”之字古亦通用，參《古字通假會典》861－862頁。釋，消融。渙散消融像冰雪融化，以狀其無形之象，《文子》下文對此的解釋是“不敢積藏也”。

② 敦，淳厚。樸，未經加工的木材。混，混沌不明。廣，讀為“曠”，空曠。谷，山谷。空虛如山谷。《老子》十五章：“古之善爲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爲之容：豫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儼兮其若客，渙兮若冰之將釋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混兮其若濁。”

③ 不敢廉成，下文的解釋是“自虧缺不敢全”，則“廉成”當是處處圓滿的意思。不敢廉成，則是不追求處處圓滿。此“廉”似當讀為“兼”，兼，並也，有“盡”、“全”之意，如《荀子·解蔽》：“聖人縱其欲，兼其情，而制焉者理矣。”楊注：“兼，猶盡也。”兼成，處處圓滿成功。

④ 矜，要強。下文“守柔弱故能矜”，“矜”義為強。

⑤ 新鮮，光寵，與“濁辱”相對。

⑥ 見，讀為“視”，顯示。顯示其不足而不敢自以為是。下文“見不足故能實”之“見”同此。

⑦ 高人，高於人。

賢[①]。道無為而無不為也。

① 自“豫兮其若冬涉大川”至此，是對《老子》的解釋，有似於《韓非子·解老》、《喻老》。

上　義

老子曰：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，通於治亂之本，澄心清意以存之[①]，見其終始，反於虛無，可謂達矣。治之本，仁義也，其末，法度也。人之所生者本也，其所不生者末也[②]。本末一體也，其兩愛之[③]，性也。先本後末，謂之君子，先末後本，謂之小人。法之生也以輔義，重法棄義，是貴其冠履，而忘其首足也。仁義者廣崇也，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，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[④]。故不大其棟，不能任重。任重莫若棟，任國莫若德。人主之有民，猶城之有基，木之有根，根深即本固，基厚即上安。故事不本於道德者，不可以為經[⑤]，言不合於先王者，不可以為

---

① 澄心清意，心意清靜。存，保持。保持心意清靜的狀態。

② 所生者，於養生有用的，即賴以為生的，如必需的衣食等。所不生者，於養生無用的，如殉葬品以及其他與養生無直接關係的事物等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凡人之所以事生者，本也。其所以事死者，末也"。

③ 兩愛之，既重衣食，同時也喜好其他與養生無直接關係的東西。

④ 張，擴張。覆，傾倒。仁義要求廣大崇高，但如果不增加厚度就擴大其面積，必遭毀壞，不擴展基礎而祇增加其高度，就必然傾倒。

⑤ 經，常法，即根本法則，與下"道"同義。

道。便說掇取，一行一切之術[①]，非天下通道也。

老子曰：治人之道，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[②]，齊輯之乎轡銜[③]，正度之乎胷膺[④]，內得於中心，外合乎馬志[⑤]，故能取道致遠，氣力有餘，進退還曲[⑥]，莫不如意，誠得其術也。今夫權勢者，人主之車輿也，大臣者，人主之駟馬也，身不可離車輿之安，手不可失駟馬之心。故駟馬不調[⑦]，造父不能以取道；君臣不和，聖人不能以為治也。執道以御之，中才可盡[⑧]；明分以示

---

① 便說，巧佞權宜之言。掇取，拾取，指臨時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拾取的說法，非君子之常道。一行一切之術，指臨時採取的權宜做法。一行，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："以一行之禮，一定之法，應時偶變，其不能中權亦明矣。"高注："一行之禮，非隨時禮也。"一切，《戰國策·秦五》："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。"鮑於"一切"下注："權宜也。"《漢書·平帝紀》："吏在位二百石以上，一切滿秩如真。"顏注："一切，權時之事，非經常也。"則"一行"、"一切"均是權宜之意，故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引此作"掇取之權，一切之術"，無"一行"。

② 造父，西周穆王時善於駕馬的人。

③ 齊輯，統一和諧。之，代詞，指代馬。轡，馬韁。銜，馬銜，俗稱嚼子。此言通過控制轡銜來使駟馬動作統一和諧。

④ 正度，與上"齊輯"同為使動用法，使駟馬的動作合乎法度。胷，即"胸"。胸膺，猶言胸中。此言胸中持有駕馬之法度。

⑤ 馬志，馬的習性。

⑥ 還曲，"還"讀為"旋"，轉彎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旋曲"。《列子·湯問》："是故能進退履繩，而旋曲中規，取道致遠，而氣力有餘，誠得其術也。"

⑦ 調，順適。

⑧ 盡，讀為"薟"，《爾雅·釋詁》："薟，進也。"《詩·文王》："王之薟臣，無念爾祖。"毛傳："薟，進也。"鄭箋："今王之進用臣，當念女祖為之法。"此言執道術以御之，雖中等之才亦可進而用之，不必上才方可為治。"中才可盡"與下文"奸邪可止"相對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執術而御之，則管晏之智盡矣；明分以示之，則蹻蹻之奸止矣"，"盡"亦訓"進"，"管晏之智進"與"蹻蹻之奸止"相對。

之[①]，姦邪可止。物至而觀其變，事來而應其化[②]。近者不亂，即遠者治矣。不用適然之教，而得自然之道[③]，萬舉而不失矣[④]。

老子曰：凡為道者，塞邪隧[⑤]，防未然，不貴其自是也，貴其不得為非也[⑥]。故曰：勿使可欲，無曰不求；勿使可奪，無曰不爭[⑦]。如此則人欲釋[⑧]，而公道行矣。有餘者止於度，不足者逮於用[⑨]，故天下可一也[⑩]。夫釋職事而聽非譽，棄功勞而用朋

---

① 明，辨明。分，名分，職分。

② 應其化，應對其變化。

③ 適然，偶然。《韓非子·顯學》："故有術之君，不隨適然之善。"何注："適然，謂偶然也。"自然之道，即常道，與"適然"相對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："是故不用適然之數，而行必然之道，故萬舉而無遺策矣。"此"適然之教"，當依《淮南子》作"適然之數"，"教"當為"數"之誤。數，術也，權謀的意思。適然之數，可用於一時之權術，不可為治國之常法。

④ 舉，舉事。

⑤ 隧，通道。

⑥ 自是，自我規範，使行為正確。不看重自我端正行為，而重視使其不能做壞事。

⑦ 曰，原作"日"，今據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改。曰，說，注重、要求的意思。勿使可欲，勿使可奪，不使人有可欲可奪的條件和機會。無曰不求，無曰不爭，不要求別人本身不求不爭。勿使可欲，勿使可奪，即使其不得為非。無曰不求，無曰不爭，即不貴其自是。

⑧ 釋，去除。

⑨ 有餘、不足，均指才能。逮，及，趕上。能力有餘者，限制於法度之內，不使濫用而為非。能力不足者，也因才而任，使其得以用。

⑩ 一，統一，齊一。

黨[①]，即奇伎逃亡，守職不進[②]，民俗亂於國，功臣爭於朝。故有道以御人，無道則制於人[③]。

老子曰：治國有常，而利民為本。政教有道，而令行為右[④]。苟利於民，不必法古。苟周於事，不必循俗[⑤]。故聖人法與時變[⑥]，禮與俗化，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，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。故變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[⑦]。誦先王之書，不若聞其言；聞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[⑧]；得其所以言者，言不能言也[⑨]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，非常名也[⑩]。故聖人所由曰道[⑪]，

---

① 釋，棄。職事，職守，具體的事務。非譽，指責和褒獎的話。朋黨，幫派。

② 此句疑有誤，“逃亡”，明刊本作“天長”。奇，同“奇”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引此作“奇材佻長而干次”。“奇伎”即“奇材”，高注《主術訓》云：“非常之材”，指能力很強的人。“逃亡”，似當作“佻長”，長大的樣子。蓋言能力過人者以其智謀高其位，大其勢，則有餘者不止於度而為非矣。能力平常而忠於職守的人，不得進用而升遷，則不足者不逮於用矣。

③ 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是故有術則制人，無術則制於人”。此“以”應為“則”字。“御人”即“制人”。制於人，為人所制。

④ 右，原作“古”，今據《群書治要》、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改。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“政教有經，而令行為上”。古人以右為尊，右即上。

⑤ 周，合。循，順隨。

⑥ 與，隨。

⑦ 多，贊許。

⑧ 所以言，言論的精神實質。

⑨ 不能言，不能用語言來表達的。所謂得其所以言，是說（得到）不能用語言來表達的東西。

⑩ 此《老子》第一章文，又見本書《道原》六章，說見彼。

⑪ 此有脫文。《群書治要》引作“故聖人所由曰道，所為曰事。道由金石，壹調不可更；事猶琴瑟，每終改調”。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同，故知此應補“所為曰事，道”五字。

猶金石也，一調不可更；事猶琴瑟也，曲終改調[①]。法制禮樂者，治之具也，非所以為治也[②]。故曲士不可與言至道者[③]，訊寤於俗，而束於教也[④]。

老子曰：天下幾有常法哉[⑤]？當於世事，得於人理，順於天道，詳於鬼神[⑥]，即可以正治矣[⑦]。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[⑧]，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，夏后氏不負言[⑨]，殷人誓，周人盟[⑩]。末世之衰也，忍垢而輕辱，貪得而寡羞[⑪]。故法度制令者，論民俗而

---

① 金石，指鐘磬。鐘為銅鑄，故曰金。磬為石製，故曰石。鐘和磬在固定的部位都鑄有或刻有確定音階的標誌，這些標誌在使用前要通過刻、磨等方法進行調試，一經調試完畢，就不再作變動了，所以說“一調不可更”。如 1976 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孫誥鐘 26 件，大部分都經過調音處理以調定其音階（《淅川下寺春秋楚墓》，文物出版社 1991 年）。琴瑟則隨時依樂曲的不同，通過調整弦柱的位置來改變聲音，所以說“曲終改調”。鐘磬的音階一旦確定就不能再作調試，有似於不變的道。琴瑟的音調是隨時調整的，有似於應隨時調整的事。

② 所以為治，治理天下的根本，即“道”。法制禮樂祇是治理天下的具體手段，並非治理天下的根本大道。

③ 曲士，祇瞭解某一方面知識的人，非博學通才。

④ 訊寤，當是拘繫的意思，古時稱俘虜為訊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引此作“拘於俗，束於教也”。拘、束，都是束縛的意思。曲士不能和他談論大道，是因為他被世俗、教義所束縛。

⑤ 幾，讀為“豈”，二字古通用。

⑥ 詳，讀為“祥”，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引此作“祥於鬼神”，高注：“祥，順也。”

⑦ 正，治也。正治，即治理。

⑧ 制令，制度法令。

⑨ 不負言，不背言，即講信用，言而有信。

⑩ 誓、盟，以誓辭、結盟相約束。信用已衰。

⑪ 垢、辱，同義。輕，看輕，與“忍”義近。寡羞，少有羞恥，即無恥的意思。

節緩急[①]，器械者，因時變而制宜適。夫制於法者，不可與遠舉[②]，拘禮之人，不可使應變。必有獨見之明，獨聞之聰，然後能擅道而行[③]。夫知法之所由生者[④]，即應時而變。不知治道之源者，雖循終亂[⑤]。今為學者[⑥]，循先襲業[⑦]，握篇籍，守文法，欲以為治，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[⑧]，欲得宜適，亦難矣。夫存危治亂，非智不能；道先稱古，雖愚有餘[⑨]。故不用之法，聖人不行也；不驗之言[⑩]，明主不聽也。

文子問曰：法安所生？老子曰：法生於義，義生於衆適，衆適合乎人心[⑪]，此治之要也。法非從天下也，非從地出也，發乎

---

① 論，論功行賞之論，度量、根據的意思，與下“因時變”的“因”義近。節，調節。

② 制，制約，與下“拘”義近。遠，同“遠”。遠舉，目標遠大的行為。

③ 擅，秉，持。

④ 法之所由生，立法的緣由，即精神實質。

⑤ 源，本源，即根本原則。循，遵循。不知治道之本源者，雖循法而最終不免於亂。

⑥ 為學，做學問。

⑦ 循、襲，義近，都是因循、繼承的意思。先，前人。業，學業、學說。

⑧ 枘，榫頭。鑿，榫眼。內，讀為“納”，納入。持方形榫頭納入圓形榫眼，比喻辦不到的事。

⑨ 存危治亂，保存危國，治理亂國。存危治亂這樣的事，沒有聰明才智是辦不到的，而稱道先古，即使是愚笨的人也綽綽有餘。

⑩ 不用之法，沒有用處的法典，此指過時的前世法典。不驗之言，沒有經過驗證的言論。

⑪ 適，調適。衆適，衆人的調適。衆適是民衆相處所需要的。合，符合。人心，民衆的願望。

人間，反己自正[①]。誠達其本，不亂於末；知其要，不惑於疑[②]。有諸己，不非於人；無諸己，不責於所立[③]。立於下者，不廢於上[④]；禁於民者，不行於身。故人主之制法也，先以自為檢式[⑤]。故禁勝於身[⑥]，即令行於民。夫法者，天下之準繩也，人主之度量也。縣法者，法不法也[⑦]。法定之後，中繩者賞，缺繩者誅[⑧]。雖尊貴者，不輕其賞[⑨]，卑賤者不重其刑；犯法者雖賢必誅，中度者雖不肖無罪。是故公道行，而私欲塞也。古之置有司也，所以禁民，使不得恣也[⑩]。其立君也，所以制有司，使不得專行也。法度道術，所以禁君，使不得橫斷也[⑪]。人莫得恣，即道勝而理得矣，故反於無為[⑫]。無為者，非謂其不動也，言其莫從己

---

① 發，產生。正，規範。法產生於人類社會，而又反過來規範人們自身的行為。

② 達，知曉。本、要，都是根本、原則的意思，此指法所由生的道義。末，枝節，此指法。知曉根本的人，不會在枝節上出錯，懂得原則的人，不會被疑難所迷惑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："故通於本者，不亂於末；睹於要者，不惑於祥。"

③ 非，指責。不責於所立，《群書治要》作"不責於下"，是。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不求諸人"，亦通。自己所有的（如品質、能力等），不用來指責別人。自己不具備的，也不要求在下的人具備。

④ 立，設立，此指法規。對下所設立的法規，對上同樣起作用。

⑤ 檢式，法度。自為檢式，作為自身的法度，即自我規範。

⑥ 禁勝於身，禁令能戰勝自身，即能遵守禁令。

⑦ 縣，通"懸"。懸法，即公佈法令。古時將法令懸掛在宮闕下進行公佈，所以叫"懸法"。法不法，法辦不法之徒，第一個"法"為動詞。

⑧ 中，符合。繩，法度。中繩，行為合法。缺繩，行為不合法。

⑨ 尊貴者不輕其賞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"尊貴者不輕其罰"，義勝。

⑩ 恣，肆意妄為。

⑪ 橫斷，猶言專斷。

⑫ 勝，占上風，居於主導地位。反，讀為"返"，還歸。

出也[①]。

老子曰：善賞者費少而勸多[②]，善罰者刑省而姦禁，善與者用約而為德[③]，善取者入多而無怨。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，因民之所憎以禁姦，賞一人而天下趨之[④]，罰一人而天下畏之。是以至賞不費，至刑不濫[⑤]，聖人守約而治廣[⑥]，此之謂也。

老子曰：臣道者，論是處當，為事先唱，守職明分[⑦]，以立成功。故君臣異道即治，同道即亂[⑧]。各得其宜，處有其當[⑨]，即上下有以相使也[⑩]。故枝不得大於幹，末不得强於本，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[⑪]。夫得威勢者，所持甚小，所任甚大；所守甚約，所制甚廣[⑫]。十圍之木，持千鈞之屋，得所勢也[⑬]；五寸之

---

① “莫”字原缺，文句不通，今據《群書治要》補，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作“以其言莫從己出也”。所謂“莫從己出”，是說事來而應之，不主動有所作為。

② 勸，勉勵，激勵。善於賞賜的人，花費少而勸勉的人多。

③ 約，與上文“省”同義，都是少的意思。德，恩惠。

④ 趨，歸向。

⑤ 至，最高水準的意思。濫，過度。

⑥ 守約而治廣，所持守的簡約而所治理的廣泛。

⑦ 論是處當，言論正確，處置得當。唱，讀為“倡導”之“倡”。遇事先行倡導，即主動有所作為。分，職分。明分，辨明職分，即明確職分所當為之事，與“守職”義近。

⑧ 君道無為，臣道有為，故異道則治，同道則亂。

⑨ 處有其當，即處其當，處於恰當的位置。得其宜，處其當，即君行無為之道，臣行有為之道，各得其當。

⑩ 相使，猶言相互為用，實則是上使下，下事上。

⑪ 制，制約。此指重制輕，大制小，與“相使”義近。

⑫ 得威勢者，指君主而言。所持甚小，所守甚約，所謂“小”、“約”，都是指一個基本原則，即無為。此即上章所謂“聖人守約而制廣”的意思。

⑬ 持，支撐。千鈞，比喻極重。得所勢，猶言得其勢。

關，能制開闔，所居要也①。下必行之令，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害，天下莫不聽從者，順也。發號令，行禁止者，以衆為勢也②。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，利一人而天下從之③；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内也，害一人而天下叛之；故舉措廢置，不可不審也④。

老子曰：屈寸而伸尺，小枉而大直，聖人為之。今人君之論臣也，不計其大功，總其略行⑤，而求其小善，即失賢之道也。故人有厚德，無問其小節⑥；人有大譽，無疵其小故⑦。夫人情莫不有所短，成其大畧是也，雖有小過，不足以為累也⑧；成其大畧非也，閭里之行，未足多也⑨。故小謹者無成功，疵行者不

---

① 關，門栓。制，控制。要，關鍵，此指關鍵部位。

② 以，倚仗，倚仗民眾作為勢力。

③ 從，歸順。

④ 審，慎重。

⑤ 略，大略。總其略行，總觀其大的德行。

⑥ 問，過問。或作“間”，指責。均可通。

⑦ 疵，讀為“訾”，指責。故，事。小故，猶言小毛病。

⑧ 成，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均作“誠”，確實、果然的意思，不過句子不很通順。此“成”或當讀為“程”，二字古音相近，均耕部字；“成”屬禪母，“程”屬定母，均為舌音。“程”有度量的意思。《禮記·儒行》：“鷙蟲攫搏，不程勇者。引重鼎，不程其力。”鄭注：“程，猶量也。”畧即“略”，行。累，妨礙。度量其大的品行是好的，雖有小的過錯，不足以成為用人的妨礙。

⑨ 閭里之行，民間稱譽的行為。多，看重。

容衆①，體大者節疏，度巨者譽遠②，論臣之道也。

老子曰：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，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。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③，博達而不訾④，道德文武不責備⑤。於人以力⑥，自修以道。而不責於人，易償也；自修以道，則無病矣⑦。夫夏后氏之璜，不能無瑕，明月之珠，不能無穢，然天下寶之者，不以小惡妨大美。今志人之所短⑧，忘人之所長，而欲求賢於天下，即難矣。夫衆人之見位之卑，身之賤，事之洿辱，而不知其大畧⑨。故論人之道，貴即觀其所舉，

---

① 疵，讀為“訾”，指責，挑剔。訾行，對行為挑剔，即訾其小節小故。人無完人，對行為挑剔的人，自然不會包容人之小過，因而失其用人之道。

② 節，骨節。身體魁梧的人骨節自然疏闊。“度巨者譽遠”，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“蹠距者舉遠”。蹠，足。距，即“巨”字。足長大的人步子也跨得遠。《文子疏義》謂“度”與“蹠”，“譽”與“舉”，皆形近而誤。

③ 割、劌，都是割傷的意思。廉，同“廉”，有棱角。肆，恣意，此指語言行為無所顧忌而傷及他人。此三句《老子》五十八章文，前二句亦見本書《道德》十三章，都是說君子雖品行正直，但不傷及他人。

④ 訾，指責。雖博通而不以此指責別人。

⑤ 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：“博通而不以訾，文武而不以責。”以《淮南子》觀之，此句似應作“文武而不責”，與上“博達而不訾”句法一致，言文武兼備而不以此責求於人。

⑥ 於人，猶言與人，對待人，要求人。力，人力，此指力所能及。以力所能及的事要求於人。此句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“求於人則任以人力”。

⑦ “而不責於人”應作“責人以力”，上應“於人以力”，下與“自修以道”句法一致。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“責人以人力，易償也；自修以道德，難為也”。

⑧ 志，記住。

⑨ 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：“夫百里奚之飯牛，伊尹之負鼎，太公之鼓刀，甯戚之商歌，其美有存焉者矣。衆人見其位之卑賤，事之洿辱，而不知其大畧，以為不肖。”語意比《文子》完整。

富即觀其所施①，窮即觀其所不受，賤即觀其所不為②。視其所處難，以知其勇③；動以喜樂，以觀其守④；委以貨財，以觀其仁；振以恐懼，以觀其節⑤；如此則人情可得矣⑥。

老子曰：屈者所以求伸也，枉者所以求直也，屈寸伸尺，小枉大直，君子為之。百川並流，不注海者不為谷。趨行殊方⑦，不歸善者不為君子。善言貴乎可行，善行貴乎仁義。夫君子之過，猶日月之蝕，不害於明⑧。故智者不妄為，勇者不妄殺，擇是而為之⑨，計禮而行之，故事成而功足恃也，身死而名足稱也。雖有智能，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。智能並行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⑩，中繩者謂之君子⑪，不中繩者謂之小人。君子雖死亡，其名不滅；小人雖得勢，其罪不除。左手據天下之圖，而右手刎其喉，雖愚者不為，身貴於天下也。死君親之難者，視死如歸，

---

① 舉，舉用，此指舉用人才。施，施捨，此謂施捨於人。尊貴者觀其舉用，富有者觀其施捨。《呂氏春秋·論人》："貴則觀其所進，富則觀其所養。""所進"即此"所舉"。

② 雖窮困而有所不受，雖卑賤而有所不為。

③ "所"字衍文，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"視其更難，以知其勇"。"更難"即"處難"。處難，對待危難的態度。

④ 守，操守。

⑤ 振，震動，震撼。節，氣節。用恐懼的事物來震撼他，從而觀察其氣節。

⑥ 此段見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，"論人之道"以下，又見《呂氏春秋·論人》，文有小異。

⑦ 殊方，方向不同。趨行殊方，即行為不同的意思。

⑧ 《論語·子張》："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，更也，人皆仰之。"

⑨ 是，正確的，合乎道義的。

⑩ 一，齊一。或智或能，紛呈並用，聖人都祇以仁義作為標準。

⑪ 中繩，符合標準。

義重於身也。故天下，大利也，比之身即小。身所重也①，比之仁義即輕，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。

老子曰：道德之倫，猶日月也，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②。趣舍同，即非譽在俗③。意行均，即窮達在時④。事周於世即功成，務合於時即名立⑤。是故立功名之人，簡於世而謹於時⑥。時之至也，間不容息⑦。古之用兵者，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，將以存亡平亂⑧，為民除害也。貪叨多欲之人⑨，殘賊天下，萬民騷動，莫寧其所⑩。有聖人勃然而起，討强暴，平亂世，為天下除害，以濁為清，以危為寧，故不得不中絶⑪。赤帝為火灾，故黄帝擒

---

① “身”下原有“之”字，今據《群書治要》刪。身所重也，身是人所看重的。

② 倫，或作“備”，此從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。倫，理。指，精神實質，原則。道德之理就像日月一樣，雖蠻夷之人也不能改變其實質。

③ 趣舍，即取捨，指行為的取捨，做什麽，不做什麽。取捨同，即行為相同。相同的行為，或遭非議，或得讚譽，則取決於民俗的是非觀念。

④ 意行均，意志品行相同。窮，窮困。達，得志。時，時機。志向品行相同，是窮困還是得志，取決於是否得時。

⑤ 周，合。世，世俗。事周於世，辦事合乎世俗的好尚。務，也即“事”。事務合乎時宜則名立。

⑥ 簡，擇，此有分別之意。簡於世，分別不同的時世。上文言取捨同而非譽在俗，故當簡於世以弄清世俗之好尚，方能做到“事周於世”。謹於時，慎於時，抓住時機的意思。

⑦ 間，間隙，指時間間隙。息，氣息。間不容息，比喻時間短促。時機之來，時間極為短促，轉瞬即逝。

⑧ 利，動詞。賂，財貨。存亡平亂，存亡國平亂世。

⑨ 叨，貪婪。

⑩ 所，處所。

⑪ 絶，滅絶。中絶，中途滅絶。本書《上禮》：“夫聖人非能生時，時至而不失也，是以不得中絶。”“不得中絶”，當作“得不中絶”，言人類得以不中途滅絶。則此“得”上當衍一“不”字。

之。共工為水害，故顓頊誅之。教之以道，導之以德，而不聽，即臨之以威武。臨之不從，則制之以兵革。殺無罪之民，養不義之主，害莫大焉。殫天下之財，贍一人之欲①，禍莫深焉。肆一人之欲，而長海內之患，此天倫所不取也②。所為立君者，以禁暴亂也，今乘萬民之力，反為殘賊，是以虎傅翼，何為不除！夫畜魚者必去其蝙獺③，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，又況牧民乎？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④。

老子曰：為國之道，上無苛令，官無煩治⑤，士無偽行，工無淫巧，其事任而不擾，其器完而不飾⑥。亂世即不然，為行者相揭以高，為禮者相矜以偽⑦，車輿極於彫琢，器用遂於刻鏤⑧。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，詶文者逐煩撓以為急⑨，事為詭辯⑩，欠

① 贍，滿足。

② 倫，理。天倫不取，猶言天理不容。

③ 蝙獺，即水獺。

④ 為，讀去聲。所為起，即聖人起兵誅暴的原因。

⑤ 苛、煩，都是煩瑣刻削的意思。

⑥ 任，擔當。擾，煩擾。完，完整。飾，裝飾。

⑦ 揭，抬舉。矜，誇耀。

⑧ 遂，深遠的意思，此與上文“極”同義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逐”，追求。

⑨ 難得，不容易得到的東西。“詶文者逐煩撓以為急”，《群書治要》引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調文者遽於煩繞以為慧”，“調文”，從事於文章修飾，猶言“為文”。此“詶文”當為“調文”。逐，追求。“煩撓”即“煩繞”，冗長雜亂。“急”當為“慧”之誤，高妙。修飾文章的人追求冗長繁雜的文辭以為高妙。

⑩ “事為詭辯”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爭為佹辯”，此“事”當為“爭”字之誤。詭辯，片面的辯說，猶言講歪理。

稽而不决[①]，無益於治，有益於亂。工為奇器[②]，歷歲而後成，不周於用[③]。故神農之法曰[④]："丈夫丁壯不耕[⑤]，天下有受其飢者。婦人當年不織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"故身親耕，妻親織，以為天下先。其導民也，不貴難得之貨，不重無用之物。是故耕者不强[⑥]，無以養生；織者不力，無以衣形[⑦]。有餘不足，各歸其身[⑧]。衣食饒裕，姦邪不生，安樂無事，天下和平。智者無所施其策，勇者無所措其威[⑨]。

老子曰：霸王之道，以謀慮之，以策圖之，挾義而動，非以圖存也，將以存亡也[⑩]。故聞敵國之君，有暴虐其民者，即舉兵而臨其境，責以不義，刺以過行[⑪]。兵至於郊，令軍帥曰："無伐樹木，無掘墳墓，無敗五穀，無焚積聚，無捕民虜，無聚六畜。"[⑫] 乃發號施令曰："其國之君[⑬]，逆天地，侮鬼神，決獄不

---

① 稽，滯留。

② 奇，同"奇"。奇器，罕見的器物。

③ 周，合。

④ 神農之法，農家的學說。

⑤ 丁，當。丁壯，正當壯年。《呂氏春秋·愛類》："神農之教曰：士有當年而不耕者，則天下或受其饑矣。女有當年而不績者，則天下或受其寒矣。"

⑥ 强，努力，與下"織者不力"的"力"字同意。

⑦ 衣，讀去聲，動詞，遮蔽的意思。

⑧ 歸，歸結。不論有餘還是不足，都歸結到自己身上，都是自己決定的。

⑨ 無所，猶言沒有地方。策，計謀。措，與"施"同義，都是施行、施展的意思。

⑩ 圖存，圖謀奪取存國。存亡，存續亡國。

⑪ 刺，指責。過行，過錯的行為。

⑫ 無，通"毋"，不要。聚，讀為"取"，掠奪。

⑬ "其國之君"，當作"某國之君"，詳見《文子疏義》。"其"、"某"二字字形相近。

平，殺戮無罪，天之所誅，民之所讐也。兵之來也，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。有敢逆天道，亂民之賊者[①]，身死族滅。以家聽者祿以家，以里聽者賞以里，以鄉聽者封以鄉，以縣聽者侯以縣。”克其國，不及其民；廢其君，易其政，尊其秀士，顯其賢良，振其孤寡，恤其貧窮，出其囹圄，賞其有功。百姓開户而納之，漬米而儲之[②]，唯患其不來也。義兵至於境，不戰而止。不義之兵，至於伏屍流血，相交以前[③]。故為地戰者[④]，不能成其王，為身求者[⑤]，不能立其功。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，以自為者衆去之[⑥]。衆之所助，雖弱必强；衆之所去，雖大必亡。

老子曰：上義者，治國家，理境内，行仁義，布德施惠，立正法，塞衮道，羣臣親附，百姓和輯，上下一心，君臣同力[⑦]，諸侯服其威，四方懷其德，修政廟堂之上，折衝千里之外，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，此其上也。地廣民衆，主賢將良，國富兵强，約束信，號令明，兩敵相當，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，此其次

---

① 亂民之賊，不好講。《呂氏春秋·懷寵》：“今兵之來也，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，以除民之讐，而順天之道也。民有逆天之道，衛人之讐者，身死家戮不救。”則此“亂民之賊”似當作“衛民之賊”，“民之賊”指某國之暴君。

② 漬米，淘米。儲，儲備。淘好米以待義兵來而炊之。

③ 相交以前，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作“相支以日”，未知孰是。總之，都是說兩軍交戰的情況，與義兵不戰而止相對。

④ 為，讀去聲。為地而戰，為爭奪土地而戰。

⑤ 身，自身，指一己之私。

⑥ 自為，為自己的私利。

⑦ 君，原作“群”，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作“君”，《文子疏義》據改，今從之。“君臣同力”與“上下一心”義相比。

也。知土地之宜，習險隘之利，明奇正之變[①]，察行陣之事，白刃合，流矢接，輿死扶傷，流血千里，暴骸滿野，義之下也[②]。兵之勝敗，皆在於政。政勝其民，下附其上，即兵强。民勝其政[③]，下叛其上，即兵弱。仁義足以懷天下之民，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，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，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，此上義之道也。

老子曰：國之所以强者，必死也[④]。所以必死者，義也[⑤]。義之所以行者，威也[⑥]。是故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[⑦]，是謂必取；威義並行[⑧]，是謂必强。白刃交接，矢石若雨，而士争先者，賞信而罰明也。上視下如子，下事上如父；上視下如弟，下事上如兄。上視下如子，必王四海；下視上如父，必正天下[⑨]。上視下

---

① 奇正，原作“苛政”，不通。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均作“奇正”，《文子疏義》據改，今從之。奇正，古時兵法術語。正面交鋒為“正”，突出奇襲為“奇”，《孫子·兵勢》：“戰勢不過奇正。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。”

② 義之下，與上文“上義者”相對，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作“用兵之下”。

③ 勝，駕馭，控制。政勝其民，政治能服民。民勝其政，政治不能服民。

④ 必死，抱有必死的決心與敵戰鬬，即以死報國之意。

⑤ 義，道義。人民之所以抱有必死的決心，是因為有道義為之準繩。

⑥ 威，威信。道義之所以能為民眾所奉行，是因為君上有威信。

⑦ 令，政令，此指教導。齊，齊一，統一，此指統一行為。用文德來教導民眾，用威武來統一民眾的行為。此“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”，句法猶《論語·為政》“道（導）之以政，齊之以刑”、“道（導）之以德，齊之以禮”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作“合之以文”。

⑧ 威義，威武道義。

⑨ 正，治。正天下，即“王四海”。

如弟，即不難為之死；下事上如兄，即不難為之亡①。故父子兄弟之寇②，不可與之鬬。是故義君内修其政，以積其德；外塞於邪，以明其勢③。察其勞佚，以知飢飽，戰期有日④，視死若歸，恩之加也⑤。

① 兩“不難”原作“必難”，文意不順。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、《群書治要》及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均作“不難”，今據改。為之死、為之亡，“為”讀去聲，“之”，代詞，指君上。

② 寇，敵自外來為寇。

③ 塞，禁絕，摒除。勢，威勢。在外禁絕邪惡，以顯明其威勢。

④ 有日，確定了日期。戰期有日，戰鬬的日期已經確定，即一旦爆發戰爭的意思。

⑤ 加，施與。一旦爆發戰爭，士卒均視死如歸者，是由於恩德施與的緣故。

上禮

老子曰：上古真人，呼吸陰陽[①]，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。當此之時，領理隱密自成純樸，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[②]。及世之衰也，至伏羲氏昧昧懋懋[③]，皆欲離其童蒙之心，而覺悟乎

① 上古真人，《繼義》云："玄古之君也。"呼吸陰陽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"呼吸陰陽之氣"，即德合陰陽之意。

② "領理隱密"以下幾句文理不順，《道藏》本《繼義》作"莫不領理，隱密自成，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"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"莫之領理決離，隱密而自成，渾渾蒼蒼，純樸未散，旁薄為一，而萬物大優"。據《淮南子》，《道藏》本《繼義》"莫不領理"，"不"當作"之"。以二書校此文，則此文當衍一"純樸"，其原文應作："莫之領理，隱密自成，純樸未散，而萬物大優。""領理"，治理。本篇下文云："其作書也，以領理百事。""隱密"，無痕跡，自然而然之意。優，饒裕，悠然自得之意。當此之時，無人治理天下，萬物皆自然而成，純樸未散而悠然自得，不相侵害。

③ 昧昧懋懋，智慧開始萌發，希望瞭解外界事物的樣子。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"而知乃始昧昧眯眯"。"眯眯"，前人指出應即"懋懋"之誤。

天地之間，其德煩而不一[①]。及至神農黃帝，竪領天下[②]，紀綱四時，和調陰陽，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，戴聽而視，故治而不和[③]。下至夏殷之世，嗜欲達於物，聰明誘於外[④]，性命失其真。施及周室，澆醇散樸[⑤]，離道以為偽，險德以為行[⑥]，智巧萌生，狙學以擬聖[⑦]，華誣以脇衆[⑧]，琢飾詩書，以賈名譽，各欲以行其智偽，以容於世[⑨]，而失大宗之本。故世有喪性命，衰漸，所

---

① 童蒙之心，淳厚無知之心。煩而不一，煩雜而不純一。到了伏羲氏，人們都智慧逐漸萌發，都想脱離其淳厚無知的狀態，瞭解天地之間的事物，故其德行煩雜而不純一。

② 竪，《淮南子・俶真訓》作"竅"，高注云："通也。"通領，即統領。

③ 竦身，即聳身。戴聽而視，《淮南子・俶真訓》作"莫不竦身而載聽視"，此"戴"或可讀為"載"，語詞，相當於"乃"。治而不和，天下雖治，但不協和。

④ 外，外物。聰明被外物誘惑。

⑤ 施，讀去聲（音易），延續。澆，薄，此作動詞，與"散"義近，都是沖淡、削弱的意思。醇，即"淳"。延續到周代，淳樸的風氣被沖淡散失。

⑥ 偽，為，行為，與下文"行"同義。古人稱人所為為"偽"，如《荀子・性惡》："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偽也。"楊注："偽，為也……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，皆謂之偽。"險，有遠的意思。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："雖幽野險塗，則無由懸矣。"高注："險，猶遠也。"此引申爲離開的意思，與上文"離"字義近同。此言人們的行爲偏離了道德。《淮南子・俶真訓》作"離道以僞，儉德以行"。"離"與"離"形近而誤，"儉"與"險"同從僉聲，可通。

⑦ 狙學以擬聖，不好講，"狙"當為借字或誤字。《莊子・天地》、《淮南子・俶真訓》均作"博學以擬聖"，狙、博二字古音相近（陰入對轉），"狙"蓋"博"字之借。聖者多聞強識，故以博學擬之。

⑧ 華，浮華。誣，欺瞞，歪曲。華誣，指華而不實的言辭。脇衆，《莊子・天地》作"蓋眾"。蓋，蒙蔽之意。則此"脇衆"亦當是蒙蔽眾人的意思。華誣以脇衆，用華而不實的言辭蒙蔽眾人。

⑨ 賈，買，博取。各欲以行其智偽，不太通順。《淮南子・俶真訓》作"各欲行其智偽"，此"以"字當為衍文。容，取容。《淮南子・俶真訓》作"以求鑿枘於世"。

由來久矣①。是故至人之學也，欲以反性於無②，游心於虛。世俗之學，擢德攘性③，內愁五藏④，暴行越知⑤，以譊名聲於世⑥，此至人所不為也。擢德，自見也，攘性，絶生也⑦。若夫至人，定乎死生之意⑧，通乎榮辱之理，舉世譽之而不益勸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，得至道之要也。

---

① 此似有脱文，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夫世之所以喪性命，有衰漸以然，所由來者久矣”。衰漸，猶言逐漸。自伏羲氏以來直至周室，每況愈下。

② 反，讀為“返歸”之“返”。無，虛無。返歸本性於虛無。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反性於初”。

③ 擢、攘，都是拔取的意思。本書《九守·守靜》：“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，攘取吾精。”所謂拔取德性，是說其學說不循自然，多所作為而有害於德性。

④ 藏，讀為“臟”。五臟，指內心。愁，或讀為“摯”，束、斂的意思。此言內心束縛鬱悶而不舒坦。

⑤ 暴，顯露。越，張揚。知，讀為“智”。暴行越知，猶言自我表現。

⑥ 譊，本義為“喧呼”，然以本義釋之，文句不太通順。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以招號名聲於世”，則“譊”當是“招號”一類的意思。疑“邀”之借字，求也，招也。“譊”、“邀”古音極近可通，古書中亦有“敫”聲字與“堯”聲字相通的例子。如《莊子·在宥》：“此以人之國僥倖也。”《釋文》：“僥字或作徼。”《韓詩外傳》卷二“高牆豐上激下，未必崩也”，《說苑·建本》作“豐墻墝下，未必崩也”。本篇下文“察陵陸水澤肥墝高下之宜”，《太平御覽》六百二十四卷引“肥墝”作“肥墽”。《詩·丘中有麻·釋文》：“‘墽’本作‘墝’。”《禮記·王制》注：“肥墽有五等。”《釋文》：“‘墽’本作‘墝’。”等等。

⑦ 自見，自我表現。絶生，害於生。

⑧ 死生之意，不好講，“意”當為“境”字之誤。《淮南子·俶真訓》作“定於死生之境”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“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。”亦可參考。定，處之不疑，即通曉的意思。定乎死生之境，即《易·繫辭上傳》所謂“知死生之說”。

老子曰：古者被髮而無，卷領以王天下[①]，其德生而不殺，與而不奪，天下非其服[②]，同懷其德。當此之時，陰陽和平，萬物蕃息，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，走獸可係而從也[③]。及其衰也，鳥獸蟲蛇皆為民害，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。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，因其患則操其備[④]，各以其智去其所害，就其所利。常故不可循，器械不可因[⑤]，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，故曰："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"[⑥] 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，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[⑦]，因時而變者也。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，所推移上下[⑧]，無

---

① 無，讀為"鍪"，古時用以約束披散頭髮的簡單頭飾。卷領，即曲領，用以繞頸的衣領，與"被髮而鍪"一樣，都是原始的服飾。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："古者有鍪而卷領以王天下者矣。"《荀子·哀公》："古之王者，有務而拘領者矣。""務"即"鍪"，"拘領"即"卷領"。古之王天下者衣冠樸素，而行仁政。

② 非其服，不通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、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均作"不非其服"，當據補。非，非議，譏笑。古之聖王雖服飾簡陋，而行仁政，故天下之人不非議其服飾，而共同懷歸其德。

③ 從，跟隨。與這幾句大意相同的文句，又見《荀子·哀公》、《莊子·馬蹄》、《禮記·禮運》、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等。

④ 因其患，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作"困其患"，與上"迫其難"相比，義勝。便，適宜之舉。備，守備之具。

⑤ 常、故，習慣的東西。循、因，因襲不變。

⑥ 此《老子》第一章文。名可名，第二個"名"作動詞使用。常，恒久，有"真正"的意思。能叫得出來的名，就不是存在於宇宙間的真正之名。所謂真正之名，即道之名，道之名是說不出來的。參見本書《道原》第六章。

⑦ 道、事，義近同，都是指治理天下之道。"名施後世"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作"名立後世"。

⑧ 師曠，春秋時晉國著名樂師。所推移上下，指瑟柱。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："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，所推移上下者，無寸尺之度，而離不中音。"

常尺寸以度，而靡不中者[①]。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[②]，有本主於中，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[③]。故先王之制，不宜即廢之，末世之事，善即著之[④]。故聖人之制禮樂者，不制於禮樂[⑤]，制物者不制於物，制法者不制於法，故曰："道可道，非常道也。"[⑥]

老子曰：昔者之聖王，仰取象於天，俯取度於地，中取法於人。調陰陽之氣，和四時之節，察陵陸水澤肥墩高下之宜[⑦]，以立事生財，除飢寒之患，辟疾疢之災[⑧]。中受人事以制禮樂[⑨]，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，列金木水火土之性，以立父子之親而成

① 無常尺寸以度，即無常尺寸之度。靡不中者，"者"當作"音"。均參上頁注⑧所引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。

② 通，知曉。情，精神實質。

③ 本主，基本法則。中，內心。規矩鉤繩，指法度。

④ 制、事，都是指法度。著，顯揚，繼承。

⑤ 制禮樂，制定禮樂。不制於禮樂，不被禮樂所限制、制約。

⑥ 此《老子》第一章文。道可道，第二"道"字作動詞，言說。常道，恒久之道，即真正的道。凡是說得出來的道，都不是生化萬物的真正的道，真正的道是不能用語言來表達的。參見本書《道原》第六章。

⑦ 墩，貧瘠。

⑧ 辟，讀為"避"。疾疢，疾病。

⑨ 中，指人事。"取象於天"為上，"取度於地"為下，人居天地之中，故人事為中。受，受理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中考乎人德，以制禮樂"。

家①。聽五音清濁、六律相生之數②，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。察四時孟仲季之序，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。列地而州之，分國而治之③，立大學以教之④，此治之綱紀也。得道則舉⑤，失道則廢。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，盛而不敗者也，唯聖人可盛而不敗。聖人初作樂也，以歸神杜淫，反其天心⑥。至其衰也，流而不反，淫而好色，不顧正法⑦，流及後世，至於亡國。其作書也以領理百

① 列，論列，闡述。古人認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，有似於父子相授受，故效法五行之道，以確立父子之親而成家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五行對》："天有五行，木火土金水是也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。水為冬，金為秋，土為季夏，火為夏，木為春。春主生，夏主長，季夏主養，秋主收，冬主藏。藏，冬之所成也。是故父之所生，其子長之；父之所長，其子養之；父之所養，其子成之；諸父所為，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。"

② 五音，宮商角徵羽。六律，古樂的樂律，共有十二，即十二音調，陰陽各六個音調。陽律六：黃鐘、太簇、姑洗、蕤賓、夷則、無射。陰律六：大呂、夾鐘、中呂、林鐘、南呂、應鐘。陽稱為律，陰稱為呂。五音、六律相生的理論參見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。聽，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別"，義勝。蓋五音清濁可聽，而六律相生之數不可聽。

③ 列，讀為"裂"，劃分。州，用作動詞，設州。列地而州之，即分地而設州。分國而治之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、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均作"分職而治之"，作"分職"是。

④ 大學，即太學，古代貴族子弟讀書的學堂。

⑤ 舉，興起。又，"舉"、"興"二字字形相近，也可能"舉"字是"興"字之誤。

⑥ 歸，返歸。杜，杜絕。反其天心，返歸其天心。天心，即天性，所受於天之本性。

⑦ 不反，不返歸於天性。正法，"正"讀作"政"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政治"，都是指政事。不顧政法，即怠荒於政的意思。

事①，愚者以不忘，智者以記事②。及其衰也，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③。其作圃也以成宗廟之具，簡士卒以戒不虞④。及其衰也，馳騁弋獵以奪民時，以罷民力⑤。其上賢也以平教化⑥，正獄訟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澤施於下，萬民懷德。至其衰也，朋黨比周，各推其所與，廢公趣私⑦，外內相舉⑧，姦人在位，賢者隱處。天地之道，極則反，益則損，故聖人治弊而改制，事終而更為⑨。其美在和，其失在權⑩。聖人之道⑪，非修禮

① 書，此指文字。《說文解字·序》："倉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，即謂之字。"領理，治理。

② 記事，記載往事，以為後世之鑒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作"智者得以志遠"。

③ 為姦偽，利用文字做壞事。到了衰世，就利用文字舞文弄法以解脫有罪而枉殺無辜。

④ 圃，園囿。有草木禽獸，可供射獵採樵。宗廟之具，宗廟祭祀時的祭品，祭品有一部分是獵取的禽獸。簡，演習，訓練。不虞，不測，即突發事件。古時以打獵作為戰鬥演習。作圃囿是為了供奉宗廟祭祀時的祭品，以及訓練士卒以防備突發事件。

⑤ 罷，讀為"疲"，動詞，疲憊民力。

⑥ 上賢，尊崇賢能。平，正。

⑦ 與，黨與。所與，所結為黨與者。趣，讀為"趨"，趨向。趨私，猶言營私。

⑧ 外內，指朝廷內外。朝廷內外相互勾結以推舉其黨與。

⑨ 治，法度。弊，弊病。終，窮，指行不通。聖人在法度產生弊病時就實行改革，事情行不通時就變更做法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："故聖人事窮而更為，法弊而改制。"

⑩ 美，同"美"。和，調和，協和。權，權變，根據具體情況改革政策措施，即上文所言"治弊而改制，事終而更為"。治理天下，美在協和，而失在掌握不好權變的分寸。

⑪ "道"下原有"曰"字，今據《群書治要》刪。

義，廉恥不立。民無廉恥，不可以治；不知禮義，法不能正①。非崇善廢醜，不嚮禮義②。無法不可以為治，不知禮義，不可以行法。法能殺不孝者，不能使人孝；能刑盜者，不能使人廉。聖王在上，明好惡以示人③，經非譽以導之④，親賢而進之，賤不肖而退之，刑錯而不用⑤，禮義修而任賢德也。故天下之高⑥，以為三公。一州之高，以為九卿。一國之高，以為二十七大夫。一鄉之高，以為八十一元士。智過萬人者謂之英，千人者謂之儁，百人者謂之傑，十人者謂之豪⑦。明於天地之道，通於人情之理，大足以容衆，惠足以懷遠，智足以知權⑧，人英也。德足以教化，行足以隱義⑨，信足以得衆，明足以照下，人儁也。行可以為儀表，智足以決嫌疑，信可以守約，廉可以使分財，作事可法，出言可道，人傑也。守職不廢，處義不比⑩，見難不苟

---

① 正，糾正。民衆不知禮義，法度也不能糾正其失而使之嚮善，即下文所謂“不知禮義，不可以行法”。

② 廢，擯棄。不尊崇美善，擯棄醜惡，民衆就不會嚮往禮義。

③ 明，彰明。好惡，提倡的和禁止的。

④ 經，治理，也有辨明的意思。非譽，毀譽。“經非譽”與上“明好惡”義近。

⑤ 錯，讀為“措”，置。聖王在上，修禮義而任賢德，天下向善，故雖有刑法，卻置而不用。

⑥ 高，此指德才之高，下文同。舉天下德才最高之人，以為三公。三公是天下職位最高者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“天下之高”前有“舉”字，義較明。

⑦ 英、儁、傑、豪，又見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白虎通》等典籍，其說各有出入。

⑧ 權，權變。

⑨ 隱，憑依。隱義，依義而行，即循義而行。

⑩ 比，比周，結黨營私。

免，見利不苟得[①]，人豪也。英儁豪傑，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。由本流末，以重制輕，上唱下和[②]，四海之內，一心同歸。背貪鄙，嚮仁義，其於化民，若風之靡草[③]。今使不肖臨賢，雖嚴刑不能禁其姦。小不能制大，弱不能使强，天地之性也。故聖人舉賢以立功，不肖之主，舉其所與同[④]。觀其所舉，治亂分矣；察其黨與，賢不肖可論也。

老子曰：為禮者雕琢人性，矯拂其情[⑤]。目雖欲之禁以度，心雖樂之節以禮，趣翔周旋，屈節卑拜[⑥]。肉凝而不食，酒澈而不飲[⑦]，外束其形，內愁其德[⑧]，鉗陰陽之和，而迫性命之情[⑨]，故終身為哀人。何則？不本其所以欲，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

① 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"臨財毋苟得，臨難毋苟免。"

② 由本流末，猶言由本及末，此指政令等由上至下。唱，提倡。和，回應。

③ 靡，倒伏，此作動詞用。

④ 同，順從者。不肖之主，舉用順從己者。《左傳》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嬰論和與同一段，可作參考。

⑤ 雕琢，人為地修飾。矯拂，違反。從事於禮制的人，修飾本性，違反真情。

⑥ 趣，讀為"趨"。趨翔周旋，行禮的樣子。屈節卑拜，曲體下拜。

⑦ 肉凝、酒澈，都是酒肉存放久了不新鮮或變質的意思。澈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二三引作"散"或"敗"。

⑧ 束，束縛。愁，讀為"摯"，也是束、斂的意思。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"德"作"意"。外束其形，內愁其德，指身心均受束縛而不舒坦。上文言"內愁五藏"，也是這個意思。

⑨ 鉗，鉗制。迫，迫促，壓抑。

樂，而防其所樂[①]，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，禁其野心[②]，決江河之流，而壅之以手。故曰："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"[③] 夫禮者，遏情閉欲，以義自防，雖情心噎[④]，形性飢渴，以不得已自强[⑤]，故莫能終其天年。禮者，非能使人不欲也，而能止之。樂者，非能使人勿樂也，而能防之[⑥]。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，豈若使無有盜心哉？故知其無所用，雖貪者皆辭之。不知其所用，廉者不能讓之[⑦]。夫人之所以亡杜稷、身死人手、為天下笑者，未嘗非欲也[⑧]。如冬日之扇，夏日之裘，無用於己，萬物變為塵埃矣。故揚湯止沸[⑨]，沸乃益甚，知其本者，去火而已。

老子曰：循性而行謂之道[⑩]，得其天性謂之德。性失然後貴

---

① 本、原，動詞，都是探究原由的意思。所以欲，所以樂，欲望和喜樂的原因。

② 塞，堵塞。垣，圍牆。圈攔野獸而不把圍牆堵塞好，卻要想禁止野獸逃走的野心，以喻不可能。下文"決江河之流，而壅之以手"同義。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作"是猶圈獸不塞其垣，而禁其野心"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"夫牧民者，猶畜禽獸也，不塞其圈垣，使有野心，繫絆其足，以禁其動，而欲修生壽終，豈可得乎？"

③ 兌，同"兌"。《老子》五十二章："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"兌，口。兌、門，都是通道的意思。堵塞與外界的通道，則嗜欲不生而終身不勞。如開兌濟事，則必為外物所誘而終身不可救藥。

④ 噎，本是要吐的樣子，但於此不切，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作"鬱殪"，鬱悶壓抑的意思。

⑤ 不得已，指苦力支撐。自强，自我強制以行禮。

⑥ 此言禮樂不能使人無欲無樂，但卻能禁止人的欲望和喜樂，所以都是違反人本性的。

⑦ 不知其所用，於此不通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、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均作"不知其無所用"，"無"字當據補。

⑧ 未嘗非欲，未嘗不是欲望造成的。

⑨ 揚湯止沸，靠掀揚攪動沸水來阻止水沸騰。

⑩ 《禮記·中庸》："率性之謂道。"循、率同義。

仁義[①]，仁義立而道德廢，純樸散而禮樂飾，是非形而百姓眩[②]，珠玉貴而天下爭。夫禮者，所以別尊卑貴賤也，義者，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[③]。末世之禮，恭敬而交[④]，為義者布施而得[⑤]。君臣以相非，骨肉以生怨也。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，土積則生自食之獸，禮樂飾則生詐偽[⑥]。末世之為治，不積於養生之具[⑦]，澆天下之醇[⑧]，散天下之樸，滑亂萬民[⑨]，以清為濁，性命飛揚[⑩]，皆亂以營，貞信熳爛[⑪]，人失其性，法與義相

① 性，人的本性。本性喪失，然後提倡仁義以救世。

② 飾，修飭。形，顯現。眩，惑亂。

③ 和，調和，協調。

④ 恭敬而交，不好講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恭敬而忮”，許注：“忮，害也。”害即嫉恨之意，則此“交”當為“忮”字之誤。末世之禮，外貌恭敬而內心嫉恨。

⑤ 得，讀為“德”，恩惠。行義的人，不是以道義為準則，而是以佈施為惠於人。

⑥ 自食，或作“自肉”，食肉的意思，與上“相食”義近。詐偽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偽匿之本”，王念孫謂“本”當為“士”，“偽匿之士”與“相食之魚”、“自肉之獸”相對為文。此“詐偽”後如補“之士”二字，則文句整齊通順。

⑦ 積，積累。養生之具，生活必需品。

⑧ 澆，薄，此作動詞用，削弱。醇，淳厚。

⑨ 滑，也是“亂”的意思。

⑩ 飛揚，輕浮躁動的意思。《莊子·天地》：“趣舍滑心，使性飛揚。”成玄英疏：“趣，取也。滑，亂也。順心則取，違情則舍，撓亂其心，使自然之性馳競不息，輕浮躁動，故曰飛揚也。”

⑪ 皆亂以營，“以”讀為“而”。營，惑。貞信，信義、操守。熳爛，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“漫瀾”，流失，散失。

背，行與利相反[①]，貧富之相傾，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[②]。夫有餘則讓，不足則爭。讓則禮義生，爭則暴亂起。故多欲則事不省，求贍則爭不止[③]。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，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。

老子曰：衰世之主，鑽山石，挈金玉，摘礛蜃[④]，消銅鐵，而萬物不滋[⑤]。刳胎焚郊[⑥]，覆巢毀卵，鳳凰不翔，麒麟不遊。構木為臺，焚木而畋，竭澤而漁，積壤而丘處，掘地而井飲[⑦]，濬川而為池，築城而為固，拘獸以為畜[⑧]，則陰陽繆戾[⑨]，四時失序，雷霆毀折，雹霜為害，萬物焦夭[⑩]，處於太半，草木夏枯，三川絶而不流[⑪]。分山川谿谷，使有壤界；計人衆寡，使有

---

① 法令與道義相違背，品行與利益不一致，意即在品行上修養的人不能得到利益，而得到利益的人沒有品行。

② 傾，懸殊。論，或謂當讀為“喻”，比喻。貧富之間的懸殊，甚至人君與奴僕之間的差距都不足以比喻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：“然貧富之相去也，猶人君與僕虜，不足以論之。”“相去”，指貧富之間的距離。

③ 省，簡約。贍，滿足，富足。欲望多事情必然多，追求滿足必然爭鬬不止。

④ 挈，讀為“契”，雕刻。摘，剖開。礛，即“蚌”字。礛蜃，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蚌蜃”。

⑤ 滋，生長，繁衍。

⑥ 焚郊，焚燒郊野以田獵。刳胎焚郊、覆巢毀卵，都是滅絕性的破壞，所以鳳凰不翔，麒麟不遊。

⑦ 積壤，堆積壤土。丘、井，均狀語。丘處、井飲，以丘的方式居住，以井的方式飲水。

⑧ 畜，馴養的家畜。

⑨ 繆戾，錯亂。

⑩ 焦夭，枯萎夭折。

⑪ 三川，指西周中心地區的涇、渭、洛，或涇、渭、汧。絶，乾涸。

分數，設機械險阻以為備，制服色等異貴賤，差賢不肖[①]，行賞罰，則兵革起而忿爭生，虐殺不辜，誅罰無罪，於是興矣[②]。

老子曰：世之將喪性命，猶陰氣之所起也。主闇昧而不明，道廢而不行，德滅而不揚，舉事戾於天[③]，發號逆四時，春秋縮其和，天地除其德[④]，人君處位而不安，大夫隱遁而不言，群臣推上意而壞常[⑤]，踈骨肉而自容[⑥]，邪人諂而陰謀，遽載，驕主而象其意[⑦]，亂人以成其事[⑧]。是故君臣乖而不親，骨肉踈而不

① 服色，服飾及車馬祭牲的顏色，如夏尚黑、商尚白、周尚赤之類。等異，等級差異，使貴賤體現出等級差異。差賢不肖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作“差殊賢不肖”，“差殊”與“等異”相比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作“制服等，異貴賤，差賢不肖”。

② 興，興起，出現。於是虐殺不辜、誅罰無罪的事就出現了。

③ 揚，興盛。戾，違反，與“逆”同意。

④ 春秋，指四時。縮，隱藏。除，去除。四時藏其和氣，天地去其恩德，天地四時均不施惠於人。

⑤ 隱遁，隱瞞其真意。推上意，推測君上之意向。壞常，敗壞典常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作“準上意而懷當”，不好講，當以《文子》為是。

⑥ 踈，同“疏”，離間。骨肉，有血緣關係的人，如父子、兄弟等。自容，自求容合。挑撥親屬關係而自求取容。

⑦ “意”字原無，《文子疏義》據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補，今從之。遽載，《道藏》本《纘義》作“遽戴”，其上仍有脫文。《覽冥訓》作“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”。遽載、遽戴、競載，學者多有解說，然均不能令人滿意，此蓋古時語言，今已不可確知其意，闕如可也。驕主，“驕”字動詞，驕縱其主。象，阿隨。象其意，阿隨主上之意。

⑧ 亂，動詞。亂人之事以成己之事。

附，田無立苗，路無緩步[①]。金積折廉，壁襲無贏[②]，殼龜無腹，蓍筮日施[③]。天下不合而為一家，諸侯制法，各異習俗[④]，悖拔其根而棄其本[⑤]，鑿五刑，為刻削[⑥]，爭於錐刀之末，斬刈百姓，盡其太半[⑦]。舉兵為難，攻城濫殺，覆高危安[⑧]。大衝車，高重壘[⑨]，除戰隧，使陣死路[⑩]，犯嚴敵，百往一反，名聲苟盛[⑪]。兼

---

① 立苗，生長的禾苗。步，同“步”。緩步，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作“莎薍”，高注：“草名也。”作行路之人講亦通。此謂田野荒蕪，人煙稀少。

② 金，銅器。積、襲，義近，煩數的意思。廉，同“廉”，楞角。折廉，磨壞楞角，即器物用壞了的意思。贏，讀為“嬴”。嬴文，即紋理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作“理”。此言金玉之器因使用頻繁而器敝紋消。所謂金玉之器，由下文“殼龜無腹，蓍筮日施”觀之，當是指祭器，意謂祭祀活動頻繁。

③ 腹，指龜腹甲。占卜一般用龜腹甲，卜前先施鑽鑿，因占卜煩數，殼龜已無腹甲可用。卜用龜甲，筮用蓍草，所以說“蓍筮”。日施，每日施行。殼龜無腹，蓍筮日施，以喻卜筮頻繁。自“金積折廉”至此，均是奉事神靈之事，金、玉、龜、蓍皆所以事神，此謂人事不成而多敗，乃乞靈於鬼神。

④ 天下不統一，諸侯制法各異。

⑤ 悖拔，毀棄的意思。根、本，同義。此言諸侯制法，不着眼於治國之本而逐於末。

⑥ 鑿，製造。為，施行。五刑，五種刑法。刻削，苛刻。造作五刑，施行苛刻之法。

⑦ 錐刀之末，比喻很細小的事。刈，殺。太半，大半。為小事爭爭而動兵，大量殺傷百姓。

⑧ 覆、危，均動詞。高，指城垣壁壘。安，指平安之處。傾覆城垣壁壘，使平安之地變為險境。

⑨ 大、高，均動詞。衝車，用於攻城的戰車。“重壘”之“重”，讀平聲。壘，堡壘。重壘，猶言層壘，即高壘。大其衝車，高其重壘。

⑩ 除，清理，開闢。隊，讀為“隧”，通道。使陣死路，不可通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作“便死路”，此“使”字當為“便”字之誤，“陣”為衍文。便，便利。此作動詞用，使之便利。死路，死亡之路，也即戰隧。疏通戰爭通道，使之通暢無礙。

⑪ 嚴敵，強敵。百往一反，百人出征一人生還。苟，祇要。祇要名聲美盛，就不惜這樣做。意謂發動戰爭，死傷無數，就是為了追求所謂的盛名。

國有地①，伏尸數十萬，老弱饑寒而死者不可勝計。自此之後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、樂其習俗也②。賢聖勃然而起，持以道德，輔以仁義③，近者進其智④，遠者懷其德，天下混而為一⑤。子孫相代，輔佐⑥，黜讒佞之端，息末辯之說⑦，除刻削之法，去煩苛之事，屏流言之迹⑧，塞朋黨之門，消智能，循大常⑨，隳枝體，黜聰明⑩，大通混冥⑪，萬物各復歸其根。夫聖人非能生時⑫，時至而不失也，是以不得中絶⑬。

---

① 兼國，兼併他國。有地，佔有他國土地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作“所謂兼國有地者”。下文“伏尸數十萬”等句即言兼國有地帶來的惡果。

② “樂其習俗”與“安其性命”同承“未嘗得”。

③ 勃然，突然興起的樣子。持以道德，輔以仁義，以道德治天下，並輔以仁義。

④ 近者，天子身邊的大臣。進，進獻。

⑤ 混，同。

⑥ 子孫相代，即子孫世襲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：“天下混而為一，子孫相代，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。夫聖人者，不能生時，時至而弗失也。輔佐有能，黜讒佞之端……”則此“輔佐”後應有“有能”二字。

⑦ 息，制止。末辯之說，糾纏於枝節的辯說。

⑧ 屏，杜絕。流言之迹，流言蜚語的蔓延傳播。

⑨ 消，去除。大常，指道。

⑩ 隳，毀棄。黜，廢黜。隳枝體，毀棄肢體，即遺忘肢體，把肢體看作不存在的意思。與“黜聰明”同義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“仲尼蹴然曰：何謂坐忘？顏回曰：隳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。”又見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坐忘，於不知不覺中忘記自我。

⑪ 大通混冥，見本書《道原》第四章。大通，無所不通。混冥，混沌幽冥。

⑫ 生，生產，製造。生時，製造時運。

⑬ 中絕，中途滅絕。“不得中絕”，當作“得不中絕”，言人類得以不中途滅絕。參見本書《上義》第十二章。

老子曰：鄧水之深，十仞而不受塵垢[①]，金石在中，形見於外。非不深且清也，魚鼈蛟龍莫之歸也[②]。石上不生五穀，禿山不遊麋鹿，無所蔭蔽也。故為政以苛為察，以切為明，以刻下為忠，以計多為功[③]，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，大敗大裂之道也[④]。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[⑤]。

老子曰：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[⑥]。先為不可勝之政[⑦]，而後求勝於敵。以未治而攻人之亂，是猶以火應火，以水應水也[⑧]。同莫足以相治，故以異為奇[⑨]。奇靜為躁[⑩]，奇治為亂，奇飽為

---

① 不受塵垢，謂水之清澈。

② 《大戴禮·子張問入官》："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察則無徒。"

③ 苛，苛求。察，明察。切，嚴切。刻，刻薄。刻下，以刻薄待下。計，收支的賬本。計多，即收入多，亦即聚斂之意。《禮記·大學》："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"

④ 廣革，擴張皮革。強行擴張皮革，將導致皮革破裂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："譬之猶廓革者也，廓之，大則大矣，裂之道也。"

⑤ 《老子》五十八章："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"悶悶，默默無為。淳淳，淳厚質樸。察察，苛細明察。缺缺，澆薄狡獪。

⑥ 《老子》五十七章："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。"正，正道，即常規法則。奇，同"奇"，權變，奇招，即超出常規，與"正"相對。

⑦ 不可勝之政，不可被戰勝的政治措施。自己先施行不可被戰勝的政治措施，然後再求戰勝敵人。

⑧ 未治，自己尚未治理好。應，對。以火應火，以水應水，意謂彼此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優劣之分。

⑨ 奇，同"奇"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："今使陶人化而為埴，則不能成盆盎；工女化而為絲，則不能織文錦。同莫足以相治也，故以異為奇。"許注："奇，有出於人也。"有出於人，即與人不同。

⑩ 奇，同"奇"，不同，也是相對的意思。與"靜"相對的是"躁"。下幾句同義。

飢，奇逸為勞。奇正之相應，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①，何往而不勝。故德均則衆者勝寡，力敵則智者制愚，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②。

① 奇，同“奇”。相伐，猶言相克。奇正相對，就像五行相克一樣，無往不勝。又，“相伐”亦可能是“相代”之誤。《淮南子·兵略訓》：“奇正之相應，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。”

② 敵，均等。數，術，此指兵法。

附　錄
本書引用現當代學者著作及古文字材料著錄書

楊樹達：《詞詮》，中華書局，1978 年。
陳奇猷：《吕氏春秋校釋》，學林出版社，1984 年。
陳鼓應：《老子注譯及評介》，中華書局，1984 年。
楊樹達：《楊樹達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 年。
陳鼓應：《莊子今注今譯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 年。
李定生、徐慧君：《文子要詮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8 年
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齊魯書社，1989 年。
張雙棣：《淮南子校釋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 年。
何寧：《淮南子集釋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 年。
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 年。
王利器：《文子疏義》，中華書局，2000 年。
劉康德：《淮南子直解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1 年。
荆門市博物館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 年。
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一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。